渡边淳一自选集021

麻醉

◎渡边淳一

文匯出版社



ISBN 978-7-5496-0085-4

9 787549 600854 >

定价：32.00元

麻醉

[日] 渡边淳一 著
Watanabe Junichi
邓青 译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醉/(日)渡边淳一著; 邓青译.—上海: 文汇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96-0085-4

Ⅰ.①麻… Ⅱ.①渡… ②邓…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227号

图字:09-2008-563号

[渡边淳一自选集021]

麻 醉

作者/[日]渡边淳一 译者/邓青

出版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季元 装帧设计/张晋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彩色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字数/170千

印张/11.625(插页4页) 印数/1—50000

ISBN 978-7-5496-0085-4 定价:32.00元

文汇出版社:

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期待着，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访贵社，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渡边淳一

目录

预感

有一句俗语叫“冥冥之中的预兆”。字典上的解释是：没有来由地感知到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存在吗？即便真有，也只不过是事后人们联系已出现的结果，让自己深信这就是“冥冥之中的预兆”的吧。

福士高伸原本是个与这类灵异感应无缘的人。他倒不是有心要否定神灵、灵感的存在，只是觉得那种东西跟自己毫不沾边罢了。

但是，那一天的那一个瞬间，还真有些不同寻常。虽然他也拿不准那感觉该不该称作“冥冥之中的预兆”，但是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却是千真万确的。

那是四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去公司上班的路上。东京的上空笼罩着低矮的云层，遮挡住了阳光。气温倒是挺高，樱花正在这密不透风的空气中悄然绽放。

高伸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钟离开家门。他首先要去大苍山站乘坐东横线的电车，然后到涩谷站换乘地铁，到新桥站下地铁出站，最后再步行七、八分钟到他所供职的“玫瑰皂业”，整个路程合计一个小时左右。

那种不祥的预感，就是在他乘坐的东横线的电车刚刚驶离中目黑站的时候向他袭来的。

当时，他站在电车内，手握着吊环，视线刚刚扫落到对面座位上正在读报的乘客身上，一个大大的“死”字就不期然闯入了眼帘。

仔细一看，原来是报纸向下折叠后将“脑死”一词的两个铅字隔断开来，单单只露出一个“死”字的缘故。

“这算什么嘛……”

搞清楚原委的高伸略微定了定神，但是一种看了不能看的、犯忌

讳的东西的感觉却再也挥之不去。

“真没意思……”

高伸仿佛要挥去那转瞬之念似的，刻意将视线移向了窗外。然而对于刚才为何会对一个“死”字过分敏感，他有着自己的解释。

今天早晨临出门时，他特意看过手表，再过一个小时，妻子邦子就要接受子宫肌瘤的手术了。恰好那家医院就坐落在他上班的必经之路一中目黑站的附近。他原本打算，要是来得及，就顺便到病房去看上一眼。可是，由于昨晚弄得太迟，现在根本无暇兼顾了。

虽说他还没到特别懊悔的程度，可内心里确实隐隐有些自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对妻子的手术表现得过于敏感了吧。

虽然现在仍旧处于上班拥堵时段，但是车厢内已明显比高峰期松快了些。此时间段，车内大多是选择错时上班的公司的职员，也有一些不怕迟到的老资格的管理层人士。福士高伸正是属于后者，他通常会在规定的上班时间九点钟之后到公司，因而他将今天的会议安排在了九点半。

三天前，在确定会议时间时，高伸也曾犹豫过，因为这天正好是妻子动手术的日子。会议由担任企划设计室主任的高伸自己主持，所以稍微再往后推迟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会议内容是研讨关于横滨新建的旅馆里洗浴套装的方案，很可能会颇费些时间，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定在了九点半。现在回想起来，若当时明智一点，将会议时间安排在十点，今天就完全来得及去医院探望一下手术前的妻子了。

高伸在懊悔安排失误的同时也心知肚明：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他昨晚幽会了高木惠理。

高木惠理供职于新宿的“城市饭店”，两年前在一次采购公司产

品时，两人相识并开始了初步的交往。惠理三十五六岁年纪，离过一次婚，聪慧可人且颇具工作能力。起初，他们只是因工作关系有所接触，渐渐地，高伸就被对方深深吸引，一年半前，两人的关系有了深入的发展。

无独有偶，昨天恰巧是惠理的生日，高伸陪着她在赤坂的西餐厅共进晚餐。席间，高伸因挂念着妻子第二天的手术，有些心绪不宁，本打算早些回家。心思细腻的惠理觉察到他的心不在焉，便开口询问他有什么烦心事。

事先，高伸曾向惠理透露过妻子住院的事情，但并没有提到第二天就要动手术，所以他含糊其辞地敷衍了一句，谁知反倒招来惠理的不快，甚至赌气说出“我们俩，这样子下去，有什么意思嘛！”的话来。

高伸忙不迭地解释，饭毕又带她一连光顾了两间酒吧以示将功赎罪。等到惠理的心情由阴转晴，他才将其送回位于雪谷的公寓，而高伸自己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

今天早晨一觉醒来，时钟已经指向出门上班的时间，所以现在根本无暇去探望妻子。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昨夜的放纵。为何偏偏选择妻子动手术的前夜，陪着情人纵饮至深夜？！很明显，早晨在离开家门的时候，高伸的内心里就隐隐潜藏着这份自责了。

与会人员以高伸为中心，共计八位，除了负责商品开发推广的同事，还有参与设计的工作人员。

最近，香皂也被归入所谓的生活舒适性商品，成为创造舒适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香皂的品质自不必说，就连形状、香氛甚至外包装的装饰效果也都备受重视。若能在宾馆的浴室中恒久地展现自己的创意产品，不仅可以保障稳定的销路，还可以扩大宣传效果。因

此，每逢此类大型酒店开业之际，各路厂商都会趋之若鹜，竞争异常激烈。

其实，高伸所供职的这家“玫瑰皂业”并非大型企业，市场占有率也极其有限。但是他们专攻高科技领域，精于生产能满足高端消费者需求的高档次产品。

这次的产品推介会上，肯定少不了行业巨头们的参与，但是基于以往的出色业绩，他们公司胜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会议开始后，先由企划设计室副主任八木泽就先期草拟的推介会的草案进行了介绍。草案要点有二，一是为了配合新落成的酒店的外观，拟将浴室香皂的外形设计成尖顶的帆船形状；二是由于该酒店坐落于海滨，如何在香皂上做文章，更好地表现出清爽的海洋的气息。

其中，关于香皂外形的预案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但是在如何表现海洋主题的设计上，众人的发言非常踊跃。首先是香氛的选择。有人认为，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搬海风的味道，将无法体现产品的高档特质。有没有一种既能让人联想到大海，又能体现健康明快意境的香氛呢？讨论的结果，大家决定选择那种能表现青春气息的、清爽的微香型。具体的细节还将进一步与香料店磋商，并火速拿出几款样品。至于颜色，则选定为海蓝色，只是香皂外层将设计成透明状，仅让内芯部分保留容易使人联想到海洋的深蓝色。

在倾听众人的发言时，高伸偶尔会想起妻子的手术。

据医生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手术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因此上午十点多，还在进行预案说明的时候，他看过一次手表，心想这会儿手术该结束了吧。等到十一点，大家基本敲定了香皂的颜色、形状时，他又在心里估算着：此刻妻子一定完成手术，回到病房了吧。

长女容子昨晚开始一直陪护在医院。父女俩事先约好，手术一结束，容子就立即打电话到公司，向父亲报告结果。

会议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临近正午才宣告结束。期间，高伸只接到过两通电话，一个是他的大学同学，另一个是一家进货商场打来的。

回到办公室后，高伸询问负责接听电话的女职员角谷，会议期间是否有自己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只有埼玉的工厂及分室的营业所来过咨询电话。

为何医院那边迟迟没有消息？从时间上推算，手术应该结束了呀。

莫非出了什么事故？一股不安的思绪瞬间袭上高伸的心头，然而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他就予以了坚决地否定。

也许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但容子忙于照料母亲，顾不上打电话吧。高伸自我安慰了一番，便决定先外出解决午饭问题。可是毕竟心里不踏实，走到出口处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站在了电话机前。正当他掏出电话簿，查找妻子所住医院的电话号码时，刚才的那位女职员角谷跑出来叫住了他。

“主任，您女儿的电话。”

果然是容子搞忘了呢。高伸急忙折返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张口就问：

“手术结束了吧？”

“嗯……”

容子应了一声之后，间隔了好几秒钟才继续说道：

“是结束了，不过妈妈好像还在观察室里。”

“她人还没回病房吗？”

手术前医生曾说过，手术本身只需一个小时，术后不久，病人就

可以回自己的病房了。

“手术不是结束了吗？”

“那是没错。刚才还让我看了摘除的东西。”

“摘除的东西？”

“子宫被……”

妻子患的是子宫肌瘤，医生已经告诉过他们，在摘除肿瘤的同时，子宫很可能会被一并切除。

“既然病变的地方全部清除掉了，就该没事了吧。”

“我想是吧……”

容子的声音没什么底气，于是高伸又追问了一句。

“知道为什么还没回病房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他们说妈妈还没苏醒。”

“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吧。”

“可是，应该只是腰腹以下的半麻吧。”

确实，昨天和妻子通电话时，她还说过，只需对腰部以下进行麻醉，自己能够保持清醒真是太好了。

“那我马上赶过来。”

高伸的原定计划是午餐之后，利用下午上班时间，与营业部门的相关人员开个碰头会。不过，这件工作大可委派给副主任八木泽去完成。反正傍晚下班后也要去医院，现在索性提前赶过去看看情况，倒还更放心些。

高伸跟刚才的那位女职员说了一声，就离开公司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到目黑的都南医院……”

从公司到医院，不堵车的话，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

坐在汽车座位上，高伸开始重新梳理刚才与容子的那通对话中的主要信息。

医生明明说过，手术中只采用腰部以下的半麻，病人可以保持清醒。那么为什么妻子还会昏迷不醒呢？是因为手术中的某种需要，临时改为了全麻，还是因为术后止疼，加用了安眠药呢？

手术已经彻底结束，人却还留在观察室。从这点来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新情况不宜搬动病人，所以暂时不能移送病房吧。

想到这里，高伸自问道：

如果真有那样的突发情况，医生理应第一时间通知家属的。

到目前为止，院方并未给出通知，由此可见，应该只是在回病房的这个环节上耽搁了些而已。

身为患者的至亲，担心之余，总难免会把结果往坏处上去想。

自己之所以会没必要的神经过敏，也许还有一层缘故，就是早晨别人手中报纸上大大的“死”字所触发的晦气感仍旧盘桓脑海，挥之不去吧。

“没啥好担心的！”高伸再一次劝慰自己，将后背软软地靠在了坐椅上。

高伸抵达医院时已临近下午一点。

他由正门穿过挂号处，走进安装在右侧候诊区前边的升降式电梯。

妻子五天前办理了住院手续，住在妇产科病房，位于医院北区一号楼的第五层。在她接受术前检查的这段期间，高伸曾经来探望过两

次，所以路径还算熟悉。

在五楼下电梯，从过道向左，穿过一段走廊就是妇产科的病房。由于途中要路经整形外科的病房，所以常常能看到一些坐着轮椅或架着双拐的病患。但一进入妇产科病区，看到的几乎全是穿着粉色或白色病号服的女性患者了，因而高伸每次来探视都不免有些局促尴尬。

现在正好是午餐过后，走廊内还停放着一辆配餐车，不时能看到将餐盒送还车内的护士及护工们的背影。

妻子入住的B505室是一间单人病房。由于该医院是东京都内历史较为悠久的一家医院，拥有实力雄厚的医疗班底且又紧邻市中心，所以总是人满为患，他们也是足足等了一个月才排上床位的。

大概是正值午休的关系，所以位于走廊入口处的护士站只有两三个护士在值班。高伸默不作声地经过那里，直接来到505号病房前。

房门半掩着，门前挂着一面浅驼色的帘布，门口右侧悬挂着一块写有妻子的姓名——“福士邦子”的名牌。

高伸站在门口确认过妻子的姓名之后，轻叩了几记房门，便推门而入。

单间病房内摆放着一张病床，床尾正对着房门，床的右侧有一张小沙发，长女容子和次女香织正并排而坐。

“哦？你也来了啊。”

“不是跟您说过，我会请半天假，中午提前下班过来的嘛？”

二女儿香织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才进入一家与电影业相关的公司工作不久。听她这么一说，高伸这才回想起，早晨临出门时，女儿确实说过要早点下班去医院，只是自己当时行色匆匆，没有听进心里去。

“一会儿达彦也要过来……”

儿子达彦排行在两个姐姐之下，目前还在读大二。

“是你们喊他来的吗？”

“是他自己打电话来的。”

高伸坐在了右手边的圆凳上，容子和香织坐在左手边，中间横隔着那张病床。处于核心位置的病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空空如也，不见患者的踪影。

“那之后，医生有过来说些什么吗？”

听到高伸的询问，容子当即摇了摇头。

“但是……”

高伸想说“等的时间也太长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妻子迟迟未归，两个女儿也肯定担心得要命，如果做父亲的率先发起牢骚，只会加剧孩子们的不安。

“中饭，吃过没？”

“还没呢。”

如果妻子已经平安归来，他一定正带着儿女们一起在医院附近的某处大快朵颐呢。然而此时此刻，大家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情。他习惯性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香烟，忽又想起病房内是禁烟的，只好作罢。

这里是单间病房，床头附近有一扇窗户，窗台上摆放着一只水晶花瓶，里面插满了清一色的红玫瑰。这些好像是与妻子要好的素描班的老姐妹们送来的。

病床右侧墙壁上嵌着分为上下两层的壁橱，妻子的洗换衣物及洗漱用品都放在其中。左侧有台小型冰箱，可兼作床头柜，上面放着一个小台钟和一本妻子正在看的书——《素描技法》。上方的墙壁上装

饰着妻子创作的六号大小的寒椿图。床尾方向还有一张移动式桌台，上面摆着一台租来的小电视。

“可是，时间也太长了呀！”

二女儿香织终于憋不住了似的叫道，

“这都一点多了嘛！”

妻子上午九点钟按计划离开病房，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整整四个钟头了。

“他们让你看摘除掉的东西时是几点呢？”

听到高伸询问，容子看了一眼手表说：

“我记得平井大夫喊我过去时，是十一点钟左右。”

平井医生是妻子的主治医师，他身材修长，戴副眼镜，年纪在三十五六上下。

“是把你叫到手术室去的吗？”

“不，是一个叫做观察室的地方，在那门口……”

“就你一个人看到了吧。”

“放在一个不锈钢的容器里，红红的，不，准确地说是粉红色的，这么大的一团。”

容子用两手比划出一个大过拳头的环形。

“那是子宫吗？”

这回，轮到香织抢着发问。

“子宫和肿瘤连在一起。肿瘤有三个，略微有些发白，像小疙瘩似的鼓着。”

手术前妻子曾表示，希望尽可能地保住子宫，只切除病变的组织。

但是妻子已经四十九岁，且已育有一儿两女三个孩子，所以医生

曾跟她解释说，“子宫只是用来孕育胎儿的器官，如果将来已经不打算生育，那么保不保都无所谓的。”

但是，作为女性，如果失去了子宫，终归会有些失落吧。

所以当妻子提出“还是希望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子宫”时，医生答应说，“等打开腹腔后，我们再视情况而定。如果能单独清除肿瘤的话，就帮你保住子宫。”妻子对此寄予了厚望，一心盼着只切除肿块，可是到头来，终究未能得偿所愿。

“妈妈要是知道自己没有了子宫会说什么呢？”

面对香织的担忧，容子回答道：

“不过，我认为妈妈早就看开了。”

确实，妻子似乎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住院前，她就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没有子宫，你会嫌弃我吧。”高伸当时苦笑着没有回答，但是，他知道就算妻子失去了子宫，自己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就变心的。

老实说，和妻子牵手已有二十五个年头，新婚燕尔时的浓情蜜意早已不复存在。尤其近十年来，尽管也时常一起共赴云雨之欢，但多少有些敷衍了事，与其说是夫妻，倒不如说是生活伴侣更为贴切。

虽然夫妻感情生活日趋平淡，但是并不等于说妻子已经变得令人讨厌，甚或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五年的共同生活已经使他们相濡以沫，灵犀相通了。虽然曾经的激情已逝，自己偶尔也会移情别恋、行为出轨，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和妻子相伴时才是最放松、最踏实的。

“可是，也确实太久了……”

高伸虽然明知当父亲的不应该流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可还是忍不住又向容子打听起来。

“医生只喊过你那一回吗？”

“就那一回，他说麻药的药劲儿有些过……”

“有些过？”

这到底是啥意思？对医学一窍不通的高伸颇难理解。

“只是腰腹以下的半麻，怎么就会陷入昏睡了呢?”

“我也觉得挺怪的。”

容子的心中似乎也抱有同样的疑团。难道说，是推进手术室后临时改换了麻醉方式？

“我还是去打听一下吧！”

香织噌地站起身来。

“你去问谁？”

“当然是医生啰！”

“刚才咱们不也去护士站看过了吗？医生不在那儿呀！”

“那我就去问护士！”

和姐姐容子相比，妹妹香织因为年纪小，行事风风火火的。

“我去去就回！”

“你等一等！”

香织刚走到房门口，就被高伸叫住了。

“我想，要是有问题的话，医生会给说明的。”

尽管原地等待着实令人忐忑不安、心急如焚，但是如果在这里吵嚷起来的话，势必会给医生们留下不佳的印象。

“也许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高伸尽可能语调轻松地说道，但是两个女儿都没吭气。

正当三个人就此陷入沉默中时，门开了，独子达彦走了进来。

“妈妈呢？”

进屋之后，看到父亲和两个姐姐都沉默不语，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还没回来！”

听到姐姐的回答，达彦似乎想要亲眼求证般的，靠近了床边。

今年二十岁的达彦在高考后复读了一年。那是由于他勉为其难地报考了超出自己水平的大学，结果名落孙山，惨遭淘汰。如今，他正就读于武藏野一家私立大学的经济专业。

从小学到初中，达彦一直是乖巧温顺的孩子，只是上了高中后，就不大喜欢与家人沟通，特别是爱和母亲对着干。复读了一年，考上大学以后，心性总算安定了下来。谁料，自打今年年初开始，他与母亲的关系再次剑拔弩张。起因就是，因为家离学校路程较远，他提出想要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可是母亲认为每天走读根本不成问题，坚决反对。

确实，虽说学校在武藏野，但一个半小时也就到了，倒还不至于不能走读。看样子真实原因是男孩子长大了，想一个人单飞罢了。在达彦看来，他不过是想追求一种独立的滋味，可在母亲眼里就解读出了种种不安定因素，担心儿子会就此误入歧途。

高伸既理解儿子的想法也明白妻子的忧虑，他的观点是，既然孩子想独立就随他去呗。

然而，到了四月份，新学期开始了，母子之间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最近，母子俩索性开始冷战，相互不理睬对方。或许就因为这么个缘故，此次母亲因病住院以来，达彦也只是利用放学回家顺路之便，来过医院一趟，且仅呆了十几分钟就走了。

原本，这对母子正闹着小别扭，相互之间根本无话可说，再加上

这里又是妇科病房，到处都是女性患者，一个大小伙子肯定待不住。

“木呆呆的跑来，眨巴眼的功夫，啃光了一个别人送给我的甜瓜，只说了声‘再见’，就回家去了。”

在邦子的口中，儿子的行为不可理喻，简直无可救药。可实际上，达彦这孩子只是表面冷漠无情，内心却一直挂念着母亲。他一定是自己掐准了手术结束的时间，立即与姐姐容子通了电话，得知妈妈手术后仍未送回病房，便刻不容缓地赶了过来。

“你兼职的地方走得开吗？”

面对高伸的询问，达彦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高伸此前听说，达彦好像在荻窪（注：地名）附近的一家餐馆打工，看样子他今天也和香织一样，是请假赶来的。

“好像是麻药的药劲儿有些过，妈妈还被留在集中观察室里。”

父亲高伸坐在沙发里，姐姐容子坐在对面的圆凳上，独子达彦靠窗而立，香织则抱着胳膊站在旁边的红玫瑰花前。近来，孩子们长大后，他们一家人很少齐聚一堂，所以，此刻大家呆在同一个房间内，气氛竟然有那么一丝尴尬。如果母亲在场的话，瞬间就能调剂出和谐的气氛，但是正因为母亲不在，大家仿佛失去了主心骨，如一盘散沙，各自保持缄默。

“我给您沏杯茶吧。”

容子似乎想打破沉默，主动站起身来。

“也好……”

“达彦也来一杯吗？”

容子从床头柜里取出茶杯，拿起暖壶倒水沏茶。

“浓一点，对吗？”

“谢谢。”

“达彦，这里有水果的噢！”

容子又从冰箱里取出草莓，装进果盘。

高伸看了看表，一点半钟，正是在公司里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开会磋商的时间。临走时，工作都交待给了副手八木泽，应该不会有问题。到两点时，得打个电话回公司。正当他一边饮茶一边思考着工作的时候，一直凝望着窗外的香织回过头来，坚决地说，

“我还是要到护士站去问问！”

“但是平井大夫不会在吧。”

“医生不在，找护士问也一样啊！”

姐姐容子一向娴静文雅，而妹妹香织却是果敢冲动型的。

“我可不能再这么干等着了！”

高伸心知，已经阻止过她一次，这次恐怕是想拦也拦不住了。

香织动作粗鲁地开门而去，足音渐行渐远，留下另外三个人面面相觑。

究竟会带回怎样的答复呢？高伸觉得自己很矛盾，既想早点知晓病情，又害怕听到答案。

医生不应该给予热心地说明吗？或许在他们看来，只是小事一桩，“药力过了点头”而已。可是作为家属，不见亲人的面，谁又能保持心情平静呢？只要默默等待就行？即便我们能够做到，那么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见到邦子回病房呢？高伸真希望有人来给个具体的说法。

护士站就在同一条走廊内，距离病房三十米左右，去一趟花不了几分钟时间。大家屏息默守，果然十分钟后，香织回来了。

“怎么样？”

看到香织垂头丧气地回来，容子冲上前问道。

“医生不在，护士长也不在，去问了主任，他还是回答说，药劲儿过了头，现在还在昏睡……”

“这不等于白说吗？”

容子嘟哝了一声，接着追问，

“妈妈现在人在哪儿？”

“听说还在观察室。”

“那地方是做什么的？”

“好像是手术结束后，专等病人苏醒，稳定病情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妈妈还没醒过来啰！”

“为何醒不了呢？”

面对达彦的疑问，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突然，香织嘟哝起来，

“要是妈妈就这么一睡不醒了，可怎么办呀？！”

香织的不安也正是高伸心中所虑。想必容子和达彦也是如此吧。

但是，高伸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害怕自己一张嘴，这份担心就会转化成现实，变得无可挽回了。

“这怎么可能……”

高伸慌忙予以否定，

“绝对不会的！”

“那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

高伸无言以对，但此时此刻，他只愿意相信，妻子终将平安无事。

“你妈一定会没事的！”

“妈妈可不是个贪睡的人哦！”

容子的话虽然显得有些滑稽，但高伸充分理解她想要表达的含义。

邦子性格开朗，善于交际，与任何人都能谈得来。她最恨无所事事的虚度光阴，总爱一刻不停地找事做。这样一位开朗好动的女人，怎么可能一睡几个钟头呢！

“可是，这也太离谱了！不行，我得再去问问！”

香织又一次走向门口，高伸急忙出声制止。

“等一下！你妈妈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我信不过他们！”

“这里是医院，不能这么讲话！”

如果进了医院又不相信医生、护士，那干嘛还要上医院来呢？

“都给我沉住气！”

高伸劝诫道。香织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在香织的呜咽声中，高伸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没错，现在唯有继续等待，等妻子平安归来。可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该做些什么呢？想着想着，高伸的脑海中浮现出富田医生的面庞。

对呀，去请教请教他吧……

富田医生四十多岁，是妻子的侄女婿，就在这家都南医院内科工作。此前，高伸仅在一位表妹的婚礼上，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妻子要住院时，曾特意去找他打了声招呼。因为妻子想到，虽然富田是个内科医生，与本次手术沾不上边，但至少在同一家医院里工作，说不准能从旁给予关照。实际也是如此，高伸听说，妻子能够较快的排上号，顺利地住进单间病房，正是他在里面帮了忙。想到这儿，高伸心里盘算道，虽然只是个远亲也没啥走动，但是说不准能从他那儿多少打听些消息。

“我去打个电话就来！”

高伸和孩子们打了声招呼，就走出病房，来到电梯间旁边的公用电话前。

途经护士站时，他顺便留意了一下。站内依旧不见平井医生的踪影，五六个护士正在里面紧张地忙碌着。找到公用电话后，高伸首先拨通了公司的电话。

接听电话的是企划设计室的女职员，她为高伸找来了八木泽。八木泽在电话里汇报说，

“会议基本上是按照既定的方向推进的，请您不必担心……”

简明扼要地汇报完会议的大致经过后，他又压低声音问道，

“请问，尊夫人的情况如何？”

“手术已经结束了，但是人还没苏醒过来……”

“手术结束就好，总算一块儿石头落地了。”

“看样子，我恐怕还得耽搁会儿，要晚点回去，那边就拜托你了。”

高伸草草说完，挂断电话，又接着打给富田医生。

虽然身处同一家医院，但是因为他使用的是外线，所以还是要经由医院的总机转接内科诊室。

但是接听电话的是个女声，回答他说“富田医生现在不在”，随后，又帮忙把电话分别转接到病房、研究室，结果都没有找到富田本人。

“谢谢！”

高伸向素未谋面的对方真诚道谢后，兀自思索着：富田医生不在。此刻他没有留在医院，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妻子那边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高伸自己分析给自己听，丢下公用电话，径直往病房走。半道上，他突然改了主意，想乘电梯去一楼转转。

接着该往哪儿去，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可是直接回到没

有妻子的病房，又实在令他感到心情沉重。

高伸直奔正门入口方向。右手边有一间小卖店，那前面便是候诊室。

午后时分，挂号处已经关闭，候诊区域内冷冷清清。只在长椅的一端躺卧着一个女人，身旁有个男人正忧心忡忡地照料着她。

大概是病情突然恶化，被人抬进来的吧。高伸心里为这位病号捏了把汗。走到大门口，他又看见一位三十岁来岁的女人，手捧着鲜花，向出来送行的医护人员挥手告别。看样子这是一位病愈出院的患者。

有的人病魔缠身、急需救治；也有的人大病痊愈、顺利出院。医院简直就是人生的缩影，一幕幕悲欢离合交替上演着。

待到送别的人群纷纷散去，高伸这才步出了大门。户外的阳光劲头十足，分外炫目。

早晨密布低垂的云层此刻已然散尽，春日明媚的阳光又重回大地。有报道称，今年的樱花较往年开放得早，照这势头，也许明天就能迎来全盛花期。

高伸背靠门廊的石墙，燃起一支香烟。病房里禁烟抽不了，此刻一烟在手，让他感觉重获解放一般。吞云吐雾之余，他打量着进出医院的各色车辆、人流，暂时忘却了妻子患病住院的现实。

但是很快，他又记挂起在病房里苦苦守候的孩子们，于是掐灭了烟头，重新回到医院。

刚才还躺在长椅上的病人已经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迎面而来的三名女同学，她们身穿系有红飘带的水手服，看样子似乎是刚刚探视过自己的朋友。高伸避开她们，走进挂号处边上的电梯，直达五楼。从电梯间出来，穿过整形外科的病房，刚一踏进妇产科病区，高伸就看见有个姑娘站在走廊里拼命挥手，他立即认出那是自己的女儿

容子。

“爸爸，您去哪儿啦？”

“去了趟楼下……”

“医生来了，正到处找您呢！”

“是妈妈回来了吗？”

“不是，好像是医生要找我们谈话。”

妻子人还没回来，医生却直接来找家属谈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高伸不明所以，满腹狐疑地回到病房。香织和达彦两人正在翘首以待。

“医生是让我们都去，对吧？”

“说是有情况要向各位家属说明。”

“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他们说，只要我们到护士站，护士长就会领我们过去。”

高伸搞不清楚，在妻子还没回病房前，医生为何要召集家属谈话，但是此刻他只能听从安排，走上这一趟再说。

“那么，咱们这就去吧！”

高伸叫上孩子们，一同走出病房。父亲一马当先，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紧随其后，沿着走廊很快到达护士站。一位身材矮小，架着白边眼镜的护士长迎了出来。

“各位都是福士女士的家人吧。”

“是的，这是我的两个女儿和儿子。”

“请跟我来。”

这位护士长，高伸以前见过，当时双方还曾有过简单的交谈，可是她今天的表情看上去多少有些冷漠生硬。高伸本想向她打听一下，

接下来是去哪儿？要谈些什么内容？但是眼前的气氛令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行人就这样无声地穿过整形外科病区，乘电梯到了二楼。走廊在此分岔，延伸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他们拐向右侧继续前行。迎面的那条走廊的尽头好像就是手术室，大门上挂着“中央手术室”的牌子，顶上亮着红灯，门前停着一辆运送患者的担架车。而整个右侧走廊似乎都是用来堆放资料及备用物品的，沿途的房间没有一丝人气。走廊入口处还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一行字：

“无关人员 严禁入内 麻醉科”

可护士长对此警示熟视无睹，继续前进，高伸一行也顺次跟随。“麻醉科研究室”“部长室”的门牌相继跃入眼帘。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医院的这个区域，都感到既陌生又新奇，一边默默前进，一边四下张望。走着走着，护士长终于停下脚步，敲了敲门。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麻醉科办公室”。

护士长推开门，先单独走进去，与屋内的人交谈了几句，才回转身冲他们说了声“请进”。高伸一家冲其躬身行礼后，鱼贯而人。房间入口处竖有一道屏风，起着遮挡隔断的作用。他们依次从屏风旁绕了过去。房间并不大，正中央纵向摆放了一张可围坐十余人的长桌。四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在对面一字排开，正襟危坐。

仓促之间，高伸来不及一一辨别各位医生的具体身份。他只能随遇而安，停下脚步向对面的所有人员点头致意。离他最近的那位戴眼镜的医生说了一声“请坐”，招呼他们坐下。

高伸坐进最里面的位置，然后依次是容子、香织和达彦三姐弟，恰好与对面的四位医生人数相当，一一对应。以如此郑重其事的方

式，与多位大夫面对面谈，这还是头一回，所以高伸浑身紧张。

待大家坐定，最外首的那位大夫像是做开场报告似的巡视了一遍全场。高伸这才认出，他就是妻子的主治医师。

“特意把大家请到这里来，真是很抱歉。”

平井医生只说了这一句，略微低下一点头表示歉意后，就开始介绍自己身旁的其他医生。

“那边的两位分别是麻醉科的泽田医生和野中医生，我身边的这位是妇产科的部长细野医生，本人是患者的主治医生平井。”

顺着平井医生的介绍，高伸一一看过去，并挨个行过注目礼后，发现在座的四人当中，相对熟悉一点的仅有平井大夫一人而已。

为什么除了妇产科的部长亲自出面之外，还要有两位麻醉科的医生在座呢？正当高伸满腹狐疑的时候，平井医生作了说明。

“其实，我们是想谈一谈尊夫人福士邦子女士的病情。手术呢，已经按预定方案顺利完成了。”

平井医生先把视线投向高伸，然后又环视了其他的家庭成员。

“刚刚也给家属看过，肿瘤已经完全摘除，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只是麻醉上有些药力过量儿了……”

说到此处，平井医生将目光投向了两位麻醉医生所在的方向。

最边上的泽田医生很年轻，约摸才三十岁左右。紧挨着他的野中医生，四十过半，身材矮小，前额处有些许谢顶。这两位医生都微微低垂着头。和他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妇产科的部长细野医生，他始终双手抱臂、抬头望天。

“麻醉方面的情况，不是我的专长，所以下面就请负责本次手术麻醉工作的野中医生来做说明吧。”

平井医生说到这儿，好像完成了任务似的，眼睛瞟向了别处。取而代之，负责麻醉的野中医生站起身，冲着大家鞠躬行礼。

“我是本次手术的麻醉师野中，各位的母亲……”

话刚及此，由于看到高伸在座，又忙改口为“尊夫人”。

“昨天傍晚，为手术做前期准备时，我特意去过一趟病房，确认一切正常。”

听医生突然提到头天晚上的事，高伸迅速回忆起，容子确实有讲过，昨天傍晚麻醉科的医生在病房里出现过。

“今天早上，进手术室之前，我也检查过，均未发现异常。麻醉是在上午九点一刻按计划进行的。”

虽然并不知道医生为何要讲解得如此细致，但高伸倒是回忆起这个时刻正是他到达新桥的公司的时间。

“麻醉的效果也很理想，十五分钟后，也就是九点半正式开始手术。”

野中医生的面前放着一本似乎记录有麻醉过程的资料本，他说话时小心翼翼地参照着上面的内容。

“手术照预定方案实施，一个小时后，摘除了肿瘤……”

此时，他身边的妇产科部长插话道，

“没花那么长时间吧。”

“手术本身用时四十分钟。”

平井医生补充说道。于是，野中医生慌忙订正说，

“是四十分钟后顺利结束的……”

野中医生的思路好像受到了干扰，他不知所措地盯着桌上的资料，停顿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道，

“因此，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事前经过多次检查确认，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正当大家闹不明白医生到底要说啥时，他终于像是找到了合适的名词似的说道，

“这或许是te shu ti zhi 吧……”

第一时间，高伸并没反应过来这个名词代表的含义，等到大夫再次重复时，他才弄明白说的是“特殊体质”。

“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数十种以上的药物当中，或许患者的特殊体质正好碰上了其中的某种药物，因而产生了过敏反应，我们已经及时的采取了适当的急救措施，但是由于药劲儿很强，患者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所以……”

稍加观察的话，不难看出野中医生的额头已经渗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高伸努力地在脑海中对刚才麻醉医生给出的说明进行了一番梳理。

看来，妻子的手术是照计划进行的，刚开始麻醉效果不错，因而成功地切除了肿瘤。只是由于妻子是较罕见的特殊体质，对药剂中的某种物质过敏，所以药力作用明显，将近五个小时之后仍未能苏醒过来。

“这也是我们极少碰到的特殊病例，为了让患者早日苏醒，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

高伸瞥见，此刻，容子正将目光投向自己所在的方位。大概是因为听说母亲陷入了昏迷，心中过于惊恐忧虑之故吧，她的脸色异常苍白，表情麻木僵硬。

“总之，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请各位耐心配合。”

在一阵沉默后，高伸客气地询问道：

“请问，我太太什么时候能回病房？”

野中医生似乎早有所料，平静地点头回答道：

“病人需在麻药效力减退到某种程度之后才能重返病房，因此我现在很难给您一个准确的时间……”

“那么，晚上差不多了吧。”

“我们会尽力而为……”

医生的回答闪烁其词，不得要领，高伸忽地焦躁起来。

“手术的麻醉不是只针对腹部以下的吗？”

野中医生忽地低下了头，眼睛盯着桌上的资料回答道：

“您说的没错，但是，我刚才跟您说过的，麻药的效力过强，结果便和全麻是一样的了。”

“那么，连头部也……”

“通常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我们还是遇上了。不过，现在我们紧急注射了一些药物。”

明明只是腰部以下的麻醉术，却影响到了大脑，这个问题高伸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大的一家医院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一时陷入了沉默。于是，医生安抚道，

“总之，我们会竭尽全力的，请耐心等待。”

野中医生说着，从白大褂口袋中掏出手帕，擦拭脸上的汗水。

从一进屋开始，高伸就对各位医生的态度心存疑惑。

在说明妻子的病情时，只有野中医生一人孤军奋战，另外三位医生却像闷嘴葫芦一般。也许麻醉方面的问题是该由麻醉师来说明，但是其他医生的态度也未免太过于麻木不仁了。主治医生平井虽然坐得

端端正正的，但是明显一副不关己事的架势。妇产科的细野部长索性半侧着身，背对着野中医生，仿佛是要划清界限一般。只有坐在最外边的年轻的麻醉师时不时不安地抬眼望向野中医生，随即又低垂双目，一言不发。

尽管妇产科和麻醉科分属不同的科室，但是为何双方的态度如此迥异呢？

不容否认，通过手术，医生成功地将病灶切除，妇产科的任务已经顺利结束。那么，剩下的事情理应由麻醉医生负起全责了吧。

高伸再次审视四位大夫，发现确实只有野中医生一人在认真考虑问题，其他三位都是安之若素，不以为意。高伸的心中布满疑云，莫非妇产科与麻醉科医生之间失和？然而，他又不方便就此提出质疑。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还望各位予以体谅……”

野中医生再次强调了一遍，并垂首致歉。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采取了道歉的态度？如果这个意外是妻子的特殊体质所致，也不全是他的责任呀？

“我仅有一个要求，”

高伸鼓足勇气说道，

“能否让我见见妻子？”

瞬时，野中医生的视线有些躲闪游移，他看了一眼其他医生后，兀自点了点头。

“好吧。”

说实话，听到肯定的答复，高伸颇感意外。

他原本以为，妻子还处于昏迷状态，被留在集中治疗室接受抢救性治疗，医生是不会同意家属见面的。医生们摆出的煞有介事的态度

已经让他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谁料野中医生竟然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那么，我这就带您过去吧。”

野中医生话音刚落，其他三位医生仿佛已经完成了规定任务似的，齐刷刷地站起身，一声不吭地退出了房间。

目送着医生们匆匆离场，高伸又开始忧心起来。

连主治医生平井都不留下，难道接下来就得全靠麻醉科的大夫了吗？如果是这样，他该交代一声的，不是吗？一言不发地甩手走开，难不成医生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高伸愣愣地站在原地，这时，野中医生已把桌上的资料收拢起来，夹在腋下，走到他跟前。

“请随我来。”

野中医生只说了这一句话就率先走出房间，来到走廊。

“通道有些狭窄，请各位当心。”

走廊是闲人免进的区域，左右两边也就堆放了许多麻醉器具和硬纸盒箱之类的杂物。高伸他们排成一路纵队，紧随野中医生身后。走着走着，只见走廊前方顶部亮着醒目的红灯，门头上写着“中央手术室”几个大字。刚才下电梯时，迎面走廊的尽头也亮着灯，也有标明了“中央手术室”的牌子，看来，这两条走廊都能通往手术室。

野中医生在红灯前面的一个房间停了下来，用右手指着说，

“这里就是观察室，术后的患者从手术室出来，都会暂时送到这里来。”

果然，在高伸头顶右上方绿幽幽的光线下，显现出“观察室”的字样。

“现在，里面还有另外三名患者。”

高伸有些惴惴不安，担心自己一行人能否获准入内。只见野中医生推门径直走了进去，跟一名戴着消毒口罩的护士交谈了几句便回转身招呼着说：

“请进来吧。”

于是，他们四个人面面相觑地进了房间。

房间相当大，感觉像是由几间大病房相连而成的。

再往里走，就看到左手边有一个用玻璃罩隔离出来的半圆形操控台，这个小小的平台似乎可以掌控整个观察室。

“这里总共有八张床位……”

野中医生在玻璃罩台内一边环视整个房间，一边为他们做着说明。

“我们通过这里监控所有患者的情况。”

果然，从这个角度能够将所有床位尽收眼底，而且玻璃罩前的桌面上还有监控器，通过画面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每个床位上患者的动态。

目前右侧的监控仪上正显示着某位患者的心电图及呼吸频率，各种曲线和数据在不停地闪烁更新着。

高伸努力地搜寻着妻子所属的床位。有四张病床上躺有病人，全是脚部朝外，床位与床位之间又有帘布相隔，所以根本就分辨不出妻子准确的位置。

野中医生和正在监控画面的年轻医生简单地交谈了两句，就指着左侧的床位说道：

“那一张床位就是。”

跟在医生身后，一点点走近妻子，高伸的心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起来。

尚未从昏迷中苏醒，沉睡中的妻子到底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来到布帘隔挡的床位前，野中医生停了下来，嘱咐道：

“由于连接着多个仪器，所以请不要触碰患者的身体。”

四个人同时点头表示明白，于是野中医生让到一旁，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高伸略施一礼，从医生身旁绕了进去。当他看清枕头上病人的面庞时，险些失控喊出声来。

千真万确，床上躺着的病人，正是他的妻子。虽然头上缠着白布，嘴里插着一根粗管子，鼻腔里也有一根，但是紧闭的双目，一对弯眉，雪白的额头无不在向他宣告，眼前的这位，千真万确就是他的妻子。

虽说刚刚经历了一场手术，但是妻子的气色依旧和平时没有两样，管子旁边露出的面颊分外饱满。

“邦子……”高伸内心默默地呼唤妻子的名字，努力克制想要呐喊的冲动。可身旁的香织已经忍不住轻轻地叫出了声，

“妈妈……”

小女儿弯下腰连声呼唤心爱的妈妈，但是邦子没有回应。只有一旁的呼吸机频繁地发出单调的“呼、呼”声响，枕边的监控仪也不停地闪烁着动态的曲线。

现在，妻子似乎完全受控于机器了。

看着妻子安静的睡容，高伸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过去的一个画面。

那时，孩子们都还很年幼。一天，妻子难得患上重感冒，高烧38度多，不得已卧床休息。高伸去里屋看望妻子时，孩子们也围了过来，于是他们大家一起守在她的床边。此刻，他们父子四人同样围在邦子病床前，这一幕仿佛是当年的场景在录像带中回放一般。

那一次，高伸本想用手去摸一摸妻子的额头，但发现孩子们都在一旁盯着。于是就放弃了。今天，他也有去摸一摸妻子的冲动，却依旧不能够伸手。

其实，那一次也不全是孩子们在旁边看着的缘故。当时，他确信，只要自己的手一碰到妻子的额头，她一定会立刻醒过来。妻子好不容易才沉沉睡去，平白无故地弄醒她怪可怜的，所以他才努力克制没有去伸手触摸。

然而，今天，情况恰恰相反，他是因为害怕，害怕弄不醒妻子才不敢伸出手。

高伸就那样木然地伫立在床边，出神地凝望着沉睡中的妻子。香织蹲在床边，把头埋进妈妈盖着的被子上痛哭起来。

女儿低低饮泣的呜咽声与人工呼吸机、显示器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妻子最偏爱的小女儿香织正在苦苦哀求、伤心流泪，可妻子仍旧无动于衷地沉睡着。

“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好了。”

野中医生好像也为之动容，忍不住出声安慰道，

“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虽然你们的妈妈现在还处于昏迷，但是请不要放弃。我们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呢！”

“……”

“各位能否暂回病房，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呢？”

高伸点头表示同意，他伸手拍了拍女儿的肩膀。香织这才好不容易用手帕擦干眼泪站起身来。

四个人依次跟在野中医生身后，鱼贯而行，走出集中治疗室，穿过狭窄的走廊，回到麻醉科的办公室门前。

“那么，就此再会了……”

看样子，接下来野中医生还要返回集中治疗室，

“我今天全天都会留在医院里。”

“想请教您一下……”

高伸急促地问道：

“我妻子的这种情况是算作什么呢？”

“‘算作什么’是指……”

“是昏迷，没有意识是吧。”

“我很抱歉……”

医生没有正面回答，高伸不得要领，继续追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麻药过量，导致呼吸困难，引起心脏骤停，大脑供氧不足所致。”

医生的解释过于专业，令人费解。野中医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继续说明道，

“大脑是人体中最需要氧气的，如果那里供氧不足的话，人就会昏迷。”

“那么，是大脑不行了吗?”

“也未必就是不行了。还有可能恢复过来的。”

“恢复不了的可能性存在吗？”

“这个嘛，我现在不好说，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既然医生言尽于此，如今的高伸也许只能相信他了。

回到病房时已是下午三点半钟。

高伸原本跟公司那边约定，会议结束时会通个电话，但是现在他根本无心做事。孩子们似乎也是耗尽了全部的体力才坚持走回病房的，所以也没有一个人肯开口说话。高伸和容子坐在沙发上，香织坐在对面的圆凳上，达彦则抱臂站在窗前。

此刻，大家的头脑里一定还深深烙印着刚才所看到的妈妈的病容。

“但是……”

高伸认为有必要说点什么，开口道：

“你们的妈妈一定不会有事的。”

刚说完，香织就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我不相信，妈妈都这样了，一定是不行了！”

“你快住嘴！”

高伸怒喝道。于是，香织埋首不语。令人窒息的沉默再次笼罩住整个病房。

就算是对医学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知道邦子的状况不容乐观。只需一眼，就能看出邦子身上发生了他们不曾想像过的可怕的变故。

“总之，我们只能等待了。”

高伸像是要给全家上课一般，

“你们的妈妈现在正在拼命努力着。医生也说了会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对吧。

三个孩子依旧默默无语。当沉默再度袭来时，达彦似早有打算一般，离开窗边说道：

“我，先回去……”

“你要去哪儿？”

面对容子的质询，达彦赌气似的回了一句：

“我当然有事要做啦！……”

“亏你说得出来？妈妈现在都这样了！”

“我呆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吧。”

达彦的态度语气虽然不好，但高伸深知他的感受。性格懦弱的大男孩，看到妈妈非同寻常的病情，简直如坐针毡。如果再待下去，眼泪一定会如决堤的洪水，所以这才选择逃避的吧。

“你回去吧。”

听到高伸发话，达彦低着头匆匆离去。

走廊里的足音渐行渐远，房间内只剩下了高伸和两个女儿。

高伸忽然觉得，此时屋内的场景，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曾上演过。自己回到家中，妻子外出未归，两个女儿一边准备晚饭一边为他端茶递水。身边有两个女儿环绕着、伺候着，那份安逸感里自有一种不同于妻子在家时的新鲜劲儿。

然而，此时此刻，高伸的心情早已与安逸快乐无缘。深深的不安无情地席裹着父女三人。

仔细想来，和女儿们单独相处的安逸感是有前提的，那便是妻子终将平安归来。如今，一想到妻子有可能再也不会回来，那份安逸快乐便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心里忐忑难安的高伸只得干咳了一声。容子听到动静，早有准备似的开口说道：

“爸爸，咱们是不是该给杉并的姨妈打个电话？”

住在杉并区高园寺（注：住宅区）的这位姨妈是邦子的姐姐。

“还有千叶的舅舅以及平塚阿姨她们……”

邦子还有个弟弟住在千叶县佐仓市。而平塚则是妻子素描班里最要好的姐妹。

妻子在动手术前，好像亲自跟这些亲友通过气。当然，妻子一定是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说的，诸如“我得住几天医院，在肚子上拉个小口子”之类的。

“也许暂时只跟你姨妈和舅舅说一声比较好。”

通知家里的亲戚是应该的，但朋友那边似乎还为时尚早。

“那么，我去给他们两个打电话。”

容子的说音刚落，香织也站了起来。

“我要跟你去……”

香织好像是因为无法忍受一直困守在病房里。

“我该跟他们直说，妈妈陷入昏迷了吗？”

“别让他们跟着担心……”

“可最好跟姨妈、舅舅实话实说吧。”

道理上是该如此，但是高伸心里还是想拖一拖。

“你就说，麻醉药劲太猛，人还没醒就是了……”

两个女儿点头走出了病房。高伸想要汲取点阳光似的，踱到窗边，他的视线越过玫瑰花束，眺望着窗外。

时近午后四点，日头已经开始西斜，庭院里整幢住院部的病房大楼完全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也许是离市中心还有些距离，周边一带都是些较为低矮的建筑，迎面只有一栋高楼。

能够超出六层高的病房大楼，说明它本身最起码有十来层高吧。

就在高伸百无聊赖地看风景、数楼层时，忽然触动了心弦，他想

起了高木惠理。

虽然暂时将她忘在了一边，但是两个人是午夜时分才分手，确切地说，应该还算是当天。

说来好像是在事后找借口，但是，如果昨晚未与惠理约会的话，他今早是能来探望妻子一眼的。

“真是恼人呐……”

高伸看着阳光一点点向西移动，自言自语道。

在整件事中，他最介意的就是自己与惠理幽会的第二天，妻子便遭遇了变故。

为何偏偏就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也许应该将与惠理约会的日子向后错开个一两天。但是昨天恰逢惠理的生日，所以早在一个月前，他们就商定要于此日共进晚餐。倒是手术的日期是三天前才敲定。最初，医院给他们的答复是，由于赶上春季学会开会密集期，手术日期要向后顺延四、五日。但是三天前，院方又突然来电话通知说，可以安排手术。如此一来就定在了今天。

高伸根本不可能未卜先知，自己与惠理约会的第二天，妻子就要进行手术。所以他认为，归根结底都是手术排挡期仓促匆忙才惹出的问题。

正当他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时，出去打电话的容子和香织回来了。

“高圆寺的姨妈说她马上赶过来……”

紧接着，容子又补充说，“浩平也要来……”

小坂浩平是容子的未婚夫，在品川区的一家制衣公司上班。容子与他是一年半前因工作关系相识的，之后，小伙子就成了高伸家的常客。

年前，两个年轻人已经商定，今年秋季举行婚礼。未来女婿二十八岁，年长女儿容子四岁，为人细心周到，妻子对他甚为满意。妻子人院后，他也常常利用公司与医院间距离近便之利，多次前来探视。

“千叶的舅舅说明天赶来……”

亲戚们都愿意赶来探望，这令高伸心怀感激，但与此同时，又让他隐隐揪起心来。大家郑重其事、如临大敌的架势，仿佛于无形中宣告妻子的病情回天乏术了一般。

“高圆寺的姨妈刚才在电话里说了，”

容子一边拉窗帘遮挡西晒，一边说道，

“没听说过我妈是特殊体质！”

“你全都跟姨妈说了吗？”

“我就把医生的原话告诉她了。她们是亲姐妹，也是头一回听到有此一说呢！”

高圆寺的姨妈是邦子的亲姐姐，所以容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的体质应该差不多。

“姨妈说，咱们家就没人是特殊体质！”

“但是，他们没人打过相同的麻药吧。”

医生说过，所谓特殊体质，也只是说妻子对某种特殊的药物产生了过敏反应而已。

“有那么多种药呢……”

“那么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几个也得当心啰！”

容子瞥了一眼香织，继续说道，

“妈妈有问题的话，我们将来也一样会有风险的。”

此话不假，她们姐妹俩身为女儿，一定遗传了妈妈的不少特质。

“你们就别胡思乱想了！”

孩子们的体质问题大可以后再讨论，当务之急就是静等妻子早点苏醒。

高伸扔下沉默不语的两姐妹，独自来到走廊，用电梯间的公用电话往公司拨号。

办公室副主任八木泽一接到电话，就利索地向他汇报说，下午与销售部门的会议已经顺利结束，与香料店的磋商也基本有了结果。

“对了，尊夫人怎样啦？”

汇报完公事后，八木泽立即向他打听起妻子的情况。

“哎，跟先前一样，还没从麻醉中醒过来。”

“那么，人还是处于昏迷中啰？”

高伸点头默认，八木泽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呢？”

“医生说，好像是特殊体质造成的。”

“该不会一睡不醒了吧！”

八木泽突然意识到自己言语失当，忙不迭地道歉，又改口说，

“您别担心！您今天就留在医院那边等消息吧。”

确实，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工作要等高伸来做，比如提前浏览一下预案，审批文件等等，但是这些工作等到第二天补做也完全来得及。

“如果您急需什么东西，我可以给您送过去。”

虽然高伸的公事包留在了公司里，但是里面不过是几份并不重要的文件和杂志而已。

“我不需要，你不必麻烦。”

高伸也很想亲自回趟公司。但是做父亲的不留下来坐镇的话，两

个女儿一定会六神无主。再说，不久亲戚们会相继赶到，而且说不准妻子的病情也会有所变化呢。

“那么，我就留在医院里等消息了。如果公司有什么事的话，你就打电话过来吧。”

“请您多保重。”

听了八木泽郑重其事的声音，高伸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挂断了电话。

直接回病房吗？那里的气氛实在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再次乘电梯来到一楼，经过候诊大厅，从正门走出了大楼。

高伸选择的是两个小时前相同的路线。但是此时，屋外阳光渐弱，暮色正一点一点地渗入光线当中。

上一次出来透气时，他虽然忐忑不安，却能坚信不疑：妻子一定会平安无事！然而，此刻他已是忧心忡忡，毫无把握了。

正如八木泽所言，妻子该不会真就一睡不醒了吧？

一想到这里，高伸不由自主地心慌意乱起来。他快步穿过医院的门廊，向大道上走去。

昏睡

当天晚上，直到七点钟，高伸才和女儿们一起用了晚餐。虽然名为晚餐，实际上只是医院附近出售的简易便当而已。

高伸之前连午饭也没吃，却丝毫未觉饥饿。容子、香织也是一样，她们甚至都忘记了要吃晚饭。还是容子的未婚夫浩平从公司下班后，顺道来探望大家，得知他们尚未就餐，就特意从医院附近的超市买来几份。

便当里的菜肴还算说得过去，有鲑鱼肉块和炸鱿鱼，但是高伸仅扒拉一半就撂了筷子。大女儿容子因为未婚夫的到来，多少来了点精神，也吃了半份。可是小女儿香织却只是勉强应个景，略微动了几筷子而已。

简单的晚餐过后，大家正喝着容子沏好的热茶，忽闻敲门声响起，野中医生突然不请自来。

这是野中医生带他们去集中治疗室探视之后，时隔四个小时后的再次现身。

这期间，大家都在一厢情愿地期待着医生的驾临。然而，无论是麻醉科，还是妇产科的医生，仿佛都忘记了病房里家属的存在，谁也不曾露过面。

麻醉科的医生，需要留在集中治疗室，寸步不离地照看患者，他们来不了病房倒还情有可原。但是妇产科的主治医师平井大夫总该来过问过问，通报一下病情的进展吧。正当大家对医生不理不睬的态度渐渐心生不满之时，野中医生就如同上帝降临凡间一般，及时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面对高伸的询问，野中医生只略一点头，简短地答了一句，“我

们正在多方努力中”，之后，便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我有事要与各位商量一下！”

野中医生缓缓地巡视了一遍房间里在场的五个人：高伸、容子、香织、浩平以及邦子的姐姐——高圆寺的姨妈，继续说道：

“实际上，我是来征求大家意见的，希望你们允许我将病人转院治疗。”

“是出现了什么新情况了吗？”

“不，没啥变化，还和先前各位看到的一样。只是这种状况，从上午算起已持续将近十个小时了。”

野中医生讲到此处，略微压低了嗓门，

“如果再这样下去，恢复起来就困难了。所以我特意来找各位商量，看大家能否同意，让我将病人转移到高压氧室去？”

高伸一时没闹明白，医生说的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只听野中医生继续解释说，

“那是一个整个空间都充满高浓度氧气的地方，我想把病人送到那里试试。正如我一开始说明过的那样，病人现在的状况是由麻醉药效过猛导致呼吸减弱，最终引发了大脑供养不足所引起的。因此我想，如能将其移至氧气浓度较高的房间里接受治疗，或许会更见疗效。”

听了野中医生的说明，他们暂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但是并未就此理解转院的必要性。

“不能在这里接受这种治疗吗？”

“很遗憾，这边的医院没有这种高压氧室。不过我们四谷分院的集中治疗室设备齐全，所以……”

野中医生从白大褂的口袋中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珠。他面露倦容，两颊及下巴上已经钻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胡子茬儿。

“大夫您也能跟过去吗？”

“我会亲自护送尊夫人过去。但那边有专门的医生负责，到时会由他们来接手治疗。各位以为如何？”

“我们都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全凭您做主了。”

“那么，就请各位立刻准备一下吧。”

“现在就走吗？”

“是的，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事起突然，被迫离开刚刚适应下来的医院，令在场的每个人都显得惴惴不安。可是如今之计，他们只能遵循医生的指令行事。

“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呢？”

“和在这里一样的就行了。内衣啦、换洗衣物、毛巾之类的。我这就去叫护士来拿你们要带的物品。”

野中医生交代完这几句话，便欲转身离开病房。

“请问大夫，怎么去四谷呢？”

“我现在就去安排救护车。一会儿开救护车过去。”

“我们也可以一块去吗？”

“没问题，一起坐车去吧。”

“那么，是不是就不回这里了？”

“那要看情况的进展，现在还说不准。不过，这边的出院手续可以稍后再办。”

听到“出院”二字，高伸一时之间有些迷茫了。通常，“出院”就意味着病愈离院，而现在他们离病愈还远着呢！

“是不是接下来就要一直留在分院了？”

“那要走一步看一步了，现在不可能知道。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想各位应该能够准备就绪了吧。”

说到准备工作，确实没啥可忙。他们只需带齐妻子的随身物品就行，倒也花不了多长时间。高伸更为担心的还是妻子的病情。

“只要到了分院那边，病情就能有所好转，是吧。”

“当然了。我就是认为，通过这种治疗会令病情好转，才决定送尊夫人过去的。”

野中医生离开病房后，众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谁也无法预见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邦子的康复眼见着不再是轻而易举之事了。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一片静默沉寂中，香织的声音率先打破了僵局。她开口说道，

“手术之后，立即让咱们转院，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什么呢？！”

容子立即责备道，

“妈妈的昏迷是氧气不足引起的，所以野中大夫才特意为咱们安排，找一个氧气浓度高的房间来治疗呀！”

“但是，我还是害怕……”

高伸很能体会香织心中的不安。确实，听了医生刚才的一番解释，当下去分院接受治疗好像更为稳妥。但是因此被迫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转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真是让人心有所虑、情非所愿。

莫非这又是个“冥冥之中的预兆”？但是很快高伸又自我批评起来，责怪自己太过懦弱。

“大夫是为了让你妈妈早日康复，才特意安排的，所以咱们走吧！”

“可不是嘛！我们现在只能靠医生了。”

容子的话音刚落，高圆寺的姨妈也赶忙给大家打气说：

“好啦，好啦，都打起精神来！赶紧收拾东西吧。”

邦子的洗换衣物、内衣之类的都在墙上的嵌入式壁橱里，容子和姨妈合作，将其一一纳人提包和纸袋中。

“毛毯和枕头怎么办？”

“这些东西，那边的医院也一定都有吧。”

“那么洗漱用品呢？”

容子的这个问题把高伸给难住了。

“这个嘛……”

失去意识，陷入昏睡的妻子，果真会需要牙刷口杯吗？

“还有收音机，要不要带？”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邦子现在不可能收听广播，但是他们都心存期盼，希望她需要收音机的那个时刻能够早日来临。因此众人一致决定，所有用品一件不落，一股脑儿带上。

晚上八点钟，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搭载着他们驶离了目黑的医院。

这是高伸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救护车。他观察到，车厢的正中央是停放担架车的位置，两侧设有随行陪护人员的座位。此刻，妻子和他们在集中治疗室里看到的一样：头上裹着白布，身上盖着白床

单，嘴里插着粗管子，左胳膊上扎着输液针头。一名急救人员正在一旁为她高举着输液瓶。

救护车内除了野中医生和两名急救队员之外，就是高伸、容子、香织和浩平四位家属。担架车被簇拥在中间，左侧是医护人员，右侧是近亲属，大家全都神情专注地守护着邦子。

妻子依旧昏睡未醒，不过她脸上的气色不错。看上去现在的病情相当稳定。

然而，救护车一路风驰电掣，笛声凄厉，这煞有介事的阵仗，再一次提醒着他——妻子的病情依旧危笃。

晚上八点半钟，救护车终于抵达了四谷的分院。

新医院的四周草木繁盛，大门口的照明灯也未点亮，迎面看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方块。汽车通过大门，向左转过一个弯，从侧面一个写着“救护车入口”的通道钻入了地下。穿过一条短短的隧道，前方豁然开朗，迎面一块写着“急救中心”的牌子在灯光中凸显出来。

刚刚经过的分院大门，淹没在一片黑幕之中，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而此处却是亮如白昼，入口处还配有保安。救护车刚在急救中心门前停稳，急救队员们就迅速打开后车门，训练有素地将担架车抬了出去。

高伸顺势在救护车尾部再次察看妻子的面容，只见她依旧双目紧闭，昏睡未醒。

“先送到ICU去。”

野中医生下达指令，救护人员开始推动担架车。香织喃喃地呼唤着：

“妈妈啊……”

随着这声呼唤，容子也依偎在了担架车上。救护队员有所顾忌似

的停住脚步，紧接着用眼神劝退了女孩们，迅速推着担架车消失在走廊深处。

“我去找一下这里负责的医生，请各位到对面的候诊室稍等片刻。”

野中医生简单地交代了一句，也紧随其后快步走开。

千万要在这里醒过来呀！高伸一边默默祈祷，一边目送担架车渐行渐远。这时，身穿制服的保安走了过来。

“各位是刚才那位患者的家属吧。请在这里签个名。”

高伸按要求在“来访者”一栏写下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候诊室就在对面。”

顺着保安为他们指明的方向看去，候诊室似乎就在刚才担架车经过的那条走廊的右手方向。果然，顺着昏暗的走廊继续前行，右侧有一片较为敞亮的区域，几张长椅随意地排列着。跟前有块牌子，写着“候诊室”三个字。里首的长椅上已并排坐着两个人，由于他们后背朝外，看不清长相。没错，看来这里就是所谓的候诊室了。

高伸就近选了张长椅，和女儿们挤坐在一起。一家人现在只能固守在这里，坐等野中医生归来。

五、六分钟后，刚才负责运送担架车的两名急救队员重新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正疾步朝入口方向走去。高伸刚想起身，向他们道声感谢，却已经错过了时机，只得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面前。

容子喃喃自语道：“救护车这就要回去了吧。”

急救队员的任务就是负责运送病人，现在任务完成，自然要功成身退。只是他们的举动，总让高伸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

两名队员的身影消失后，周围又复归沉寂。

高伸观察起坐在前方长椅上的两个人。

因为看到的仅是对方的背影，所以只能大致推测，其中一位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另外一位则是三十岁上下的男子。从他们并肩相依的姿势，约摸可以判定出二人是母子关系。两个人都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模样。

想必他们的亲人，或因急病或因事故，也被送到这里来了吧。

高伸再一次意识到，不单单是自己，还有许多人也在同样地经历着各自的生死大戏。

然而，他们所处的位置确实有几分怪异。

明明写着“候诊室”，应该是陪护患者的家属们临时落脚的地方，可是却被安排在地下室当中，即没有门也没有窗，冷冰冰、昏惨惨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间储物仓库。唯有右边靠墙摆放着的一台自动售货机，兀自散发着耀眼夺目的光芒。

走廊的深处愈发幽暗，看不清任何物体。高伸忽觉瘆得慌，担心尽头就是阴森的太平间。

到底要在这个鬼地方等到什么时候呢？高伸整个人被恐惧不安的情绪所支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就在此时，远处响起了一连串的脚步声。两名医生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其中一位正是野中医生，另外一位大概就是这间医院的大夫。

高伸站起身来，女儿们也相继离开座位，站成一排迎候医生的到来。

野中医生首先为高伸等人介绍了这名新医生。

“这位是急救中心的村木医生。”

村木医生身材瘦长，年纪在四十岁上下。看样子，他好像刚从工作台上下来，身上穿着外科专用的分体式白大褂，胸前垂着个口罩。

“接下来就交由这位医生负责了。”

"请您多多关照！"

高伸等人全都毕恭毕敬地躬身行礼。村木医生只轻轻地点了点头算作还礼，随即开口说道：

"病人在我们这里，主要是接受高压氧室的治疗。虽然具体细节要视情况而定，但是我们初步打算，目前，每天暂时进行两到三次的高压氧室治疗。"

高伸原本以为，只要一办理转院手续，妻子就能立即被安排住进氧气浓度较高的病房里，谁知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高压氧室似乎是个独立的专用房间，病人只能偶尔进去，接受规定时间的治疗而已。

"我们就先按照这个时间表进行治疗吧。"

看到医生作势要离开，容子赶忙问道：

"请问病房在哪里？我们带了内衣和洗换衣物来的。"

"哦，我一会儿让护士来取。患者留院期间一直都在集中治疗室。"

"那我们该在哪儿……"

"集中治疗室闲人免进，所以你们可以回家去了。有什么变化，我们会通知各位的。"

"我们可不可以留在这里？"

"当然没问题。护士站在这上面的一楼，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可以从前边的电梯上来。"

两位大夫紧接着又用一些专业的医学术语简单地交流了几句，随后，村木医生先行离开，只留下野中医生一个人。

"暂时就把尊夫人留在这里观察一下吧。"

"大夫，您也要回去了吗？"

听到高伸的询问，野中医生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都委托给这里的医生了，医生一定会妥当处置的，请各位放宽心。”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一种遭人抛弃的复杂情绪横亘在心头，令他们难以踏实。

“您还会到这里来吗？”

“当然会来。就算不亲自过来，我也会每天打电话来询问进展的。”

从今天下午，得知妻子陷入昏迷时算起，高伸仅与这位麻醉医生打过两次交道而已，但是内心深处已经对他抱有了亲切感。和此前负责为妻子诊治的妇产科医生冷若冰霜的态度相比，这位大夫可谓是全力以赴、面面俱到。再者，野中医生身材矮小，前额微秃，单在外形上就与英姿飒爽、高高在上的外科医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现在虽然也是西装伴身，但是里面的衬衫已略显破旧，领带也歪在了一边。他这副不修边幅，忙前跑后的随和样子反倒更容易让人亲近与信赖。

“在这里，病情不会突然恶化吧。”

面对高伸的疑虑，野中医生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名片，并在上面写上了一串电话号码。

“这是我家里的电话，有急事请随时与我联系。”

从电话号码上推算，野中医生的家大概是在千叶县方向，所以他即便现在就动身离开医院，到家也应该很晚了。

“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哪里哪里，我也没做什么……”

听到高伸开口道谢，野中医生也连忙低头还礼。

“谢谢您！”

很快，野中医生微微弯曲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急救中心入口处，候诊室里只剩下了高伸、容子、香织和浩平四个人。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显得无话可说。

到目前为止，高伸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妻子病情危笃，为今之计，只有寄希望于高压氧室的治疗效果。

此时此刻，高伸最感遗憾的便是，自己无法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如果妻子是因为犯了错，惹了祸的话，他一定会挺身而出，筹钱、道歉，竭尽所能地帮她解决问题。无论多么辛苦，只要自己付出的努力能够使情况有所好转，让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可是现在，妻子是因病陷入了昏迷，他只能眼巴巴地袖手旁观，无能为力！

“你们有什么打算？”

高伸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安排。

“我要留下。”

香织率先答道，

“我想离妈妈近点儿。”

没错，只要留守医院，就算有突发状况也能随喊随到。

“我也留下。”

容子也表了态。高伸点头赞同。

“可是，待在这里能行吗？”

浩平打量了一眼四周的环境。他们刚刚到达时，偎坐在长椅上的那对母子已于先前离开了。现在留守这里的只剩下高伸一行四人。随着夜色越来越深，地下候诊室变得愈发寒意侵骨。

“我去借条毛毯来吧。”

“那还不如回家去拿点毛衣、外套来更好些呢！”

虽说大家打定主意要在这里过夜，但是如果不休息好的话，明天就很难支撑下去。

“那么，我跟浩平君回去取些东西来。”

容子打算和未婚夫一起回一趟家。

“可是，医院也太差劲了，就让咱们在这种地方等！”

浩平抱怨得没错，医院对陪护而来的家属缺乏必要的同情和关怀。

当候诊室里只剩下自己和香织两个人时，高伸忍不住想要抽烟解乏。

总院的病房是禁烟的，该不会这里也不允许吧。

高伸站起身，四处搜寻，果然在前排长椅的一端发现了一只用铁皮罐做成的代用烟灰缸。他把烟灰缸拿到自己身边，叼起一支香烟。

上一支烟，是在午后抽的，中间已经间隔了六、七个小时。

高伸深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烟圈。香织在一旁开口问道：

“真的不用告诉平塚阿姨吗？”

高伸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女儿说的是妻子素描班里的好姐妹。

“妈妈曾对我说过，‘如果我万一有事，你们要赶紧通知平塚阿姨一声。’”

“‘万一有事’？”

“妈妈该不会是感应到冥冥之中的预兆了吧？”

听到香织嘴里冒出“冥冥之中的预兆”一词，高伸也忍不住联想起今天早晨的那张报纸。

“你妈妈竟然会跟你交代了这事？”

“当然是半开玩笑说的……”

高伸弹了弹手上的烟灰，香织兀自在一旁絮叨起来：

“其实，我也有感觉到的。手术前那晚，妈妈叫我帮她揉揉腰

的。可我因为正好有事，随口说了句‘等一会儿吧’，就没给她揉。当时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对妈妈温柔体贴些，或许会有报应的’。”

“结果，你还是没揉，对吗？”

“我要是给她揉一揉，就好啦……”

高伸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算做“冥冥之中的预兆”，但是很明显，他和女儿内心里都各自存有一份悔意。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正当他继续吸着香烟时，迎面昏暗的走廊里走来一团白色的身影。一名护士出现在他们面前。她的护士帽上有圈黑线，看来应该是位护士长。

“请问是福士先生吧。”

护士在确认过高伸的身份后表明来意，自己是来取患者的洗换衣物的。

香织递上纸袋，交代了一下里面的物品，护士接过去后开口说道，

“患者正在接受二十四小时的全程特级护理，所以各位可以回家去休息。”

“但是，因为是头一个晚上……”

“病人今天刚刚转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我想明天早晨，你们大概可以与患者见面。”

护士只留下这句话，就拎着纸袋离开了。

此后，高伸和香织两人一直在候诊室原地待命，护士站那边再也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晚上十点刚过，容子和浩平从大仓山的家中取来了毛衣、外套等

御寒衣物。地下室里虽然也开着暖气，但是随着夜色渐浓，寒气也越来越重。

高伸解下领带，脱掉西服，套上毛衣，又在外面加了件大衣。容子和香织也分别在自己的毛衣上罩了件对襟外套。

“我还给您带了件干净衬衫来。”

容子考虑到父亲第二天要上班，特意给他带了件替换的衬衣。

“明天，你们几个有什么打算？”

容子由于婚期在即，已经辞职在家。而香织是因为妈妈动手术，中午临时请假过来的。

“妈妈都这样了，我得请假。”

高伸也想请假，可是繁重的工作令他身不由己。

“我明天直接从这儿去公司上班。”

浩平也表态说要留下来，但是他还不是正式的家庭成员，高伸不好意思拖累他。

“不，你还是回家去休息吧。”

“没关系的，我没事！”

看到容子似乎也希望浩平陪伴在自己身旁，高伸也就不再坚持。

话说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底气也足一些。倘若真的只留下一个人，那心情是可想而知。

正当四个人围坐一团，喝着从自动售货机上买来的热咖啡时，达彦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达彦手里拿着个纸包，头发乱蓬蓬的。看到大家齐刷刷地聚在这里，一丝尴尬困惑的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他挑了一张最近的长椅坐了下来。

“你上哪儿去啦？是听了我们给你的留言吧。”

容子的语气略带几许责备，不等达彦答话又忽然提高嗓门叫嚷起来，

“你是不是喝多啦？！”

果然，达彦满嘴酒气，脸色也十分苍白。

“妈妈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喝酒？！”

“算啦！”

高伸拦住容子的话头，问了一句，

“吃过饭没？”

“嗯……”

达彦的回答虽然冷漠生硬，爱理不理的，但是看得出，由于担心着母亲的病情，他虽然喝了不少酒，仍旧不顾一切地赶了过来。

第二天早晨，因为听说上午九点钟能够与妻子见面，高伸便试着在上班时间之前拨通了公司的电话。

公司正常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钟，不过副主任八木泽已经到达了办公室。

“我现在在四谷的分院，院方说九点钟能让家属探视……”

高伸简单地将昨晚转院又熬了通宵的经历叙述了一遍，八木泽听后惊讶地喊了一句：“情况那么严重吗？”随后补充道，

“办公室这边我会帮您盯着的，您放心地守在医院里吧。”

高伸很感激他能这么体贴，不过自己不可能真的一直扔下工作不管不问。

于是，高伸向八木泽表明，自己最迟中午之前便会回公司，就挂断了电话。之后，他又打电话通知了自己在札幌的弟弟、弟媳。打完电话回来，先前出现过的那位护士已经来接他们了。

“我先带各位到ICU去。”

高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目黑医院里一直叫做集中治疗室的地方就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的头文字缩写ICU——重症监护室。

从急救中心的电梯上到一楼就是分院的重症监护室。

迎面是一扇紧闭的大门，门的上半部嵌有玻璃，从那儿可以观察到室内的情况。

护士从门前一溜排柜子里拿出帽子、外套和口罩，一一为他们做说明。

“每件物品都有大、中、小三个号，请各位挑选合适的尺寸穿戴好。”

在总院的时候，他们是穿着自己的衣服，直接进入集中治疗室的。想必这里因为有高压氧室，所以要求也相应的严格些吧。高伸和达彦拿了大号，容子和香织选了中号。当四个人穿好衣服又戴上帽子和口罩后，仿佛全都摇身一变，成了像模像样的医生。

护士带领着穿戴整齐的一行人进入室内。没走几步远，眼前就出现了一排排病床。虽然名为分院，但是由于这里专门以急诊抢救为中心业务，所以房间竟比总院的大出许多，有近二十张床位。数名医生、护士在各张病床间忙碌地穿梭着。角落里，不时传出病人痛苦的呻吟声、沉闷的咳嗽声。这些声响交织在一起，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令他们不由得双腿发软。

“就是这里。”

护士停在左前方的一张床位前，招手叫他们过去。

不知为什么，只有那张病床是有墙壁隔开的。昨晚露过一面的村木医生正站在床边，看护着床上的病人。

高伸只一眼就认出了病床上的妻子。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高压氧室了。”

村木医生一声吩咐，立即就有护士上前，麻利地将妻子搬上了旁边的担架车。

经过了一个漫漫长夜，说不准妻子已经好转了吧。带着这样的期盼，高伸仔细地打量起来。然而，妻子仍旧双目紧闭，意识全无。

看到双目紧闭的妻子，一股倦意蓦地向高伸袭来。

虽然明知妻子很难轻而易举地康复过来，但是他仍旧在候诊室里默默祈祷了一夜，希望这一晚能有奇迹出现。然而，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幻想，眼前的事实告诉他，一切都是徒劳。

担架车向门外移动，高伸和孩子们紧紧尾随。

高压氧室似乎就在重症监护室的隔壁。穿过一段走廊，打开又一扇门，进入到另一间室内。只见房间中央横放着一个庞然大物，形状如坦克一般。担架车在这个筒形的大坦克的尾部停了下来。村木医生抓住把手，揭开圆形的舱盖，露出里面巨大的空洞。

看到这一幕，高伸才明白过来，所谓的高压氧室并非是个房间，而是眼前这个长形的“大坦克”的内舱。

从敞开的洞口处自动伸出一张平台，护士们把邦子移送上去，按下电钮，平台连同妻子便缓缓地进入了舱室。高伸联想到以前在电影中看过的潜水艇。当然，这家伙比潜水艇小得多，但是吞下妻子却不费丝毫力气。不一会儿，舱盖也自动闭合了。

“请往这边来。”

他们跟着医生来到“坦克”的一侧。它的侧腹部嵌有一块厚实的玻璃。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躺卧在舱室内的妻子。

高伸甚至担心起来：妻子一个人被关在这狭小的空间内，该不会恐惧不安吧？然而，妻子毫无知觉地仰面朝天躺着，纹丝未动。

村木医生调校好时间，并按下了开关。于是，妻子静卧其中的舱室内，氧气浓度迅速蹿升。

医生一边盯着旁边的刻度器，一边观察邦子的反应。不久，浓度达到了预设的数值，于是医生放心地从仪表上移开视线。

高伸无法准确估测出氧舱内的气压到底是多少，但是他觉得妻子的模样并无明显的变化。

一个人被独自关在舱内，妻子会思考些什么呢？

她是会希望尽快离开这个狭小局促的空间呢？还是只知道一念不生地横躺着呢？正当一家人全神贯注地守望着舱内的邦子时，一旁的护士发话说：

“好了，各位，我们该离开了。”

那意思仿佛是在说，重症监护室也来了，高压氧室也看了，所以也该配合一下，回到候诊室去了吧。

高伸点头默许，后退了一步，向村木医生询问道：

“她要在这里呆多长时间？”

“我暂时设定的是两个小时。”

“那么说，要到中午了……”

“是的，下午还要再做一次。”

原来，妻子在这里是要接受一天两次的高压氧舱的治疗。

“那么，这种疗法的一个疗程是多久呢？”

“我们的目标是一周左右。能否起到作用，在这期间也就一目了然了。”

看到高伸还未挪步，刚才的那位护士又催促道：

“各位可以走了吗？”

在护士的一再催促下，高伸一行人又全部折返回等待室。静下心后，高伸觉得医生的说明很是耐人寻味。

昨天晚上，他们手忙脚乱地从目黑总院转到这里来的时候，野中医生曾明白无误地保证过，进高压氧室接受治疗肯定会有效果。但是刚才，村木医生的口气仿佛在表明，邦子即使进了高压氧舱，也未必会见疗效。不过是以一周为限，边治疗边观察，看看到底能否奏效而已。

或许医生之间早已沟通清楚，说的是一回事。但是高伸却从两人的说法中捕捉到了微妙差异。

野中医生断言，高压氧舱肯定有效，而村木医生却说要试过以后才能知道，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准确的呢？作为家属，他对这种拿患者做试验的处置方式甚为不满。

不过，容子的不满似乎是针对另外一个方面。

“你们不觉得这里的大夫、护士，个个都冷冰冰的吗？”

“可不是嘛！”

香织立即随声附和，

“就说刚才吧，爸爸还在不断地向医生咨询，那护士就一个劲儿地催，‘可以走了吧！可以走了吧！’”

“或许是他们这里太忙了吧。”

高伸想找理由替医护人员辩解，可容子并不买账。

“再忙也不能像撵鸭子似的，把我们当包袱甩吧。”

高伸倒没有觉得问题有这么严重。或许是女儿们从昨天一直坚持到现在，心里焦虑使然吧。

“再说了，也不能因为我们是转院过来的，就让咱们在地下室等一个晚上呀！太过分了！”

“他们不是劝过咱们，说可以回家等吗？”

“这帮人根本就不了解患者家属的心情！”

“好了，都少说几句吧！”

此刻，光在这里发医生、护士的牢骚，并不能帮助妻子恢复正常。

高伸规劝完女儿之后，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过十点。

回到候诊室，高伸再次与孩子们沟通了下一步的打算。

妻子的现状，全家人已经有目共睹，即便他们守在医院，情况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再者，医生也明确表示，家属可以回家等消息。

于是，高伸率先表态说，自己将去公司上班。昨天刚开完会，今天一定还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他过目。此外，他有必要去找副经理通报一下妻子目前的病情。

“你们俩也都回家去吧。”

看得出来，容子和香织早晨都已经化过妆，但是依旧难掩倦容。

“达彦也有工作要做吧。”

面对高伸的询问，达彦默不作声地低垂着头。自打刚才在重症监护室探望过妈妈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闷嘴葫芦。想必是母亲的病情使他深受刺激吧。

“但是，如果我们都回去了，妈妈这边万一有啥变化，可怎么办呢？”

香织惦记着母亲，担心她随时可能出现变化，但是高伸却不认为妻子的病情会出现较快的转机。若是非要追问根据何在，他也答不上来，但是这病症很棘手，却是连门外汉也能一目了然的。

“接下来，还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呢，所以咱们还是得养足精神啊！”

与病魔的战斗刚刚打响，为了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必须要养精蓄锐才行。

“那么，让香织回去，我留在这儿。”

“那怎么行？还是姐姐先回去吧！”

两姐妹就回家的先后顺序争让了一番，最终决定妹妹香织先回家休息。

“虽然医生是说过，叫我们不必留下，但是如果真的一个人也不在身边，妈妈一定会好寂寞吧！”

香织的一席话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达彦在一旁孤零零地嘟囔着说，

“让我留下来。我，昨天，一直不在，所以……”

达彦似乎很后悔自己昨天的行为，他不该早早离开医院，还到处找酒喝。

最终，容子和达彦一起留守医院。高伸则在午休前赶回了公司。

此时，距他昨天中午得知妻子的病情突生变故匆忙赶赴医院，已整整间隔了二十四小时。

企划设计室的同仁们都关切地跑来问长问短，高伸略微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曲折，随后便直接去了副经理室。看来副经理已经从八木泽那里了解到大概的情况，一见面便关切地问道：“没啥大碍吧？”

高伸向他报告说，手术本身已经顺利结束，但由于麻醉药力过猛，妻子至今昏迷未醒。听完汇报，副经理眉头紧锁，深表忧虑。

“有希望治愈的吧？”

“现在，人在重症监护室，医生正积极采取措施……”

虽然高伸心知肚明，妻子要恢复正常绝非易事，但总觉得自己如果实话实说，仿佛真的就会不幸应验而治愈无望似的，因而他避实就虚地搪塞着。

“那可真让人揪心呐！虽然你手头工作很忙，但还是要尽量抽出时间，去医院照看一下哦！”

见过副经理之后，他又和常务董事打了招呼才回到办公室。往常，一到午餐休息时间，他就会在附近的中餐馆或者日式面馆解决中饭问题，但是今天，一来没有胃口，二来也不想到人声嘈杂的地方去凑热闹，所以他打算找个地方喝杯咖啡了事。于是，他乘电梯到一楼，刚走出公司，无意间瞥见公用电话，就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

在此之前，高伸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非要打这通电话不可，但是在看到电话的一瞬间，他迅速想起了惠理。

细想之下，头脑中要给惠理打电话的念头在医院时就有，只是妻子危重的病情和医院里紧张的气氛令他暂时忘却了。

此刻，他人已回到公司，见到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多少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高伸试着拨通了惠理的电话，原以为午休期间对方会外出，没想到惠理立即接听了电话。

“怎么搞的嘛？”

惠理的语气中似乎还流露着对他一整天音讯全无的不满。

“其实，昨天动了手术。”

高伸特意略去了“妻子”二字。惠理立即接过话头说道：

“我早猜到了。前天晚上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嘛……”

高伸颇为意外，愣了一下，惠理紧接着追问了一句，

“那么，手术结束了吧？”

“出了点状况。”

高伸开始重复先前对副经理说过的话，惠理中途打断他，抢着问道：

“这种情况常有发生吗？”

“不，极为罕见吧。说是特殊体质造成的。”

“太可怕了！”

惠理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道。

高伸补充道：“搞不好会再也醒不过来了。”

“怎么会……”

“总之，现在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没反应，始终闭着眼睛。”

高伸说着说着，感觉出自己简直是在自虐一般。

“现在这副样子，真跟死了没两样了。”

“太糟糕了！”

惠理说完又接着念叨了一句，

“您太太，真可怜……”

在两个人以往的对话中，从未正面言及过妻子，所以这一声“您太太”令高伸感到很怪异。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人暂时留在重症监护室了。”

“不过，今天才是手术后的第二天，我想一定会没事的。”

“嗯，但愿如此……”

高伸不置可否地回应着，心里期待着能够得到惠理精神上的抚慰。

“你现在在哪里？”

“在公司门口的电话亭。”

“不用去医院吗？”

“去不去都一样……”

“那怎么行？！如果你不陪在身边……”

这话惠理为什么前天晚上不肯说出来呢？如果当时惠理能大度点儿，自己完全能够在手术前见上妻子一面的。不过，仔细想想，这也不过是自己在找借口罢了。

“过个两三天，我想和你见个面。”

“你说什么呀？……”

在妻子病重之时还想着幽会情人，是让人觉得有欠妥当，但是这样做似乎能够帮他暂时逃离眼前的困局。

当天下午，高伸一直坚持留在公司办公。这期间，销售部和营业部的同仁陆续过来向他表达同情和慰问，但是，知晓的人一多，他反而感到了一种压力，人也烦躁起来。

或许是自己失去了平常心，有些方寸大乱了吧。

高伸不停地劝慰自己，努力做到冷静行事。

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为五点三十分，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加班到近八点钟。但是今天，大家都劝他早点下班，于是他六点钟离开公

司，直接赶往四谷的分院。

高伸在候诊室与留守的达彦会合，又一起来到护士站，询问妻子的病情。得到的答复是，下午又进了一次高压氧舱，情况无明显变化。

“病人家属根本无需留在这里！”

因为医生再次强调了一遍，所以高伸决定和达彦一起回家过夜。

当晚，福士一家人整齐地聚集在大仓山的家中，当然女主人不包括在内。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多了容子的未婚夫和高圆寺的姨妈两位。

大家吃完晚饭在客厅饮茶，话题很自然地着落在邦子的病情上。

“咱们大家都加加油！就以长期作战的心态来应对吧。”

高伸首先鼓舞士气，然后开始商量今后的具体安排。

商量的结果是，眼下，高伸仍旧每天照常上班，香织也重返工作岗位。因为容子辞职在家，就由她一人负责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但是，仅凭容子一己之力，独自照料一切，必定会吃不消，所以大家每天都要到医院里去一趟。

“和咱们相比，你们的妈妈要辛苦多了！……”

高伸刚一说到这里，浩平就微微向前探出身子，开口说道：

“我认为，这件事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

浩平似乎对自己非家庭正式成员的身份较为谨慎，开口前先铺垫了一句“请恕我冒昧”，才直入正题。

“总院的麻醉医生声称，目前的结果是特殊体质造成的，但是在座的各位，谁知道岳母大人有这方面的迹象吗？”

听了浩平的话，大家都面面相觑，于是高圆寺的姨妈开口答道：

“好像没有吧！我没听说过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呢！爸爸有听说过吗？”

听了容子的询问，高伸也认真地回忆起来。

和妻子结婚二十五年了，这期间还真没听说过妻子是什么特殊体质，况且高圆寺的姨妈也证实，完全不知晓此事。

“既然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迹象，为何突然就成了特殊体质了呢？”

浩平的怀疑，高伸也不是没有过。但是他以为，这问题也许不像外行人看来那么简单吧。

“麻醉术中所使用的药物都很特殊，也许平时并无明显过敏特征的人接受了注射也会引发异常反应吧。”

容子也对高伸的看法表示认同。

“野中医生也说，这是几万分之一的特例。”

“但是，应该只对腰腹以下进行半身麻醉吧。这需要什么特殊的吗？”

“浩平君，你是在怀疑医生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腰腹以下的麻醉手术我也做过，以前滑雪时，这里曾经骨折过。”

浩平指着右边的小腿说道，

“当时医生让我躺在床上，上半身蜷起，像只大虾一样，然后就在我后腰上推了麻药，这过程总该是一样的吧。”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也打过麻药的。”

高圆寺的姨妈也探出身子说道。

“高中割盲肠时……但是，我就什么事也没发生呀！”

“既然姨妈未见任何不良反应，为何岳母大人会变成这样呢？”

浩平说到这里，巡视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想，常规手术中的麻醉，是不会用什么特别药物的吧……”

“但是，问题不是药，而是体质有些特殊吧。”

听了容子的问题，浩平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也许你说得没错，但是我总觉得，这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

“我是说，这根本就是个事故，但是他们推说成特殊体质所致。”

“你这么说，对野中医生也太不尊重了！”

容子的观点立即得到了香织的鼎力支持。

“那位大夫尽心尽力，可比妇产科的大夫强多了！”

“可不是嘛！特别是那个什么部长，野中大夫在拼命给我们做解释，他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他简直是要把所有责任都往野中大夫一个人头上推嘛！”

“我却并不这么认为。”

浩平小心谨慎地予以反驳，

“因为这是个麻醉事故，本就和妇产科大夫无关嘛！”

“但是，妈妈和我们，现在只能依靠野中大夫了！如果怀疑他，就没法在医院呆了。”

“我相信他！”

面对姐妹俩的联手夹击，浩平很无奈地闭了口。

高伸从旁听三人的辩论，心中一目了然：容子和香织的看法是血脉相连的家属的自然反应，而浩平的大胆质疑，正是出于局外人的客观立场。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高圆寺的姨妈喃喃自语着。大家顿时都陷入了沉默。正在这时，电话铃响起。容子起身接听电话，一听是亲戚富田医生打来的，就立即将话筒递给了高伸。

“听说是出了大问题？！”

富田医生昨天下午去了趟学会，人不在医院里，所以他好像刚得知邦子的事情。

“我真是挺吃惊的！听说现在人留在了分院，对吧。”

富田医生似乎已经将情况打听清楚了，

“去了那边的重症监护室，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想向您咨询一下……”

因为是亲戚，高伸也就毫不犹豫地开口问道：

“我们都是外行，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您能给解释解释，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隔行如隔山，我也说不大清楚。估计是大脑缺氧造成的后遗症吧。”

“麻醉科的大夫说，是邦子的特殊体质，造成麻药药效过强，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我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吧……”

富田医生说到此处，略作停顿后，又继续说道：

“再简单的麻醉手术，也有可能会导致原因不明的休克。造成这种不良反应的原因，如果不详加调查的话是无法下定论的……”

富田医生似乎也没有把握做出确切的判断。

“我还想再请教一下……”

对于高伸来说，现在最关心的根本不是追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而是今后能否治愈的问题。

“我妻子变成这样，还有希望清醒过来吗？”

“我想，应该是有希望的。”

富田医生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我听说过此类病例，有的病人会在一个星期，十几天，甚至一个多月之后顺利地苏醒过来。”

“那么，也就是说，有治愈的可能啰！”

“那是当然的，千万别灰心！”

此刻，富田医生的一席话，简直就像是上帝的福音。

“谢谢您！”

高伸冲着话筒深鞠一躬。当他放下电话转过身时，发现大家都满怀期待地望着他。

“富田医生去开了学会，今天才听说。”

紧接着，高伸又向大家转述了电话的内容。他告诉大家，哪怕最简单的麻醉手术，都有可能引发不明原因的休克，有的病人在沉睡了一个月之后仍能苏醒过来，所以千万不要气馁。

“你瞧，果然没错吧。”

容子似乎还对刚才浩平质疑特殊体质的说法心存芥蒂。

“哦，有人昏迷一个多月都能醒过来？那就不必太担心了！”

高圆寺的姨妈说完，长舒了一口气。

“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肯定没问题！妈妈最坚强了！”

容子和香织也相继欢呼起来，满座顿时一扫阴云，精神大振。

“那咱们喝一杯吧！”

高圆寺的姨妈颇有酒量，最中意葡萄酒。她利索地从冰箱中取出白葡萄酒，给大家都倒了一杯。

“那么，就让我们为妈妈的早日康复，干杯！”

在香织的倡议下，大家纷纷举杯，畅饮美酒。

“妈妈也喝过葡萄酒吧。”

“妈妈说过，她更爱喝干红。”

“那我们拿去给妈妈喝，说不准就能帮她醒过来！”

“你该不会，想用这方法……”

香织的提议让大家都有些目瞪口呆，但高伸突然也有了同感。

确实，妻子看似是陷入了无意识的昏迷之中，但是会不会只要让她品尝些红酒，就能促使她苏醒过来呢？也许从医学的角度讲，这种念头多少有些愚蠢滑稽，但是谁能全盘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呢？

第二天的夜晚，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画上句号。次日清晨，高伸在上班前绕道去了趟医院。他满怀期待：妻子也许已经恢复了意识。但是现实再次无情地宣告：重症监护室中的妻子依旧沉睡不醒，毫无变化。

转眼到了下午，在妻子即将接受第四次高压氧舱的治疗前，容子突然打来了电话。她兴奋地向高伸转述说，她在候诊室里结识的一位患者家属声称，确实见过有个患者在接受高压氧舱治疗后，第三天就顺利苏醒过来的。

“说不准妈妈也会在今天醒过来呢！”

听了容子的话，高伸的内心里也顿时充满了强烈的期待。

但是，在随后的电话联系中，他反而获知，妻子在接受第四次治疗后，不仅丝毫不见起色，反而出现了低烧。高伸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了起来。好在，妻子在输液之后，很快就退了烧，不过，意识全无的状况并无改善。

本来就做好了长期奋战的准备，绝对不可以再为这些无谓的干扰弄得一惊一乍、时喜时忧了！

高伸反复宽慰着自己，极力保持平静，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话虽如此，但实际情况是，他一整天都没敢离开公司半步。按照日程表上的安排，他应该先到新宿的商场去洽谈中元节商品促销计划，接着顺道去涩谷观摩一个生活文化展。但是因为心里惦记着医院的来电，便全部取消了。

当天下午五点半，副手八木泽特意过来劝说高伸，“下班了，您赶紧回去吧。”虽然高伸也对大家的关心心怀感念，但是源源不断的善心好意，反而让他感到有种不能承受之重。

“不要紧的，请别为我操心。”

高伸断然拒绝了八木泽的提议，一直坚持工作到六点半。离开公司后，他直接去了分院，与守候在那里的容子、香织一起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寿司店。

高伸被两个女儿簇拥在中间，在餐台前坐定。容子忍不住喃喃自语道：

“妈妈也爱吃寿司的。”

原指望在吃饭的时候，能够暂时忘却这场灾难，不曾想，话题还是兜转了回来。

“真想让妈妈也尝尝这种寿司啊！”

听了容子的话，香织向前探出身子，提议道：

“咱们买点回去吧！”

“呃，你想干什么？”

“给妈妈吃呀！虽然没有恢复意识，但总该会饿的吧。”

香织的话确实有些天马行空，但是细想之下，也不失道理。

妻子现在是意识全无，终日昏睡，但是她有呼吸，有心跳，热了会出汗，累了会发烧。除了没有意识，其他一切都很正常。所以香织突发

奇想，提出要“给妈妈吃寿司”，也是情理之中，非常自然之事。

“但是，妈妈真的会吃吗？”

容子左思右想似难认同。香织回答说：

“只要帮她放进嘴巴里，不就吃下去了吗？”

“现在，妈妈是靠输液在维持营养的吧。”

“那些东西，即没味道又没口感的！”

听着姐妹俩的对话，高伸再一次意识到妻子的病情有着诸多不可思议之处。

妻子在麻醉药的作用下，大脑丧失了功能，可肠胃仍是健康的。肝、肾等脏器也应该无甚大碍。妻子的脸部、手部的皮肤一如往昔，这些现象都可以让人给出健康的论断。

“妈妈只是什么也不能说而已呀！”

正如香织所言，如果将人体视作各种器官的集合的话，妻子目前受损的只是大脑部分。从整体的比例来看，仅仅是有限的一个局部而已。

只因为这局部功能的丧失，就认定整个人作废，也未免太过夸张。

然而，这念头仅存在了短短一个瞬间，就被高伸自我否定了。他意识到，这种说法不过是诡辩，自欺欺人而已。因为大脑是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器官，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无论肠、胃、肝、肾等其他任何一个部位有多健康，只要大脑陷入瘫痪，也就宣告了一个人的病情危笃。大脑虽说只是众多器官之一，却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人类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大脑会思考，能够产生思维。如果大脑功能丧失，人也就难以为人了。当然，也许只要有生命体征存在，人还是人，可毕竟是与独立自主的正常人有所区别的。

高伸之所以会觉得妻子病得不可思议，也正是上述的这层原因。

无论是何种生活，只要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

自打妻子入院之后，福士一家的生活慢慢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首先是家务活。以前由妻子负责打理的家务，现在基本上由容子包揽。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后，她会给全家做好早餐。但是，和妻子爱做的热米饭配日式酱汤不同，女儿是以面包、牛奶加蔬菜沙拉的组合为主。

高伸和香织吃完早饭后，大多在八点钟左右离开家，而达彦则会略晚一些。

待大家都出门上班之后，容子会抓紧时间收拾、打扫，在临近中午时分赶往分院。

邦子依旧被留在重症监护室，家属不能自由探视。所以容子每次去医院都会把洗换的衣物、毛巾等必需品送交护士站。

偶尔，她也能获准去探视一下母亲，但大多数见不到的时候，她就从医护人员那里探听母亲的病情。之后，她就会在候诊室一直守候到傍晚。虽然院方明确表示，并不需要家属留在医院，但容子依旧坚持这么做。她希望，至少下午这段时光，能够近距离陪伴在母亲周围。

傍晚时分，容子会和从公司下班绕道来医院的香织结伴回家，一齐动手赶做晚饭。偶尔，她们也会在外面解决一顿。虽然高伸也很想尽早回家，但是他并不希望，因为妻子生病而得到大家的特意关照，所以从第四天开始又恢复了加班，以至于每晚到家都是九、十点钟。

“虽然一直昏睡，但气色很不错哦！”

第四日晚，容子还是精神抖擞地向高伸报告情况，可到了第五日晚，她又略带哭腔地投诉说：“医院里的护士们也太没人情味儿

了！”高伸询问原因后得知，容子特意买来优质的纸尿裤送到护士那里，希望她们能为母亲单独替换，但护士以“医院只使用统一规格的产品”为由，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

“妈妈的皮肤本就不经磨，真是太可怜了！”

听完事情的前因后果，高伸明白：女儿是体贴母亲，用心良苦；而医院的拒绝也无可厚非。家属当然希望尽可能为亲人提供最优质的生活用品，但是人人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进去，医院的护理工作非乱套不可。

“既然有规定，那也没办法，对吧。”

“但是他们可以好好说嘛！怎能满脸不耐烦呢？！”

高伸也隐隐约约地知道，容子和护士之间时有不愉快的小摩擦。不单是拒绝使用她买来的纸尿裤，护士甚至不愿意按容子所要求的那样为病人更换内衣、毛巾等。

当然，在这些具体事情上，很难一概而论孰对孰错。在容子看来，她只不过是希望护士们能善待自己的母亲；可对于护士们而言，她们的工作对象远不止一个患者，对每位家属都言听计从，不仅麻烦费力，还会造成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现象。

但是，归根结底，产生矛盾的根源还是在于，家属无法直接接触到患病的亲人。如果让容子守在自己母亲身边的话，她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护理，而不必转求护士，看人脸色了。

“是护士们工作任务繁重，忙不过来吧。”

“但是，我觉得是她们在糊弄人！”

容子将两家医院的服务态度做了一番对比，对分院护士的麻木不仁意见相当大。

"她们总认为我们是个麻烦！"

哪有医护人员将患者及家属视为麻烦的道理呢？想必还是女儿心绪不佳才过分敏感吧。

"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别往心里去！"

"但是，我亲耳听到一个护工这么说的嘛！她说像妈妈这样，突然转院过来的病人就是麻烦！"

"怎么回事？"

"说白了，咱本来不是这里的病人，只不过是总院临时转来托管的，所以看护起来就不那么上心呗！"

"这怎么可能……"

高伸刚想反驳容子的说法，但细细一琢磨，女儿说得也颇有几分道理。

妻子只是暂时来做高压氧舱治疗的，终归还是要返回总院。对这种临时托管的病患，医护人员不能全心全意护理也是极为正常的吧。

"到今天为止就整整五天了。"

刚到分院时，村木医生说过，会以一周为限，尝试高压氧舱疗法。转眼间，期限将至，可妻子的意识依旧不见好转的征兆。

"别着急，再耐心等等！"

现在，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委屈，他们也只能坚持忍耐，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妻子最终能够平安醒来。

在妻子转院整整一周后的下午，高伸被分院的村木医生请去谈话。

那天，高伸本该出席一个由各部门领导参加的营业会议，他说明了情况后，中途请假赶往医院。虽说大会小会常常有，可是他知道，今天的会议是众多会议当中格外重要的一个。然而，一听说村木医生要找自己当面谈话，他哪里敢耽搁片刻呢？

约定见面的时间是下午三点，高伸特意提早请假离开公司赶往医院。当他和容子在候诊室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护士来通知说，医生临时有事，要推迟一个钟头。因为医院通知说三点面谈，他才特意请假赶来。早知道四点才能见面，他开完会再来，时间也能绰绰有余！高伸本想发顿牢骚，但考虑到对方是医生，可能是被某个急症病人拖住了走不开，他也就隐忍了下来。

父女俩就这样在候诊室足足坐等了一个小时。先前的那位护士小姐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将他们带往一楼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那里也许是护士夜班休息及平时更换服装的所在，屋内摆放着一溜排橱柜，还挂满了白大褂和帽子。

高伸和容子在沙发上又坐等了一会儿，村木医生才手持病历出现在门口。

“让您久等了。”

医生说着，坐在他们对面的圆凳上。看样子他刚刚结束一台手术，口罩悬垂在胸前，外套上还溅有两抹新鲜的血痕。

“尊夫人的情况是……”

医生急不可待地进入正题，

“在我们这里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高压氧舱的治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

“……”

“每天上午、下午各进行一次，下午的时间还相对较长一些，但是病人并没有恢复意识，所以……”

医生说到这里，将目光移向手中的病历本，接着说道，

“到今天为止，高压氧舱的治疗就将告一段落，我想你们也该回总院去了。”

转院当初，高伸就从村木医生保守的表态中隐约预见到，此次治疗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可是如今，医生面对面直截了当地宣布说“治疗无效”时，他还是慌了。他多么希望医生能补充一句，“虽然病人尚未苏醒，但是治疗获得了一定的进展，向好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和治疗前一模一样吗？”

高伸不肯死心，试探性地追问了一句。但是医生的回答简直冷若寒冰。

“很抱歉，好像并无改观。”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毫无效果’，对吗？”

“这我不好说。不过，我们已经尽力了，所以……”

“就不能再继续治疗一段时间了吗？”

“我们没有这样的临床报告，说是超过一个多星期，还能见效的。”

医生的声音颇为自信，令人不容置疑，

“我们也很难承担这份责任。”

话说到这份上，高伸似乎也只能认命了。正当他还在暗自思忖着的时候，医生开导似的劝说道：

“还是尽早回去的好！回到总院，在主治医生的指导下，继续接受治疗多好！”

听了医生的劝告，高伸心中不禁有些愤慨：转院至此，本非所

愿。还不是总院医生说转院好，才来的吗？

“我们已经通知过野中医生了，想必他一会儿就到。后续治疗的问题，你们去找他详谈吧。”

村木医生说完这些，便站起身，想要结束这次谈话。

“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一点请各位家属务必给予理解。”

高伸连“谢”字都忘记出口，木然地目送着医生远去的背影。正当此时，一名帽檐镶有黑边的护士长走了进来。

“医生刚才所说的，两位都听明白了吧。”

懂与不懂又有何分别呢？医生宣布治疗无效，他们也只有接受的份儿。

高伸没有做声。护士看了看手上的资料，接着说，

“现在可以跟我去办出院手续吗？”

“今天就要出院吗？”

“明天也可以，不过，最好尽早办理吧。”

“但是总院那边还没打过招呼呢……”

“这您不必担心。移交的事，我们已经与那边联系过了。如果没有别的事，还请您在这里签个字。”

护士递过来的文件似乎是转院手续和缴费清单。

“但是，我们恐怕没法在今天交费……”

“这事儿不急！都算在总院的账里，所以您只需在此签名就可以了。”

高伸再无理由推拒了。

他签好名字递还回去，护士长说了句“请在此稍候”，就匆匆离开了。

没隔几分钟，另外一名护士提着两个大纸袋走了进来。

“这是您母亲的洗换衣物和洗漱用品，全给您拿齐了。”

容子手忙脚乱地清点了一番。

“没有搞错对吧。”

眼前的一切表明，出院是院方早就决定好了的事情，所以护士们甚至连随身物品也都早早收拾妥当了。容子检查了一遍，点头表示认可。紧接着，刚才的那位护士长又再次现身，对他们说道：

“总院的医生会派救护车，于六点钟前后到达这里，两位能否去候诊室等他？”

事情的发展令他们始料不及，院方根本不容他们表达意愿，三下五除二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了。这份匆忙慌乱，与当初转院来此时如出一辙，都是医生们在发号施令，他们唯命是从。

“我们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高伸不由自主地感慨道。容子也怒火中烧，愤恨地说道：

“他们也太随便了！说了一句‘立刻动身’，我们就莫名其妙地来了。如今，一句‘无效快回’，又将我们打发了。而且，还说什么不见丝毫好转的迹象……”

尽管高伸内心也有诸多不满，但是他还是相信医生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片好心”。

“总之，他们也尽力了，所以……”

“但是，一周的时间都白费了，不是吗？”

正当容子带着哭腔诉说着的时候，野中医生的身影出现在入口处。

他一身藏青色的西服，搭配着一条已过时的条纹领带，手中拿着资料文件。由于光线的作用，只能看清医生的上半身。他正行色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让你们久等！我已经是以最快速度赶来了。真是万分抱歉。”

看到野中医生微秃的前额和柔和的目光，高伸感到了一丝宽慰。

“突然就要求我们出院……”

“好像是高压氧舱的疗效不佳，我也觉得很遗憾。”

“果真再用这种方法坚持治疗下去也没用吗？”

“确实是，超过一个星期以上就不会有效了。不过，我想，这总比没有试过强。”

高伸很难理解此话的含义，于是野中医生继续说道：

“经过一周的高压氧治疗，才维持住了现有状况。如果咱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或许病情会更加恶化呢！”

高伸闻言点头，表示理解这种说法。

“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的！”

确实，高伸也是这么想的。若不然，这一个星期，全家人的祈盼岂不就付之东流了。

“那么，要是能略有好转就……”

“具体的情况必须等我检查过后才能知道。总之，该做的事不能不做。”

野中医生的话语总是令人备受鼓舞。这位大夫一出现，他们心里就踏实，或许正是源于他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吧。

“咱们这就把尊夫人接回总院吧。救护车已经到了，我想他们会直接将病人送上车的。”

高伸抬手看表，指针正指向五点半钟。

“这次回去，我决定将尊夫人安排在紧邻麻醉科重症监护室的单间病房里。”

“妇产科那边……”

“他们的手术已经完成，所以以后就交给我来负责吧。”

“拜托您了!”

如果这位医生给他们当主治大夫，他们会安心许多。高伸低头行了一礼，容子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十分钟之后，妻子出现在了。她依旧横躺在担架车上，口中还插着一根粗粗的管子，全身上下仅有前额暴露在外面。

高伸抑制住跑上前去的冲动，探身张望。

最近一次看到妻子是在转院后第三天，在重症监护室里，几天不见，妻子的额头竟冒出了几道皱纹，脸色也略显苍白。

担架车刚一出现在急救中心入口，等候多时的急救队员就迅速上前完成交接，随即训练有素地将病人送入车厢内。看到妻子面容上的变化，高伸忍不住悄声对容子说道，

“你有没有察觉到妈妈脸上的变化？”

“爸爸也看出来了吗？”

“是有点苍白，会不会是灯光的效果啊？……”

“我两天前看到妈妈时，也是这样以为的。”

两个人正说着话，野中医生来到他们身旁，为他们打开了急救车的后门。

“请上车，靠着你妈妈坐吧。”

和七天前转到分院来时一样，担架车摆放在车厢正中，野中医生、高伸、容子和两名急救队员分坐两旁，细心看护。

正值晚高峰时间，救护车一路笛声长鸣，在拥堵的车道中迂回穿梭，奋力前行。三十分钟后，救护车终于抵达了目黑总院。众人簇拥

着担架车直奔病房而去。

高伸、容子与担架车分乘两部电梯，他们在三楼护士站略作停留，重新办妥人院手续后，跟着护士来到了病房。

新病房是紧邻中央手术室的重症监护病房旁边的单间，似乎是为特殊病号单独预备的。这里离麻醉科的诊室极近，二十四小时都能置身于医生的监管之下。高伸父女对此安排颇为放心。而且，这间病房面积远远大于先前的妇产科病房，入口处设有屏风遮挡，旁边是一张长沙发，可供陪护的家属休息睡觉。病床则安置在房间深处，与窗户平行。床头边，监控心电图、脑电波的显示仪以及呼吸机等设备一应俱全。

“还是有个病房，才让人踏实啊！”

容子很满意地打量着这间宽敞的病房。

“大概不用再搬来搬去了吧。”

“野中医生特意准备的，应该没问题吧。”

“只是，这到底是哪一科的病房呢？”

确实，这里和妇产科不在同一幢楼内，医生、护士也是全新的班底。

“大概是重症监护室的一部分吧。”

暂且不用管它隶属哪个部门，只要今后能随时随地见到妻子的面，高伸就心满意足了。

十分钟后，野中医生走进病房。在分院出现时，他还穿着藏青色的西装，此刻已经换上了外科专用的白大褂。

野中医生一边观察妻子的面容，一边测算她的脉搏。紧接着又翻看眼睑，用笔形电筒探照瞳孔，随即又按压了两下太阳穴。当医生做着这一系列检查时，妻子依旧默默无言地静卧着，没有丝毫的反应，

医生的手刚一移开，她的眼皮又闭合了。

野中医生接着又解开了妻子身上的睡衣，检查完胸部，又在两名护士的帮助下，将其身体侧转，检查整个后背部分。

此时，夜幕初降，在明晃晃的荧光灯下，妻子的每一寸肌肤都暴露无遗。

面对这久违的躯体，高伸有些羞赧地偏过头去，可医生却毫不避忌地察看了个仔细。当检查到纸尿裤遮挡着的后腰部分时，医生轻轻地侧过头，面露忧色。

医生的这个表情到底有什么含义，高伸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接下来，医生说的话让他恍然大悟。

“这可不妙……”

原来，妻子由于长时间处于同一种卧姿，后背到腋下周围的皮肤略显发黑，甚至还有几处小小的垢斑。

“立即给病人清洗一下！”

听到医生给护士下达的指令，高伸几乎可以想象得出妻子在分院里的境遇。

重症监护室里收治的都是病重的患者，光是监控呼吸、监测血压之类的、与性命攸关的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有多余的功夫为病人翻身、清洁身体呢！

虽然他也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当他亲眼看见妻子身上脏得出垢时，真可谓是痛心疾首。

妻子虽然口不能言，但内心深处一定希望自己全身上下干净清爽吧。她一定希望能有人为她用湿毛巾擦拭全身，条件允许的话，甚至好好泡个澡，彻底痛快一下。妻子不会说话，她只能默默无言地横躺

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

医生又掀开床单，细心地检查膝盖以下的部位。

双腿的皮肤上也随处可见黑斑，用手轻轻一碰，污垢就扑簌簌地往下掉。

“今后，绝不会再让你遭这种罪了！”

高伸极力抑制住自己想要叫喊出来的冲动，在一旁观察妻子袒露在灯光下的躯体。

“检查一下头部。”

护士遵照医生的指令，解开了妻子头上的白布。一个被剃去头发的光脑壳赫然映入眼帘。

这之前，在分院的重症监护室也好，在回来的救护车上也好，高伸见到妻子时，她的头上都有头巾，所以根本没有留意到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

“那边的护士可能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吧……”

野中医生紧接着为他们说明了给患者剃光头的原因。

“当病人失去意识，大脑严重受损时，我们会提前将头发剃掉，以便随时实施手术，抢救病人。”

此话不假，病人随时都有可能接受开颅手术。提前剃掉头发可免去事到临头时的手忙脚乱。再者，剃光了头，也便于医生观察头部的细微变化。

“那么，一直要这样……”

“这样既卫生，观察起来也一目了然，对吧。请把头部也清洗干净！”

由于此前，妻子头上一直缠着白头巾，所以高伸认定，头部是碰不得的。谁知，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光溜溜的脑袋并无特异之处，兀自

在荧光灯下反射着光芒。

这颗头颅为什么会失去了意识呢？外观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呀！

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圆圆的头盖骨下面，大脑也许正在苟延残喘，渴求氧气的解救，说不准一部分脑组织正面临土崩瓦解，生死存亡的考验呢。

遵照医生的吩咐，护士开始用蘸着消毒液的棉团清洗头皮表面。

虽然不及后背那么脏，但是头皮部分也积聚了相当多的污垢。用过的棉团很快由白变灰黑，愈发反衬出擦拭过后的皮肤洁白炫目。看着妻子洁白发亮的光头，高伸不禁悲从中来。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脑袋会没有意识呢？既没有外伤，又没有长肿瘤，为何就是不能睁开眼睛和我说句话呢？

高伸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妻子的实际病情。

护士为妻子简单地擦洗了全身，重新缠上头巾，换上新睡袍。一切料理完毕已是晚上八点钟。

妻子依旧微微地闭着双眼，或许是心理作用，高伸总觉得妻子的表情柔和了几许。

野中医生又复查了邦子肘弯部的静脉，打开了输液管的开关，继续开始输液。

“我想，今天的工作基本上全妥了。”

野中医生说完，又为他们介绍了身旁的两位护士。

“如果有什么情况，请与她们两位联系。我就在手术室或这附近，她们能找到我。万一找不到，重症监护室那边还有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医生。”

“我们可以留宿病房吗？”

“这里有人全程特护，所以各位不必担心。当然你们也完全可以在此过夜。”

“那么，今晚我们还是留下来吧。”

“好的。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跟我说，请别客气。”

野中医生说完，行礼告辞退出了病房。这位大夫一如既往，事必躬亲，真诚可靠，和妇产科以及分院医生冷漠无情、公事公办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充满了人情味。

“一开始就留在这里多好啊！”

容子心里充满了对分院医护人员的怨愤之情。

“但是，那边也是必须去的吧。”

不管结果怎样，高伸依旧希望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还是野中大夫为人亲切热情啊！”

确实，高伸也很佩服野中医生的细致周到。

“大夫是因为自己有责任吗？”

“责任？”

“是他负责麻醉的吧？”

“但是，并非是他失误造成的吧。”

“那倒也是！”

晚上八点过后，四周变得鸦雀无声。之前还能听得见护士们的说话声、脚步声，此刻全都销声匿迹了。

“今晚怎么办？”

“我要留下来！”

病房里有沙发，又开着暖气，可以保证一个人舒适地睡在这里陪护。

“我去泡杯茶。”

容子说完，离开房间去护士站要开水。不一会儿，她回来描述说，

“这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好恐怖哦！只能看见对面重症监护室和护士站的灯光。咱们孤零零的，周围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但是有开水供应吧？”

“护士带我去了。盥洗室、卫生间好像也都是工作人员专用的。”

容子一边将暖壶里的开水倒入茶杯，一边说着，

“这里果然有些特殊。看样子，也许就是重症监护室的一间病房。”

后续治疗中，主治医生换成了野中，护理工作也由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负责，所以难怪容子会有这样的推断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这里不许一般人进来的。咱们进来时，不也看到‘严禁入内’的招贴了吗？”

容子提到的招贴，高伸也确实注意到了。

“那大夫一定是费了很大劲儿，才让我们住进来的。”

是否费劲暂且不论，野中医生特意为他们做了精心安排，已是再明白不过了。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呆多久呢？”

容子问完，像是想让妈妈听见似的，看着病床的方向。

“一定不会呆太久的哦！”

容子似乎也获求父亲的认同，但高伸信心不足地答道：

“应该没问题吧。”

“我真希望妈妈早日康复，跟我们一起回家去！”

这其实正是高伸及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大脑

从四月中旬开始，也就是妻子在手术中意外丧失意识的第八天，他们又回到了总院，邦子开始接受正式的治疗。

当然，这并不是说，院方在妻子手术出现变故后，整整一个星期内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实际上，当天晚上医院就立即安排他们转入分院，去接受高压氧舱的治疗。只不过，妻子虽然在那里接受了特殊的针对性很强的高压氧舱的治疗，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细致入微的护理。这当然是因为临时转院托管的病人，对方医护人员不情愿多投入精力造成的。

总之，对于高伸一家而言，如今回到总院之后，妻子的治疗工作才算是真正地运转开来。

他们从主治医生野中那里了解到邦子目前的基本病情和如下的护理要点。

呼吸、脉搏正常，血压也基本平稳，保持在85－120之间；抽血化验的结果显示，血球成分未见异常，肝功能也正常。从外观上看，四肢处有轻微浮肿的迹象。这是由于病人长时间躺卧，引发心肺功能下降所致，所以也是无可避免的，短期内并无大碍。

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护理工作。子宫肌瘤术后的伤口业已顺利愈合，回总院后不久就拆线了。考虑到病人倘若长时间保持平躺姿势，会对后背、后腰处的肌肤造成压迫，久而久之必有引发褥疮的危险。为防患于未然，护理中拟采取一日多次变换体位的方法，甚至要在一些受力点上加垫软枕。同时，要坚持为邦子活动四肢，以防止关节的硬化。

病人的饮食，目前采用的是鼻腔插管，推流食入胃的方法。据说下一步将有所改变，即直接从锁骨处的静脉往血液中注射营养素。

消化、吸收方面目前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要密切关注排泄物的清洁处理，以防止病人尿路感染。

邦子整个病情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障碍，由大脑缺氧造成的后遗症依旧没有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

为了尽早改善症状，医生拟选用可加速脑细胞活动的催醒剂。虽然该药剂价格昂贵，但是目前首选它来担纲治疗是最理想的。

在进行一系列新的药物治疗的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观察，以防出现脑水肿、脑压亢进等不良后果。

野中医生为他们说明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大致就是以上内容。

“请您多多费心！”

在高伸看来，现在只能将一切都托付给医生。所幸的是，这位大夫不仅肯给他们做出耐心细致的说明，还每天亲自到病房探视两至三次，所以高伸心里踏实了许多。

在确定下治疗方案后，高伸一家的生活又重新做了调整，以配合新的一轮治疗。

和转去分院时的待遇完全不同，现在不仅有单人病房，而且房内还有一张可容一人留宿的沙发，所以家人留在医院陪护变得非常顺手。

容子不用上班，因此这段时间就由她留宿病房陪护母亲。

香织虽然每天都要去公司上班，但她总是在下班时绕道来医院探视，有时还和容子交替留守。

高伸和达彦也常常会在下班之后顺道过来探望。由于医院就在目黑，离高伸的公司不算远，所以他偶尔还会趁外出之便，临时过来瞧瞧。

除此之外，高圆寺的姨妈和千叶的娘舅也经常来探望并帮忙照顾，所以看护的人手倒也十分充裕。再说，真正复杂的看护工作，如变化体位、替换内衣等，较为麻烦费力的任务，都有护士们从旁协助，病人用餐也只是通过鼻孔直接送入胃里，所以陪护起来并不十分费劲。

邦子现在意识全无，只知道卧床昏睡，所以并不像普通患者那样脾气差，爱抱怨，是个极其省心的病人。陪护时，只需留意她因咳嗽或无意识地挪动胳膊而弄歪的输液针头罢了。医院方面说过，并不需要家属二十四小时的陪护，但容子和香织都表示要尽可能地陪着妈妈。她们表面上只强调说“把妈妈一个人留在这儿太可怜了”，而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希望妈妈一醒来，就能看见自己！”

“看到我在身边，她会说些什么呢？”

高伸也对这个答案饶有兴味。是啊，如果妻子苏醒过来，看见自己在身边，会说什么呢？

“老公，怎么啦？为什么不去公司上班呀？”

若是白天，她一定会这么问。如果是晚上，她也许还会揶揄几句：“今晚，怎么不去找漂亮姑娘呀？”

“我小的时候，一醒来，看到妈妈的大眼睛正注视着我，我就会特别开心！”

香织幸福地回忆道。她果然能够如愿地出现在妻子苏醒后的第一眼视线中吗？关键是，妻子真的会苏醒过来吗？

高伸每天在日历上划一个×，以计算妻子昏迷的天数，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积累到了第十个。

回到总院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下午，高伸独自一人陪伴在妻子身边。

以前，他总是在下班后才去医院，病房里一直是容子或香织在陪着。而这天是周日，妻子的病情也比较稳定，所以高伸提出自己单独陪护，好让女儿们放松一下。

“但是，爸爸您一个人能行吗？”

女儿们一是害怕父亲不会看护，二来也担心他要护理母亲下体时的尴尬。

尽管他身为人夫，但是遇到像给妻子换纸尿裤、检查导尿管这类的活，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在高伸那一代人眼中，似乎很难认同一个大丈夫去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他愿意做，妻子也未必会乐意接受吧。

女儿们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临走前，特意换好新的纸尿裤。

“这样坚持到傍晚都没问题哦！”

女儿们交代完开门走了，房间内顿时陷入了沉寂。他转过身，看见妻子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有多久没有与妻子享受过二人世界了呢？

仔细算下来，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光真是少得可怜，他们的生活好像总是围着其他家庭成员转。

最近的一次，是妻子临住院两周前的一个周日，高伸九点钟起床后正要去餐室，察觉到家中只有妻子一个人，正在阳台上给花浇水。他开口询问孩子们的去向，妻子回答说，各自约了朋友，都出门去了。

或许，上了年纪之后，他和妻子共处的时光会慢慢变多吧。他清楚地记得，这是当时，他一边注视着妻子略显粗壮的腰身，一边无意中做出的联想。那时的妻子多么健康，能说会动，可他却几乎一声不吭，看完报纸，就一直呆呆地守在电视机前。

时光飞逝，一晃都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高伸环视四周，仿佛要确认房间是否还有外人一般，慢慢靠近床边。

午后柔和的阳光，钻过蕾丝窗帘，铺洒在妻子的脸上。

自打年轻时起，妻子就很讲究容貌的清爽整洁，可如今她的口鼻处都插入了导管，还在脸颊上留下了淡淡的暗影。妻子依旧双目微合，表情平静。也许是久卧病床所致，她的脸色略显苍白，但并没有浮肿的迹象。

高伸在床边站了片刻，微微俯下上半身，将脸凑到妻子跟前。

结婚二十五个年头了，妻子始终近距离地陪伴在他左右。但是他们如此近身贴面的凝望，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当然，热恋时期，他们也经常相互深情对视。只是共同生活以后，就再也没有过这样亲昵的举动了。

现在，高伸带着久违的心情，近距离地凝视妻子的脸庞，忽然他有了新的发现。

在自己的印象中，妻子面部只有左颊和右唇边各有一枚黑痣。没想到今天细看之下，右颊和下巴上也有几颗。包括细小的在内，大大小小总计十余个。皱纹也是如此，不单单是眼睛周围，连额头、脖颈上都有。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色斑。

年近五旬，无论男女，出现皱纹和色斑都是在所难免的事。

回想当年，他和妻子是在网球俱乐部里初相识的。那时，妻子风华正茂，年方二十，而高伸也不过刚大学毕业。现在，妻子的身材是发福了不少，但是高伸当初向她求婚的时候，妻子娇俏可人，身上的迷你短裙有着说不出的合适。虽然球技并不出众，但是性格活泼开朗的她，颇受男孩欢迎，追求者不乏其数。

高伸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抱得美人归。一眨眼，二十五年的岁月已悄然逝去。现在，妻子脸上的皱纹与色斑，恰恰是他们共同走过的漫长岁月的印记啊！

“老婆，辛苦了！”

高伸忽然就有了向妻子倾诉的冲动。

日常生活中自然少不了磕磕绊绊，他们两口子也时常拌嘴、争吵，有时甚至会不理睬对方，但是抛开这些旁枝末节的小插曲，高伸还是想说，如今的生活有着妻子一大半的功劳。

“谢谢你！”

高伸在心中默念着，温柔地轻抚妻子的手臂。

妻子的左臂裸露在床单外面，肘弯处插着输液的针头。高伸顺着她的胳膊一直慢慢摸向手腕、手掌。

妻子的手握成拳状，所以他替她将每一根手指掰开、抚平。女儿们曾经说起过，妻子掌心会出汗，常有汗酸味。果然，现在自己摸上去也觉得有些潮湿，似乎还有些轻微的肿胀。

高伸用毛巾替妻子擦拭掌心，然后轻轻地握在手中。

柔软而又温暖的感觉。高伸体会着这份温暖，不经意地抬眼望向妻子的脸庞，于是他赫然发现，妻子原本紧闭的双眼睁开了！

“啊……”

高伸不由自主地叫出声，重新打量妻子的脸。

一直沉睡中的妻子真的睁开了双眼，正直勾勾地看着他。高伸刚才既没有呼唤，也没有倾诉，他只是抓着妻子的手，体会着她的温度而已呀！

“喂……”

他开口了。小女儿香织还一直希望，妈妈醒来时，能最先看到她的模样呢！如今妻子醒了，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脸！

“是我呀！你认出来了吧！”

妻子没有回答，眼睛仍旧盯着他。他甚至在妻子棕色的眼眸中央看到了自己的脸和身穿的白衬衫。

“是我，阿高呀！”

两人新婚之初，妻子将高伸的名字略去后面的“伸”字，一直喊他“阿高”。所以他特意使用了这个老称呼，想帮助妻子迅速认出自己。

“我是阿高啊！”

他再一次握紧妻子的手，呼喊着。

“你认出来了吗？”

高伸一面紧握妻子的手不放，一面又腾出另一只手轻轻地摇晃她的肩膀。他晃动了几次之后，妻子的嘴角微微偏了偏。

“你想说什么？”

妻子的右嘴角动了动，微微张开来。

“你醒了，对吧！你认出我来了，对吧！”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或许她将永远不再醒来。高伸心里有些发急。

“是我呀！你快起来！”

高伸不由自主地去拍打妻子的脸颊，妻子下意识地将头一偏，同时，上下眼睑如照相机的快门一闪，“刷”地闭上了。

“喂，不行呀！你不能睡呀！”

无论高伸怎么呼唤，妻子都紧闭双眼，仿佛疲倦至极，不想再睁开。

高伸一时间恍如置身于梦境当中。

虽然现在妻子双目紧闭，但是就在刚才，她确实睁开了双眼，瞧

着自己，还动了动嘴唇想表达什么。无论别人会怎么说，这些都是高伸亲眼所见，千真万确的事实。

高伸立即按响了床头铃，与护士站取得了联系，通报了妻子睁开双眼的情况。

很快，一位资深的护士赶了过来。她细细观察，又连声呼唤了两三声，确认没有任何反应之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很遗憾，病人好像并没有苏醒。”

“可是，她刚才真的是睁开眼睛了……”

并且，妻子是在高伸握住她的手时睁开眼睛，而在他兴奋地想去拍打她的脸颊时，侧过头去闭上双眼的。

这样的举动难道不能证明，妻子在刚才的那一瞬间里，确实已经恢复了意识吗？

但是，护士的话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希望。

“即使昏迷中，病人也常常会睁开双眼的。”

这怎么可能？高伸难以接受这样的结论，但护士检查完输液瓶和导管之后，交代了一句，“水快挂完时，请告诉我们一声。”就离开了房间。

当房间里再度剩下高伸一人时，他又弯下腰，抚摸起妻子的手臂，从手腕到手指，然后捏在自己的掌心。

他按照先前促使妻子睁开眼睛的动作程序，连续试了两遍，可妻子仿佛忘记了一般，闭着眼睛，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刚才的一切果真只是个偶然吗？那双眼睛真的只是无意识，无目的地睁开又闭拢的吗？

高伸难以置信地反复自问着。

“好歹，刚才的那一瞬间总该是清醒的吧。”

哪怕是短短的一瞬间，只要妻子有过反应，这本身就足够重要。退一万步说，就算她尚未真正苏醒，只要能够暂时睁开眼睛，也许就预示着她不久就会真正地苏醒！

想着想着，高伸的情绪渐渐地高涨起来。

只要给她一定的刺激，妻子是会有反应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间。至于这刺激到底该怎样给，他暂时还说不清楚，不过他似乎看到了进行此类尝试的价值。

“喂，你刚才是醒着的吧？”

高伸又一次试着问妻子。

“刚才，你确实看见我了吧！”

然而，无论他怎么问，妻子都充耳不闻，兀自昏睡着。

傍晚时分，高伸终于盼来了女儿们，他忙不迭地将下午发生的一幕讲给她们听。

“我握着你妈妈的手，她就睁开眼睛看着我了。”

虽然要和盘托出自己趁女儿们不在，偷握了妻子的手，这令他多少有些害羞，但是他还是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容子听完点头说道：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替妈妈擦身子的时候，她会悄悄地睁开眼睛哦！可是那感觉和清醒的状态不大一样！”

“刚才护士也是这么说的，不过……”

高伸还是不死心，

“虽然光跟她说话是没有反应，但是一接触她的身体，说不准她真能感觉到。”

“那么，后来怎样啦？”

“我以为她有反应，就跟她说话，但是，她又把眼睛给闭上了。”

“我当时也和您想法一样。可是，之后又擦了几遍身子，还抓住她的手，但是有反应的就那么一次！”

确实，高伸也试过反复多次握住妻子的手，但是妻子始终闭着眼，再没有任何回应了。

“那难道，真是偶然反应吗？”

“可是，她确实清清楚楚地睁着眼，而且还动了动嘴唇呢。”

“那说不准是认出爸爸来了吧。”

高伸内心里希望事实如此，但是他有些信心不足。

“爸爸，虽然我并不想说出来，但是医生确实告诉过我，这与苏醒过来是两码事。”

尽管事实如此，但是妻子的这个动作还是很接近有意识的状态。就算是一厢情愿，高伸也要坚定地相信，妻子正一步步地朝康复阶段迈进。

“或许，给她些刺激会收到效果。”

第二天，容子将此事告知了野中医生。医生给出的意见是，仅凭这些举动不能说明病人已经苏醒，不过值得尝试一下刺激疗法。

听了医生的专业意见，大家立刻商议具体的可行方案。结果他们一致决定，先给邦子在耳边放点儿音乐。

“妈妈年轻时，爱听什么音乐来着？”

被女儿们一问，高伸还真有些答不上来。六七十年代，他和妻子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本土正流行着美空云雀的《伤心的酒》，同时，西方的披头士也传入国内，在年轻人当中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狂潮。于是，他们经过遴选，将妻子一直钟爱的岸洋子的《恋爱的心》以及披头士的《密歇尔》等几支歌曲录进了磁带。

另外，他们还将包括高圆寺的姨妈在内的全家人的声音也录了进去。

他们认为，在邦子耳边播放这些声音以刺激她的听觉的同时，也要刺激她的视觉神经，在她眼前播放些电视节目。

这类刺激疗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难点，那就是分寸把握的问题。教科书上没有细致的说明，野中医生也给不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大家都认为过犹不及，太多了反而会变成负担，造成邦子疲劳过度。所以他们暂定，每次播放三十分钟，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两次。

另外，他们还决定，在白天尽可能将邦子的身体调整为半卧姿势。这样一来，邦子的视野可以更开阔，头部更易于活动，还能够促进内脏器官的正常运转，以达到预防肺炎的目的。

“一下子让妈妈听到那么多声音，她一定会很吃惊吧。”

容子说完，香织也认真思索起来。

“要是我，听这种曲子肯定醒不了！”

“你当然是爱听B’Z或者米米俱乐部的啰！”

“要是姐姐，那就得放浩平哥的甜言蜜语了吧！”

和妈妈一起欣赏音乐，女儿们也变得活泼热闹起来。

说到底，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妻子的大脑。

表面看来没有任何的损伤，可就是不能恢复意识。野中医生解释过，这是由于在麻醉作用下，大脑一时供氧不足造成的意识丧失，也

就是所谓缺氧造成的后遗症。

对医学一窍不通的高伸当然只能相信医生给出的结论。但是他想不通的就是，大脑都已经严重受损，甚至达到意识全无的程度，为何眼睛还能转动，吃下去的食物也能消化、吸收并且排泄出来呢？针对他的这一疑问，医生解释说："这是因为，虽然大脑严重受损，可脑干依旧健全的缘故。"

"脑干"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所以医生为他做了追加说明。人类的脑组织可分为居于外侧的半圆形的大脑和位于中央下方的脑干两部分。

其中，大脑部分就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我们人类看到什么，思考什么，表达什么，悲也好，喜也罢，总之一个人应有的各种自主行为都是由这里发出指令。换句话说，大脑部分操控着与人的意志、情绪相关联的所有活动。而脑干部分不同，它负责执掌消化、吸收、排泄，以及呼吸、血液循环、汗液分泌等等，一系列最基本的生命体征的正常运转。

脑干部分不同于大脑部分，它的活动与人的意志无关，而是与人的性命息息相关，一旦这一部分受到了损坏，人就难以存活，转眼间便要宣告死亡。

妻子此时还会眨眼，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反应，这就如同一只小飞虫快要钻进眼中时，人体出于防御的本能而必须闭眼一样。

"食物送入胃中，她会消化、吸收、排泄；屋内温度高，她就会出汗等等，这一切都是由脑干控制的活动。"

确实，妻子会无意识地吸收由鼻腔导管送入的流食，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代谢出体外，所以并未出现明显的消瘦迹象。

“只要脑干部分工作正常，病情就不会突然恶化。”

虽然野中医生能将这些知识讲解得非常透彻，但关键的还是要解决恢复意识的问题。

至于病人何时能恢复意识，医生似乎也没有什么把握。

“大脑神经，异常敏感，且纤细脆弱，所以……”

正因如此，大脑一旦受损，恢复起来就格外艰难了。

每天清晨，高伸都是在满怀的期待中醒来。

或许今天，妻子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吧。

高伸睁开眼睛赖在床上，想像着在刚刚过去的长夜，情况已经悄然好转。每当电话铃响起，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医院传来的快慰人心的喜讯，便忙不迭地竖起耳朵听。

然而，转回总院已经一个星期了，陪护在病房的容子却没有传回任何音信。

今天早上还是没有好消息吗？他总是在这份失望中，情绪低落地洗脸、更衣。

妻子缺位的日子一久，高伸的日常生活也深受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家庭卫生。虽然容子或香织每天也进行打扫，可总会留下些死角，积满尘埃，显得杂乱无章。厨房也是如此，水池中一天到晚泡着该洗的碗筷，难得有干净清爽的时候。需要清洗的衣物，如衬衫、领带之类，他会让女儿们帮忙送到车站前的干洗店去，但是换下来的内衣即使丢进洗衣机里，也没人能及时帮他洗干净。家里的

生活垃圾，她们倒还能按日子分装进垃圾袋里丢出去，可是其他的空纸箱、旧杂志之类的废品却是与日俱增，俨然要填满家中的各个角落了。

一个家，主妇不在，果真就会乱套到这种煞风景的地步了吗？

高伸再一次意识到妻子存在的重要性。

主妇是家庭的灵魂，妻子的缺位，不单单是家庭卫生每况愈下，甚至危及到家庭的和谐，让一家人变成一盘散沙。

家里乱糟糟的氛围，令儿女们相继显露出倦怠之态。

这既是没人打理家务，生活上出现诸多不便之故，也是没有母亲的家庭，寂寞冷清所产生的消极反应。

“再这样下去，非得请个钟点工来了！”

高伸一边在想，一边就着牛奶，塞了几口香织烤好的面包，便出门上班去了。

公司的业务并没有因为妻子的病情而停滞下来，相反的，反倒更为忙碌了。他不仅要在新年度拓展新业务，还要抓紧时间设计出今年岁末的促销计划。

按往年的惯例，香皂都是以赠品的形式捆绑销售。可是，最近由于品种翻新，花样繁多，香皂销量的好坏往往都取决于企划部门创意的优劣。

几年前，玫瑰皂业公司就与法国著名的品牌成功结盟，借助该品牌的号召力，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多款新产品。比如，用他们本公司的三色花型香皂，配搭上一条著名品牌标记的毛巾，作为组合套装上市销售。在突出高品质和实用性的前提下，加入巧妙的设计和搭配，彰显出高贵华丽气质，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同。

然而，这一领域竞争异常激烈，靠普通的点子已经无法战胜其他

公司的产品。

关于今年的岁末商品，高伸目前正在酝酿一个新创意——香皂变身计划。

换句话说，就是实质不变，让产品依旧具备香皂的一切功效，取而代之的是在外形和包装上下工夫。

比如说，不再将香皂包装成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模样，而是仿造成奶酪的形状，打造成圆形。很久以前，高伸就开始留意奶酪产品的外包装了。他认为奶酪产品华丽、多变、妙趣横生的包装风格同样适用于香皂。

其他液态的洗剂也如法炮制，摒弃一直沿用至今的单调的长方形容器外观，改用红酒的造型，外面再裹以特别的米色或绿色包装纸。

这样一来，多款洗洁精并排摆放在厨房时，便能达到就像各色高档红酒陈列的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趣味盎然。

只是，新包装也会带来一些隐患。万一有粗心的顾客真把香皂当成奶酪，把洗洁精当成红酒，便会引发误饮误食的麻烦。

为避免此类的纠纷，必须事先在外包装上加注警示说明。总之，正因为市场上鲜有这种包装的同类产品，预计到时定会博得不俗的人气。

“这主意倒是挺别致！就这么定了，放手去试吧！”

负责主管企划工作的副经理年富力强，思维活跃，对高伸的新创意倍加赞赏。

只要得到了副经理的首肯，新方案就等同于顺利通过，剩下的工作便是具体实施而已。不过，他的最终的设计稿还需早日完成才行。

全神贯注于工作时，高伸会暂时忘却妻子的病情，然而，每当工作告一段落，稍作喘息之后，他又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妻子来。

当然了，新婚燕尔时，工作之余他也常常会想起妻子，常暗自揣测她在做些什么。而此刻，他想起妻子来，更多的是希望能赶紧回到家，一边吃着妻子为他准备好的可口饭菜，一边观看电视里转播的棒球赛。也就是说，与当初甜蜜温馨的激动相比，此时更多的是种平和安宁的渴望。

高伸这么表白的话，也许会有人要说，这并非是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他心底的这份平和安宁，不正是证明了他对妻子的无条件的信赖吗？

不管怎么说，一个工作累了、想喘口气的男人，能够想到妻子、想到家庭，实在是一种幸福。

说实话，这之前，高伸并没有认识到这其中的重要性。

由于妻子、家庭带给他的这份平和安宁总是不离左右，唾手可得，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并没有刻意去冠以“幸福”二字挂在嘴边。但是，如今，回到家中，既见不到妻子的身影，又见不到热饭热菜时，他才体会到这其中的宝贵之处。

“您是不是有些累了？”

一天，高伸处理完手头的工作，整个人瘫靠在椅背上，正神思恍惚地抽着烟，八木泽走过来询问道。

“噢，没什么……”

被人突然一问，他下意识地应付了一句。八木泽放低声音提议道，

“要不，一起去喝一杯吧？”

一直以来，公司同事结伴出去饮酒时，大多是由高伸发起倡议，八木泽等人随声响应。

“上‘御福’去散散心好吗？”

“御福”是位于新桥的一家吧台式酒馆。八木泽的提议让高伸意

识到，他已经有两个月没去光顾了。

“是啊……”

高伸一边掐灭烟头一边思忖着。要是接下来上酒吧去，定会遇到那位熟稔的妈妈桑——一位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和一群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

“对不起，我今天就不去了。”

拒绝了八木泽的邀请之后，连他自己都有些想不明白。妻子又不在家，回家干啥，为何不去喝上一杯呢？

临近四月末，也就是妻子返回总院十天之后，高伸约会了惠理。

上一次幽会，还是妻子动手术的前夜。掐指算来，他们已有两个多星期未曾碰面了。这期间，俩人倒也并未完全断了联系。一次是高伸打过去，再一次是惠理主动打过来的。

第一通电话里，高伸把妻子昏迷不醒的手术结果告知了惠理，第二通电话，自然也免不了要谈及妻子的病情，所以交流都是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的。

一直以来，高伸和惠理在交往中，都极力避免触及妻子的话题，而现在张口闭口都要聊到妻子的病情，自然会影响到两人谈话的情绪。再加上因为手术前夜的约会，耽误了自己探视妻子的机会，高伸心中一直深有悔意。妻子病情危笃，自己还要继续约会其他的女人，岂不是太不检点了？在他的意识深处，潜藏着这样的愧疚之情也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仔细想来，没有任何接触的两个星期，或许正是他用来平复上述心情所必需的时间吧。

但是，就算现在暂时平复了心情，也无法将一切事实全部抹平。

只要妻子的意识一天不恢复，他的羞愧之心也必将持续一日。然而与此同时，他又那么渴望与惠理见面，希望她能安抚自己的心灵。换句话说，这两个多星期，他就一直摇摆在两种完全相左的情绪之间，现在，后一种情感终于占据了上风。

这次见面，是高伸提议的。他主动打电话向惠理发出邀请，还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了银座大厦三楼的一家高档西餐厅。

此前，若非如生日之类的特别日子，他们两人大多会去吧台式小餐馆，或者关东煮、烤肉铺等小吃店。但是这一次，高伸打破常规，特意预定了银座大厦的高级西餐厅。

至于为何要这么做，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也许是想表达与惠理约会的兴奋心情，抑或是对久未联络的补偿吧。再者，就是西餐厅明快宜人的浪漫氛围，更便于愉快交谈之故吧。总之，高伸就是想借此番与惠理见面的机会，暂时忘却妻子重病的事实。

高伸在预定的餐厅望眼欲穿，约会的时间过了十分钟，惠理才翩然而至。

时隔半月再次相逢，惠理愈发显得青春可人。只见她身穿一件白色丝绸衬衫，外罩一套洋溢着初夏气息的茶绿色套裙。在医院里看多了形形色色患者和家属们晦暗苦闷的神情，惠理活力四射的装扮着实令高伸眼前一亮。

“好久不见……”

“你瘦了！”

确实，近来休息不足，外加饮食不规律，已影响到了自己的身体。

高伸并不希望惠理联想到这是妻子病重的缘故，他微笑着举起高脚杯。

"我可是好久没喝酒了。"

"工作忙吗?"

上次见到惠理时,他正在为那个海边新落成的酒店忙产品创意,惠理还为产品推介方案提供了中肯的意见。

"是啊,这不,又在忙岁末商品的计划呢!"

惠理点点头,随后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

"你太太的情况怎么样了?"

高伸内心极力想避开这个话题,但二人都惦记着此事,不交代清楚,根本无法进行其他的对话。

"还算比较稳定吧……"

他记得,上一次打电话时,他有些夸张了妻子的病情。

"那么,意识呢?"

"还是没有恢复。"

高伸想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是惠理却似乎反而更加在意了。

高伸不由得领悟到,妻子病重的事实已经在两个人之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如果妻子依旧身体健康,那么两个人在餐间的闲谈中就根本不会出现关于她的任何话题。

"那么,你每天都要去医院了吧?"

"也不是每天都去。"

"真是辛苦你了……"

高伸一边介绍妻子的病情,一边渐渐体会到自己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在惠理面前,如果无视病情危重、昏迷不醒的妻子,一味表现出久别重逢的欢喜,势必会让她认定自己是个冷血之徒。可是,如果

他因此就喋喋不休地描述妻子的遭遇，又等于是在向她宣布自己对妻子的炙热爱情。

因此，他想尽快将关注的焦点从妻子的问题转移到别的话题上去。

比如，他可以就现在正在筹划的岁末商品的方案，向惠理征求些意见。惠理在城市饭店这种人员流动频繁的地方工作，对时尚风潮的把握一向颇为敏锐，所以，她的审美直觉很值得参考。

他们还可以绕开工作方面的话题，聊一聊最近看过的影视作品，甚至还可以讨论黄金周的计划，确认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以便调整日程安排加以配合。

以前，他俩聊到这类话题的时候，总是嫌时间过得太快。可是今天，无论谈什么都是干巴巴的三言两语，很快便无话可说了。比如，当高伸将话题引到目前正在风靡一时的热播剧上时，惠理仅回了一句"最近的节目都太幼稚，无聊得很！"便不肯开口了。这个话题自然无法再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更奢谈去讨论黄金周的幽会安排。即使将自己的心愿如实表白，也终难获得一致的意见。

二人相交这么久，从未出现过冷场的局面。但是今天，他们频频遭遇尴尬的沉默。高伸千方百计地做补救，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总算在难熬的气氛中把这一顿饭打发过去了。

按惯例，他们会在饭后继续找间酒吧坐一坐，然后一起去惠理的住处。可是今天，还未等高伸找到合适的机会提议，惠理就抢先说道：

"百忙之中还特意邀约，真是太感激了！"

听到惠理很见外地说起客套话，高伸当场一下子愣在了。只见她已经拿起手袋站起身来。

高伸被动地跟在她身后，追出餐厅，开口邀约道：“方便的话，再找间酒吧坐坐吧。”惠理当场就摇头拒绝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她那病，你不用太在意的……”

“但是，不行的呀！”

惠理说完，又加了一句，仿佛要教育他一般，

“你太太，她现在可比咱俩苦多了！”

听到这话，高伸顿时失去了继续挽留她的勇气。

“请保持联系，让我知道病情的进展。”

惠理说完，用眼神征询他的许可。

虽然今天的约会并没有达到高伸所预期的欢愉效果，但是他也并没有就此低声下气地乞求惠理。他原本只是想从与她的约会中，获得片刻的心灵安慰而已，并没有进一步寻欢作乐的打算。

妻子患病之后，他的那种欲望也立即随之减退。由此看来，他的逍遥自在也是建立在妻子平安健康的基础之上的。

高伸彻底败下阵来，在杂沓的人群中，目送着惠理渐行渐远的背影。

妻子患病的日子一长，家中的亲人也相继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容子，母亲入院以来，一直由她陪护在侧，所以显得身心很疲惫。虽然护理工作并不费劲，但是每天都要面对昏迷不醒的妈妈，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四月末，容子发了一次低烧，皮肤也出了问题，所以暂时留在家中休养。于是，夜间陪护的任务自然就落在

了香织的头上。

医院有24小时的全程特护，也明确表示过“无需家属前来陪护”，但是邦子深度昏迷，若无家人陪伴，终究内心难安。

但是，香织仅陪护了三天，就提出要辞掉公司里的工作。

香织今年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刚满一个月。她似乎是看到母亲的实际病情，知道一时半会儿难以康复，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香织向用人单位说明原委，递出了辞呈。回到家中和姐姐轮班陪护母亲，着实缓解了容子一个人的压力。

高伸和达彦是男人，自然被免除了陪护的任务，可是达彦反而很不平衡似的。

“姐姐们多好啊！”

一天，高伸听到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便追问了一句，探出了他的心声“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确实，达彦是个大小伙子，不方便派他去照顾母亲。正因为如此，他显得有些干着急。高伸也深有同感。自己每次去病房，也只能坐在一边守着，具体的事情一件也帮不上忙。

在精神方面，对于未婚的女儿们来说，母亲的病倒，也给了她们很大的打击。正当妙龄的女孩，有着太多的私房话要和母亲说，有着太多的问题要向母亲求解，可是如今，她们母亲既不能倾听，也无法指导，怎能不倍感寂寞呢？

可是，这方面的需求，他这个做父亲的，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

不单是女儿，儿子达彦也有着相似的需求。尽管他是个男生，但毕竟还只是个学生，他也需要找妈妈帮他解决问题，向妈妈撒撒娇。忽然就失去了母亲的依傍，他难免会有些惊慌失措。了解到孩子们的

切身需求，高伸唯有祈求上天，让妻子早日康复。

在这样的状态中，他们迎来了黄金周的长假。妻子依旧没有苏醒。

邦子依旧在长时间地沉睡。偶尔她会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转动着眼球，随即又倦意十足地合上眼帘。除此之外，她的头部能轻微地左右转动，嘴角也会蠕动，看似是在倾诉，抑或是在应答，但实际上却是毫无意识的条件反射而已。

手术之后，邦子的症状一直没有改观，倒是子宫肌瘤术后的刀口长势良好，没有出现非正常的出血现象。妻子意识全无，可妇科手术却相当成功，面对这样的事实，高伸愈发感到人体的复杂与神奇。

每当他看到昏睡不醒的妻子时，忍不住怆然悲下，这副样子岂不是与死无异？可是一看到一天好似一天的伤口，他又心生希望，因为妻子体内还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

现在还远远没到放弃的时候。高伸也常常去向野中医生打听病情，以便获得更多的信心。

比如，从回到总院一周后开始，大便正常了，小便也顺畅了。医生会一边教他看统计着排尿量的记录本，一边评价说，“情况很不错哦！”言语当中满是宽慰与鼓励。再比如说，医生还告诉他，床头仪器上显示的心电图曾出现过暂时的不稳定现象，但进入第十日，一切也都恢复了正常。

另外，也许是听磁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邦子在白天睁眼的次数略微增加了一些。

每当听到这些消息，他们全家人都会重新鼓起希望，期待着奇迹赶快出现。但是冷静思索后，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根本就与意识的恢复毫无关联。

“今天妈妈眼睛睁了有半个小时呢，到处看来着！”

听了女儿们的报告，高伸心里很是高兴。可是，第二天，情况又会急转直下。

“今天，妈妈一次也没睁开眼睛，手部的水肿也加剧了！”

女儿们的情绪顷刻间跌落到谷底。野中医生安慰说，病人的情况每天都会出现波动，这是正常现象，不必太过在意。

尽管情况的波动属正常现象，可妻子长时间昏迷不醒却是不争的事实。她每天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有时好些，有时差些，但整体来说，妻子是一天天虚弱起来了。

这样下去果真还能行吗？高伸的焦虑与日俱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一月之期眼看就到了。

据亲戚富田医生所说，像妻子这种昏迷的患者，也有苏醒的先例，不过上限是一个月。超出这个期限，康复的可能性就相当渺茫了。

当然富田医生是内科大夫，他见过的此类病例并不像麻醉科、脑外科医生那样多。再说，最近医学突飞猛进，治疗手段层出不穷，以一月为限或许过于武断了。

“具体的，你还是去问问主治大夫！”

富田医生说得没错，可是该让谁去向野中医生求证呢？

病患家属向医生打听病情天经地义，可是去开口询问妻子到底能否苏醒，其实就等于在逼问医生到底能不能医好病人。

当然，问这个问题也是家属的权利，可是逼迫主治医生给个明确的答复，似乎并不合适。

高伸之所以会有顾虑，是因为野中医生一如既往的热情、细致，他诚挚的医德医风深深地感动了他。

这一个月，野中医生可谓是尽心尽力了。工作日自不必说，就连节假日也会来病房查看，还总是交代说，“我从早到晚都会留在医院，有任何情况变化，请尽管来找我。”

高伸不忍心将这样一位敬业忘我的好医生逼入困境。

尽管他没向医生求证过，但是也能推测出妻子的康复不是件易事。确实，这一点，他这个门外汉也能一眼看得出来。

明知现状如此，还去追问医生，难道还有意义吗？再说，高伸也害怕，贸然逼问，讨来的会是彻底无望的答复。

但是，怎能因为前怕狼，后怕虎，就一直暧昧含糊地拖着呢？

高伸下定决心，要在黄金周假期之后，直接找野中医生，当面问个清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孩子们。

大家听后都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容子说道，

“我觉得爸爸去见医生有点不合适。爸爸一问，大夫一定很为难的。”

“那么，你去替我问吧。”

“这事，香织最合适。香织和大夫最谈得来了。”

确实，香织和野中医生很投缘，从大学生活到职场工作，再到电影、音乐的喜好，几乎无话不谈。

虽然香织从小娇生惯养，但是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开玩笑，所以也许野中医生能与她轻松对话。

“你去问最合适了！”

姐姐一怂恿，香织就毫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那我该怎么问呢？”

“你就问，马上要到一个月了，妈妈能不能治得好？”

或许香织去问，医生才能实话实说吧。

“如果他说‘没希望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那到时候再说了！”

“真不是个美差！”

听了姐妹俩的对话，高伸忽然意识到，现在的情形确实反常，连去打探病情都必须小心翼翼。

黄金周假期一结束，香织就代表全家，直截了当地向野中医生提出质询。那天，野中医生照例上午、下午各巡视了一次病房。由于上午查房后，他还要准备几台手术的麻醉工作，样子有些匆忙，所以香织是利用他下午三点左右来病房的机会提问的。

“大夫，我妈妈这个样子下去，真的还有希望治愈吗？”

香织鼓足勇气脱口而出。野中医生吃惊地望着香织，然后反问道：

“你认为治不好了是吗？”

“绝对没有！只是这都快一个月了，所以……”

听她这么一说，野中医生安慰道：“我们还不可以放弃哦！”甚至还反过来给她打气说，“有的病人昏迷了三个月，最终都醒过来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加油呀！”

“医生一说叫我们‘加油’，我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高伸很理解香织想哭的心情。做大夫的尚且如此拼命地坚持，他们却要追问出个黑白短长，确实只顾自己任性胡来。这岂不就等于是在宣布，家属已经向病魔缴械投降了吗。

“那么，医生是说还有可能治好啰！”

容子想要加以确认，香织嘟囔着说，

“他说，有过先例，病人昏迷三个月最终也醒过来了，所以……”

三个月，推算下来是七月初，那就是说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在那之前仍旧有治愈的希望，那么就必须再继续接受为期两个月的治疗。

“啊，还早着呢！”

容子轻叹了一声。这一声叹息仿佛是替包括高伸在内的全家发出的幽叹。

事隔两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以高伸为首，容子、香织、达彦以及高圆寺的姨妈、容子的未婚夫浩平又聚集在大仓山的家中，商讨邦子的病情。

这次齐聚一堂并非是事先刻意安排。那天，高伸顺道去了医院，正赶上香织说要回家拿些替换的衣物，而高圆寺的姨妈也恰好前来探望，于是三个人就结伴回了家。容子和浩平本来就在家里，这样一来便凑巧聚齐了。

大家凑在一起，话题自然免不了要说到邦子的病情。

照例，由香织汇报了一下当日护理中的细节，当然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不过，高伸却在医院里遇到了稀奇事。

前一天，高伸算了算妻子住院的天数，已满一个月，所以他便去结算窗口缴纳医疗费，但是工作人员回复说，尚未正式结算，请他下

次再交。

于是，今天，高伸再次去窗口缴费，却突然被告知无需他个人缴付。

他颇感惊愕，忙询问原因，得知治疗费已经悉数减免了。

这没道理？他是妻子法定的扶养义务人，有工作及支付能力，所以妻子不符合免费医疗的条件啊！

高伸立即返回病房，在护士站找到野中医生一打听，医生很干脆地回答说，

“是我申请了手续。”

“但是，为什么……”

“我考虑到各项治疗加在一起，费用相当可观，所以就决定将尊夫人转为特殊患者。”

野中医生的好意令他满心欢喜，但是又有些于心不安。

“但是，这其中还有分院的费用呢！”

“那也不成问题的。”

“我们占用了那么大的一间病房，还有各种医护措施，怎么能……”

“这些事您不必介意。这是我们医院提供的优惠服务。”

野中医生说完，又追加了一句，

“今后，所有治疗费用，您都不必操心了。”

确实，缴费窗口的工作人员说了无需付账，但是他们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吗？是不是应该在明天或其他什么时候，再找野中医生谈一谈，让他收取适当的费用？不管最终收与不收，医生为他们所做的这番努力，高伸都必须找机会讲给孩子们听一听。

碰巧，这一晚大家齐刷刷地聚在一起，在座的都不是外人，高伸

便一股脑地将此事讲述了一遍。

“那个大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一个发问的是容子。她的疑问，高伸抱有同感。

“但是，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没有看见缴费单，他们计算不出具体的数额，但是分院的高压氧舱的治疗费，每天的输液用药，再加上单间病房的床位费，这一项项加起来，绝对是一笔惊人的数额。当然，邦子是医保投保者的被扶养者，所以可以免去八成的费用，但是，老实说，高伸早已有心理准备，目前为止至少要缴纳四、五十万日元。

“这些和以后的费用全都免收了吗？”

“我没问可免到什么时候，但是目前是不需要的。”

“我就说嘛，那个医生人很好的！”

香织一副开心的样子。但是，这真的是一件简简单单值得高兴的事吗？

“可是，这种情况有过先例吗？”

浩平小声地嘟囔着，似乎难以理解似的。

“那里是一家公立医院，就算是内部的医生想减免医疗费，也不一定能轻易办到吧。”

确实，私人诊所倒还罢了，公立医院的医生想凭自己的意愿减免病人的医疗费，是很难办到的。

“您没问问他理由吗？”

“说是病情久拖不愈，家里一定会很吃力，所以就……”

“这事，要不去请教一下富田医生吧。”

在同一家医院内科工作的富田医生是高圆寺姨妈的乘龙快婿，找

他打听，或许能了解到个中的内情。

于是高圆寺的姨妈自告奋勇拨通了富田医生的电话。

电话打到富田医生的家里，得知他人尚未到家。约摸过了十分钟，富田医生亲自回了电话。

姨妈在客厅一角接听电话，短暂地交流后，回来报告说，

“他说，他们医院有减免患者医疗费的规定。”

姨妈紧接着细述了三个条件：

“第一种情况是国家有特别规定的几大疑难重症，这种情况是由国家来全额买单的。第二种情况是患者患有罕见的疾病，医生们想将其做为科研对象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医院有责任医治的，大致就是这三种情况了。”

听了姨妈的说明，大家都你看着我，我望着你。他们这次得到的免费待遇究竟属于那一类呢？

“妈妈得的可不就是疑难重病吗？”

“国家有规定的就那么几种，病名都一清二楚，我们的想必不在此列吧。”

“那么就是极为罕见的疾病？”

“这种情况，好像在大学附属医院里叫‘教学用患者’，是有特殊待遇的。”

“那么妈妈，会变成研究材料吗？”

“目的不在于研究，而是因为是特别罕见、危重的疾病，所以要替家属减轻些负担吧。”

“可是，妈妈符合这种条件吗？”

一直沉默不语的浩平歪着头似有所思。

“这第三条，医院有责任医治的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医院负有责任，要承担起全面治疗的义务。”

“那不就是说，医院是有过失的了吗？”

“过失”一词刚一出口，全家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

“万一，岳母搞成这样，就是医院的失误造成的呢？”

“浩平君！……”

容子瞪着浩平，想要打断了他的话头，

“我不希望你总往那方面想！”

大家理解容子的心情，可浩平确实道出了问题的关键。

“也许，还是要去证实一下为好！”

高伸打了个圆场，浩平点头表示赞同。

“也许我说这样的话会令你们心里不舒服，但是，自打事情一开始，我就觉得医生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确实，手术刚结束那会儿，浩平就对医生的处置产生了怀疑。但是，当时大家包括高伸在内，心绪都有些紊乱，无暇进行深究。

“说得明白一点，我是认为医生一定有什么疏漏。”

“你说，到底是什么疏漏？”

香织立即追问道。

“我并非医生，太专业的东西也搞不清楚。但是，我想，造成岳母昏迷不醒的原因，恐怕就在一开始为我们做解释的野中医生身上。只有这位医生在自始至终地关心着这件事。他亲自送咱们去分院，又亲自接咱们回总院，这之后还照顾得面面俱到，无微不至。但是，咱们得想想，通常情况下，会有哪位大夫能做到这些？！”

“难道无微不至地关心咱们，还有错吗？”

“我并不是说这种做法有什么错。只是，想请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说，这位大夫之所以无微不至地忙前忙后，就是因为他在手术中出了差错？！”

“虽然我也不希望事情如我所言，但是，很可能这就是事实真相。”

“你这样说，对大夫也太不敬了。这不是凭空怀疑人家吗？”

“那么，请你们耐心地听我分析一下。”

浩平表情严肃地环视了一眼大家，继续说道，

“那位大夫曾解释说，岳母之所以会这样是特殊体质造成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单岳母，就连全家近亲属中也未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再者，如果真的是特殊体质引起，而非医生的过失造成的话，他们就没必要为我们减免医疗费了。”

听着浩平的分析，高伸再一次回忆起初见野中医生时的情景。

当时，手术刚刚结束，妇产科的医生们也在座，可是为家属解释妻子昏迷不醒的原因的正是野中医生本人。其他医生态度冷淡，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额上冒着汗珠，全力以赴地做着说明。

这之后，妻子转去分院时，也只有野中医生一人从旁照应，后来还亲自将他们接回了总院。虽然，在分院接受高压氧治疗时，野中医生并未照面，但是却比分院的医生还要用心。返回总院之后，更是全心全意，面面俱到。

这些举动在浩平的分析中，都成了医生犯有过错，满心自责的补偿行为。

“也许只是我的胡乱推测，但是我看得出，这位大夫的处境现在

有点儿孤立无援的味道。这或许正说明过失在他，所以其他大夫才会袖手旁观。”

“这种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浩平似乎早有准备，听到香织的反问，他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岳母原本是妇产科的病人，对吧。”

“那是没错！”

“但是，现在，妇产科的大夫几乎从不露面，只有野中大夫一人负责，不是吗？”

确实，妻子回到总院之后，妇产科的医生仅仅来拆过线，并检查过一次伤口的长势，剩下的工作，全是野中医生一人在忙前忙后。

“而且，本来是妇产科的患者，现在却独自一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边上的单间病房，由麻醉科的医生来全权负责。”

“那是因为，这样便于给妈妈治病呀！”

“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是真正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像岳母这样的患者，再留住妇产科病房会有诸多麻烦吗？”

“你指的是什么‘麻烦’？”

这次开口提问的是高圆寺的姨妈。

“这有点不太好说。我想，咱们的这个病例如果张扬开来的话，会给医院带来负面影响的吧……”

“你是说，他们是为了掩盖？”

“我不敢说得太绝对，但是他们确实是不想让其他人都知道这件事！”

浩平的见解也许有那么点尖刻，但无疑是冷静的。确实，因子宫肌瘤住院手术的妻子，现在却成了麻醉科医生手上的病人，这怎么讲都有些说不过去。

几天前，一位客户方的部长曾询问过高伸，“您太太住在哪个病区？”他一时竟不知该怎样来回答。犹豫了片刻才答说“妇产科。”但是心中却久久不能释然。

“会不会是后来没必要再回妇产科呢？……”

听了高圆寺姨妈的喃喃自语，浩平回答道：

“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他这是在硬撑着。”

“可是，妈妈最近连血压也稳定了吧。”

“你说到这儿，正好提醒了我。我对此也是有疑问的。野中医生总是不断地给我们讲：今天岳母的表情越发有了生气；血压一直都很稳定；肝功能正常等等。可是各位仔细想想，这些全部都是显性的变化，跟意识障碍本身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呀!”

“可是，总比变坏要强吧！”

香织再次插话道。

“是没错。可是咱也别忘了，不是也有好些坏苗头吗？比如，褥疮加重了，手脚的水肿也明显了，甚至有时还会发烧……”

浩平并非每天都去医院，这些情况似乎都是他从容子那里点点滴滴打听来的。

“或许是我自己在这里信口胡说，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夫所说的那些变化，仅仅是想暂时安抚我们的情绪罢了，实际上岳母身上并没有见好的迹象。”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夫的话都是骗人的了？”

“骗人倒也谈不上，总之，一定是为了消除咱们的忧虑才那么说的吧。”

大家都沉默不语，于是浩平继续说道，

“其实，我有个高中时代的朋友就在外科当医生。我曾向他咨询过的。”

果然，浩平已经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了不少调查。

“他虽不是脑科专家，但是一听说岳母的病情，还是认为‘不妙啊’。”

“什么地方不妙呢？”

“那么我就直话直说，可以吧。”

听到浩平一副郑重其事的腔调，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据我这位朋友说，这种病例，病人有望康复的最长限期就是一个月。”

富田医生也说过相同的论断。

“丧失意识的人超过一个月仍旧能够苏醒的病例并非没有。但是，这仅限于像中、小学生这样的未成年人，所以成年人是很难再……而且，就算有万分之一的机会醒过来，后遗症也是相当可怕的。”

说到这里，浩平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太过了，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补充说道，

“我没明说，是我们家里人，所以他才会口没遮拦，有啥说啥的……”

“你那位医生朋友，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原因嘛，当然也有特殊体质引起的啦。不过，这种病例也是多发生在脊髓尚未发育健全的未成年人身上。”

“那么成年人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啰！”

“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但是似乎确实极为罕见。”

在浩平说话的整个过程中，容子一直低垂着头，可香织却始终是气鼓鼓地瞪着浩平，达彦则把头扭向一边，一副不知所云的模样。

“据我朋友所说，最常规的看法就是麻醉剂上了头部造成的。”

“可妈妈手术中是腰腹以下的麻醉呀！”

“此话不假，可有时，药剂会顺着脊椎骨中的缝隙向上逆行。”

“野中大夫可是个行家里手，不可能出这种低级错误的。”

“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说到底，你还是不知道啰！”

香织气冲冲地扔出一句。浩平听后回答道，

“但我坚持认为，就是医生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确实，这一个月以来，高伸衷心地感谢野中医生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合情理之处。

不过，高伸从未因此就立即怀疑到野中医生本人。

说实话，妻子刚刚昏迷的那些日子，他慌得六神无主，根本无暇深思。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祈盼妻子早日康复，并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野中医生身上。后来，去分院也罢，回总院也好，只有野中医生是他们全家人的依靠。

就算刚才浩平所指出的种种疑点，在他看来颇有道理，可能性极高，但是内心深处，他还是不愿意去接受。

这样的心情，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有，女儿容子、香织也是一样的。

这一个月，他们一直都在想，与其怀疑医生，倒不如去相信他，配合他。

高伸和女儿们选择感情用事，而浩平则是冷静观察、理智分析，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是由于血缘纽带关系决定的。

“那么，浩平哥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

听了香织的提问，浩平平静地点了点头。

“具体该怎么做，我也没想好。总之，我想要尽可能地调查一下手术前后的细节。”

“那么说，你是想追究野中医生的责任了？”

“还没到那程度！我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

“你看，医生都说过是特殊体质了，对吧。再说……”

香织似乎想平复一下激动的情绪，做了个深呼吸才继续说道，

“野中医生是妈妈的主治大夫。我们都把妈妈全权委托给他了，又怎么能再怀疑他呢？那样做，最可怜的就是妈妈了。我们绝对不能做这么失礼的事情啊！”

“好了，别说了！”

因为香织说着说着，已经转为了哭腔，所以高伸慌忙劝阻道。

浩平的意见也好，香织心里想说的话也罢，各有各的道理，高伸全都能理解接受。

但是，就这样让他们各执一词地坚持下去显然不是办法。

身为一家之主，高伸此刻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看法了。

高伸等情绪激动的香织平静下来后，发话道，

“浩平君所虑不无道理。或许事情真如他所说也未可知。但是，目前，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争取妈妈的早日康复。找出昏迷不醒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让她苏醒才是关键。而这件事我们只能依靠野中大夫了。”

容子、香织一边听，一边默默地点着头。

“正如大家有目共睹的，野中大夫确实在全力以赴。我想，再没

有别的大夫能有他那样的热心肠了。”

“那么，您的意思是不用去管原因了吗？”

达彦冷不丁地冒出这句话，令大家都吃惊地转头看他。

“您瞧，现在妈妈弄得多可怜啊！”

达彦当然希望妈妈早日康复，可是他似乎也非常赞同浩平的意见。

“这一点，我们大家的感受都是相同的！”

高伸再一次强调说，

“确实这样下去，妈妈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一定要让她尽早恢复正常。而这件事我们也只能依靠野中大夫了，对吧。”

“也许那大夫真的有过失呢？”

“这事当然要进行调查的。我们就请浩平君继续帮忙。但是，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目前的头等大事还是治病。”

说着说着，高伸的头脑里也渐渐形成了清晰的脉络，越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你们可以怀疑，但是首先要好好配合野中大夫的工作，齐心协力让妈妈尽早恢复健康。我们必须这么做！”

浩平微微低垂双目，达彦则略微歪着头，听高伸继续训话。高伸冲着他们两人掷地有声地说道，

“现在，光知道怀疑医生，妈妈回不来！”

对于高伸而言，令他最为痛苦的就是，在看待母亲的事情上，孩子们的想法已经出现了分歧。

固定

当光阴的脚步从五月迈进六月，白昼已在悄悄拉长，气温开始节节攀升。

五月中旬，冲绳地区率先进入梅雨季节。五月末，东京也迎来了黄梅天气。梅雨季节之外的日子，自然少不了习习的夏风，万里的晴空。

春夏之交，阳光一日强似一日，可卧病在床的妻子并无任何好转的迹象。

她依旧意识全无，照例会经常睁开双眼，像在寻找什么似的望向空中，目光迷离而虚幻，一眼便知这不是清醒行为。有时，她还会将视线转向门口，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似的。其实，这也只是她无意识的举动，并非真能辨别声音。她的脸颊有一阵子看上去有些红肿，但是自从五月中旬之后，反倒又变得苍白、浮肿。

内脏器官并未明显变化，血液检查结果也显示一切正常。只是，偶尔心电图上会显现心律不齐的异兆，血压也时常偏低，似乎表明心脏功能正在日渐衰弱。但是还没有恶化到必须加以特别治疗的程度。

比心脏问题严重的是褥疮。五月初开始，妻子腰下部的正中间位置，皮肤出现了凹陷，且范围逐渐扩大，直径已达四、五公分，中间皮肤破损处还露出了血淋淋的肌肉组织。很快，她的整个腰部及脚跟处也相继出现了褥疮。每次在一旁看护士换药，高伸都觉得痛彻心扉，可妻子却一副麻木的样子，并不知道喊疼。除此之外，妻子身上又多了一处明显的变化，她右锁骨下方的静脉已被切开，导入了一根新的管子。野中医生的解释是，目前为止，一直采用鼻腔导管直接向胃里输送流食的做法，但是这唯一的通道有时会发生梗阻，如果因此造成咽喉部位发炎的话就会很棘手。所以要确保另一条较粗的血管作为备用。有了这条新通道，不仅可以注射大量的营养液，还可以解决

不时之需，在抢救时发挥巨大作用。

这之前，妻子的喉部下方正中央的位置就已经打开过一个小孔，插入了一根可确保呼吸顺畅的导气管。如此一来，她喉部到胸前的位置上就同时交叉并存了两根插管。

加上心电图的软电线、肘弯处的输液管和下身导尿用的导尿管，妻子身上始终同时连接着五、六根管线，只一眼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可怜的提线木偶。

这种情形，还有望康复吗？每当看着这一大堆的仪器和各种各样的管线，高伸总觉得妻子真没必要接受治疗了。这想法与他五月中旬做过的那场梦有关系。

高伸此前也多次梦见过妻子，但是总是未及开口说话，人就不见了踪影，而且形象轮廓都不分明，总是一片模糊朦胧的状态。然而，只有那一次，梦境出奇的鲜活。妻子端坐在靠近阳台的坐椅上，正要动笔画一幅她所喜爱的作品，突然开口说道：“我已经不行了，请你放弃吧。”

高伸大惊，坚决不同意。但是妻子凄凉地说了句，“你心里，也明明白白的，对吧。”她似乎有满腹的话要说，却欲言又止，只留下一句“我今天很忙！”就默默无语地出门去了。

梦境中的一切是那么清晰逼真，以至于高伸从梦中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回不过神来，以为是现实世界里发生的真事。但是仔细一回想，妻子打算画画却穿着白色的睡袍，手里明明拿着画笔却直接出了门，这其中诸多矛盾冲突之处，让他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做了一场虚幻的梦。

之后好一会儿，高伸都沉浸在大梦初醒的空虚错愕之中。自己为

何会做这样的梦呢？在儿女、亲戚面前，自己从未说过妻子“已经不行了”这类的丧气话。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难道说，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然萌生了放弃治疗的念头了吗？

高伸重新审视自己后发现，在妻子丧失意识长达一个多月之后，他的内心深处确实开始产生动摇，已经对妻子的康复不再抱有奢望了。

不光是高伸自己，三个儿女似乎也是如此，他们在家里几乎绝口不提母亲的病情。

更严重的问题是，家庭成员之间也不再对今后的生活进行展望性的讨论。

母亲清醒健康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常常会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夏天去哪里玩，秋天干点啥，诸如此类的规划性话题。但是如今，这样的对话几乎成了大家心口中的一大禁忌。

在母亲处于深度昏迷的状况下，根本不适宜规划未来，即便讨论，也不过是徒增悲伤罢了。

然而，到了六月初，长女容子犹豫再三，还是鼓足勇气提了个未来性的话题——一件不容回避的头等大事。其实，这件事不单是容子个人，高伸及全家也都一直铭记于心，片刻未忘。只是由于母亲丧失了意识，全家人都陷入了忙乱，所以直到今天，容子也没找到机会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我的婚礼是否应该如期举行呢？”

六月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容子不经意似的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晚上，全家人难得地聚在一起，容子和香织合作完成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餐后的片刻闲暇，正是与大家商量的好机会，容子瞅准时机，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容子和浩平去年岁末订了婚，并商定于今年的九月二十日举行婚礼。高伸和妻子亦早已欣然同意，从那以后，两口子就一直将浩平当成了自家的一员。当然，订婚的时候，谁也不曾料到母亲会突发状况，变成现在的模样，所以此刻容子显得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浩平君是怎么说的呢？”

高伸问道。容子听到父亲询问，立即回答道，

“他当然是说照计划进行呗！”

妻子病重，并没有影响到浩平与容子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浩平近两个月的一举一动当中得到印证。

“我当然也希望你们的婚礼能如期举行啊！可是你妈妈还不知道啥时才能醒过来呢！”

第一个孩子的婚礼，高伸自然希望妻子也能亲自出席。这当然也是容子及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那么，要等到妈妈醒过来才能举行婚礼吗？”

香织抢着替姐姐问道。高伸一时无言以对。如果此刻他真的提出要求，“你们得等妈妈醒过来再说”，那未免过于残酷了些。因为，这很可能就意味着，婚礼将无限期地压后。

“也不是这个意思……”

容子的婚礼何时举行，与如何看待妻子的康复问题重叠交织在一起。他当然不能因为妻子无法苏醒，就将女儿的婚礼一拖再拖。妻子的病情固然重要，但是结婚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女儿容子一生的幸福啊！

“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经女儿一提醒，高伸也意识到时间并不充裕，必须开始张罗女儿

出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了。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妈妈很可能无法出席婚礼了。”

“这，我也知道。”

容子心知肚明，她抬头说道，

“可是妈妈说过，要我如期举行婚礼的。”

“你妈妈？啥时候说的？”

“动手术前。她说，‘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的婚礼可得如期举行啊！’”

“这话，我也听到的！”

香织也在一旁频频点头，证明确有其事。

“是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姐姐都在，妈妈突然说起的！”

手术前的那晚，正是高伸和惠理在外用餐的时间。他没想到，那一晚，妻子竟对孩子们交代了这件事。

“你妈妈怎么想起来说这些呢？”

“我想是开玩笑吧，可没想到……”

“该不会是冥冥之中的预兆吧。”

手术在即，尽管有两个女儿陪护在侧，妻子的内心依旧是紧张不安的吧。于是，她半开玩笑地嘱咐了这件事，谁料一语成谶，竟然不幸应验了。

如果那一晚，高伸去了病房，妻子一定会将女儿的婚事嘱托给自己，然后安心踏实地入睡吧。

“既然妈妈那么说过，那就如期举行吧。”

“爸爸，您同意了？”

“只是，妈妈无法出席了。”

“不过，妈妈一定会为我而坚持活下去的，对吧。”

容子尽可能语调快活地说着，但是高伸越发觉得孩子很可怜。

“嗯，那肯定没问题！”

这么重要的仪式，妻子不能出席，只能由高伸这个做父亲的一人做代表了。所幸的是，新郎浩平的父母双全，或许不至于让她太感凄凉吧。但是，容子内心终究是期盼，母亲能亲眼看见自己身披嫁衣的模样吧。

妻子也一定早就盼着自己的女儿成为新嫁娘吧。

今年正月，举家共饮屠苏酒时，妻子还一个劲地说“今年，我们家容子就要当新娘子啦！”当时，谁也不曾料到会有今天的这一劫难吧。高伸回想起当日，她们母女三人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婚宴要在哪里摆，婚礼该请多少人，礼服更换哪几套时的情景，真可谓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但是，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高伸紧接着向容子打听道，

“亲家那边知道你妈妈的情况了吗？”

“浩平跟他们通过气，所以都已经知道了。他们说，只要咱们家同意，婚礼就如期举行。”

“这么说，得赶紧交换彩礼了。”

“浩平妈妈说，打算下个月初，在东京的饭店里举行，您看行吗？”

高伸没有料到，容子和浩平之间早已商量过此事。

“爸爸，您看这样行吗？”

“星期六或星期天的话，我应该没问题的。”

“那么，我就给他们回话了。”

容子仿佛吃了颗定心丸，开始忙着沏茶。

“但是，诸如衣服什么的，你要准备的东西可不少，任务可不轻啊！”

“好多东西妈妈都替我预备下了，所以……”

“已经买好了吗？”

“妈妈住院前，带我一起去挑的。”

这事高伸还是头一回听说。

“啥时候去的呀？”

“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啊！”

容子连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妈妈说下聘仪式大多会在和式房间举行，所以就带我去了‘竹屋’。”

“竹屋”是一家老字号，妻子常常在那里定做和服。

“九月份举行婚礼的话，照例应该在六月左右就要下聘礼。所以妈妈帮我挑的是单层的长袖和服……”

三月初起，也就是手术前一个月，妻子已经频频抱怨身体不适了，但是为女儿的婚事，依旧干劲十足，精力充沛。

“妈妈还跟我一块挑了婚宴上换穿的礼服呢！”

“那么，已经买下来了吗？”

“爸爸，您没听妈妈说起过吗？”

高伸这时才忽然意识到，妻子确实曾经念叨过，为女儿筹办婚事得花不少钱呢。

“妈妈说，衣服还是早些备下比较好，所以当场就决定定做了。”

“这么说，已经做好了吧。”

“那当然啰！妈妈住院前就送来了，我还穿给妈妈看来着呢！”

知道她们母女俩一起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高伸放心了不少。

“这么说，纳彩那天要穿的衣服都妥当了！”

“嗯，没问题了。只是我没啥把握，不知道穿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

“那么，剩下的就是婚礼上的衣服喽！”

“那件用租的，样式妈妈也陪我去看过了，基本上都拿定主意了。”

还是妻子考虑周到，计划周详啊。

“嗯，那就好！”

就算现在失去了意识，昏迷不醒，妻子的脑海里也一定会深深地烙印着住院前曾欣赏过的，女儿身着华丽礼服的靓丽身影吧。

“别的，还有嫁妆之类的要准备吧。”

“那些，也和妈妈一起去看过，只是……”

“还没定下来吗？”

“可不是嘛！那时，我们连结婚后住的房子都没选定呢！所以，妈妈只是给了我一些建议……”

从婚礼礼服到长袖和服都已悉数预备齐全，连日用家具也带孩子去看过。由此可见，在接受手术之前，妻子或许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想及此处，高伸更加后悔，手术前没能陪在妻子身边，和她好好聊上一聊。

一旦确定按照原计划于九月举行婚礼，容子手头的工作顿时应接

不暇起来。

为照顾到浩平上下班的近便，小两口打算在新宿私铁沿线一带寻觅结婚后单独居住的新房。由于暂时还没有找到称心合意的房子，所以两个人一有空就结伴外出物色、打探。房子的问题悬而不决，自然，大件的家具、窗帘之类的物件也没法做决定。不过，像餐具、电器之类的小件，凡是他们看上的，都已经买好后顺带着往家里搬了。另外，今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被子、衣服也都在积极置办中。

此时此刻，如果有母亲在一旁加以指点，准新娘一定会底气十足、游刃有余吧。可是，肩负如此重要使命的母亲却偏偏昏迷不醒，缠绵病榻。万般无奈之下，容子也时常去找高圆寺的姨妈商量，但是，终究不能像自家母亲那般轻松随意，无话不说。因此，她常常要靠自己，一个人思前想后地拿主意、做决定。

每当看到容子操心劳神的样子，高伸这个当父亲的总想冲上前，助她一臂之力，可是自己一个大男人啥都不会做，只能以精神鼓励为主。

“怎么样？准备工作还顺利吧。”

每次在家中见到女儿，他都会问上几句，容子总是笼统含糊地回答说：

“正在准备着，我也不知道……”

“跟浩平君商量着办的吧。”

“他已经表态说，全都由我拿主意。可是，婆婆的要求却挺烦人的。”

浩平的老家在仙台，是当地一家经营水产加工业的名门望族，所以做法与东京人多少有些不同。

“但是，婆婆说的话要尽可能听哦！”

“这我当然知道。准备工作所需的费用会全部替我支付吧？”

容子大婚在即，他们是准备了一笔钱的，容子也有上班时攒下的一笔收入。是不是打算让她全部带走呢？如果妻子现在好好的，就可以和她商量着定了。

“你妈妈还病着，不宜太过铺张……”

“但是，妈妈说过可以的呀！”

即将出嫁的容子没法找母亲商量具体事宜，确实挺可怜的。高伸也想尽可能地为她做些事，无奈一个工薪阶层的能力实在有限。

容子为婚事而忙碌，留在病房陪护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妹妹香织的肩上。当然香织也对看护工作驾轻就熟了。可是妻子住院已经两个多月，小女儿的不满也渐渐多了起来。

“最近，姐姐光顾着和浩平哥在一起，根本就不来帮我了！”

一天，高伸下班顺路到医院探望，香织像是逮着了机会似的诉起苦来。

“昨天也该是姐姐值班的，可是她说了一句‘帮帮忙吧’就走了，直到十点多才回来！”

妻子入院之初，女儿们都争着要陪伴在母亲身旁。可是现在也许是日久人乏，孩子们常常会溜号外出。

“中午给妈妈翻身的时候到了，也不见她的人影。”

香织抱怨几句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整天照顾一个意识全无的病人，哪怕这个病人是自己的母亲，也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

六月初的一天，高深自己留在病房里，全程体验了个中的艰辛滋味。

上午的例行检查以及之后的吊瓶、针剂都有医生和护士们负责，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进行其他各项辅助性护理。比如，更换睡衣

和变化体位等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仅要把病人扶至侧卧位，有时还需抬起病人的上半身并托住其后背，做这些工作都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体力。

当时，由于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高伸立刻发现妻子后腰上的褥疮更加严重，后背和脚后跟处也出现了新的褥疮。更令他吃惊的是，或许是由于长期仰卧的缘故，妻子腋下至腰部的浮肿越发明显，大腿至小腿内侧的肌肉不再圆润、丰盈，而是像一块被刀削过的平板一样。更令他受刺激的是，妻子的身体明显地消瘦起来，空荡荡的失去了往日的感觉。

妻子原本身高一米六零，身材略显丰满，而此刻已全无往日的风采。单从露出被子外面的部分来看倒不是十分明显，可是看完她整个裸露的全身就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人仿佛已经了无生气，仅仅是一具白色的躯壳了。两个月的时间里，妻子没有离开病床半步，她的皮肤正悄悄地退去光泽，肌肉也渐渐失去了弹性。

只有一个新发现让高伸略存希望。那就是每次替妻子翻身时，她都会轻微地抽动嘴角，紧皱眉头，仿佛苦不堪言一般。高伸心想，既然能因为移动身躯而感知疼痛，就不能说是完全丧失意识了吧。

另外一件同样辛苦艰巨的工作就是给邦子洗头和擦身。

由于不能直接去沐浴，因而所谓的洗头也仅仅是在妻子的头部下方，垫上一块胶皮垫，用毛巾反复擦洗而已。所幸的是，妻子的头发已经剃光，倒还不算费事。可是擦拭全身就显得格外吃力了。妻子虽然消瘦了许多，但是毕竟还有些体重，再加上整个人瘦骨嶙峋的，既坐不稳也侧卧不住。

这时候，连高伸也要上前帮忙，和其中一名护士一起扶住妻子的

身体，另一名护士则趁势用热毛巾替她擦净全身。虽然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但是妻子的身体依旧会有脏，稍稍多用一些力气，体垢就会像豆腐渣一般扑簌簌地往下掉。这让高伸明白了一点，看上去失去了生机活力的肌肤，仍旧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新陈代谢。

最后进行的工作是下身的护理。妻子体内排出的尿液，通过导尿管引入悬挂于床侧的塑料袋中，而大便则直接排泄在纸尿裤上。看到这些，高伸才知道，由于食物都是用静脉注射替代或通过鼻腔向体内注入流食，所以排泄物几乎没有异味，粪便也是稀软的，大部分都被纸尿裤吸收了。

此项护理工作开始前，护士曾征询过高伸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回避。他心想，如果离开房间躲出去的话，就不会知道妻子到底有多辛苦，于是坚持留了下来。

“现在，我们要给您换上一片干净的哦！”

护士一边说着，一边替毫无反应的病人更换纸尿裤。

在一旁观看护理的全过程，高伸终于体会到了女儿们近来倦怠的根由。

女儿们并不是有意要忽略母亲，想千方百计在护理时偷懒。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守护，没能换来母亲的丝毫起色，她们都太压抑，太辛苦了。

陷入昏迷不醒，意识全无的状态是异常残酷的。它让人表面看来宛如安静的沉睡，毫无痛苦，可实际上却是悲惨至极，生不如死。

人若没有了意识，还能算是活着吗？

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会思维的芦苇，如果头脑不再运转，那将无异于行尸走肉。单是有心跳，有体温，能呼吸，会

排泄就可以算作是一个人了吗？如今，病床上的妻子究竟是该视为“生”，还是“死”呢？

说实话，高伸半辈子下来，也从未曾考虑过如此深奥的人生命题。

他一直认为，生与死是该由医生下判断的，轮不上自己这个医学外行来指手画脚。但是，横躺在眼前的妻子，仿佛在用自己的身躯拷问着身为丈夫的他。

“我现在这副模样，你认为是生是死呢？”

护士走后，病房内又恢复了寂静。高伸独自凝视着妻子的面容，喃喃自语道，

“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坚信，你是活着的！”

高伸不要理会那些大道理，此刻在他的心目中，妻子依旧是自己熟悉的爱人。她只是闭着双眼，静静地休息而已。虽然，她的脸色略显苍白，脸庞轻微浮肿，可是模样依旧，高耸的鼻梁、柔美的双唇，一丝一毫都未改变。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探进了病房。高伸在洒满阳光的房间内，久久地凝视着妻子。忽然，他的内心涌动起一股被媚惑的冲动。

房间内如此地寂静，如果说有声音的话，那也只是监控器中传出的宣告妻子心跳与呼吸存在的单调的“咻咻”声。高伸慢慢地俯下腰身，撅起嘴唇，凑近妻子的双唇。

妻子略显干燥的双唇近在眼前，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

有多久没有与妻子接吻啦？好长时间了吧。他一边想着，一边轻轻地吻了上去。

看上去了无生机，可实际一接触，妻子的双唇竟出乎意料的柔软、温润。

高伸弯着腰，俯就上身，双手轻轻放在妻子的胸前。

如果此刻有人进来看见这一幕，一定会大呼小叫，以为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正压在病人身上图谋不轨吧。

但是，高伸不想放弃，他继续亲吻妻子。

最初的柔软温润的感觉渐渐扩散到整个双唇，他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又加了些劲道。于是，妻子的双唇微微开启了。

高伸记得，他与妻子的初吻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妻子又羞又怕，欲迎还拒，紧张得双唇紧闭。高伸奋力强攻，顽强突破，她才像是招架不住了似的，微微启开了朱唇。之后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适应他的吻，享受他的吻，并努力回应他的吻。最后，两人的唇舌终于幸福地、热烈地缠绕在一起。此时此刻，妻子微微张启的双唇就像当年初吻时一样，正被动地接受着他单方面的入侵。

患病的妻子，仿佛又成了当初那个未经世事、娇羞难当的小姑娘。

高伸又与妻子温润的双唇缠绵了片刻，才缓缓地抬起头来。他猛然发现，妻子已经睁开了双眼。

“喂……”

没错，妻子的眼睛正盯着前方，黑黑的瞳仁里映照出高伸的面容。

“你有感觉啦……”

“……”

“你刚才接吻了，对吗？”

高伸连续询问了两遍，妻子并没有回答，但是她确确实实睁着双眼在看着他。

这样的情况前不久发生过。当时，他独自陪伴妻子，忽然发现她

睁开双眼，望着自己，便误以为妻子恢复了意识，还叫来了医护人员，结果却被告知是病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

或许妻子这次睁开眼睛，依旧是个偶然，但是高伸却坚持认为是自己的亲吻起了作用。

如果再多一些刺激，说不准妻子真的会苏醒呢！

高伸的手从妻子的衣领处摸了进去。

妻子刚刚擦洗过全身，身上很清爽。高伸轻轻地扒开她胸前的睡衣，一对丰满、柔软的乳峰顿时高耸在眼前。

妻子袒露的胸脯令高伸受到了更加强烈的诱惑。

高伸心想，如果遍抚全身，说不准真能唤醒妻子呢！比起医生打针用药，也许直接握住她的双手、亲吻她的双唇更能刺激妻子恢复意识。

这些只是他脑海里的突发奇想，并无什么理论依据。可是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循规蹈矩的治疗，还不是一样不见成效吗？恢复无望的焦虑感日盛一日，也恰恰给他提供了这一大胆假设的果敢。

现在，妻子毫无保留地袒露着前胸，展示着丰满的双乳。

高伸痴痴地看着，不时紧张地张望一眼房门口。

如果这时护士或者其他什么人闯入的话，一定会疑窦丛生吧。

可是此刻，高伸管不了这许多，一种崇高的情感油然而生。就算被别人撞见，说他淫乱也无所谓。这是必须采取的行动，必须帮助妻子恢复意识！

“你同意我这么做吧。”

高伸像是在乞求妻子的同意一般，喃喃地低语着，双手也抚上了妻子的前胸。

妻子转眼间就要步入天命之年了，她的乳房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般坚挺、弹性十足，但是依旧不失柔软、丰满，和昏迷前一样。高伸的双手笼罩在诱人的双峰之上。他轻轻地握紧妻子的乳房，细细感受其中的温暖。

双乳是那样的暄软如绵，可是一经温柔地抚摸，便迅速传递出热血奔腾的信息。

妻子的乳房一向比较敏感，只要用指尖稍加逗弄，乳头便会立即有所反应，兴奋得挺立起来。

此刻，雪白、丰满的双峰之上，乳头只是小巧而柔软的模样，看来，过去的那份敏感还在沉睡之中。

高伸深吸了一口气，伸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轻轻钳住其中的一只乳头，来回摩挲抚弄着。

如果乳头有反应，变得坚挺起来，就足以证明妻子能体会快感，自然也就能证明她残存着一些意识。

高伸这样告诉自己，他不停地用手抚弄其中的一个乳头，同时又用嘴含住了另一边。

无论如何也要你醒过来！

这既是爱抚，也是满心虔诚的祈祷。

他希望妻子能像过去那样小声地呻吟着，轻轻地扭动身体，回应自己的爱抚。

高伸轻轻含着妻子的乳头，用舌尖肆意拨弄。此刻，他已经忘记了这里是冰冷的病房，妻子是危重的病患。

高伸快速地晃动着头部，手指也不停歇地摩挲着妻子的乳头。此刻，他的内心里像个赌徒般孤注一掷。

如果妻子能对这一切有所反应，就说明她能够恢复意识。

此刻，他对妻子的抚摸，就是由这样一种信念和冀盼驱使下的行为。

静寂的午后，高伸偷偷地在病房里兴致勃勃地重复着这些私密的举动。渐渐地，他内心深处的情欲也被撩动起来。如果说刚开始，他是抱着一种催醒妻子的目的而为之的话，现在他已经是一腔柔情似水，只想痛快地温存，亲热地爱抚了。

细想之下，他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动过这样的念头了。两个月来，他只是看着、守着病榻上的妻子，什么事也插不上手，被迫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

或许正是这与日俱增的不甘和焦虑，使他最终做出了这个大胆举动的吧。

高伸的头埋在妻子的双乳间，不停地用舌尖来回拨弄着乳头，而他的手则从妻子的腋窝处开始一路向下挺进。

从胸部到腹部，再到全身的最私密之处，高伸的双手曾经无数次地遍抚过妻子的整个身体。胸部的隆起、腰腹的凹凸，以及腰身的曲线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记忆中。

此刻的连串爱抚正是复习以往的亲昵，重燃过去的激情。

高伸一边解释给自己听，一边用手向下探摸，当他深入到妻子的小腹，触碰到纸尿裤时，他犹豫起来。

真的可以继续深入吗？……

然而，仅仅一瞬间的踌躇之后，他的手指便义无反顾地探入了纸裤之中，一番奋力寻找，终于抵达了梦想的丛林。

高伸已经分不清，自己的行为到底是爱？是欲？抑或是纯粹为了给妻子刺激？

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医护人员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定会被视为疯汉吧。尽管知道存在这样的风险，高伸的手指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在进一步加大爱抚力度的同时，渴望着那个时刻的来临。

往常，每到此刻，妻子就会有所动静。先是小声娇喘，随后一点一点急促起来，不久就会达到高潮。

现在，该是妻子达到高潮的时候了。

高伸是这样期待的，可是他一抬眼，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

他满怀期待地悄悄抬起头，想窥探妻子的反应，结果却发现本来睁着眼睛的妻子不知何时已经闭拢了眼帘，表情平和安详，就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高伸顿时泄了气，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春梦。

刚才，妻子的确是睁着双眼的。尽管他也搞不清楚，她是在看着自己还是在看空气，但是毋庸置疑，眼睛是睁开着的。

高伸轻吻妻子的乳房，反复爱抚她裸露的身子，都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想法。

说不准自己的爱抚，能使妻子苏醒。比起不得要领的常规治疗，直接唤醒肌体的感觉也许更有效。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他反复地抚摸着妻子的身体，竟不知不觉涌动起撩人的欲火，仿佛和妻子一起达到了快感的巅峰。

然而，白日梦醒了，他的幻想戛然而止。

他自以为妻子已进入高潮，想抬头偷看她的表情，谁知，眼前上演的竟是出乎意料的一幕。

妻子本该睁开的双眼闭上了，她安安静静地睡着。

高伸恨不能去摇晃妻子的双肩，大声地问她为什么？可是冷静之

后，他明白这样的结果才是理所当然的。

在刚才亲吻与爱抚的过程中，妻子既没有呻吟也没有扭动，尽管他虔诚地努力着，却依旧没有得到妻子的任何回应。

他所以为的满足、高潮，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是过高期待之下产生的错觉而已。

总之，妻子此刻像没事人儿似的静卧在床榻之上。她的表情平和安宁，与快感兴奋无涉，而是如圣徒般的安详。

爱抚也不起作用吗？想到这里，高伸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了妻子裸露的胸部。只一眼，他便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刚才还没有任何反应的乳头，此刻竟然变红了，坚挺了。

在他刚刚解开妻子的睡衣时，乳头还深陷在乳晕之中。经过他刚才的一番手摸唇吮咬之后，两个乳头并没有显现出兴奋的痕迹。

为什么，它们现在反倒挺立起来了呢？

高伸恍若再次跌入美丽的梦乡，整个人都被魅惑住了。

正当他为刚才的爱抚不能奏效而心灰意冷之时，乳头却仿佛大梦初醒般恢复了朝气。当然，它们不如平日健康时那么精神抖擞，而是微微侧着头，羞答答地看着周围。

但是，和最初软塌塌地深陷乳房中央的模样相比，显得多么有生气啊！

这种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乳头在爱抚之下能有所反应，不正说明妻子是有意识的吗？

妻子能够感觉到快感，也有要表达出来的欲望，只是大脑出了问题，无法办到而已吧。

高伸再次盯住妻子的脸，寻找答案。

“你是有感觉的，对吧。”

“……”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的，对吧。”

无论他怎么问，妻子都没有回应。但是他细致端详之后发现，妻子的睡容比先前柔美安详了许多。或许是心理作用，他甚至感觉到妻子的双唇绽开了微笑，在表达愉悦的心情。

“你的心情不错，对吧！”

换了干净的纸尿裤，又用热毛巾擦净了全身，妻子的精神似乎已经好了许多。再加上丈夫的深情爱抚，她的内心一定是春情荡漾、心满意足的吧。

“这里也……”

高伸再次将目光移回乳房之上，刚刚还挺立着的乳头已经软软地耷拉了下来，重新埋入了乳晕之中。

“超棒的！”

高伸郑重其事地冲妻子呢喃。

“我就是坚信，你一定能感觉得到，所以……”

他一边念念有词，一边细心地替妻子合拢衣襟，理顺腰带，轻轻地系了一个结。

“你好好休息吧。”

午后的阳光钻过百叶窗洒落屋内，在明媚的阳光中，高伸再次确信，妻子的嘴角微微上翘，正露出盈盈笑意。

妻子的乳头能在自己的爱抚之下兴奋得挺立，这件事高伸无法对任何人提起。

一来，他认为即使说了也无人相信，二来，如此私密的举动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启齿。

这一切，只能作为高伸与妻子之间的秘密，收藏起来。

妻子的病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据野中医生给出的专业解释，妻子是覆盖在大脑表面的，也就是所谓的大脑皮层的部分受到了损伤。这一部分主要操纵人体的自主行为和主观表达能力，也就是说，人们平时看东西，听声音，下判断，以及依据自己的感觉谈话，办事，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都是由它说了算。

妻子现在躺在病床上，不能回答任何人的提问，也无法有意识地自由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高伸非常认同医生所给出的专业解释：妻子的大脑严重受损了。

可是即便如此，在爱抚之下，妻子的乳头仍旧能够有所反应，会因为强烈的刺激变得兴奋坚挺，又当作何解释呢？

爱抚行为，接触的是体表的皮肤，正是主管知觉的神经的工作范围。如果妻子的大脑受损，按理说，她不应该有感觉。可现在事实证明，她分明能够有所反应。难道嘴唇、乳房周围分布的是专门的神经？又或者，她的这些反应，根本就与主观意识无关，仅仅是局部肌体的反射作用？

妻子的变化不仅仅局限在乳头，她的表情也和先前不同，变得温柔生动起来。

这到底是洁身的功劳，还是爱抚的效果，高伸不得而知。但是不

管具体原因如何，妻子能对温柔的爱抚有所感知，才会露出如此安详的神情吧。这样的看法是否会得到医学上的认可自当别论，总之，高伸愿意相信自己的爱抚是功效卓著的。

一周之后，高伸又在病房里巧遇野中医生，他鼓起勇气询问道，

“人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会感觉到舒服与否吗？”

听了高伸的问题，野中医生反问了一句，

“你说的舒服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给她擦干净全身，换上干净的纸尿裤……”

“这要视脑损伤的程度而定。”

“那么我妻子呢？”

“她是有什么反应了吗？”

“是一种非常惬意的表情。”

野中医生有个毛病，每当被问及棘手的问题时，他就会频频擦拭额头上的汗。现在，他就是一边擦汗一边回答道，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尊夫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些，”

“可是，我确实觉得她的面部表情一下子变得温和恬静了。”

“确实，换上干净的纸尿裤，用热毛巾擦净全身，会起到清洁表面皮肤，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进而可以让人睡得更舒适。所以，我认为，是客观上造成了气色的改善，表情的变化吧。”

“您的意思是说，并非是残存着意识的表现？”

“意识一词，从广义上讲也包括非意志性的下意识的行为，所以或许也能算是有意识的吧。但是从医学的角度讲，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坚持做下去，会不会令她慢慢地苏醒过来呢？”

“擦洗、换尿裤的工作是我们一直都在坚持做的。”

确实，这两件事一直由护士们尽职尽责地完成着，可是自己所做的亲吻、摸揉乳房的举动还是头一回呢。

“如果，在此之外，再给予一些较强的刺激……”

高伸索性豁出去了，他接着问，

“也许是我个人的傻念头，比如说抚摸啦，接吻啦之类的，会不会有作用呢？”

“您尝试过了吗？”

“没有……”

高伸言语支吾，医生会心一笑。

“如果能够因此治愈，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这类知觉只是较一般的知觉更为高级些……”

“您是说，只是高级些的感觉而已？”

如果医生所说属实，那么高伸所看到的妻子兴奋起来的乳头和平和安详的表情，就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也许我说的是外行话，但是，我觉得，比如，多给大脑一些较强的刺激，猛烈的摇晃之类，采取这些非常规的手段是否会更有效些呢？”

“您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理解，但是现在急也没用。咱们还是耐心地坚持治疗吧。”

从医学常识上来看，医生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果真唯此一途了吗？

近来，高伸常常会被医学领域的问题弄得一头雾水。其实，说得确切些，是对医疗方式心存疑虑。

比起过去，现代医学已经有了超乎想像的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从中受益。医学的发展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同时也滋生了一种倾向，那就是过分依赖科技的力量，认定医学是万能的。一个门外汉对此高谈阔论，指手画脚似乎有口吐狂言之嫌，但是高伸确实感觉到，如今的医学太趋向专业化、学术化，从而忽略了一些近在咫尺的客观真相。

比如说，妻子这次的反应就是其中一例。

如假包换的事实表明，妻子睁开了双眼，深陷在乳房中的乳头也昂首挺立了。可是，医生却将这样的事实一语抹杀，断然认定只是偶然巧合，病人不会就此苏醒。

也许正如医生所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医学先例。但是，如果医学进一步向前发展，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的话，说不准这正是苏醒前的征兆也未可知。

当然，像自己这样的一个门外汉的异想天开，即使讲给医生听，至多是博人一笑而已。但是高伸真的相信，人体拥有另外一种力量，一种科学道理无法解释的能量。

高伸会这么想，是有他自己的依据的。

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很久以前，他曾听一位咖啡店的老板娘讲述过她的亲身体验。这位老板娘非常喜欢植物，养了许多品种的观叶植物。她每天播放优美的旋律给它们欣赏，结果，每盆植物都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此外，在给花儿浇水的时候，她还会用轻柔的声音冲它们打着招呼，“早上好啊！”“你多漂亮啊！”等等，于是花朵开放得越发娇艳了。

当高伸初次听到这件事时，也曾半信半疑，心想真的会有这么奇异

的效果吗？然而，另外一位园艺师又给他讲述了下面这个类似的故事。

这位园艺师说，早年他在南方一带的大森林里伐木时，亲眼目睹过行将被伐的林木相互摩挲着枝叶，亲耳听到了它们发出悲怆的沙沙声响，仿佛知道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一般。当电锯切入树身时，它们更是发出了临终前痛苦的呻吟。听完他的讲述，高伸提出了自己的猜想，那悲怆的沙沙声响或许只是风过树林，摇动了枝叶所致，而临终痛苦的呻吟也许就是林中鸟兽的哀号。可是园艺师一脸严肃，断然予以否定。他说，当时既没有起风，也没有其他的动静，他听得真真切切，格外清楚。

高伸总觉得自己不经意间，已经瞥见了另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当他在病房中守望着妻子的时候，忍不住开始相信自己听到过的故事：绿叶有情、林木有心。

此时此刻，妻子正如林中木、盆中花一般，即无法开口倾诉，也不能自由行动。

但是她的内心深处，一定有她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也异常渴望将其表达出来吧。就像播放优美的旋律给植物听，可以促进其叶片光亮莹润。同样的道理，擦洗全身之后，妻子的表情也变得平和安逸。柔声细语可使花朵娇艳可人，深情爱抚自然也能使妻子的乳头昂首挺立。

既然表面上无知无觉的花草树木尚能回应主人无微不至的关爱，那么病榻上的妻子自然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呼应亲密爱人。

如果花草树木会表达自己的情意，那么妻子也一定能传递心声。只是她的心声唯有特定的人才能体会，拘泥于医学理论的医生们是根本听不到的吧。

“我说得对吧。”

高伸郑重其事地问妻子，

“对我，你可不要保留啊！”

他一再叮咛，妻子仿佛听懂了似的，微微眯缝着双眼。

在医院和公司之间疲于奔命，高伸常常会有些紊乱，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处梦境还是置身于现实。

公司里，事务繁杂，迎来送往，难得有片刻闲暇。于是他以为这一切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俨然忘却了医院中还有缠绵病榻的妻子。可是一转眼，当他跨入医院的大门，守在妻子身旁，便又认定此刻才是真实的世界，纷纷扰扰的办公生活异常遥远，宛如久远的幻梦。

困惑的人并非只有高伸，女儿们也是深有同感。

特别是大女儿容子，新婚在即的她与浩平相约去挑选房屋、家具的时候，总是幸福萦怀，满心欢喜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是，当她折返病房，看到病情严重的母亲时，黑暗的现实又一下子将她抛入了绝望的谷底。一边是华美绚丽的未来，一边是黑暗沉重的现实，两者交错更迭，简直让她难以分辨，哪一个才是自己真实存在的世界。

香织也不能幸免。当她与三五好友相聚时，自然是一个刚刚步出大学校门的快乐女生的模样，可是留在病房里陪护时，她又成了一个母亲卧病在床的可怜孩子。

一旦外出，就尽量不要想起母亲，尽情地抖抖羽毛吧。

高伸的内心，自然是如此期待的。可是实际上，谁能做得到呢？

这一明一暗，天差地别的两个世界真能切割得如此清楚吗？

尽管女儿们也想痛痛快快地尽情释放自己，可是每当她们下意识地想到母亲，就会立即失去欢乐的动力，变得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这种体验，高伸也亲自领教过。偶尔和同事们一起外出饮酒，正聊到高兴处，忽然想起了医院里的妻子，他就会迅速地萎靡不振，少言寡语。

挚爱的亲人正遭受着不幸，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轻松愉快吧。

或许说实话会残忍地伤害到妻子，但是家中出现重症患者，确实如同一副千斤重担，沉甸甸地压在每位家庭成员的肩头。这副重担究竟要背负多久？每当想到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会莫名的焦躁，继而会刨根问底，想要查找悲惨命运的源头。

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六月初之前，对于这个问题，高伸是不打算深究的。

事已至此，就算追究到原因也于事无补呀！

他坚信只要全力以赴，采取必要的治疗手段，妻子一定能够康复。因此，他不仅常常这样自我安慰，也时刻鼓励着家人。

但是事实却不能尽如人意。时光一天天飞逝，妻子的病情却迟迟不见任何好转的迹象。他的信心也开始崩溃了。

每当高伸守在不言不语的妻子身边，品尝着难言的苦闷时，他就会悄悄地对自己说，

“不要把妻子当成一个人，就当成植物好了。”

人们在看护病人的时候，之所以会心情沉重、焦躁难耐，就是因为他们常拿病人与健康人相比较的缘故。如果换一种思维，将病人当成静卧在床的花朵，就不会感到特别的伤心。正如植物虽不能言语却

可以安抚人们的心灵一样。只要妻子还能平平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是对全家人最大的宽慰。

这几个月来，每当高伸期待妻子的病情能有所转机的时候，就会愈发感觉到心力交瘁。可是当他假设出一些更糟的状况时，他又会感到悲伤缓解了许多。虽然谁都不愿意将事情往坏处想，但是如果妻子真的撒手人寰，那么全家人将要面对怎样的悲痛与寂寞啊！撕心裂肺的伤痛一定会几倍于现在的吧。

就算妻子不能苏醒，不会说话，只要她还在病房里躺着，自己能够看得见她，摸得着她，便是最大的满足了。

这点仅存的安慰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只要他们来到病房，就能看到外貌上并无巨大变化的妈妈。那些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母亲，可是邦子的儿女们只要想见妈妈随时都能见面。尽管母子、母女间无法尽情地沟通，可是他们起码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母亲的体温和气息。

“只要妈妈还在我们身边，就是幸福的啊！”

每当高伸这样鼓励全家人的时候，孩子们也都频频点头认可这样的事实。

然而他却无法继续补充一句，要求他们“就把妈妈当成植物吧。”

如果此话真的说出口，孩子们该多可怜啊！

把妻子当成植物的想法，只是高伸内心世界里秘不可宣的东西。

高伸自己愿意相信，即便是一株植物，只要给予足够温柔的呵护，也能和主人进行各种情感的交流。既然对花草柔声细语，深情浇灌尚能使它们越发娇艳出众，那么不断呼唤，反复爱抚或许也能促使妻子苏醒过来吧。

高伸想把妻子视成植物，正是因为，这样做更能够使他心境平和，从而更有耐心从容地等待妻子的康复。如果面对妻子时，总想着一个好好的大活人，却整天只知昏睡，口不能言，身不能行，定会焦躁难耐，继而愤愤难平，怨恨上苍为何偏偏让自己摊上这样的厄运。对高伸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现状，不要怨天尤人。

实际上，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无法正常上班，无法正常与同事、客户沟通。

尽管他想开了，要把妻子当成维系全家人平和心态的植物，可是“植物”一词却在不断地放大膨胀，成了压在他心头的又一分重量。

如果现在，妻子真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成了一株植物，那么不就是所谓的“植物人”了吗？“植物人”一词，高伸早就听说过，但是却并不知晓其具体的定义。迄今为止，他只知道因遭遇交通事故或者罹患脑病而丧失意识、卧床不起的人叫做植物人，但是并没有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

以前，高伸虽然也知道有“植物人”一说，但是总认为那种事离自己很遥远，是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

但是自从妻子失去了意识，终日缠绵病榻之后，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名词的现实性。

莫非，我的妻子也会变成植物人？

尽管这样的惶恐不安终日纠缠着他，他却没有贸然开口向医生求证。他是害怕得到肯定的答复。或许自己的儿女以及亲友们也有相同的想法吧。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个字眼，想必也是害怕自己的担心会演变成事实。

但是现在，高伸自己开始深信不疑，妻子就是一株植物。于是他很想找个时间，去向医生求证：自己所想的植物妻子与医学术语中的植物人并无关联。

高伸每次在医院里遇到野中医生，都欲言又止。

“大夫，现在，我妻子的状况该不会是植物人了吧。”

他之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下，是出于谨慎考虑。医生尚未主动地下结论，自己就不该过于造次地多想多问。

如果情况真的演变至此，医生应该会主动说出来。

但是，到了六月末，高伸终于还是忍不下这份煎熬，亲自去找野中医生求证。

“大夫，我妻子该不会是成了植物人了吧？”

那天，例行查房结束，护士们已经撤离病房之后，高伸终于开口问出了这个困扰多日的问题。当时，只有野中医生独自一人留在病房内，检查着心电图的监视器上显示的信息。负责陪护的小女儿，香织也拿着换洗衣物出去了。所以，病房内只剩下高伸和大夫两个人。

“这个……”

忽然被问及如此沉重的话题，野中医生一时之间好像有些不知所措。他盯着高伸的脸看了几秒钟，好像要搞清对方此话的真正意图，之后，反问道，

“是有人跟您说了些什么了吗？”

“不，那倒没有，只是我自己这么琢磨的……”

医生听了他的回答，释然地点了点头，说道，

“您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尊夫人还不是植物人。虽然她确实一直昏迷不醒，意识全无，可是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

高伸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对医生的表述有些担忧。

“照目前这个势头，应该没啥问题吧。”

“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只是，目前就下植物人的断言，还为时尚早。”

“这么说，说不准啥时候，还是会变成植物人了……”

“是的，我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

“什么样的状态，会被看成是植物人呢？”

“那需要满足好几个专业性的指标，不过，简而言之就是，大脑功能受损，可脑干功能依旧健全。”

“具体说来呢？”

“通常是指，意识障碍，同时丧失表达能力。”

这些条件岂不是和妻子的症状很吻合吗？

“那么，现在不就是……”

“不，正如我刚才跟您所讲的那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从医学角度上讲，这种情况需持续三个月，病人仍不见好转才能下此定论。”

“三个月……”

高伸一边紧盯着医生的脸，一边在心里推算着日子。

三个月，不就是说，只剩十来天的时间了吗？如果在这期间，妻子不能苏醒，恢复正常，就要被宣判为植物人了！高伸忍不住偷偷回头去看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护士刚刚给妻子患褥疮的地方上过药，还更换了干净的纸尿裤，所以她的表情非常的安详。

此刻，高伸和野中医生当着她的面，在讨论植物人的话题，可是她本人却无知无觉，依旧沉沉昏睡。

“接下来的十天时间，她还有可能醒过来吗？”

“这我不能打保票，只能尽力而为。”

这样的表态，医生已经反复说过多次。在分院的治疗宣告无效返回总院时，在头一个月的限期结束病情却毫无起色时，他都说过要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每次听到这番话，高伸都会备受鼓舞，继而勉励全家人：医生的态度尚且如此坚定，我们也要继续加油啊！

可是，今天，他似乎很难心悦诚服地认同医生的说法。

医生总在强调说，为时尚早。可是大家已经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奋战了八十余天。这么久的治疗都不见丝毫好转的迹象，又怎能祈望在剩下的短短的十天内，突然天降奇迹呢？！

“真的，还能治愈吗？”

现在，他只希望就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不想理会那些医学上的复杂定义，他只要一个字，“是”或者“否”。

“还不能急于下结论。”

野中医生刚说完这句话，香织就回来了。因此，高伸只得中止了这次谈话。

当天晚上，高伸趁孩子们都在家，把白天从医生那里得到证实的内容做了宣布。

“如果你们的妈妈，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无法康复，就会变成植物人。今天，我已经从野中大夫那里得到证实了。”

高伸原本以为，这番话可能会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但是他们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或许，长时间的卧床不起，已经使孩子们意识到母亲的病情恢复无望。孩子们平静的态度使得高伸略微放宽了心，继续说道，

“希望能够赶快好转，听说恢复意识要在三个月内。”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治不好了吗？”

香织插嘴问道。

“不，不是那意思。医生是说，三个月不见起色的话，就会变成植物人。”

孩子们都陷入了沉默，高伸想要打破僵局，又继续说道，

“剩下的十天时间，好歹再加加油吧！”

高伸说着说着，突然意识到，此刻自己的口气，简直就是野中医生的翻版。

“总之，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治愈……”

高伸之所以现在向孩子们宣布这件事，就是不希望事到临头，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冲击。

“大家都清楚了吧。”

高伸再次叮嘱了一遍。达彦突兀地问道，

“成了植物人会怎么样？”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医生说，昏迷不醒再加上丧失语言功能长达三个月，就是植物人。”

“那不是和现在一样吗？”

确实，孩子的话并没有错。

“只要妈妈还活着，就行了呗。”

虽然达彦的语气态度都不好，但是这番表态反而让大家沉重的心情得到了舒缓。

接下来的十日，高伸每天都在默默祈祷中度过。

高伸在随身笔记本的日历上，圈出了那十个日期。每过一天，就

划去一个。一天、两天，妻子未见任何起色，第三天、第四天，又是无声无息，紧接着就到了第五天，十日之期眨眼工夫去了一半。三个月的期限在一天天向他们逼近，可是孩子们却像突然间哑巴了似的，对妈妈的病情始终保持缄默。

就这样过了六天，到了第七天的晚上，高伸来到病房。容子看着墙上的挂历喃喃自语道，

“只剩下三天了。”

高伸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转头看向病床上的妻子。

如果三天之内还不能恢复意识，妻子就要被划定为“植物人”。

妻子还在安安静静的闭目昏睡，她自己究竟知不知道呢？

“大夫有说些什么吗？”

听了高伸的提问，容子默默地摇了摇头。高伸顺势坐在椅子上，容子一边打开床头灯一边说，

“其实，大夫心里清楚着呢！”

“……”

“他明知道治愈无望，却拿三个月的说法扰乱我们的心绪。”

“你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昏迷了，三个月之内还是有治愈的可能性。”

“可是，总不会在剩下的两三天内，一下子就好起来吧！妈妈都到这分上了，今天、明天，或是其他什么时候，不都是一样吗？”

容子说到这里，一下子扑到床边，向沉睡中的妈妈倾诉起来。

“妈妈，您可千万别当植物人啊！我不希望您变成那样啊！”

似乎是被女儿晃动醒了，妻子睁开了双眼，她的目光越过女儿的肩头，似在向空中凝望。

妻子昏迷整三个月的这天，恰好是九州至四国地区宣告出梅的日子。四月初，妻子接受手术时正是春暖花开之际，而漫长地等待中，时光经历了由春到初夏的过渡，如今更是迎来了真正的夏天。

季节确实明显变化了，那么妻子的大脑有变化吗？

这一天，高伸算准医生查房的时间，中途离开公司，来到医院，静候医生的到来。

野中医生下午查房的时间通常是两点左右，但是今天略微晚了一些，过了两点半钟才出现。

医生和往常一样，在手持消毒器具的护士们的簇拥下走进病房。当他看到高伸也在场，显得有些意外，轻轻地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医生有条不紊地测完脉搏，又开始逐一的检查起气管的插管以及静脉插管。

整个过程，医生和护士们都一言未发，但是高伸一眼就能看出，妻子依旧毫无起色。

在检查完所有的项目，并观察过心电图监视器上的数据后，野中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高伸说道，

“今天，就是三个月了。”

野中医生先发制人般地讲完这句话，紧接着便神色郑重地低头致歉道，

“很遗憾，尊夫人似乎没有变化。我感到万分抱歉！”

此时此刻，高伸又该怎样来回答呢？正当他无言地呆立原地的时候，容子按捺不住开口了。

“结果，还是成了植物人对吧？”

“……”

“成了植物人，就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吧？”

“那倒不能绝对而论……”

“但是，我妈妈已经变成植物了！”

“现在的状况确实如此。”

无论怎样用言语去粉饰，妻子沦为植物人都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太可怕了！……”

容子的哭声回荡在耳边。高伸在心中喃喃自语：妻子变成了植物，那我就是植物的丈夫，容子就是植物的女儿了。

时间

近来，高伸的心情常常大起大落。头一天还神清气爽、精神百倍，第二天又会没来由地浑身乏力、无心工作。当然，以前他的身体也曾有过类似的周期波动，只是最近，这样的波动愈发频繁、愈发剧烈了。

若说这一切是工作操劳所致，可他参加工作已非一日两日，理当早就应付自如了；若说是梅雨季节的闷热潮湿所致，那么这样的气候一年一度，也并非头回遭遇；若说是因为上了年纪，身体机能出了问题，可是一个月前，他刚刚参加过集体体检，除了血压有些偏高之外，其他各项身体指标均告正常。

那么，这莫名其妙的疲惫感到底来源何方呢？

思来想去，答案不言自明，那就是妻子不在家中。

确实，一个贤内助的缺位会带来怎样的不便，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充分体会。

当然，这些不便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些小琐事。比如一日三餐没人妥当料理啦，房间卫生没法彻底打扫啦，一些寻常小事无人代劳啦，等等。这些麻烦琐事确实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只要假以时日，自然也就习惯了。实在不行，干脆请个钟点工，照样能够一切如常。

然而，在这些日常琐事之外，还有很多问题是离了妻子就不行的。

比如，在公司里受了气，或是工作上遇到了烦恼，高伸可以对着妻子倾诉，一吐心中的苦水。下班回到家，哪怕是一声轻微的感叹“今天可累坏我了”，妻子也会迅速的作出反应，“您辛苦了！”言语中满是关切。深夜归家时，只要一想到妻子一定会等着他、给他留门，就会倍感踏实温暖。妻子所起的巨大作用都是精神上的，正因为肉眼看不到，所以平日里根本不以为然，可是一旦妻子不在身边，他

才恍然顿悟，深刻体察。

近来高伸的情绪出现明显的波动，原因或许就在于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一直充当自己精神家园的卫士的关键人物，已经沦为植物人，很难再复原了。

想到这里，高伸不由自主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再这样下去，家里的卫生状况、日常秩序自不必说，就连孩子们的情绪也一定会大受影响，甚或有渐次失控之虞。

高伸再次意识到家有危重病人的巨大压力。心灵的重荷，远胜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它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每个家庭成员内心的安宁。

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高伸怀揣着这层忧虑，与容子及她的未婚夫浩平一起共进了晚餐。

在此之前，高伸就一直想找寻一个合适的机会，与浩平一起吃顿饭，顺便聊一聊他们婚事的筹备、进展情况以及将来的生活打算等等。无奈双方的时间总是配合不上，此事也就一味地迁延了下来。当然，这其中也有高伸自己身心疲惫，妻子病情未见起色等深层原因。

然而，到了七月初，高伸手头的岁末商品促销计划已经完成，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妻子也已被确诊为植物人，她的病情在短时间内似乎不会再出现较大的变化。眼前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现状使得高伸的心态日趋平稳，但是内心的凄清寂寞却根深蒂固、如影随形，于是多少也想借助与这对准新人的聚会来提振自己萎靡低沉的心绪。

由于两个年轻人一致要求吃日本料理，所以他们就将那天的晚餐选定在新桥附近的一家常去的小餐馆。高伸先于约定的七点钟到达，

小两口不一会儿工夫也到了。高伸、浩平和容子三个人一字排开，坐在了吧台前。

“这位是您的千金吧。”

店老板一看容子的相貌就猜出了她的身份。

“真是像极了。”

“这位是我未来的女婿。”

高伸为他介绍了浩平，店老板心悦诚服地点头夸赞道，

“我就说嘛！多般配的一对啊！想必尊夫人乐得合不拢嘴了吧。”

高伸下意识地回避了他的目光。当然，店老板并不知晓妻子昏迷不醒的事实。

“几位喝点啥呢？”

“先来啤酒吧。”

显而易见，适才店老板的无心快语并无丝毫恶意。此类误打误撞的尴尬，势必要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频频上演了吧。高伸想要一扫愁绪，拿起酒瓶就往两个孩子的酒杯里斟满啤酒。

“来……”

举杯相碰，本该有个说道。两个孩子的未来是值得干上一杯，可是高伸的生活现状却无喜可贺。

于是，他只是略微做出了一个干杯的动作，就扭头问店家，

“今天，做生鱼片的是什么材料？”

“牙鲆鱼和海鳗的都有。”

他们听从店主的推荐，点了牙鲆鱼和海鳗的生鱼片，又要了一份烤蛤蜊肉，外加一份干炸鬼鲉。

“别客气，多喝点！”

高伸拿起酒瓶为浩平添酒，浩平赶忙恭敬地伸出酒杯。如果换成儿子达彦的话，那小子一定会满不在乎地欣然受用。正因为是未来泰山和东床的关系，两人之间才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拘谨和郑重。

“请……”

这次，是浩平抢着为他倒酒。高伸觉得自己仿佛多了一个好儿子，一股满足感油然而生。

“对了，你们的房子选定了吗？”

“选好了，位置稍微有些远，在中央林间那里。”

中央林间位于神奈川县，不过，由于电车班次较多，所以来往东京市中心依旧很方便。

“现在，那房子里还住着人，预计八月底之前会搬走腾空的。”

高伸一边听回话一边品着杯中酒。平时，高伸喜欢喝温酒，由于了解到浩平喜欢喝凉酒，所以今天特意就着他的喜好。

“容子这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在家也好，在病房里也罢，他们父女俩即便碰到面也没机会聊到这些话题。

“没问题，剩下的就等您掏钱了！”

说到这儿，两人相视一笑。

“可是，真的不用一起工作挣钱养家吗？”

高伸的话音刚落，容子就不假思索地反问道，

“我可以去工作吗？”

“找份儿工作，日子会好过些吧。”

“可是，妈妈……”

看护妻子的工作不能一直由容子来承担，所以高伸最近也正在考

虑是否该请一个护工。

“那个，我会去想办法的。”

听到高伸的回答，浩平略微向前欠了欠身，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正想跟您谈谈岳母的事情。上次谈话之后，我着手进行了一些调查，果然发现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事实。”

高伸闻言，放下手中正在细品的冷酒，转身望向浩平。

“你又了解到什么新情况了吗？”

“上次，我曾和您说过，有个朋友在那家医院工作。我就是通过他，对岳母的病因进行了多方调查。或许我的执拗让您很头痛吧。”

“哪里，没有的事！”

“那么，请恕我直言吧。”

话题突然转到妻子的身上，高伸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料理台，只见老板在厨房里正忙着对着年轻的小伙计指手画脚。

“据说，岳母手术时，野中大夫中途离开过房间。”

“你说的‘房间’是指？”

“就是手术室。我那位朋友是都南医院外科的大夫，这个情况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

“那么，野中大夫去了什么地方了呢？”

“这个他并不清楚。不过，据他说，中央手术室的广播里叫到了好几次野中大夫的名字。”

高伸陷入了沉思，莫非这件事与妻子昏迷不醒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浩平继续说道，

“实际上我认为，正是在大夫走开的这段时间，岳母的情况才发生突变的……”

“何以见得？”

“理由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据我朋友讲，一位参与手术的护士说过，手术进行到关键处，情形变得有些不对劲了。”

“那么，这期间到底……”

“总之，野中大夫离开手术室，脱离岗位期间，岳母的状况出现了反常的变化，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如果一切属实，那么导致妻子突然昏迷的或许就是特殊体质之外的其他因素了。高伸想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似的，掏出一根香烟点上了火。

“我以前说过，这一切很有可能是医生的失误所致。果然，现在看来，岳母之所以会变成植物人，并不是‘特殊体质’这么简单。”

“此话怎讲？”

“岳母是顺利地接受了麻醉的，对吧。因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麻醉起效之后医生才会开始手术。但是，如果像大夫之前解释的那样，岳母是一个特殊体质的患者，那么，当她的后背注射了麻醉剂，就会立刻出现异常反应。通常，大多数的休克症状都是刚注射完就出现的。然而当天手术的实际情况是，岳母顺顺当当地接受了麻醉，还开始了手术。所以，我的医生朋友对我说，隔了那么长时间之后，病人才出现反常症状，这一点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浩平的声音显得有些亢奋，嗓门也高了起来。高伸惊恐地打量了一眼四周。

“对不起，”

浩平不好意思地低头赔罪，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

“刚才我跟您提到，野中大夫中途离开了手术室，对吧？我的医生

朋友据此推断说，那位大夫一定是确认了麻醉剂顺利起效之后才离开房间的。如果真遇上了特殊体质的病患，一针麻药下去，过敏反应立竿见影，怎么也得手忙脚乱地抢救个半天，哪里还会得空离开呢？”

“这么说，野中大夫之前给我们的解释与事实不符了！”

“此时此刻，咱们还不能百分百地下结论。但是，我认为，包括这个疑点在内，咱们有必要再向野中大夫求证一下具体的细节。”

高伸不得不承认，刚才浩平的一番话确实合情合理，然而，当面去质疑数月来尽心竭力的野中大夫，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差事。高伸左右为难，陷入了沉思。于是，浩平又问道，

“岳母的医疗费还是免收的吗？”

住院至今，妻子的医疗费一直悉数全免，高伸尚未掏过腰包。

“因为说过免收了，所以……”

“那么，院方是不是打算一直免费下去呢？”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怀疑。如果医院不存在过失，何必要免收这么一大笔费用呢？”

高伸沉默无语。浩平用低而有力的声音问道，

“岳父您有没有想过要起诉？”

“起诉？”

“就这起事故，起诉他们医院。我也知道，要您去起诉一位尽心尽力的大夫，多少会于心不忍，可是，这也是患者家属的正当权利啊！我认为，任由这类事故不了了之，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您真有此种打算，我来替您搜集相关资料。”

“什么资料？”

“迄今为止，与医疗仲裁有关的东西……”

高伸手里夹着香烟，隔过浩平，观察容子的反应。

五月之初，他们一家人也曾经进行过一场类似的讨论。那一次，浩平陈述了自己对野中医生的怀疑，当场遭到了两个女儿的联合抵制。容子作为浩平的未婚妻，态度上多少有所克制，可是，香织言辞激烈，坚决反对浩平去怀疑那位细致入微的主治大夫。

两个月之后，女儿们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吗？

“这事儿，你怎么看？”

面对高伸的提问，容子似乎早有准备，回答道，

“但凡可能，我就不希望这样做。不过，我很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一点高伸与容子不谋而合，他们并不希望起诉哪位医生，只是迫切希望了解事实真相。

“我认为，那样做也是为岳母讨还公道啊。”

浩平说着将身子转向了容子一侧，极力主张道，

“这样下去，岳母太可怜了。”

“可是，就算我们去告他们，也改变不了妈妈的现状啊！”

“这是两码事。固然，现在起诉也治不好岳母的病。可是通过法律诉讼，能够促请医生反省自己的行为，杜绝类似的事故重演呀！”

“可是，你要我们起诉的这位大夫，他每天都在积极治疗，悉心照顾着妈妈呀！”

“我不懂他的治疗方法，我只知道目前的事实是，岳母已经成了植物人！而令岳母陷入意识全无、一睡不醒的植物人状态的元凶或许就是他！”

听到这儿，高伸连忙打断了二人的争论。

“浩平君要说的我全明白。我们这几个月的遭遇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现在就打官司是不是操之过急了呢？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采取法律手段，只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还是由我出面，再找大夫详谈一次！”

现在，高伸能说的就是这些。虽然，他还不想用赶尽杀绝的方式将野中医生告上法庭，可是他无论如何也要澄清事实真相：妻子昏迷不醒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特殊体质”之外的其他玄机。就算当面锣对面鼓难免会伤及野中医生的感情，只要能查问出真实的病因，他就必须要有所行动。

促使高伸痛下决心的，或许与妻子陷入植物人状态不无关系。

说实话，在此之前，他还一直怀揣着美好希望，相信妻子能够病愈康复。

然而，经过三个月漫长的煎熬之后，妻子被残忍地宣告了植物人的命运，自那一刻起，高伸内心的天平瞬间倾斜了。以前，碍于对方是妻子的主治医生，他强迫自己不要疑神疑鬼，不要刨根问底。可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地回避什么了。

“下次见到他，我一定会问个明白的！”

“您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见野中大夫？”

“你也想一起去？”

“是的，如果方便的话……”

高伸思索了片刻，摇头拒绝道，

“不，还是我自己去吧！”

浩平似乎认为，两人结伴同行，说起话来也有个帮衬，可以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可是高伸认为，自己此行的目的，并非是找茬吵架，

人多没用。再者，浩平只是女儿的男朋友，自己的准女婿，还算不得真正的家属，带上他也显得不太妥当。

“你们就放心吧！”

这次，浩平带来的内幕消息，显然已经坚定了高伸的决心，他要当面去找医生问个清楚。

三人聚餐后的第二天，高伸直接致电野中医生说，“有事相商，务请拨冗面谈。”

野中医生在电话里回答说，“您有急事找我面谈对吗？我这边只有明天下午四点有空，要不然就得等到后天八点以后了。”

高伸暗忖：明天下午要会晤一位合作单位的商场部长，肯定脱不开身；而后天晚上只有一场员工欢送会，他可以中途离场。

于是，开口问道：“那么，后天晚上，我去拜访您可以吧？”医生答复说：“可以，请您直接到我的房间来。”

通常情况下，医生与患者家属的会面都会安排在病房或是护士站。野中医生身为麻醉科的医生，在医院里似乎享有专门的房间。很少有医生会请患者家属直接去自己的专用房间。因此，野中医生这么做多少有些打破常规，似乎也想借此表明，他给了高伸特别的礼遇。

约谈当天晚上，高伸八点之前赶到了医院。他先去病房与陪护妻子的长女容子碰了个头，随后造访了野中医生的单人房间。

敲门入室后，高伸观察到，房间呈狭窄的长条形，门边有一个为宾客预设的沙发，里手摆放着桌椅，四周塞满了书架。

野中医生指着沙发，说了声“请坐”，随手将自己的转椅调整为面对高伸的方向。

“这么晚还来打搅您，真是抱歉！”

高伸率先开口致歉，医生忙摆起一只手，连声说道，“哪里，哪里，反正我也没事！”说着，拿起桌上的暖壶，为高伸沏了一杯茶。

“谢谢，您别忙了。”

高伸客气了一句。医生一边往自己的茶杯里续水，一边问道，

“您去过病房了吗？”

“刚才去看了一眼。”

“听说容子小姐快要结婚了，是吧。”

野中医生每天查房巡诊，常跟容子和香织亲热地拉些家常。女儿要结婚的消息，想必也是聊天时听说的吧。

“啥时举行婚礼呀？”

“九月二十号。”

野中医生看了一眼桌子前面印有某家药厂名字的挂历后，点头感叹地说道，

“您这两位千金都很出色啊！”

“您过奖了。”

“我呢，只有几个傻儿子，没有闺女，所以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千金，就艳羡不已啊！”

这个话题与他们需要面对的疾病毫无关联，但是野中大夫主动用这种轻松自如的方式与病人家属攀谈沟通，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高伸间的距离。高伸多多少少是有些喜欢这位医生的，容子和香织也是一样。尽管她们也曾想到过，母亲的悲剧或许正是这位医生一手造成的，可就是难以硬起心肠责备、怨怼。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对野中医生的热情率真抱有好感的缘故。

但是，感情归感情，正如在浩平面前承诺的那样，他今天必须要把

所有的疑团和困惑一股脑地摆在台面上。高伸正襟危坐，直奔主题。

“今天来找您，是有几个问题想向您打听核实。”

“您请说。”

野中医生爽气地应诺着。

“请恕我冒昧，我妻子变成这样，果真是特殊体质造成的吗？”

高伸的一席话令野中医生的面部表情随之一紧，但是很快又恢复了以往的沉着镇定。

“您是想说，还有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对吗？”

“实不相瞒，我有个朋友略通些医术。据他分析，应当是有别的原因的。”

“您那位朋友是医生吗？”

“他本人倒不是，不过他有个要好的医生朋友。他的倾向性意见是，不能断言就是特殊体质所致。”

“我也只是说，特殊体质的可能性最高，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啊！如果仔细深入地去查找病因的话，或许能有别的发现。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只能说这种看法是较为稳妥的吧……”

高伸姑且听着，紧接着问道，

“听说手术当中，您离开过手术室，请问这是真的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野中医生满眼狐疑地盯着高伸看了一会儿，才用略带嘶哑的声音开口问道，

“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就是刚才提到过的那位朋友。”

“可是，您不是说他不是医生吗？”

“他是通过朋友，从一位了解这所医院情况的医生口中，道听途

说来的。”

野中医生沉默良久。隔了一会儿，他像是拿定了主意似地昂起了头。

“您说的没错，手术过程中，我是离开过房间。请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真有其事，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正是在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妻子的病情才突然出现变故的。”

“这也是您朋友的医生朋友说的吗？”

“不，这是我们胡乱琢磨的……”

“您不必客气，直说就是了！”

野中医生一副严词正色的架势，双手交叉在胸前抱定，目光直视着高伸。

高伸心里一下子没了底气，可转念一想，哪能在此刻打退堂鼓呢？于是，他在心里暗暗给自己加油鼓劲儿。

“您别嫌烦，我再多问一句。您离开房间的时候，是刚打完麻药之后吗？”

“不，不是立即走开的。”

“如果是特殊体质的关系，那么过敏反应应该会立即显现出来的。如果间隔了一段时间的话，就不能认为是特殊体质造成的了……”

“真了不起！”

“野中医生叹服似的，重重地点着头说：

“您好像雇了一个超级侦探一样啊！”

“哪里，您千万别误会！”

“当然，诚如您刚才所言，其他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我

们也不能据此就完全否定特殊体质的可能性。”

“可是，手术之初不是一切正常吗？”

“确实如此，我离开了手术室一段时间。待我重新返回，尊夫人已经出现了异常反应。”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不晓得，不晓得。或许我不在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导致异常反应的事情。”

“此话怎讲？……”

“因为我离开之后，手术室里就只剩下妇产科的大夫了。”

“您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妇产科大夫身上？”

“这话该怎么说好呢？”

野中医生的话让高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得要领。但是，其中的蛛丝马迹透露出麻醉科和妇产科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争执。

“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没有不便，我希望您能如实相告，我妻子的真实病因究竟是什么？”

“您要的这个真实病因，我确实不知道。如果能那么容易弄清楚原因，就不用费劲了。但是，我想这原因一定是存在的。”

野中医生话里话外都想撇清自己，说着说着他仿佛拿定了主意似的，挺直后背，郑重其事地说道，

“您能否答应我，接下来我跟您说的这番话，仅限于你我二人知道，绝不向他人透露半点？”

在对方恳切的目光之下，高伸只得首肯。于是，野中医生像是要整理一下自己凌乱的思绪一般，仰望着天花板，思忖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比如说，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当然，这纯粹是我个人的假设了……大概是手术中移动过身体。”

“您说的移动是指……”

“尊夫人的身体移动过。”

“可是……”

妻子已经注射过了麻药，按理说她自己是动不了的。

“手术当中，医生移动的吗？”

“手术操作台有个特殊的设计，可以通过摇柄自动调节患者头位的高低。医生在需要的时候，只要吩咐一声，外围的护士就会动手操控。”

“外围的？”

“手术室里，既有双手消了毒，直接参与手术具体操作的护士，也有在外围打下手的护士，她们专门负责在一旁观察患者表情变化、输血、捡拾丢弃在地上的纱布等等。”

这是高伸第一次听人讲起手术室内的情景。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大概是将患者的躯干稍微抬高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为了抬高骨盆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将上腹部一并麻醉了。”

野中说到这儿，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心窝的位置。

“他们大概是想让这一区域也麻醉到吧。”

高伸在脑海中努力想像着妻子躺在手术台上的样子，她的腰、腹部位被人略微抬高了一点儿。

明明是子宫肌瘤手术，有必要连带上腹乃至胸腔部位也一并麻醉起来吗？这子宫肌瘤到底长在哪里呢？高伸只能不耻下问了。

“这子宫不是应该在下面吗？”

“您说得没错，子宫是在骨盆里，没有这么高。但是手术中，具体下刀时，不会直奔子宫一处去，多半会从外围入手。因此扩大麻醉的范围更便于操作。”

“那么抬高了又怎样呢？”

“通常，腰椎麻醉就是将麻醉剂推入腰骨附近的脊髓腔内，利用液体本身的重力作用，控制麻醉的具体范围。比如说，要做膝盖、腿部的手术，我们就让病人头高脚底，麻醉剂自然下移，从而达到腿部麻醉的理想效果。但是子宫的位置要靠上一些，就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法了。于是我们会让病人保持平卧的姿势，同时将其腰部略向下调一些。”

高伸也是第一次听说，医生们是通过调节患者的体位来控制麻醉的有效范围。

“在这场手术中，一开始也是采用这种体位的。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中途好像调整过身体的姿势。”

“是为了让腹部以上的位置也麻醉到吗？”

“我想应该八九不离十吧。但是麻药作用上行是相当危险的。”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稍有不慎，麻药作用就会影响到头部。”

“那么，我妻子也是头部……”

野中医生缓慢而沉重地点了点头。高伸看着对方的脸，只觉得一阵轻微的眩晕。

本该麻醉妻子下半身的麻药为何会作用到头部了？听到这一不曾想像过的结果，高伸闭上了双眼，右手撑住额头。过了好一会儿，等到自己恢复清醒平静，他才喃喃地说道：

“您是说头部也麻醉了……”

“我当时人并不在场，所以不太好说。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说明的过程中，野中医生的脸上又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在荧光灯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可是，为什么……”

妻子是为了一个子宫肌瘤的小手术上的手术台，为何会阴差阳错地连头部也被灌了麻药？这么愚蠢低级的错误怎么会出现在一家号称现代化设备一流的大医院里呢？

“当然，通常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性就是由于某种缘故，出了差错，麻药影响到头部所致。”

“但是，头部的位置不是高于腰部的吗？”

“这一点确实没错。但是正如脊柱是S形一样，脊髓腔也呈现出特别的弧形曲线。表面上看，病人是水平平卧或者腰部略低，但是在移动身体的一瞬间，极有可能造成麻醉药液向上逆行。”

“但是，旁边不是有医生吗？”

“当然，妇产科的医生是在旁边的。但是他们正在进行手术，精力高度集中，往往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手术本身固然重要，可是怎能对接受手术的患者置之不理呢？

“您是说，负责手术的医生们没有留心吗？”

“观察病人的工作，通常是由外围的护士负责的……”

“那么，也就是说，是护士们的失误了？”

“也许她们认真观察就不会出任何问题了。但是手术中的一切责任都因由医生来承担，所以……”

“那么，昏迷不醒的原因是妇产科的医生们在手术过程中移动了身体的话……”

"不，不，现在还不能如此肯定。"

"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妻子和死人有什么区别啊！"

高伸说着说着，压抑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喷涌而出。

"一两个小时就能完事的小手术，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

虽然知道声嘶力竭有失风度，但他还是提高了嗓门。

"我总觉得，我们被人耍得团团转。如果这样的话，我妻子，还有我们全家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您想怎么样？"

"我的朋友建议我打官司。"

"请您少安毋躁！"

"再等还能有什么结果？"

野中医生又忙着擦他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断断续续、磕磕巴巴地说道：

"请，让我，再考虑一下。这事，能否暂时，交由我来处理？"

"……"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看到野中医生跪在自己面前，双手扶地，俯身行礼，高伸再也无法继续说出追究责任的话来。

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盛夏的热浪一鼓作气，排山倒海般地扑面而来。家家户户的房顶，高楼大厦的白墙一扫阴雨连绵日子里的晦暗

沉郁，在艳阳高照之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这样一个炎炎盛夏，而且与大婚仪式相距已不足两月余的时候，结婚双方才举行交换彩礼的仪式，确实显得有些拖拉。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女方的母亲出人意料地遭遇病祸，到底是无可奈何的。

那天，上午十点半钟，高伸带着容子一道离开位于大仓山的住处。

交换彩礼的仪式定于十一点半钟在赤坂的一家饭店里举行。男方家到场的是准新郎浩平及他的父母，而女方则是准新娘容子和父亲高伸以及代替母亲出席的高圆寺的姨妈。

最近，纳彩仪式也去繁就简了。办喜事的人家通常在饭店里租下一个房间，出席仪式的只限双方至亲，甚至连媒人也不在邀请之列。实际上，他们结婚时会邀请浩平公司里的上司来充当这个媒人。因为他属于临时客串的性质，所以也没来出席今天的纳彩仪式。对此，高伸当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浩平家是仙台的名门望族，所以男方父母对如此简办下聘仪式多少有些找不到感觉。

但是，未来的新郎官强烈主张“内容重于形式”，因而亲家也只好听之任之。

按照两个年轻人的意思：当天的活动一切从简，不事张扬；着装不必刻意费神，平日生活里的装束就好；纳彩仪式也干脆简化成两家人的聚餐联谊会。高伸对应上述标准，给自己选了一套灰色西装，配上一条合适的领带，而容子则身着橙红色的连衣裙，在耳垂和脖颈处配搭了一组珍珠项链和耳环。临出门前，香织看见穿戴整齐的姐姐由衷地赞叹道：“哇，姐姐好漂亮！”确实，毫不夸张地说，自家的孩子只消稍加打扮就足够美丽出众了。

“姐姐加油哦！”听到妹妹为自己呐喊助威，容子忍不住笑着

说，“我又不是去参加比赛！”

妹妹香织，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脸庞也生得清秀俏丽。而姐姐容子则恰好相反。她面如满月，目光如水，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温柔娴静，端庄大方。高伸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妻子年轻时的模样，他很想说，“你真像你的妈妈，”可是又自知此言一出，必将勾起大家心中的隐痛，于是默默无语地钻进了提前叫来的出租车里。

父女二人抵达饭店时，十一点刚过，可高圆寺的姨妈已经先行到达并等候在大厅里了。姨妈平时爱穿和服，今天也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罗和服。她看到迎面走来的容子也不禁啧啧称叹“好美啊！”继而冲着高伸打趣说，“把这么出众的女儿嫁给人家，实在是太可惜了吧。”

三个人说笑间上了二楼，进了包厢“桔梗间”，在房间里略等了一会儿，浩平和他的父母也如约而至。

高伸之前见过浩平的父母，所以在座的唯独高圆寺的姨妈是初次会面。

双方互致了问候。由于先期已做过沟通，通报过容子的母亲因病缺席，由姨妈全权代理，所以大家并没有感觉到别扭生疏。浩平一身藏青色西服，而他的父亲则选了一套深灰色的西服。老头子不愧是经营水产品加工公司的大老板，体格健硕，西服紧紧箍在结实的身板上。相比之下，浩平的母亲则显得身材娇小，她身着一件带花纹的罗和服，脸上自始至终洋溢着愉悦的笑容。

寒暄过后，进入了正式的主题，纳彩仪式开始了。饭店方面事先在房间的一角做了一番布置，必要的清单、礼签和聘礼等一一码放整齐。于是，大家在大堆聘礼前完成了一个交接仪式便宣告纳彩礼成。其中，最让高伸感慨的就是交换戒指的环节。小两口大大方方互相为

双方戴上戒指，还喜滋滋地向双方父母展示这件美好的信物，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大方、自信确有当代青年独特的风采。

纳彩仪式的现场随即被改造成了宴会的场所。稍事修整后，两家人再次入席，相向而座。浩平对面是容子，浩平的父亲对高伸，浩平的母亲对高圆寺的姨妈，六人对应落座，共进午餐。

浩平的父亲乍看之下像个不苟言笑的人，其实颇为健谈。

刚一入座，他就开口说，“我真是领略到了梅雨过后东京的酷热天气啰！”接着又告诉大家，“今年东北地区的气温也是居高不下，”后来还兴致勃勃地预测，“今年夏天鲣鱼的捕获量肯定会蔚为大观的哦！”浩平的母亲则在席间盛赞容子的美貌，并模仿浩平弟弟的原话说“嫁给我浩平哥真是浪费了。”她的话语令在场的每个人都很舒心。

在与两位亲家攀谈时，高伸一直时刻准备着，担心话题迟早会转移到妻子的身上。

但是，浩平的父母都好像是忘记了此事的存在一样，谁也没有触及。

看来是浩平事先向他们讲明了未来岳母已成为植物人，恢复无望的实情，并且牢牢叮嘱过他们，千万要回避这个话题。

高伸长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一些。可是他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不愿让人提及妻子，其本身是多么让人痛苦和无奈啊！

用餐完毕时，时钟已经指向了下午两点钟。经过两个多小时深入的交谈，双方已经相互了解，亲密无间了。

浩平的父亲虽然已经一把年纪，还坐拥一家水产加工公司，性情却豪爽冲动，甚至还像个年轻人一样爱好唱卡拉OK。相比之下，浩平的母亲则显得沉静内敛。看样子，小坂家实际的掌权人正是这位身材娇小的母亲大人。

表面上父权至上，实则母亲独揽大权，这种感觉看着就令人欣喜。

享用完餐后甜点，大家正式结束用餐。双方再次互致真诚的嘱托，“今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啊。”此时，浩平的母亲像是忽然想起似地说道：

“亲家，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去看看亲家母……”

高伸没有立刻作答，而是将头转向高圆寺姨妈和容子的方向。

浩平的父母能够借此番上京的机会，特意提出去探视邦子，这份诚挚的心意令高伸万分感动。然而，他担心的是悲凉的现实：妻子现在丧失了意识，终日浑浑噩噩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虽然这亲家老两口似乎已经从儿子浩平的口中得知了大概情形，但是这病床之上深度昏迷的病人的模样，他们当真能够接受得了吗？

高伸征询的目光得到了容子肯定的回应，她用眼神表示自己欣然接受这个提议。高圆寺的姨妈似乎也并无异议，于是高伸转身答复浩平的母亲说：

“想必您已经知道了，内子昏迷至今，意识全无，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听儿子告诉我们说，亲家母很可能是遇上了麻醉事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震惊啊！真是太不幸了！今天我冒昧地提出要去医院探视，或许是给您添乱。但是，你们把女儿嫁到我们家来，说什么我们也要亲自去跟亲家母打声招呼啊！”

“谢谢您的心意！”

“咱们现在就去医院看她，您看行吗？”

星期天下午，恰属正常的探视时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经过一番商议，参加午餐聚会的六个人，以家庭为单位，分乘两辆出租车，立刻动身赶往目黑的都南医院。

在出租车上，高伸从容子口中得知，浩平的父母早已知晓邦子的实际病情，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回避遮掩。至于昏迷的原因，他们只透露了“有可能是医生的疏失造成的”，具体详情并没有细说。

“如果说是什么‘特殊体质’的话，他们又得怀疑我这个做女儿的，将来也许会有类似的麻烦了吧。”

正当欢天喜地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容子还得顾虑到这层麻烦，真是够招人怜见的。

高伸点头默许，与此同时，他想起了前几天自己亲自质问野中医生的场景。

那天晚上，那场在医生办公室里进行的长达半个小时的对话，高伸还未向子女以及高圆寺的姨妈透露过任何内容。野中医生的说法暂时还只是他个人的推测和猜想。但是当时，医生诚恳地双手扶地，俯身恳求“请少安毋躁，静候几日，定当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下午三点多钟，一行六人赶到了医院。容子在前面领路，带着大家从候诊区里面的电梯来到二楼，直奔麻醉科室旁边的病房而去。

星期天下午没有例行的查房，所以病房内只有香织一人陪护在侧。由于已经接到通知，浩平的父母要来探视，所以香织早已是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正如她半开玩笑地保证过的那样，“为了姐姐，我会做足工夫的！”一见面，香织就主动地向浩平的父母行礼问好，热情地迎接他们的到来。

一番寒暄过后，浩平的父母缓步移向房间深处的病床旁。

高伸伫立在离病床一步远的地方。只见邦子静静地躺在窗边的病床上，双目微合。她的脸庞较平日白皙，五官的轮廓也更为立体生动，看来是香织提前为母亲化了精致的淡妆。

浩平的父母并排站在高伸身旁，轻轻地冲着病床行了一礼。

“内子现在正在沉睡，所以……”

虽然明知妻子现在即便睁开双眼也是空洞迷茫、毫无意识的状态，但是高伸只能轻描淡写地无话找话了。

“真漂亮啊，亲家母的样子。”

浩平的母亲在此之前，曾经与邦子会过面，所以她知道邦子健康时的模样。

“跟我上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一点也没变哦！”

“我记得好像是今年的二月份吧。”

“那时还是天寒地冻的，你妈妈竟特意赶到宾馆来看我……”

“妈妈非常喜欢您带来的特产——‘竹圈鱼糕’，特别爱吃呢！”

听到她们的这一番对话，高伸也回忆起半年前的那一幕幕生活画面。

“现在，你妈妈吃饭怎么办？”

“基本上都是靠从鼻腔和静脉的通道直接输送营养液……”

“看上去，倒也没怎么消瘦呢。”

“也许是有些浮肿的原因吧，不太显瘦。”

在容子与浩平的母亲一问一答之间，高伸一直都在暗暗祈祷，他多么希望哪怕是短短的一瞬，妻子能够睁开眼睛看看大家啊。

亲家两口子特意亲自来医院探视，哪怕能微微睁开双眼，轻轻地点个头也好啊。

然而，几乎是同时，他又默默祷告，希望妻子就这样安安稳稳地保持现状，继续沉睡才好。

因为就算妻子能够万分巧合地在此时睁开双眼，也只是茫然空洞地遥望虚空罢了。她根本无力去做出恰当的反应。如果看到这样的情景，亲家老两口也许只会更加手足无措吧。

“您可要早日康复啊！”

妻子表情依旧，可是连接在她身体上的多根插管以及床头那台屏幕闪烁、“滴滴”作响的监控器，无一不在向浩平的父母呈现着冰冷残酷的事实，似乎令他们领教了触目惊心的含义。

他们守在病床边，战战兢兢地端详了片刻，才像是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一般，转身向高伸辞行道：

“那么，请允许我们就此告辞吧。”

“您二位不辞辛苦，特意跑来探视，还请恕我们礼数不周啊！”

高伸忙代表妻子还礼答谢。

“能亲眼见见亲家母的面就足够了。看到她比我预想的还要精神，我就放心了。”

妻子外表看上去并不过分的消瘦憔悴，可是颅内至关重要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很难轻易康复了。尽管高伸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愿意说破，他客气地感谢道：

“您两位亲自到医院来看内子，我想她本人也一定是满心欢喜的。”

亲家两口子再次冲着邦子的位置默默地行礼祷告。无疑，邦子是不能出席女儿的婚礼了，或许这就是双方的最后一面了吧。

“请您多多保重身体！”

二人冲高伸打过招呼，安静地退出病房。容子和高圆寺的姨妈随行送亲家夫妇至医院的大门口，于是病房里只剩下高伸和小女儿香织两个人。

“这位未来的婆婆挺面善的，姐姐好有福气哦！”

高伸并没有接香织的话茬儿，而是直接问道，

“你给妈妈化过妆，对吧。”

“嗯，化了点淡妆。让妈妈一个人素面朝天地躺在那儿，不是太可怜了吗？”

“手艺不错，挺漂亮的。”

香织莞尔一笑，忽然开口说道，

“我想，如果妈妈好好的，一定有一大堆问题要跟浩平的父母商量吧。”

“哦，那些事，今天你姨妈已经都和他们商议妥了……”

“我指的不是那些。我是说，妈妈一定会千叮咛、万嘱咐地把姐姐托付给他们。”

高伸明白，妻子深埋于心底的那份母亲所特有的难分难舍的感情，可是如今她完全不能自主，多说也是无益的了。

“但是，今天，他们能亲自过来探视，也算是懂你妈妈的这片心了。”

“妈妈能坚持到婚礼那天吧。”

“没啥问题，别操心了。”

就算康复无望，只要认真护理，妻子还是能够好好地活下去的。

大女儿容子的聘礼落定，高伸肩上的担子仿佛也轻松了不少。

总算是要把女儿成功地嫁出去了。

“啊，容子也要嫁人了吗？……”

晚上回到家中，高伸独自一人自言自语着，一股莫名的失落、寂寥的情绪忽然占据了他的心房。

女儿出嫁本当是举家欢庆的大喜事，可是对于含辛茹苦将女儿养育成人的父母而言，却像是被人挖去了心头肉一般。高伸虽然在公司的同事面前满不在乎地说，“这下好了，清静多了”，但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不过是在假充硬汉罢了。

此时此刻，如果妻子健健康康地陪在自己身旁的话，两个人还可以彼此宽慰一番，可是如今他只能顾影自怜、独自心伤了。

“不行，你可得打起精神来！”

高伸急忙为自己打气，可是也许是高温天气来势汹汹的缘故吧，他感觉浑身的倦意让他力不从心。

最近，手头的工作并不繁重，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烦心事，可他仍旧情绪低落，精神萎靡。是的，妻子不在身边的状态已经长达三个月了，它像一块磐石横亘在必经的出路之上，一点一滴地消耗着他的体力，蚕食着他的心力。

不久前，高圆寺的姨妈也劝他说，“容子一出嫁，你就找个保姆来料理一下日常的生活起居吧。”雇人帮忙，容易倒是容易，但他总

觉得反倒是个负担。

“算了，目前还能应付。”

所幸，容子和香织一直都在细心周到地照料着一切。容子一出嫁，少了一个得力的臂膀，日子似乎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平了。

“邦子那边，你别存指望了，就当她不在了吧。”高圆寺的姨妈是妻子的亲姐姐，所以她才会直言不讳地劝导他要面对现实。确实，在思考今后的生活时，将妻子忽略不计似乎更合乎现实。

高伸整个人靠在椅子上，恍恍惚惚地想着心事，忽然脑海中浮现出了惠理的身影。

最近的一个月，他和惠理之间的联系只是通过几次电话维系着，彼此一直没有见过面。

这其中自然有客观因素，高伸忙于岁末商品的展销计划，而惠理则去海外旅行了一趟等等，双方确实无暇约会。但是不能否认，上次见面时生分、别扭的感觉尚未消弭。

虽然两个人的关系有些微妙尴尬，但是还不至于闹到发生口角，反目成仇的地步。

在妻子昏迷不醒、缠绵病榻的客观现实下，两个人即使见了面，不出三句话，就会谈及妻子的病情。甚至，妻子还变成了两人之间唯一的交谈话题，他们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享受卿卿我我的二人世界，融洽的关系自然大打折扣。当然，高伸的内心深处还掺杂着一些内疚的情绪，对自己在妻子病重期间与情人幽会的行为进行谴责。

但是，随着高温酷暑天气的造访，高伸的想法渐次有了一些改变。

他开始筹划，暂时忘却妻子的存在，与惠理重返二人世界。

就算自己愿意苦等，妻子也不会好转，她只能终日缠绵在病床之

上，宛如一株植物。既然事已至此，何不抛开枷锁，让自己尽情释放一下呢？

妻子沦为植物人的事实，无疑让高伸心灰意冷，但同时也让他的心态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八月初，天气酷热难挡，炎炎烈日将气温催升至三十多度。这天傍晚，在高温的余威中，高伸邀约惠理前往新桥的寿司店。

时隔三个月再次出现，惠理显得比以往更具青春活力，更加耀眼夺目。当天，她身着一件清凉舒爽的白色连衣裙，腰际配搭了一条红色的腰带。发型也做了改变，剪成了利落的短发，

席间，高伸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绕开一切能联想到妻子的话题，可是当他们碰过酒杯，相互询问完这段时间内的大致情况后，话题不可避免地定格在妻子的病情上。

“您太太，后来，怎么样了？”

“没啥变化……”

高伸已经将妻子成为植物人的结果告知了惠理，只是并没有具体说明原因。

“听你说过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节目，里面介绍了一个植物人患者的家庭。”

惠理不单新换了发型，就连眉毛也精心修饰了一番，眉头浓密，末梢上挑，看上去更加神采奕奕、活力四射。

“迄今为止，很多人都选择了放弃。可是，他们全家和护士们一

起，坚持不懈地努力，每天在患者身边倾诉心声，为他洗澡按摩。你猜怎么着？一直毫无反应的患者竟然能够点头示意，想要开口说话了。我当时看了特别感动！看来，就算是植物人，也未必说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惠理似乎是为了鼓励自己才特意这么说的，高伸听在耳里，嘴上含糊其辞地应承着，

“你说的没错，确实有植物人患者最终病情好转的例子，但是我们的情况不同，一开始大脑就出于深度麻醉的状态，所以……”

“是大脑被麻醉了吗？”

“怎么说好呢？总之，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了。”

高伸想说，造成目前严重后果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医院方面的疏忽，可是，他担心现在讲出来，两个人的情绪又会大受影响，那么结局就无法掌控了。于是，他一口气饮尽杯中的啤酒，想为这段谈话画上一个句号。

“唉，对了，你怎么剪了短发呀？”

“这个嘛，原因就是……”

惠理顽皮地一笑，不当回事地说道，

“夏天到了，天气太热了呗！”

“就为了这个？”

“那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比以前更年轻漂亮了。”

“哦，是吗？”

看着微微侧歪着脑袋的惠理，高伸再次深刻体会到，所谓的活着，就该是眼前的这幕画面：能够轻松地交谈，目光流转，表情生

动，甚至时不时给对方出点小难题，将上一军，刁难一下。

“该不会是遇上啥开心事了吧！”

高伸半开玩笑似的调侃了一句。他想起了横滨的那家可以看到海景的宾馆，就是在那里，他和惠理第一次有了肌肤之亲。当时，高伸恰巧承接了一项旅馆浴室洗浴套装的设计任务。为了获得整体而直观的印象，他在旅馆中留宿了一晚。也正是这一晚，高伸有了与惠理对饮的机会，进而发出了共度良宵的邀请。

如何选择一个发展两性关系最佳的场所，向来是男人最为费心劳神的难题。那一天，恰好得益于高档宾馆房间所营造出的豪华舒适、浪漫温情的氛围，令惠理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他。自此之后，他们俩也曾频频幽会于东京的大饭店或情人旅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大多是在惠理租住的公寓内过夜了。讲起来是有些羞于启齿，但是仅凭高伸那点上班族的微薄薪水，每逢约会就动辄吃大餐、宿豪华酒店，还真是难以为继。或许惠理也正是看出了他的窘迫，才欣然同意带他回家过夜的吧。

惠理的公寓位于雪谷，和高伸家不是同一条乘车路线，好在从都心出发，两处属于相同的方位，所以距离并不算远。公寓位于住宅区内，是幢二层小楼，外墙装饰有白色瓷砖，内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分别为十席的带有厨房的起居室和一间六席大小的卧室。对于单身女人而言，宽敞程度是绰绰有余了。从今年年初起，高伸平均每个月要登门两至三次。

惠理由于长年在第一线工作，养成了干练利落的行事风格，而且对于专业设计也有着较强的审美直觉，因此她的意见往往会成为高伸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虽然两个人相处的时光总是令高伸心情激动、血

脉喷张，纵情体会到彻底释放的快感，但是高伸从没有想过，要完全占有她，并与她结婚。他一直期待的是一种不离不弃，但又与家庭婚姻关系有别的、能够得到一种刺激、获得一份激情的情人关系。

实际上，迄今为止，两人的关系正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发展着。但是今后会何去何从，他就不得而知了。

“咱还是换日本酒吧。”

高伸把啤酒换成凉酒，重新给惠理斟满。

惠理颇有些酒量，啤酒、威士忌都行，但是最喜欢的还是日本酒。每次酒酣耳热，她的眼眶周围就会一片晕红，人也变得格外活泼。只是一旦喝醉了，就容易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和耍酒疯不同，她偏爱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

比如“你又到处拈花惹草了吧？”或者干脆说：“你这人，处处留情，却又偏偏无情至极。”这些话既带批判又满含娇嗔。每当此时，高伸就会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虽然自诩深爱对方，但是毕竟已有妻室，而惠理还是离异单身，所以到底矮人一截，底气不足。

“上一次你们设计的透明香皂，内芯里有花朵的那一款实在是太棒了。”

惠理由衷地夸赞起高伸负责设计的中元节的香皂产品。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的建议吗？”

“我常常被那花朵吸引，忍不住就要去用它。”

高伸被赞美得有些飘飘然，他看着惠理，发现她的眼眶周围已经飞抹上一片桃红。于是，高伸干脆挑明了自己的意思。

“好久没去了，今天我想去。”

“想去哪儿？”

惠理有些明知故问。

“雪谷呀。”

高伸已有三个多月没和惠理亲热了。

“你别太勉强。”

“我一点也不勉强。”

高伸有些着急，恨不能让对方看见自己的真心。他继续说道：

“我想在你房间里好好放松一下。”

“一会儿又好挂念你太太那边了吧。”

惠理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她答应赴约并且开怀畅饮的样子来看，她好像无意回避自己。可是，当他提出进一步要求，希望共享两人世界、鱼水之欢时，她又巧妙地躲开了。

“总之，我还是头一次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此清心寡欲地生活。”

高伸非常清楚，妻子处于病危之中，如果自己还对其他女性穷追不舍，是有失检点的。如果这种事被儿女们知道了，一定会蔑视他。

可是，自打妻子卧床不起之后，高伸一直坚持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说实话，头一个月是因为他全部的心思都在妻子的病情上，那种欲望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之后的两个月，随着病情的稳定，他的内心又开始摇摆不定了。

今天，在约会惠理之前，高伸已经做出决定，他要彻底抛开此前的犹豫，积极追求自己的性福。忍耐了这么久，应该也能够得到妻子的原谅的。男人的生理需求不像女人认为的那样，轻易就能忍耐过去。想要的时候心急火燎，片刻也无法忍受。可一旦获得满足，迅速化解掉勾魂附体的欲望，人也就老实了。就这么一回事，只要是男

人，该原理基本通用。

虽然嘴上这样强调，但是高伸的头脑中还是若隐若现病房中妻子的身影，让他有些胆怯。

可人儿当前，内心却还在顾虑妻子，这是不是出于内疚呢？他有些茫然，不由自主轻叹了口气，被惠理听到了。

“你怎么啦？”

“啊，没……”

这声叹息里面的含义是不能够告诉惠理的。

“有点醉了。”

“你喝得还不到位啊？”

“我们走吧。”

“那好吧……”

从惠理的语气中，他似乎听出了对方同意带他回自己公寓的意思。

离开寿司店时将及八点，整个城市暮色初降。

高伸装出喝醉的样子问道：

“我可以去吧？”

“去哪儿啊？”

“你家。”

他重复着先前的要求。惠理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真让人烦呐！”

“什么？”

“我说，你现在必须得检点些。现在还想着去女人的房间，让人无法想像。”

“可是，我清心寡欲得够久了……”

“要是你太太突然病情恶化，你怎么办呢？”

“不可能的。总之，我要去。”

说完他就义无反顾地拐进小巷子，往新桥车站走去。惠理站住了。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惠理万般无奈似的，叹了口气，然后说道：

“请好好回去吧。”

“我不愿意。”

“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行！”

惠理说完看向路前方，好像是要拦找一辆空车。

“喂，等一下！”

虽然周围人流如织，可是高伸还是大声喊道。

“没必要现在就回去吧。”

如果惠理现在就这样回去了，他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见这次面。

“不是还早吗？”

惠理好像没听见似的，从人行道上没种植被的那一截横穿出马路，向车道上挥手拦车。就在高伸为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发愣的时候，一辆出租车溜边停了下来。

“你不能冷静些吗？”

“我很冷静。”

惠理回过头，与整晚神采奕奕，有说有笑的神情判若两人。她那冷静理智的眼神镇住了高伸，惠理趁势上了出租车。

“喂……”

高伸想要紧紧拉住她的臂膀，但最终放弃了。

此时，他也完全可以强行一同钻入车内，可是那样反倒会招惹不快，徒增双方的烦恼。之所以没有这样做，还因为那仅存的一点理性。

在一脸错愕、茫然呆立的高伸面前，车门“砰”地一声闭合，汽车开走了。

惠理坐在汽车后座上，目视前方，连头都没有回。

怎么会是这样？今晚一见面，惠理就心情愉快地坐在吧台前与他对饮，之后始终兴致不减，有说有笑，看似已经欣然同意了自己的请求。可是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卦呢？

“搞不懂……”

高伸走在高楼大厦间暑气未散的路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

果然，直截了当地提出想去惠理的房间，是大错特错了吗？妻子病笃，还一味求欢的男人就会被视为任性妄为，行为不检了吗？

可是，那一套终归是女性的理论，用来要求男人太过残酷了。

如果是自己求欢的用意过于明显，惠理这才刻意躲避的话，倒还能理解，只是究竟怎么做才算恰当呢？

直白地说，高伸不能否认自己有些依恋惠理。两个人交往两年多，关系一直发展得很顺利。虽然两人并非总是如胶似漆，但是彼此很默契，在肉体关系上也堪称琴瑟和谐。

正因为如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答应，用不着绕弯子。可是回想惠理今天的态度，他又怀疑自己是否有些一厢情愿了。

“或许分开的时间有些长了吧……”

妻子病倒之后已经有三个月了，这期间与惠理一起吃饭只有这区

区的两次。虽然他们也通过几次电话，偶尔还假借外出工作顺道之便碰过头，可是与以前正常交往时相比，见面的次数确实是少之又少了。再加上妻子的病情，一直使高伸顾虑重重，所以两人之间不知不觉出现了较大的隔阂。

“归根结底，男女之间一旦有了距离，关系也就疏远了。”

高伸喃喃自语，呆立在车站前。

这就径直回家吗？一想到家中冷冷清清，连一个守候的人都没有，高伸委实提不起精神。

原本打算与惠理约会后，直接去她家过夜，可现在如意算盘落空，他竟不知该往何处栖身。他想，索性找个地方喝几杯吧。可是形单影只，又了无意趣。

在车站前左思右想，考虑再三的高伸最终决定去医院。虽然时间已近晚上九点，早已过了规定的探视时间，但是只要跟护士站打声招呼，还是可以如愿以偿的。

今晚，容子因为要商量结婚仪式的细节，外出未归，而香织也和朋友外出就餐，所以病房里应该是空无一人的。

此时此刻，高伸之所以下定决心去医院，也正是因为他忽然觉得在空荡荡的病房里，独自一人缠绵病榻的妻子格外令人疼惜之故吧。

高伸站在山手线的电车上，手握着吊环，不禁扪心自问。

自己果真是深爱着妻子的吗……

刚才，他为了要获得片刻的鱼水之欢，全力以赴地追求惠理，所以一直刻意地忽略妻子的存在。然而，此时此刻，他满脑满心都只想着妻子一个人。

刚才，他还在为惠理的态度骤变而伤怀，可是这一刻，他蓦然发

现，自己也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当然，自己心性的转变，是拜惠理斩钉截铁的断然拒绝所赐。他求欢未遂，无处可去，才又想起回到妻子身边。

这难道是爱吗……高伸不甚了了，但他知道，此刻自己确实担心妻子，一心想要陪伴在她身旁。

“我回来了……”

望着流光飞舞的窗外，高伸喃喃自语。

真是久违了，每次回家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如果此刻回家，妻子能够出来迎接自己的话，那是怎样一种心满意足的喜悦啊。九点刚过，医院正门已经关闭，他只能从西侧的偏门进入。

他进门时发现一辆救护车停在门前，而入口处不远的候诊室里，急救队员和家属模样的人正站在那里交谈着。

高伸迅速联想到四月初的时候，自己和家人护送着妻子奔赴四谷分院的急救中心时的情景。

当时他还满心期待着妻子能够很快恢复健康，可结果却不见丝毫起色。

现在，这位刚刚送进来的患者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他忍不住探头张望了一下，判断出患者似乎已经被送往急诊室。

高伸从候诊室左手走廊前的电梯上到二楼，穿过麻醉科的办公室，直奔妻子的病房。这条路他已经走过无数次。此刻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高伸在门口站定，正欲抬手敲门，但转念一想，房中只有昏迷不醒的妻子，便径直推门而入。伴随着房门“吱”的一声轻响，高伸走

了进去。只见屋内唯有入口处亮着一盏夜灯，散发出昏暗的光芒。房间深处模模糊糊显现出一张病床的轮廓。

"我回来了……"

高伸在心底默念着，缓缓靠近床边，在床前站住。病房内光线昏暗，他猜想妻子一定是在沉睡。不曾想，借助昏暗的灯光，他发现妻子正瞪着两只大眼睛，凝望着自己。

"啊……"

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轻呼，立刻脱掉外衣俯下身子。房间内光线不佳，但是借助窗外透进来的灯光，他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妻子的表情。

"你怎么，醒着呢？"

高伸微微点着头，拿起妻子露在床单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你是在等我回来，对吧。"

妻子不言不语，只是直勾勾地凝望着天空，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但是，高伸已经认定，她就是在等自己。

"对不起，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是我不好……"

高伸轻抚着妻子的脸颊。此时，他完全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与惠理不欢而散早早归来的结局了。

妻子好不容易张开双眼，屋内却一团昏黑，实在太可怜了。高伸赶忙打开了床头柜旁边的台灯。

瞬时，妻子好像受不了强光似的，眨了眨眼，瞳孔也随之收缩起来。尽管失去了意识，她依旧能够感受到光线的刺激吧。高伸颇觉不可思议，轻声询问妻子：

"刺眼吗？"

妻子毫无反应，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高伸所在的方向。

“我说对了，确实晃眼了，是吧。”

高伸兀自点着头，伸手调暗了灯光。不知是否是心理作用，当他再次回头看到妻子时，发现她的表情惬意多了。

“你果然什么都明白的，对吧。”

高伸干脆坐在床边，继续叨着家常。

“今天，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的。”

高伸自言自语着，蓦地想起了刚刚被惠理无情拒绝的那一幕。

“我刚刚被那个女人甩掉啦！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

妻子似懂非懂地听着，两只玻璃珠般纯净透明的眼睛紧盯在高伸的身上。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自始至终我还是喜欢你的！”

妻子健康之时，这件事他无论如何也羞于启齿，现在他反倒可以毫无负担、无所顾忌地一吐为快。

“你是最好的。”

此话刚一出口，高伸就愣住了。他暗暗思忖了片刻：无疑，自己对妻子的满腔真情是如假包换的。但是，这其中就没有被惠理抛弃后心情寂寥的成分了吗？如果自己没有遭到拒绝，此刻应该是在惠理的香闺里颠鸾倒凤，乐不思蜀了吧。究竟还能否记得妻子的存在呢？

扪心自问后，高伸坚定地摇了摇头。就算与惠理重修旧好，他也绝对不会忘记妻子的。惠理就是惠理，他决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对妻子的爱恋。

“这和别的女人没关系。”

高伸看着妻子喃喃自语道。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都会一直爱着你！”

在这一瞬间，妻子的眼珠微微转向右侧又停住了。

“你听懂了，对吧。”

“……”

“你回答我呀！”

高伸由轻声询问转为高声呐喊，可是都无济于事。看着浑然无知无觉的妻子，高伸不由得悲从中来，扑倒在病床上。

夜晚九时已过，病房里寂静无声。唯有监控器顽固地发出节奏单调的鸣响。高伸俯伏在妻子的胸口上，一动不动地趴了半天，直到感觉出自己的眼角渗出了眼泪。

高伸在黑暗中默默地拭去泪水。他意识到，自妻子昏迷后，这是自己头一次伤心落泪。

在这四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高伸亲眼目睹过包括达彦在内的三个孩子或泪眼婆娑，或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唯有他在坚持着，许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吧。其实，肩负着多重重荷的他终日紧张忙碌，也根本无暇哭泣。

此刻，积攒了多日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了。

痛快地哭了几分钟，高伸忽然感觉到妻子温暖的体温，于是他慢慢抬起头。

一个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真够寒碜的。

“你都瞧见了吧？”

高伸的问话，妻子似乎微微一笑。

“你一定都看见了，你肯定在笑话我没出息了，对吧。”

无论他怎么追问，妻子都不作回答，甚至刚刚看似露出那抹笑意的脸庞也和先前别无二致了。

“你放心，我不会再哭了。”

高伸喃喃地说着，像是对妻子，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一定不喜欢这种窝囊废的，对吧。”

说着说着，高伸忽然有了一种冲动，他要和妻子并排躺下，一起盯着天花板瞧瞧。

“那上面，能看出什么来吗？”

高伸紧挨着妻子躺下，也仰头凝视天花板。

房间的光源仅仅来自枕边的小台灯，所以头顶上的天花板宛如研钵的钵底，四周漆黑，只有中间塑料盖的部分透出微弱的白光。

“你就整天看着它吗？……”

和妻子并排躺着看天花板，高伸越发有了深刻的体会：妻子整天蛰守在狭窄的病床上，眼睛一瞬不瞬地守望同一个空间，这是多么痛苦而悲哀的命运啊。想到此处，高伸不由自主地攥紧了妻子微微浮肿的手。

背景

随着长女容子婚期的日益临近，高伸的周遭也被带动起来，陡然间忙乱了不少。

由于新房已经选定了具体的地址，所以容子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选购合适的家具和必需的家用电器。此外，她还要筹备婚礼以及宴会的各项准备活动，真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

高伸只是不时听取容子的汇报，具体的工作则全部交由两个年轻人自己去完成。话虽如此，他倒也并非只是作壁上观，当个甩手掌柜。

从确定出席婚礼以及婚宴的众多宾客的名单，到安排座次，再到新娘嫁妆的准备，许多大事小情仍需要高伸出面定夺。所幸，新郎浩平家早将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婚礼本身已无需担心，因此也就免去了让容子尴尬难堪的烦恼。

“让我瞧瞧，离姐姐出嫁还剩几天了？”

妹妹香织总是一边说着，一边翻挂历算日子。全家人的生活节拍都被统一起来，准备迎接容子婚礼的到来。

高伸理所当然地以为，准新娘容子一定整天欢天喜地、喜气洋洋的。可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午后，高伸刚到病房，陪在母亲身旁的容子就忽然一脸凄楚的表情，幽幽地开口问道：

“妈妈真就这么让人白白欺负了吗？”

迄今为止，容子从没说过这样的狠话。她使用了“白白欺负”一词，可见矛头是直指医生的。

“上次，大夫不是答应过咱们，要好好查找原因了吗？”

确实，前不久高伸与野中医生面谈时，对方表态要查明原因，希望家属能多给几天时间。可是这之后便泥牛入海，杳无下文了。

“难道还没查清楚吗？！”

此事，高伸也一直挂念于心。只是野中医生尚无正式的回应，他也只好按兵不动，因为他担心催逼过紧反而适得其反。

“总这样敷衍搪塞，我可受不了。这种情况下，我怎能安安心心地嫁人呢？”

从女儿的言语中，高伸似乎看出了容子的心事：她在担心昏迷不醒的母亲。抛下这样的母亲，一心一意忙着出嫁，使得女儿的内心备受煎熬。

“浩平君也问过我几次，妈妈的事到底怎样了？”

“大夫还没给回话呢！要么，我再去问问吧。”

女儿已经急成这样，高伸当然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高伸再次会晤野中医生是在这场谈话的三天后，一个星期二的傍晚。

和上次面谈时一样，野中医生邀请高伸到自己的房间。高伸如约而至。只见野中医生似乎刚从手术台上下来，一脸的倦容。稀疏的头发凌乱不堪，白大褂敞开了一半，露出了里面的运动服。

高伸首先寒暄了几句，感谢医生对妻子的多方照顾。随后直奔主题，单刀直入地表示，自打上次谈话后，时间已过去近月余，因此想打听一下，这之后的调查结果，是否已有眉目。

野中医生闻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似的，将脸别过一边，支支吾吾地说：

“本来我想尽快回复您的，可是中间放了个暑假……”

高伸默不作声地听着。突然，野中医生向前探出上身，紧张地询

问道：

“上一次咱们谈话中提到的，我不在手术室的事情，您没对任何人讲过吧？”

“这个……当然。”

听到肯定的答复，医生像吃了颗定心丸似的，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即他以一种干脆果断的口吻说道：

“请允许我开诚布公地说吧，这确实是一次失误。”

医生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令高伸一时之间有些反应不过来。正当他讷讷无言之时，医生继续说道：

“当时，我要是没有离开房间就好了。”

“上次，您不是跟我说过，您怀疑手术中，患者的身体被移动过吗？”

“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是还有其他原因吗？”

“特殊体质也可能引发……”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原因？”

在高伸再三追问下，野中医生压低了嗓门，低语道：

“总之，是我就不应该离开手术室。”

“您是有什么急事才离开的吗？”

“不，并不是我有急事。这么跟您说吧。那天，手术的安排很密集，可偏偏不凑巧，正赶上学会活动，所以麻醉师的人手紧缺得很。虽然每台手术都各安排了一名麻醉师，可是这其中有个新手，就因为放心不下，所以我才会到他负责的手术室去照应一下……”

高伸并不十分清楚，这家大型医院的中央手术室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布局，他只能做一番大致推测：一条过道，两边分布着若干间手术

室。当天的情景似乎是：野中医生在其中一间手术室给邦子注射完麻药后，就离开房间，去另外一间手术室坐镇、帮忙把关。

“那么，您其实并未走远，对吧？”

“那是当然！”

“为什么会来不及呢？”

“我确实是回到了手术室，可惜那时已经……”

“人已经不行了，是吗？”

“也不能说已经不行了。反正呼吸停了，血液也变黑了。”

好几位医生围在妻子身边动手术，怎能眼睁睁看着让她的血液变黑的事情发生呢？患者的血液由红变黑，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就没有人去注意到呢？在堂堂的大医院，在全国闻名的手术室里，怎么会上演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一幕呢？

“为什么……？”

高伸的满腔疑问冲口而出。野中医生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您无法理解也是应该的。可是按照惯例，主刀的大夫只需负责手术本身。”

“那么手术中，该由谁来负责观察患者呢？”

“这本来是麻醉师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果医师不在的话，应该由，我上次跟您提到过的，外围的护士负责观察……”

“难道就是那位护士没有尽到职责？”

“我想，她应该是观察着的，不时看上两眼的那种……”

“可是，最终不还是没人发现问题吗？”

“不，是发现了的。妇产科的主刀大夫发现血液颜色不对，才派人广播找我的。”

“您是说，虽然把您找来，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吗？”

“确实是晚了一步。”

一旦触及事情的核心问题，野中医生的解释就开始变得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起来。

“大夫……”

高伸郑重其事地望着野中大夫，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我之间有约在先，我不对旁人泄露此事，您理应如实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这话我确实说过。可是我也找不出真正的原因啊！在普通人眼里，医学如此昌明发达，仿佛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水落石出似的。但是事实上，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比比皆是啊！”

或许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此言确实不虚。然而，医生想用这种太极推手般的方式回答问题，避重就轻，敷衍搪塞，是高伸万万不能接受的。

“您说不知道原因，可是事实摆在这儿，我的妻子变成了植物人了！她只做了一例小小的子宫肌瘤手术，就能伤及了大脑，从此人事不知、沉睡不醒了么？！”

“因此，我们正在对这起病例进行分析，想要由外及内，用抽丝剥茧的方式，推演出可能性最高的原因。”

“请您务必要给我一个答案。到底是特殊体质造成的，还是手术中移动了身体导致的，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夫，您认为这其中哪种可能性最大呢？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我们全家断难再如此沉默，坐视不管了。”

“……”

“请您实话实说吧！”

在高伸的再三追问下，野中医生似乎放弃了坚持，他点头说道：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不敢保证绝对准确。我认为也许还是麻醉药倒流入脑的结果。”

“那么，是手术中移动了身体的结果吗？”

“也许这么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吧。”

“那就是说，是妇产科大夫们的过失了。”

“不，不能这样断言。因为即使那几位大夫真的调整过患者的身体，也并非一定会出现这么个必然结果，直接导致那么大的一个事故。”

“可是，确实已经酿成了一个大事故了，不是吗？”

“所以我才会产生猜想，也许正是在身体调整的瞬间，不幸命中了那几百分之一的概率，麻药逆流影响了大脑。但是，妇产科的大夫们在移动病患身体时，并没有想到过会引发这样严重的后果……”

“那么，在您回到手术室的时候，我妻子的身体是抬起的状态吗？”

“看起来是的……”

云遮雾罩中，事情的全貌终于呼之欲出了。

就差这关键的一步了。高伸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继续提问。

“刚才您提到，血液变色的事情，我想请教一下，这和丧失意识有啥关联吗？”

“当然有啦。因为血液变黑，正是呼吸停止后，血液中缺氧直接导致的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手术中，我太太曾经一度停止过呼吸，对吗？”

“是的，暂时性的……”

“可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呼吸……”

“这个原因，我反复强调过多次了，我真的弄不清楚。如果是麻药逆行影响了大脑，那么位于大脑中的呼吸中枢就会受到牵连。那里一旦麻痹，人就无法呼吸了。”

手术中竟然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高伸简直难以置信。

“人的呼吸一停，不就会马上死掉了吗？”

“您说的没错，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病人就会很快死亡。不过，我一回到手术室，就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切开气管，帮助患者苏醒。呼吸恢复后，血液也迅速恢复正常，呈现鲜红色了。”

“意识呢？”

“和其他器官相比，大脑是需氧量最多的组织，而且它的结构更精密也更敏感，一旦缺氧，哪怕是短时间，破坏性也是极强的，往往很难恢复。”

“当时，我妻子的呼吸停顿了多长时间呢？”

“准确的时间我说不上来。大概几分钟吧，我想，时间应该不会很长。若是其他脏器，即便遭遇短时间的缺血，只要恢复供血，就会完好如初。可是脑神经正因为它高度复杂，所以格外脆弱，一旦受到冲击，往往会万劫不复。”

如果呼吸停顿是如此致命的因素，那么野中医生不在手术室的准确时间自然再次成为高伸关注的焦点。

“恕我冒昧，大夫，我想知道，您当时到底离开了多长时间？”

似乎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野中医生沉默了片刻，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十五、六分钟吧。”

“据您所说，在这期间，我妻子的身体被人移动过了。请问妇产科的大夫们有权这么随意移动病人的身体吗？”

“他们是主刀大夫，只要手术需要，自然是没问题的。”

“可是这一次，他们对病人的实际情况不管不顾，随性而为，不是吗？”

“当然，要说大意，也确实够大意的……”

“妇产科的大夫和外围的护士们都已经承认自己移动过患者的事实了吗？”

“不，不，我刚才说过了，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而已。”

“这事就不能进行调查吗？手术中，他们到底有没有移动过患者……”

“您等一下！”

野中医生突然表情严峻、面色凝重地看着高伸，说道，

“您是想知道，责任在谁，对吧？”

“当然！我妻子现在都变成那样了，所以……”

“要说责任，全在我一人身上。就因为我当时没有守在手术室里。”

麻醉师暂时离开一会儿，去了另外一间手术室。难道就因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便白白断送了妻子一生的幸福了吗？

“这就是原因所在吗？……”

高伸俨然忘记了医生的存在，一拳重重地捶在桌上。

“真是岂有此理！……”

高伸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无法相信，如此些小的差池，就会令妻子从此人事不知，陷人深度的昏迷。

高伸双拳紧握，呆坐原地。野中医生无言地地垂首领罪。

“都是我一时的疏忽……”

看到医生低头道歉，高伸不由得怒火中烧。

谁要你道歉？我只要我的妻子完好如初！你救不回我妻子，光知道低头认罪，算什么本事？懦夫！

“就因为你……”

正当高伸想要再次放声高喊时，医生一连声怯怯地道歉：

“我万分愧疚！”

高伸已经气得无话可说，他怒目圆睁，只觉得近在咫尺的医生的身影忽然变得一团模糊，一种说不出的虚脱感在他的五脏六腑内漫延开来。

令人遗憾的是，对手此刻早已缴械投降，俯首就范。堂堂的医生身体早已折成九十度，口中不住地道歉，乞求自己的原谅。但凡对方稍有不逊，胆敢言语傲慢、盛气凌人的话，高伸一定会如烈火烹油一般，冲冠而起，斗争到底。然而，对方却是这样一副诚恳的态度，令他满腔怒火无从宣泄，无计可施。

真恨不得让这个大夫饱尝一顿拳脚！高伸克制住内心的冲动，无奈地闭上了双目。只听野中医生在一旁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并非是在给自己另找借口。正如刚才对您说过的那样，那天正赶上春季的学会活动，人手本来就紧，手术又多。在这种情况下，妇产科的人找我商量，能否再追加一台手术，也就是尊夫人的这例手术。本来我是一口回绝的，可是对方说很着急，于是我寻思着，只要想想办法应该没问题吧，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高伸把脸别过一边，可野中医生并不介意，依旧在自说自话。

“不瞒您说，那天我一直有不好的预感。早晨，我像往常那样下了电车，本来应该直接出站的，却昏头昏脑地跑到了另一条线路的换

乘口。当时我心里并没在想啥特别的事情，就感觉脑中一片空白，不知不觉就随着人流走岔了道。”

这段医生上班路上的小插曲，高伸听来索然无味，可是野中大夫却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

“我意识到走错后，慌忙折回出口方向。那时我突然就有了一种预感，心想：‘今天该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吧’。当然，这本是无稽之谈，不足为信的东西，可是，谁知后来我在打麻药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

“因此，您就离开了手术室，对吗？”

“不，一开始，我就有打算，中途要过去看一眼。可是，因为那边的麻醉师太年轻，所以，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如此看来，妻子也好，大夫也罢，似乎都被一条无形的命运之绳绑在了一起。

“也许您听上去，像是我在找借口，可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当手术室的喇叭广播在找我的时候，我还稀里糊涂的。不，也许应该说是漫不经心才对。我确确实实听到了广播在喊我的名字，播了两遍‘请回五号手术室’，可是我竟然没能听出那声音有多么急迫，所以我并没当回事。”

“您回去了吗？”

“当然回去了。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所以还慢条斯理的……”

“为什么，他们不火速找您呢？”

“不是的，当主刀大夫发现血液变色之后，命令护士火速将我叫来，那位护士又立即通知了中央广播室的工作人员，请求广播找人。

事情到这儿都没问题。可是中间经过了若干个环节，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十万火急的紧迫感被人为地稀释了，所以听起来只是喊了几声我的名字而已。我还想当然地以为，最多是输液水打完啦，血压下降啦等等，这类寻常小事，并没往心里去……”

根据野中医生的描述，高伸猜想，中央手术室里应该有七、八间或者更多些的手术室。每个房间似乎都装有扬声器，每天都会有若干次的寻人广播，找医生的，找护士的，络绎不绝。然而，当天妻子的病情突发变故，紧急找人的广播经过多人的口口相传，到最后真正播出时，已失去了紧迫感，变成了常见的寻人通知，因此野中医生才没当一回事。

“这在大医院里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我说出来，并不是想找托词。”

野中医生再次低头致歉，但是高伸视若无睹，他拼尽全力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我妻子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许是因为话题突然一转，野中医生显得反应有些迟钝，他愣了片刻才回答道：

“正如以前与您沟通过的那样，尊夫人现在暂时陷入了植物状态。也正因为此，我想病情不会有太大的突变的。”

“照您这么说，那也就是没有好转的可能了……”

“很遗憾，我认为确实很难！”

“那么，会不会一味地恶化下去……”

“那就要看护理的水平了。植物状态下，头号难题就是如何防范感染。呼吸道、肺部以及尿路，任何一处一旦感染发炎，身体机能都

会随之下降，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只要护理得法，病情就不会恶化了，对吗？”

“理论上确实如此。可实际上，病人整天躺着不动，以心脏为首的各个器官，如胃、肠等的功能都会显著退化，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高伸现在最操心的就是长女容子即将举行婚礼。他希望妻子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那一天。

“再过一个月，我的女儿就要结婚了，所以……”

“坚持到那时，肯定没问题！”

“拜托您，多多费心！”

一涉及妻子的具体护理，高伸眼下也只能全权委托这位医生了。

“那么……”

看到高伸欲从坐椅上站起来，野中医生急忙上前追问道：

“请问，您刚才说的，想起诉的事……”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仅凭高伸个人的意见是无法做出回应的。到底要不要打官司，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事关系到孩子们甚至是妻子的切身利益。

因此高伸没有回答。在一片沉默中，野中医生紧追不舍似的继续说道：

“如果，您不起诉，我希望能由我为您找出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高伸满腹狐疑，他不明白野中医生所说的最佳方案到底是指什么？可是野中医生不管不顾地继续恳求道：

“请您相信我吧！”

高伸没有回答，他只是冲野中医生行了个注目礼，就转身告辞，离开了医生的房间。

八月中旬，也就是在高伸与野中医生会面后不久，“玫瑰皂业”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麻烦。

迄今为止，高伸所在公司向阳光酒店集团供应的浴室洗浴用品套装一直备受好评，顾客反响强烈，所以阳光旗下的十二家连锁酒店纷纷向他们公司追加订单，要求订购同样的产品。

该酒店集团是全国连锁经营，总计有近五千间客房。如果高伸的公司能为其提供货源的话，每月的交易总额将高达两亿日元。

因此，接到大订单后，玫瑰皂业公司就马不停蹄地开工赶产，终于在一周前，完成了订单上的全部货品，正待如数发往各家酒店。

然而，当看到生产出的样品后，八木泽吓得魂不附体，一头冲进高伸的办公室。

“主任，大事不妙！”

此时，午休刚过，高伸正在办公室里喝着速溶咖啡，抽着香烟。

“工厂那边刚刚来过电话，据他们报告说，咱们提供给阳光酒店集团的组合套装，里面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弄混了。”

“你说什么？！”

“分装错了，瓶子搞反了！”

通常，为了营造舒适氛围，酒店的浴室里会提供一整套洗浴用品，如固体香皂、化妆水、洗发水、护发素、剃须化妆水和生发液等等。这类产品无论是容器外形，还是色彩组合，无不体现着酒店独到的审美意趣，很能吸引住宿客人的眼球。正因如此，常有客人会因为爱不释手而顺手牵羊。酒店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也睁只眼闭只眼，提前将这一部分的损耗计算在成本之内。

这些洗浴用品根据灌装的产品不同，价格也会有所浮动，但通常

一整套产品的成本都会控制在一千日元以内。因为是日常洗发、沐浴时不可或缺的用品，所以这类产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客人对酒店服务品质的满意度，绝对不容小觑。

据八木泽汇报的情况来看，目前已经查明，正是这套用品中的洗发水和护发素两件单品，在灌装时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为了帮助阳光酒店体现出店如其名的阳光特色，洗发水、化妆水等小产品的容器外观都分别选用的是高度十公分左右的圆柱形瓶体，顶部再配以象征着太阳的圆形瓶盖，瓶身则用赤、黄、青、紫等颜色排列出彩虹的效果。这款产品原本是高伸统率全体企划设计室的同仁为横滨的阳光酒店独家打造设计的，谁知面世后好评如潮，引得该集团下属的十二家全国连锁酒店集体下了订单。为此，工厂方面马不停蹄地加班加点，刚刚赶制完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

迄今为止，同款产品早已源源不断地生产了许多批次，所以突然出现如此重大的疏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事我是刚刚听琦玉的工厂汇报的……要不要找他们的厂长问问？”

“赶紧给他打电话！”

如果消息无误，那么刚赶工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都将报废，势必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巨额损失。

高伸哪里还有心情喝咖啡，他狠狠地捻灭了手中的香烟，“腾”地从座位上蹿起来，一把夺过八木泽递上来的话筒，劈头就问：

“听说洗发液和护发素装反了，是不是真的？”

“嗯，好像似乎是……”

工厂厂长语无伦次，说起话来吞吞吐吐的，他的声音足以表明内

心的慌乱。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

“这个嘛，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初步结果是说明书……”

“啥？！”

“说明书上就是那么写的。”

该款产品的说明书全都出自企划设计室一手。如果是说明书出了问题，那么责任就要由设计室主任高伸来承担了。

“你复查了说明书了没？”

“我现在手头就有一份……”

“赶快给我传真过来！”

高伸叫喊着，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失真。紧接着，他又追问了一句，

“货品都还没出厂吧。”

“是的，这您放心！”

如果洗发水和护发素在错误分装的状态下，交货到位的话，酒店方势必会提出索赔要求，那么公司不仅要损失大笔的金钱，甚至还会影响到今后的信誉问题。

“那就好……”

高伸嘟囔了一句，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

“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现的？”

“好像是工厂的职工试用了一下……”

“用了包装好的？”

“好像是包装有瑕疵的产品……”

公司有明文规定，禁止职工私自将产品携带回家，但是眼下歪打正着，让他们发现了这一重大失误，高伸也不好再挑拣对方的不是了。

“这真叫歪打正着，因祸得福呀！”

“可不是嘛！要是谁也没发现，就这么把货发出去了……”

“行，我知道了。你先把货原封不动地放着，我们调查清楚了再跟你联络。”

高伸放下电话，环视四周，只见以八木泽为首的全室工作人员都神情忧虑地看着自己。

“我刚刚与琦玉的工厂通了电话，据说在这批专为阳光酒店生产的洗浴用品套装里发现了问题，洗发水和护发素两种产品被灌装反了。”

高伸向全体人员简述了电话里的内容。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工厂方面说，是按照说明书操作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的麻烦就大了。好在，那边及时发现了问题，出错的产品还没有出厂。”

大家闻言都松了口气，全都一个劲地点着头。

“咱们这里还保留着说明书的底根吧。去拿出来，和工厂发来的传真对比一下，赶紧给我弄清楚！”

高伸说到这儿，整个人跌回到坐椅上。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通常，产品的设计说明书要由制作团队的具体负责人加盖印章。之后，送交总负责人也就是高伸审阅并加盖私章，最后才下发到工厂。这次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是八木泽，总负责人是高伸。如果说明书果真出了问题，他们俩肯定难逃其咎。

“怎么会……”

“真是太奇怪了！”

正当他和八木泽不约而同地仰天长叹时，工厂发来的传真到了。

高伸一个箭步飞扑上去，将说明书平铺在桌上，与八木泽一道逐字逐行地查看起来。

他们首先查验了签章，果然，在文件的最后，赫然加盖着八木泽和高伸两个人的印章。

确认印章无误后，他们赶紧翻看正文，找到了写有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那一部分。文字说明得很细，从尺寸到色调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中间颜色一栏赫然标注着“淡红色——护发素”、“淡紫色——洗发水”。

“就是这儿吧。”

“是的……”

八木泽面白如纸，在一旁颓然地点着头。正确的信息应该是洗发水为淡红色，护发素为淡紫色。而眼前的这张说明书恰恰弄颠倒了。

“不应该的呀！……”

二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

“这里有存根。”

一名年轻的职员拿来了公司内部保管的底根。那上面也是错的。

“怎么会……”

高伸自言自语，而八木泽已将脑袋摇成了拨浪鼓。

“我不明白……”

大家谁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可是他们两个人确确实实是在有问题的说明书上签过字、盖过章。

进公司二十年来，高伸从未犯过如此重大的错误。

虽然他的工作还称不上尽善尽美，但是至多只犯过几次小失误，而且全都是略加调整就能解决的小问题。迄今为止，要说最大的一次纰漏，莫过于贴错了岁末商品的标签，价格上少标了二百日元。不

过，他在事前就发现了问题，及时更换了标签，可谓是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但是这一次，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

本该装洗发水的瓶子里装上了护发素，而护发素的瓶子里却装上了洗发水。看起来问题很简单，似乎只需将瓶内的东西倒出来，重新灌装即可，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往容器内灌洗发水或护发素是填充车间的工作，单纯地直接灌装并不费事。但是要想把装进去的东西倒出来就格外麻烦了。而且清洗容器、再次分装等等，一道道工序下来，需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如果是大瓶装的高档香水自然可以另当别论，可是一小瓶不到一百日元的小玩意，还要费这番周折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照目前的情形估计，最终这两件单品都得重新置办。

“可是……”

高伸仍然不敢相信，他心有不甘地看着八木泽说：

“只有瓶子的颜色这一处弄错了，对吧？”

“我再给工厂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八木泽再一次拨通了工厂的电话。而高伸则重新审视着说明书，算起了经济账。

如果分装完毕的洗发水和护发素，最终全部报废了的话，一瓶单价为一百日元，酒店的客房约有五千间，那么二百日元的五千倍就是一百万日元。说明书上显示，这次生产出来的是两个月的使用量，按六十天计算的话，一百万日元的六十倍，总额将高达六千万日元。

“天哪！六千万哪！……”

高伸不由得叫出了声，可问题还不单单只是经济上的损失！由于交货期是本月末，因此，即便现在赶工，重新生产，似乎也来不及

了。到了规定的时间交不了货，那该如何向酒店方解释，又该如何补救呢？

“糟啦！……”

实话实说，有生以来，高伸还是头一次遇上这么大的危机。这样下去，不仅会给公司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搞不好还会连累到超级客户的日常业务。

不管怎么说，这些问题不是推诿搪塞就能轻易化解的。

高伸的思维快速地运转着，他自己也意识到此刻自己表情严峻，面白如纸。

“怎么样？”

八木泽放下电话，向他汇报说：

“核实过了，容器、颜色都没问题。”

“英文标识也是对的吗？”

“您说的没错，好像只是说明书上有误。”

洗发水和护发素的分装容器在用颜色加以区别的同时，还分别印上了各自的英文名称。就算瓶子的颜色指示错误，只要看一眼英文标识，也能分清哪个瓶里该装洗发水，哪个瓶里该装护发素的，填充车间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吗？

通常情况下，英文标识都被当作设计装饰来看，工厂在具体操作时，依旧会按日文指示说明来完成。

“他们哪怕是能多看一眼呐！……”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关键的日文说明部分出了差错，怎能怨得了别人呢？

“可是，我真搞不明白！”

高伸长叹了一口气，双手抱臂，瘫坐在椅子上。八木泽凑了过来，低头认错道：

“主任，对不起，我没有认真核对，是我的责任。”

“……”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批产品和上次横滨酒店下的订单是相同的套装，所以我就想当然地认为不会有问题的。是我粗枝大叶地看漏了，没查出毛病。全是我的责任，我来负责。”

“住嘴！……”

高伸瞪着八木泽，气呼呼地说道：

“你说一声负责任，又管什么用？！”

他的大嗓门引得设计室的职员齐刷刷地看向这边。高伸意识到影响不好，压低了声音说道：

“就算出错的是你，可是别忘了，我也盖了章，签了字的。最后为此事负责的还得是我！”

高伸此话既是在对八木泽说，也是在说给自己听的。

企划设计室把文字说明标识错误，此事一经核实，所有责任都必将由自己来背负。

高伸再次拿起电话，与工厂取得联系，指示他们立即着手生产新的洗发水和护发素的包装瓶，同时要求他们调查清楚，重新灌装相同的货品需要多长时间和经费。

此外，高伸还和阳光酒店集团新宿总公司的物资供应部部长通了电话，说明有要事相商，并预约了见面的时间。

办完这些具体的事项，高伸径直来到副总经理室，扣响了房门。

玫瑰皂业公司的总经理年事已高，近来因身体欠佳正在家中休

养。公司的实际业务由他的长子，即副总经理全权负责。这位副总经理今年才四十二岁，年富力强，干劲十足。他很欣赏高伸前卫而又颇具创意的设计理念，相较之下，要比古板的总经理容易沟通多了。

高伸冲着副总经理深鞠一躬，口中说道："这次我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紧接着开门见山地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待了个仔细。

副总经理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表情极其复杂。他先是一愣，随即睁大了双眼，一会儿惊恐万状，一会儿呆若木鸡，他的双手因紧张而不得片刻的安宁。当高伸汇报完毕，他就捶着桌子叫喊了起来：

"你说，这事该怎么收场？！"

高伸一直垂首躬身，保持着谢罪的姿势，同时报告上司，自己已经布置下去，要求工厂立即着手补救，自己还将亲自去阳光酒店当面说明情况。

副总经理似乎从这番话中得到了一点安慰，他燃起一支香烟，指示说：

"虽然是因为说明书出了岔子，可是此事若让对方知道，还是会影响到咱们公司信誉的！"

"这点我完全清楚。所以我打算这样跟对方解释，就说洗发液的香氛出了点问题。请他们通融点交货时间，让我们立即重新生产一批。"

就算是重新生产，也得找一个能够令对方接受的理由才行。

"可是，对方会同意吗？"

"我这就亲自登门谢罪。如果酒店方面还有存货，就请他们暂时拿出来应个急。我们则抓紧时间生产，起码能赶出一个星期的产品。我想，两下一结合，或许能够补救得了。"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副总经理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这是你唯一将功赎罪的机会！”

“实在对不起！”

无论上司怎么批评，此刻高伸都只能以道歉来回应。

高伸从副总经理室里出来，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没有直接回办公室，而是索性来到了公司斜对面的咖啡屋。不知为什么，他不想立即回去，只想找个地方一个人静一静。而午后静谧的咖啡店就成了最佳选择。

他向年轻的女招待要了一杯咖啡，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不一会儿，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就送到了眼前。他轻轻地搅拌了几下，抿了一口，顿时，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整个人平静了不少。他趁热又呷了一口咖啡，自言自语起来。

“真是糟糕啊！……”

说老实话，他是平生第一次遭遇这么大的劫难。

“简直愚蠢到家了！”

在烟雾缭绕中，高伸回顾了一遍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阳光酒店集团的正式订单是在两个半月前，也就是六月初送来的。一接到订单，他们就立即动手修订设计，赶制生产说明书。最后，在7月中旬将说明书下发给了工厂。

此前，他们已经生产过一批同样的产品，所以说明书上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有包装瓶、容量等几组数据有些变化而已。

和上次一样，说明书仍旧由八木泽起草，定稿后，高伸也亲自过了目。但是，他当时只盯着那几组有改动的数据看了两眼，关键的包

装瓶和填充物的那一部分却一扫而过。

八木泽似乎也和他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为上次生产过完全相同的一批产品，就掉以轻心，未加注意。两个人的疏忽大意，最终酿成了这次的大麻烦。

高伸在心里暗暗咒骂自己，懊悔得咬牙切齿。

只要认真仔细地浏览一遍，这处错误一定能够发现。他自以为是，看也不看就草草地签字盖章了。

"我怎么会昏了头，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啊！"

高伸拼命回忆当天的情景。

想起来了，当时他刚刚去过医生的房间，还毫不客气地就妻子的病情向医生提出了质询。

那时梅雨刚过，盛夏的酷暑报复性地袭来。人体机能本身就处于弱势，再加上妻子久病不愈，更是令他日日心焦。碰巧公司里也有一大堆繁重的工作，要为完成岁末商品计划不得不天天加班。正是这一系列操心劳神的事情搅在一起，才令他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高伸哀叹了一声，不禁想起野中医生也有过类似的感慨。

当天，高伸再度与工厂取得联系，就说明书上的错误诚恳地向厂方道了歉，并委托他们迅速重新生产出一批洗发水和护发素的专用瓶。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又吩咐八木泽亲赴琦玉的工厂，现场指导。

虽然只是电话中的口头承诺，只要厂方能够答应优先生产，加足马力赶制货品的话，估计在原定的交货日一周后就能全部完工了。高伸他们当然会使出浑身解数，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挨个儿与相关环节的负责人软磨硬泡，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挽回败局。当

然，这些美好愿望得以实现的前提是，酒店方能够允许他们延缓交货的时间。

高伸首先与酒店集团总公司的物资供应部部长见了面。他向对方说明，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误，交货时间不得不延期一周。然后连声道歉，请求对方通融。所幸，这位部长是高伸的大学校友，他们平时也有些交情，所以当下表示了充分的谅解。只是对方强调说：自己拿不准，公司里的存货究竟能否应付这一周的周转？

高伸当即自作主张，拍板定案说，万一货品出现短缺，玫瑰皂业公司将无偿提供其他套装组合以应付紧急情况。

最后，高伸还诚恳地向对方发出邀请，择日聚会以表达公司诚挚的歉意。晚上七点钟，高伸圆满地完成了此行的任务，走出了酒店本部的大楼。

经过一番拼死的努力，这家超级大客户总算被稳住了。当然，接下来，高伸必须要认真地算一笔账，看看到底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唯一幸运的是，现在损失全部控制在了经济范围之内。

高伸长舒了一口气。他忽然想到了新桥车站附近的那家烧烤店。

从前，高伸常和同事们一起光顾那里，还与那位店老板保持着十多年的交情。每次坐在吧台前，就着杯中酒，品着烤肉串时，高伸都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畅快，仿佛一切烦恼都能抛到九霄云外。

当高伸坐电车赶到烧烤店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店堂内的客人已有人喝得东倒西歪，酩酊大醉了。

“咦？怎么搞的？这么晚一个人……”

看到高伸突然一个人出现在面前，老板讶异地问道：

“哎，没什么，糊里糊涂地出了点岔子。”

“怪不得，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呢！”

“现在好了，都解决了！……”

高伸冲着老板笑了笑，喝起了啤酒。当他独自吃着烤肉时，他想到了妻子。

如果此刻，你还健康地陪在我身边，咱们聊聊这件事，你一定能为我出谋划策，分担烦恼的。

“这样的失败，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说啊！”

高伸在心里自言自语，形单影只地喝着闷酒，嚼着烤肉。

当天晚上，高伸再次来到妻子的病房。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探视时间早已结束。高伸轻车熟路地从西侧的角门进入医院，穿过麻醉科诊室前长长的走廊，直达妻子所在的单间病房。以前，每当他踏入光线昏暗的走廊时，就会情绪低落，心情沉重。可是今天，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不仅对周围阴森的环境视若无睹，反而情绪高涨，一心想着快点见到妻子。

这一次，他一如既往地停在门前，想要抬手敲门，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多此一举，默默地推门而入。借助微弱的灯光，他看见妻子正在沉睡。

“是嘛？你已经休息了吗？”

高伸像做了坏事的孩子一样，蹑手蹑脚点着头，搬来一张圆凳，在床边坐下。

“不要紧，你睡吧，只要闭着眼睛听我说说话就行……”

高伸说完，主动地将整件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

在自己絮絮叨叨的声音中，高伸回想起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对着妻子倾诉过工作中的烦恼、委屈和麻烦。

刚进公司不久，遭遇上司讽刺挖苦，愤而想要辞职时；与顶头上司意见不合，发生龃龉时；辛辛苦苦设计出的方案惨遭枪毙时等等。通常他和妻子谈论的都是自己在事业上遭遇瓶颈，情绪低落的悲观话题。

也许整天听他讲这些烦心事，妻子也会感到为难吧。但是正因为妻子会在乎，能与他同喜同忧，高伸才会感到心里踏实，只有在妻子面前，才会毫不设防地暴露自己的真性情。

“我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也只有在妻子面前，他才会承认自己的无能。

“这次的工作失误，很可能会让我降职或调任吧。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抛弃我的，对吧。”

现在，自己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失误，几乎陷入了绝境，而妻子则因为医生犯下的差错陷入了昏迷。

“我们俩真是同病相怜哪……”

高伸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摩挲着妻子的手臂，渐渐地一股倦意向他袭来。

自从知道自己工作中犯下重大失误，这一整天，高伸真可谓是忙得人仰马翻。也许用“上蹿下跳”一词加以形容略显不妥，可实际上他真的是为此使尽了浑身解数。

“总会有办法的。”

“……”

“我说得对吧。”

显然，高伸不可能得到妻子的回应，但是一番倾诉后，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好了，咱睡觉吧。”

在家的时候，他总会这样打声招呼，再上床休息。此时，在与往日相同的平和心境中，高伸把头枕在妻子的胸前，慢慢地合上了眼帘。

转变

这一日，高伸全天奋战，终于给自己的房间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其实，此番整理房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外力因素。只是一迈进九月，炎热的夏季眼看着步人尾声，意识到季节即将转换，使高伸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借此番打扫舒畅自己的心情。当然，客观原因也显而易见。自从妻子缠绵病榻后，房间就再也没有彻底整理过，杂乱无序的程度已经令他忍无可忍。虽然只要他开口吩咐，女儿们就一定会来帮忙打扫，可是倘若他不亲自动手，从根本上处理掉那些堆积如山的书本、杂志以及其他无用的零碎物品，房间是无法恢复整洁的原貌的。

高伸的房间紧挨着二楼的楼梯口，六席榻榻米大小，临窗一面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和一张沙发，余下的两面墙则全排满了书架。屈居于公共住宅区，很多男主人都被迫放弃了自己专属的房间。而高伸在当初建房时，就决定保留自己独立的房间，并使之具有充裕的空间。

作为一个工薪族，这样做或许是有些奢侈，但是他要有独自的空间来思考方案、画各种产品的设计稿，以及进行绘图制图等作业，所以这书房和大写字台是必不可少的。以前，高伸痴迷于工作时，常常就在房间一隅的沙发上和衣小憩。隔壁房间就是他们的寝室，过去睡也非常近便。不过，他总以为自己只要打个盹儿就行，结果每次一躺下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这个房间不仅仅是他工作的阵地，偶尔还能帮他脱离工作和家庭琐事的困扰，享受怡然自得的时光，所以是他不可或缺的精神休憩室。

但是，几个月下来，这个房间已经乱得不成体统。

虽然女儿时常来帮他打扫，但毕竟与妻子做事的水准不同。女儿的扫除只是表面功夫，而妻子则截然不同。她不仅会把沙发后面，壁橱里面，以及每一层书架都打扫干净，还会把他脱下来的裤头和袜

子、随处乱扔的公司样品、七零八落的纸袋和箱子，都一一清理出去。虽然他也曾因为妻子扔掉了自己有用的东西而埋怨过甚至争吵过，但是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妻子的果断、彻底，房间才能始终保持整洁有序。

能干的妻子一不在，房间顿时乱得一塌糊涂，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太过分了…”

高伸一边收拾，一边感慨自己房间脏乱的程度。直到四点多钟，他总算大功告成，收拾妥当，长长地出了口气。

虽然秋老虎还在耀武扬威，但白昼确是一天天短了起来。立秋前后，即使过了下午四点，太阳还依旧坚持高悬天空，阳光不会探入书房半步。但是今日的此时此刻，斜阳已经越过桌面，一股脑地倾泻在地毯上。虽然这是季节时光的自然推移变化，但是高伸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躺在沙发上仔细观察。

难得如此勤快一回，他感到了些许疲劳。

书桌前的大窗和房间右侧的小窗全敞开着，微风穿堂而过，令人心旷神怡。

高伸闭目养神地躺着，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老公，醒醒啊……”

远处仿佛传来妻子的呼唤，高伸一下子醒了。

四周与他小睡前没有任何变化，窗户大敞着，香织一个多月前为他悬挂的银色风铃，正在窗边发出悦耳的声响。窗外，一望无际的天空愈发澄净透明，云霞的周围镶起了一道彩色的花边。时间已近五点，他似乎小睡了一个小时。

高伸再次环视周围。空荡荡的房间，难觅妻子的音容笑貌。

“是在做梦吧……”

缠绵于医院病榻之上的妻子，不可能独自跑回家中。许是自己的幻听吧。高伸重新闭上双眼，想要再续前梦。

回想从前，每次蜷缩在书房的沙发上小憩，妻子总会适时地给自己加盖一条薄毯。当然，这些是他一觉醒来看见身上的毛毯后才知道的。有时他还会因此更加惬意地继续沉睡。刚才听到的妻子的声音，也许正是在梦境中完成的对过去的追忆吧。

幻梦一场，愈发寂寥。

是该起床了，他心里想，却并不动身，怔怔地看着窗外。正在这时，门开了，香织出现在门口。

“爸爸，您醒了吗？”

高伸觉得这声音和梦中的一模一样，他赶忙确认道。

“你刚才叫我了吗？”

“是啊，您看起来睡得好香哦！”

原来是自己把女儿和妻子的声音弄混了。

“该起来出发了！”

听了这话，高伸想起，今晚已经约好了全家人一起外出就餐。

近日来，由于自己忙乱不堪，连跟孩子们好好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而且眼看着再过半个月容子就该出嫁了。在此之前，应该在没有外人介入的情况下，全家人一起吃顿团圆饭吧。

高伸能够得空考虑到这一层，是因为截至本月末，阳光饭店的危机终于基本解决了。尽管由于要对此次过失负责，他还要提交书面检查，但是公司是不会再往下深究了。由于副经理的关照，再加上自己长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使得事情能够就此画上句号。所以，今天的

聚餐对他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庆祝这件事的圆满解决，二是对容子的结婚表示祝贺。当然，公司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跟孩子们说起过。

家庭聚餐定在晚上六点，他们预约好了赤坂饭店的西餐厅，所以下午五点，全家四口人便乘坐达彦驾驶的汽车离开了家。途经目黑附近的时候，高伸心里默默地想起了住院的妻子，但是他嘴上什么都没有说。孩子们也都一言不发，默默无语。此时，车厢内的鸦雀无声，正是大家同时思念着母亲的明证。

他们到达饭店时，尚早于订餐的时间，所以大家趁便在饭店内四处参观。因为这里也是容子将要举行婚宴的地方，正好一举两得，权当前期调研了。

六点刚过，全家人进了西餐厅。他们的座位被安排在窗口，达彦和香织靠窗相向而坐,高伸和容子则分别坐在他俩的身旁。

“这还是第一次啊。”

正如香织所说，在妈妈缺席的情况下，他们一家四口还是首度在外聚餐。

高伸要了瓶香槟，四人举杯共饮。

“恭喜你！”

其他三人同声祝福。容子一边回答“谢谢大家”，一边乖巧地鞠躬行礼。霎时，空气里平添了几分庄重，但是很快就轻松如常了。

“姐姐要是不在家，我可就寂寞啰！”

香织说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容子忍不住揭她的老底：

“你肯定早就盘算着，这下房间宽敞了，也自在多了吧。”

姐妹俩一直共用一个房间，所以今后香织总算可以一人独享了。

“人家才没有呢！其实，爸爸才是最寂寞的哟！”

看到香织转移目标，高伸笑而不答。

经常听人说：有的父亲会在女儿的婚礼上失声恸哭；甚至还有的父亲，竟然因为不能忍受女儿出嫁的痛苦，就竭力拆散女儿的好姻缘。不管怎么说，疼爱女儿的父亲形象，是令人欣赏和称道的。但是如果到了过分的程度，高伸就不能苟同了。

女儿确实是心头肉，掌中宝，做父亲的舍不得放手，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高伸完全能理解。但是如果因此就反对女儿出嫁，在婚礼上恸哭，就实在匪夷所思了。他把自己的观点说给同龄的朋友们听，朋友皆不以为然，说："你没到那个时候，是不会明白的。"高伸觉得，自己并非一个过分娇宠溺爱女儿的父亲，但是随着婚礼的日益临近，女儿出嫁的日子迫在眉睫，他也开始切实感受到了一种孤单寂寥的滋味。

我的这个女儿，就要成为别人家的人了吗？……

有时他会因为这种想法而目不转睛地望着容子。但是这里面的含义与一般的父亲稍有不同。

现在，对高伸来说，最令他感到孤寂的是，妻子不在身边。那个在他遇到任何问题时都能推心置腹交换意见的人没有了。说老实话，这种孤寂要比女儿离开身边的寂寞来得更强烈一些。换句话说，或许是因为被一种更深重的寂寥所笼罩着，所以就顾不上体会较轻微的那一种了吧。

"爸爸，你可不要哭啊！"

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是香织好像挺期待父亲痛哭流涕的场面似的。

"那么丢脸的事，我才不会做呢！"

"那就等着瞧好了……"

女儿半信半疑。总之，最终兑现的日子近在眼前，即将到来。

“爸爸，你最近遇到野中医生了吗？”

冷盘刚送上来的时候，容子好像突然想起了似的问道。

高伸与野中医生在八月中旬进行过那次深入的交谈，可是女儿们还蒙在鼓里，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医生最终承认，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当时不该离开手术室，并明确表示了谢罪的意思。可是如果接受“这就是导致你们母亲病情危笃的原因”的说法，那么他们所遭受的劫难实在是过分荒诞，过于不值，孩子们也就太可怜、太无辜了。

“那位医生问过我，说需要什么结婚礼物？”

“那么，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当然拒绝啦，说，请他不必费心，可他说让我再想想……”

虽然是自己负责的患者的家属即将新婚大喜，但是做医生的有必要殷勤地准备贺礼吗？如果医生和患者交情深厚，或者沾亲带故，自然另当别论。可是他们一家只是一直蒙受野中医生的关照，除此之外并无深交。或许是容子在母亲留院期间始终陪护在侧，医生觉得双方相当熟稔，特意想表示一下祝贺。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理当表示感谢。尽管如此，高伸还是觉得医生热心过度了。

“但我觉得吧，还是回绝比较好！”

容子似乎也不能理解医生的举动。但是对方好心表示祝贺，又不便毫不留情地断然拒绝。

“总之咱们先拒绝，剩下的就随他了。”

“大夫真是心思细腻啊！”

香织刚一说完，达彦就小声嘀咕道：

“他是觉得对不起妈妈吧。”

“达彦，你这话可有点过分哟！”

容子忙出言告诫。达彦话里有话，分明是在说：野中医生如此热心关照，是因为他对母亲的病情负有责任。

“你不能那样说医生的！”

嘴上虽然还袒护着野中医生，但是容子近来也对医生不太抱有好感。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医生向我打听过，爸爸最近是否很忙？”

香织似乎刚想起来。这半个月，高伸因为要处理与宾馆方面延迟交货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一直无暇与野中医生会面。

“他好像有事要跟您商量。”

是关于容子的婚礼的事呢？还是上次话题的延续呢？

“好，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

高伸不再说话，他环视儿女及满桌的盛宴。

或许这是一家四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了。正因为有这层想法，所以高伸才决定痛快地奢侈一把。他开天辟地头一回主动地提出请客吃西餐。鲈鱼生菜卷、孜然羊羔里脊肉比较清淡，很适合自己。而孩子们点的是各自喜欢的，相比较而言更油腻一点、菜量更充足一些的牛肉或野鸭之类的菜肴。

原本以为，一家四口没有外人干扰，一定其乐无穷。谁成想，高伸素来与孩子们鲜有共同语言，而两个女儿与儿子之间的共同话题也少得可怜，结果餐桌上就成了容子和香织两人的对口表演，她俩一无话可说，就会立刻冷场，安静得令人窒息。这时，倘若妻子在场，话题肯定源源不断，情绪也会节节高涨的。无论怎么说，家庭是以母亲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家是没指望能够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顿饭了。

高伸如此一想，愈觉寂寞。然而，事到如今感伤是无济于事了。

美味佳肴无可挑剔，可是气氛却差强人意。晚上八点，在低迷的情绪中，一家人结束聚餐离开西餐厅。

在讨论接下来的安排时，儿女们出现了分歧。女儿们想去饭店顶楼的休息室，可是达彦却要求直接回家。最终达彦的意见占了上风。

“咱们顺便去看看你妈妈吧。”

高伸提出了折中方案，大家全都表示赞成。

于是，达彦驾车带领全家，从青山大街经过天现寺朝目黑方向驶去。许是周日夜晚的缘故吧，道路非常空旷，他们仅用二十分钟就到达了医院。从夜间值班入口走向病房的路上，高伸意识到，自妻子四月初突然陷入昏迷之后，全家四口人还是头一次同时来病房探视。

自那以后，都快五个月了。高伸一边想着，一边走进病房。妻子还是跟以往一样，在微弱的灯光下安静地躺着。

“妈妈，晚上好……”

女儿们无所顾忌地高声报告：“我们刚才一起去吃了顿饭噢！”

如此看来，即使失去意识、紧闭双眼，但是只要还能看到妈妈的这张脸，女儿们就会感到安心踏实。

四个人整齐地守候在病床前。正在此时，敲门声响起，护士走了进来。

“今天到得真齐啊！”

这位熟悉的圆脸护士环视了大家之后，看着高伸。

“野中医生说，若是方便的话，想见见您。”

“现在吗？”

“是的，他在房间等您。”

看样子，虽然是星期日，可野中医生还是来医院上班了。加班似乎原本就是医生们的常态。只要遇到紧急手术，即便是休息日，麻醉科的医生也必须随叫随到，而且根据术后患者的病情，有时还需留院坚守岗位跟踪观察。当然，动手术通常是当值医生的工作，但是一遇到复杂的大手术，就常常需要借调其他的医生来助阵。也许今天，野中医生就是为了某台大手术，临时赶来襄助，并且滞留了下来的吧。

“好的，我马上过去。”

护士点了点头，说：“孩子妈妈今天好像休息得不错。”说完离开了病房。

护士刚走，香织瞥了一眼门口，小声说道：

“咦？医生怎么知道我们来了？”

“当然啦！刚才我们来病房的路上，经过护士站时不是打过招呼嘛。”

此话不假，也许正是值班护士将他们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了野中医生。

“那么，我去一下就来。我想，时间不会太长的。”

高伸冲孩子们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虽然是星期日的晚上，可是前方手术室的大门还亮着红灯，估计里面正在连夜进行紧急手术吧。高伸一边远远地望着那盏红灯，同时敲响了野中医生的房门。略等了片刻，里面发出了一连串的动静，不久门打开了。

“啊，突然请您过来，真抱歉！”

野中医生热情洋溢地迎接高伸的到来。高伸是第三次走进这个房间了。等他像往常一样在沙发坐定，医生踱到房间一侧的水龙头前问道：

“您喝点茶或啤酒，怎么样？”

“不，不用了……”

“天这么晚了，不会耽误事儿的。”

高伸定睛细看，发现桌子上摆放着一听罐装啤酒和喝了一半的杯子，估计野中医生刚才是在房间内自斟自酌的。外科医生们大多习惯在手术之余喝些啤酒、清酒之类的解解乏。野中医生大概也是刚做完夜间紧急手术回房间休息，一边喝啤酒一边舒缓神经吧。

“请，下酒小菜只有这些了……”

医生从水龙头下的小冰箱中取出啤酒，倒进杯子里，又将一碟花生摆在桌子上。

“您在公司里也经常喝吧？”

“是的，偶尔也喝……”

高伸并不是讨厌酒的人，在对方盛情邀约之下喝了半杯。医生好像在一旁恭候似的，立刻又给他满上了。

“令嫒的婚礼就快到了吧？”

突然提到女儿的喜事，高伸有些不知所措。

“我正在考虑，要送给她一份礼物呢。”

“请您千万不要这么费心。我女儿也会惶恐不安的。”

“可是这机会多难得呀！您看，我送什么好呢？”

今天晚上，突然被叫到医生的房间里来，就是为了咨询这件事吗？高伸有一种锐气顿消的感觉，对医生说道：

“真的，有您这份心意就足够了。”

“那么，我自己考虑送什么合适吧。”

高伸以为谈话到此结束了，没想到野中医生又重新打开了一罐啤酒，正欲给他的杯子满上。

“不，我足够了。”

“不要客气，再喝点嘛！”

医生继续给他倒酒，同时也把自己的酒杯加满后，微红着脸说道：

“实际上，我是想与您私下通个气，对尊夫人进行补偿的事就快解决了。”

“您是说，补偿？……”

高伸一时之间不明所以，疑惑地问道。医生点头确认。

“是的，是补偿。上次跟您见面时，我说过，我会负责来解决的。您夫人现在的状况，院长也十分忧心，所以院方也决定进行一些补偿。”

突如其来的新话题，完全出乎高伸的意料，他忙放下杯子，正视野中医生。

“难得的休息日，却把您找来谈这件事，实在有些失礼。这件事毕竟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的。我个人的疏忽也就是医院的疏忽，所以，我们有此不情之请，想以赔偿费的形式做出补偿。数额方面，您看多少您能够接受？”

“怎么……”

“不，我们非常清楚，就算我们提出用钱解决，您也无法接受认同。比起金钱，家属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恢复原状，你们的这种心情我们也是非常明了的。但是，目前，能够表示我们诚意的，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高伸没有点头附和，他直视医生。

“您答应不起诉、也不到处宣扬此事，我们已经感到万分庆幸。为了回应您的好意，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

“不……”

高伸没有说过不起诉。这件事是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彻底解决的。只是在容子结婚之前，他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已。

但是，野中医生不顾他的反应，继续说道：

“好在院长非常通情达理，他指示，要尽一切可能安抚患者家属的情绪，因而决定竭尽所能地拿出……”

野中医生说到这里，稍作停顿，压低嗓音道：

“八千万，这个数额，您看怎么样？”

高伸一言不发，抬头望着因酒精作用而有些面红耳赤的野中医生。

“暂且，把它称作赔偿费……”

高伸拿不准，这种赔偿费到底算什么？不，他更不能理解的是，妻子的病情怎么可以用金钱加以补偿？

说句实在话，迄今为止，高伸一直想不通，妻子为何会无缘无故地丧失意识，并最终沦为了植物人？他始终想查明事情的真相。他以浩平多方调查到的内情为依据，直接向野中医生发出质询，也是由于内心无法了然的缘故。

虽然高伸向医生发难，要求给予说明，但他真正盼望的还是妻子恢复原状。究竟怎样努力，才能让妻子恢复健康的原貌？正当他一门心思只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医生突然表态说，已经医治无望，欲以金钱赔偿，这是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答应的。

“当然，您也许会不满意，但是我们竭尽所能了。”

对高伸来说，比起讨论赔偿问题，他更想听到如何治疗的话题。诸如，“还需要多久？”“妻子能恢复到哪种程度？”等等。就算最终不能彻底康复，至少给他一些对未来抱持希望的鼓励吧。医生不是更应该说这样的话吗？

“您认为如何？……”

野中医生小心翼翼地探询他的口风，高伸缓缓地摇了摇头。

高伸摇头并代表他对野中医生给出的条件不满或者否决。这并不是“Yes”或“No”的问题，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去考虑这个解决方案。这才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是不行吗？……”

面对野中医生的再次询问，高伸脑海中浮现出刚才在病房里看到的妻子的面容。

如果现在回复“Yes”的话，妻子是不是永远都不会醒来了呢？如果贸然同意接受金钱补偿的话，医生会不会放弃治疗，妻子是不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呢？

“不……”

高伸比刚才更加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就不好办了。”

于是，两个人隔桌对坐，如同两尊木头人一般陷入了沉默。高伸摇过头后，是把脸轻轻地扭向右边。而野中医生则盯住相反方向，好像是跟他形成对照似的。

不久，野中医生似乎难耐尴尬的沉默，故意轻咳了几声。

“我刚才突兀地说起这件事，您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恕我直言，尊夫人的病情出现好转是极为困难的。想要彻底康复，更是几乎不可能的。”

从妻子被宣布为是植物人的那一刻起，这种话高伸早就听熟了，可是此时和赔偿费的事情连在一起说，又多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感受。

医生仿佛是在强调：事情明摆着，邦子已经无药可救，医治无望

了。拿上钱，就放弃治疗吧。现在，高伸一直固守沉默的原因，就是他还无法适应这种新感觉。

“虽然这话难以启齿，但是我不得不如实相告。余后的日子，患者只会渐次衰弱下去。”

这样的结果，高伸已经充分地预料到了。可是他还不想松口说“行”。并非是他固执，有意任性，而是他害怕，自己一旦点头同意，就等于和医生联手将妻子送上了死路。

一股无形的恐怖力量将高伸推向绝境，他坚持沉默着。医生站起身，走到半开的窗边拉上了窗帘。

看到医生的举动，高伸突然想起孩子们还留在病房。虽然来之前说过“时间不会太长”，但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知还要耽搁多久。

“您着急吗？”

野中医生似乎从高伸的态度上判断出时间所剩无几，赶忙重新端正坐姿，以一种坚决的口吻说道：

“我非常明白，您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可是，作为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表示出诚意的方式。这也是我与院长反复协商的结果，为了千方百计回报您的好意。”

野中医生阐述的理由，高伸了然于心。如果院方存在失误，并且想认错道歉的话，当然首选向患者家属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以示谢罪之意。在无法将妻子恢复原貌的情况下，这也许就是唯一的方法了。

“作为我们来说，是诚心诚意替您考虑的。”

高伸也曾有所耳闻：因医生的失误而引发的医疗事故屡有发生，但绝大多数的医生或院方都会极力掩盖事实真相，千方百计地蒙混过关。即便家属心有不甘，提出质疑并对簿公堂，由于涉及的都是医学

领域的专业问题，患者一方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横向比较，应当承认，野中医生的态度是严谨而诚实的。当高伸质疑妻子的病情时，他能够比较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过失，如今更是主动地提出了院方的补偿方案。虽然也有己方一味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对方感恩戴德的因素，但是从种种方面都表明，医生算得上堂堂君子，行事磊落正派。

“实际上，前段时间，别的医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患者当场死亡了。双方闹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判决，院方败诉。当时裁定的赔偿金就是八千万，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接受这个数额……”

和往常一样，野中医生有些秃顶的额头又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室内温度适宜，不冷不热，这样的环境下，他还不停地冒汗，究竟是手术后畅饮啤酒的缘故呢？抑或是开诚布公后的紧张情绪使然呢？

“请您理解我们的诚意吧。”

野中医生异常渴望得到最后的答复，他一个劲儿地追问道：

“金额方面，您觉得如何？”

高伸明白，已有的案例显示，八千万是个行情，对方的说法他无力抗争。可是，如此一来就要他接受妻子的死亡，他依旧会抵触到底。

纵然获得一亿、两亿的赔偿，也无法弥补患者家属心灵的创伤。与数万、亿计的金钱相比，他更希望让妻子恢复健康的原貌。通过诉讼途径打赢官司的那些家属，他们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金钱。借助法院的裁决，令院方低头认罪，承认医生的过失，这才是他们内心最为强烈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千万也好，几十亿也罢，赔偿数额的多寡是没有分别的。

就在高伸踌躇如何应对之时，野中医生几乎是在呐喊了：

“恕我如实奉告，八千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啊！”

八千万的数额，变成明晃晃的现实，压迫着高伸必须做出反应。

“这笔钱，是您……”

“不，我个人是无论如何支付不起的。我已请求过院长，由医院想办法解决。当然其中有一部分要从我的工资里扣除，大部分则由医院……”

听了野中医生的叙述，高伸第一次体会到支付赔偿费一方的痛楚。医生不仅要如实坦承自己的失误，还要千方百计地斡旋，让医院拿出近八千万的赔偿费，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虽然高伸并不清楚医院的内幕，但是他几乎能够推测到，野中医生是如何忍辱负重，低声下气地说服院长的。

“也许您会觉得数额太少，可是这也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在野中医生的房间里已经滞留了二十分钟。是否接受这笔八千万的赔偿金？这个问题最终要有一个结论，可是，当场表态是他绝对办不到的。

“您以为如何？”

当野中医生再次追问的时候，高伸开口回答：

“刚才，我已经听明白了您和院方的心意。可是，这个问题太……所以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

“现在答复不了吗？”

“事出突然，我需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那么，能尽快给我回复吗？明天，或者后天也行……”

野中医生表现得异常迫切。也许是他的底牌全部曝光，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的缘故吧。

“我会尽快给您回话的。”

“还有一事，今天的谈话，拜托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消息外泄就糟糕了。”

“我明白。”

高伸行过一礼，正欲起身告辞，野中医生忙又递过来一罐啤酒。

“再来一杯怎样？”

“不了，孩子们都在等着我。”

“今晚你们好像都到齐了啊。”

“是的，大家一块儿吃了顿饭……”

野中医生再一次擦拭额头上的汗珠，同时说道：

“是令嫒的庆祝会吗？”

“也可以算是吧。”

当高伸正式起身离席时，野中医生千叮万嘱道：

“恕我啰唆，方才的谈话请您务必保守秘密。”

“我知道了。”

高伸再次行礼，抽身告辞。

高伸回到病房，孩子们似乎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你们聊什么呢？”

容子率先发问。高伸一时语塞。

刚才，野中医生提到赔偿费的时候，高伸还一直暗自思忖：此事必须要与全家人共同商议。可是现在身处孩子们的包围之中，他突然觉得很难启齿。

如果知道医院欲用八千万解决问题的话，也许孩子们反而无法冷静，说不准会冒出各种过激的言论。眼下，他们虽然对医院的处置方

式多少有些怀疑，但是总体上是心平气和的，是信任野中医生的。也许不该冒这个险，重新挑起事端，破坏眼前平稳的局面。

高伸装作没事发生，轻松地回答道：

“啊，没什么要紧事。”

“可是，您耽搁了这么久啊！？”

“医生他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手术，正在喝酒解乏，所以我就陪饮了一会儿。”

“那医生和爸爸一起喝酒？真少有啊！”

“我们聊了会儿天，讲讲你妈妈的情况，还谈到了你的婚礼……”

“他又提到送贺礼的事情了吗？”

“我帮你回绝了，不过……”

“收下它，不行吗？”

妹妹香织在一旁插了嘴，可是高伸没有给予回应，他默默地站在床边。和刚才离开前一样，妻子始终双目闭合安然昏睡。只是她的眼眶周围肌肉松弛，没有充分合拢的双眼看上去就像微微睁着。

高伸一边凝视妻子平静但没有生气的脸颊，一边重新思考着野中医生的话。

给处于昏迷中的妻子的补偿是八千万……

这个数字，作为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赔偿，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绝非金钱可以补偿。就算能接受补偿，到底意难平。

“这件事，还是应该拒绝吧……”

高伸在心中喃喃自语着，容子有些狐疑地问道：

“您在瞧什么呢？”

“没……”

“妈妈刚才睁了下眼睛噢！不过她马上又闭上了，好像是受惊了似的，左右摇着头……”

莫非妻子已感应到野中医生提出八千万补偿的事了？

我绝不会答应！她是想表达这样的心声才睁开双眼的吗？

“我们回去吧……”

高伸在心里对妻子道了声“晚安”，率先离开了病床。

当天夜里，高伸没有将赔偿费的事情告诉孩子们，他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思考着。

从今晚谈话的情形来看，野中医生似乎急于得到他的回话。

“怎么办呢……”

高伸仰面朝天地躺在沙发上，自问自忖。

现在，接受这八千万的赔偿，就等于承认妻子的病情恢复无望，就等于同意，今后不再对此事提出任何异议。高伸不知道自己是否用词恰当，他觉得这是在放弃对妻子病情的“追索权”。尽管妻子病情危笃，但是高伸始终抱持些许的期待，所以他还横不下心来踏出这一步。或许妻子还会奇迹般地康复的！他还不能彻底抛开这样的希望。

可是，既然医生已经开口讨论赔偿的问题，就说明妻子真的无望康复了。事实上，野中医生的语气已经表露无遗——妻子完了。

既然医生都已宣布回天乏术，事到如今，或许是该放弃了吧。

“真没办法了吗？……”

高伸闭目嘟哝着，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妻子病榻上的面容。

刚才他进出病房时，妻子一直都处于半眠半醒、似睡非睡的状态。

“医生那样表态了，我该怎么办呢？”

高伸向心海中的妻子寻求问题的答案。

“我和孩子们，都没有放弃过啊！可是，这种情形，似乎真的无力回天了。医生好不容易为我们争取来赔偿，我该答应他吗？”

再问也是无济于事，妻子的幻影当然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可以接受吗？……”

高伸冲着意识中妻子那张渐次模糊下去的面庞再次追问，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第二天，高伸利用午休去了趟附近的书店，他一口气买下五本有关医疗事故的书籍，提前下班赶回家发奋啃读。

书中的内容包罗万象，即有医疗失误的实例汇编，也有法院裁决的相关个案的汇总。阅读中，高伸开始感到触目惊心。医疗过失比比皆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其中，竟不乏与妻子相似的病例。

有本书的后记中赫然写道：“这些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读及此处，高伸只觉背后阵阵发冷。更可怕的是，书中还强调，在这些已经曝光的冰山一角的案例中，由于原告缺乏医学常识，而院方则是专家云集，客观条件相差悬殊，所以在诉讼中往往难偿所愿，毫无胜算。

当高伸读到患者家属在诉讼中的辛酸经历，心中犹如烈火烹油一般，对医生的不信任，对案件久拖不决的狂躁，一股脑地钻出来，几乎令他失去了继续阅读下去的勇气。

目前，针对此类医疗事故的发生，社会上已经相继出现了一些团

体，如“揭批会”、“对策会”等，但是若想形成合力，共同抵制不良的医师，就必须要成立一个类似“医疗仲裁所”这样的官方机构。

临阵磨枪式的一目十行，高伸草草翻完了买来的书籍，他开始意识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并非自己一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和他们一样在备受煎熬，其中有的人竟最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忍气吞声。

对比他们的遭遇，高伸一家也许算是相当幸运的一个。他们不必像书中描述的那样，找律师，打官司，医生已经坦承了失误，并主动提出由院方支付赔偿金。这样的特例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现实中，有些医疗失误，即便连外行也能轻易参察，院方也会先发制人，占尽先机。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找出各种理由，最终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完成辩护。比起这些同行的丑恶嘴脸，都南医院、野中医生都该被称作道德楷模了吧。八千万的赔偿是不多，但是诚如野中医生而言，参照以往的判决结果，这是一个恰当合理的数额。

“接受它吗？……”

一旦到了做决定的关键时刻，高伸又有所挂碍。这可是在拿妻子的病情交换金钱呀。

这件事，该找子女、亲友们商议，大家一起拿主意。他们若认可，便接受。他们如反对，就拒绝。

但是，征询孩子们的意见，一来，他们未必能意见统一，再者，轻举妄动还会存在破坏家人与医生信赖关系的风险。那么，去找浩平商量吗？虽然浩平得知医生承认了失误，肯定会替自己开心，但是究竟该不该接受赔偿，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得自己做决定。

“该如何是好啊？……”

高伸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左思右想，终于拿定了主意。

既然医生已经推心置腹地交了底，看来妻子真的是康复无望了。

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思考整件事情的话，接受院方的赔偿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正是他们把原本健康的邦子变成了植物人。虽然高伸对接受金钱赔偿还存在抵触情绪，但是除此之外并无更好的方法了。当然，让院方谢罪认错是第一位的，可是野中医生已经不止一次的向他赔礼道歉，如今再老调重弹也毫无意义。

剩下的是赔偿数额多寡的问题。虽然八千万并不理想，但这已经和法院判决类似案件时裁定的数额持平，他似乎也只有勉强接受的份儿了。

换位思考之后，高伸不得不承认，无须法院审理，院方就主动拿出八千万赔偿，足以显示他们的诚意了。此外，他还必须要考虑到另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赔偿方案是由一直精心照料着邦子的野中医生申请来的。

如果予以回绝，就意味着拒绝和解，势必会令野中医生陷入两难，同时也令院方尴尬。高伸尤为担心的是，拒绝接受赔偿会令医患关系变得紧张。

高伸可不想破坏好不容易坚持至今的融洽关系。在备受关照的特殊礼遇下，任何争端都是不足取的。

他原本还有一个在意的问题——赔偿金的出处。据野中医生说，一大半赔偿金将由医院负担。如果是单位掏钱，他是可以欣然接受的。

最后一个令他忧虑难安的问题是，一旦接受赔偿是否就得放弃妻子的治疗？这件事他只能依靠野中医生。医院应该不会一交付赔偿金，就态度大变，翻脸不认人的。再说，如果杞人忧天到这种地步的话，那可就没有个了头了。

如果继续等待下去，结局都是一样的话，那么莫如当下就接受赔偿，今后另作打算为好吧。

“接受了吧……”

高伸下定决心之时，已近黎明破晓，窗外的天空微微泛起鱼肚白。

翌日午休前，高伸还在公司上班，野中医生的电话追了过来。

“您考虑得如何？”

野中医生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足见他心中焦虑的程度。

“您是否同意了？……”

“嗯……”

高伸话音刚落，野中医生立即抢过话头，

“您是答应啦？真是太感谢了！”

也许是心底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野中医生激动得声音发颤。

“您，最近，能否抽空来一趟医院？”

“什么时间合适？”

“您等我电话，我这就去与院长联系……”

“是要让我见你们院长吗？”

“是的，一来院长说要向您当面致歉，二来此事最终还需院长拍板定案，所以我一确定了院长的日程安排，就立即给您打电话。”

“还是我打给您吧……”

“不用了。我马上要进手术室。再说，我也不敢保证能否立即找到院长。所以，您还是等我的电话吧。”

高伸以为他会立即挂断电话，没想到医生继续说道：

“我一直在担心，生怕您不乐意接受呢！”

高伸没有接他的话茬，而是脱口问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我们接受赔偿后，治疗还会继续吗？”

“这是自然。赔偿金只是对以前的失误进行补偿，所以今后的留院治疗还将一如既往。”

“我明白了。”

高伸刚回答完，野中医生又小声叮嘱道：

“恕我唠叨，此事还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起！”

“我知道的。”

放下电话，高伸不是没有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过于仓促草率了？

当天晚上，他又重新思考至深夜，最后还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真要抱怨，哪儿还有个了头？这总算也说得过去了吧。”

高伸自言自语，为自己打气，不久进入了梦乡。

两天后的下午三点钟，高伸接到野中医生打来的电话，再次赶赴医院。他按照与野中医生电话中的约定，首先来到医生的办公室。野中医生一看到他出现，就立即与院长通了电话，表明当面会晤的愿望，随后和他一同离开了房间。

院长办公室和麻醉科不在同一栋大楼内，位于医院大门正上方二楼的中央。

野中医生在写有“院长室”字样的办公室外间向秘书通报了来意后，立即被领进了内室。整个二层楼，大概相当于一般公司里的董事

办公区，周围一溜排的办公室挂的全都是“局长办公室”“名誉教授办公室”等响当当的大牌子。他们被领进去的房间似乎是与院长办公室相连的接待室，墙上挂着历任院长的大照片。

高伸正在抬头细看的时候，院长开门走了进来。

高伸赶忙起身相迎，院长做了一个劝阻的手势，与他相向而立。

“这位是福士邦子女士的丈夫，福士高伸先生。”

等野中医生介绍完自己后，高伸低头行了一礼。院长则一边自报家门“鄙人小姓吉田”，一边从白大褂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名片。高伸赶忙与他交换了自己的名片。

院长名叫吉田邦太郎，年纪在六十岁上下，他身材魁梧，戴副眼镜，满头银发分外抢眼。

“您请坐！”

院长一边手指沙发的方向，一边坐在他自己的专用椅上，和蔼可亲地说道：

“今天百忙之中，劳您大驾，深感抱歉哪！”

“哪里哪里，您别客气……”

秘书端茶进来，分别放在三人的面前。等秘书退下，吉田院长重新面朝高伸，郑重地说道：

“此番尊夫人的事，给您带来了莫大的困扰，我谨代表医院向您表示衷心的歉意。”

身材高大的院长缓缓地低头致歉。此时，自己该如何回应呢？高伸绷紧全身，俯首回礼。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院长开始劝茶。

“请用茶……”

高伸颔首以示应承，却并没有去碰茶杯。

这是高伸第一次与大医院的院长会晤。据说，这种规模的大医院，掌门人不是大学的资深教授，必是久居官位的人，所以均是高高在上，普通人无法靠近的重量级人物。

“出了这样的事，我原本早该与您会面的……”

院长的声音与他的外形一样，沉稳而大气。

“手术中，我们好像犯下了严重的失误……”

高伸听到“失误”一词，猛然间意识到，妻子正是在这位院长大人管理下的医院里遭遇灭顶之灾的。

今天，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妻子讨要伤害赔偿。想及此处，高伸总算卸掉了觐见大人物的局促感。

“至于为何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我已责令他们进行全面的调查，结果好像是疏忽所致……”

高伸用余光扫了一眼身旁的野中医生，只见他的脖子已经勾成了九十度。

野中医生似乎已经就此事向院长做了如实的说明，并且取得了他的谅解。这一点，高伸能够从野中医生在院长面前始终垂首致歉的身体语言中解读出来。

“我想您已经明白，为表我方致歉的诚意，我们希望您能接受这笔补偿金。”

院长说到这儿，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白色信封。

“虽然人的生命无法用金钱来替换，但是除此之外别无良方，所以恳请您收下吧。”

高伸闻言抬起头，院长将信封递了过来。

“我们深表歉意！”

高伸一言不发，恭恭敬敬地躬身双手接过。

“我们医院还是头一回发生这种事，我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啊！”

显然，院长大人已经知道此次事故是野中医生疏忽造成的。如果没有发生这种事，他就不必俯首屈尊地在患者家属面前不停地道歉，更不必亲手奉上大笔赔偿金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身为最高负责人的院长大人也该算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

院长虽然没有点名道姓地直接批评野中医生，可是心底里无疑是恼恨有加的。

然而，现在处境最为尴尬的，理所当然非野中医生莫属。

高伸恨不能立刻起身告辞，头也不回地离开。

院长的歉意他已了然于心，赔偿金也收下了，如果再继续迁延久坐，只会平添院长的困扰，徒增野中医生的难堪。

但是高伸不方便主动告辞，在一片静默之后，院长用他特有的深沉的声音说道，

“虽然承蒙您谅解，事情暂时得以解决，但是尊夫人的护理工作，我们今后仍将继续下去。”

“那就拜托您了！”

高伸俯首致谢。院长轻轻地向他靠拢上半身，嘱咐道，

“想必您已同意我们之间的约定，不会向第三方谈及此事……”

此前，野中医生也已经为此特意叮嘱过多次。高伸颔首表示应允，院长彻底放了心，缓缓地站起身来。

“让您今日在百忙之中劳步至此，真是万分抱歉！”

看到院长主动伸出手，高伸忙递手相迎，两只手牢牢地握在了一起。院长大人的手，宽阔而厚实，似乎不像是一双拥有精湛技艺的医

生的手。

四目相交，两手叠握后，院长轻轻地顿首行礼，退出了房间。待他身穿白衣的身影消失在门外，高伸做了一个深呼吸。

仿佛一股滔天巨浪奔涌袭来，又悄然退去。十分钟的时间，高伸始终紧张不已。如今，如释重负，他开始重新思考刚才握手的含义。

此番握手，或许是宣告事情就此了结吧。

正当他面门而立，凝神沉思之时，野中医生开腔了。

“太感谢您了……”

这句“感谢”究竟该怎样解读呢？是感谢自己能来与院长面谈，还是感谢他同意将事件作个了结，抑或者慰问己方的辛劳？思忖中，野中医生催促道：

“咱们走吧！”

高伸依言行事，默默地离开院长办公室。只见周围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两人在走廊内并肩前行，野中医生说道：

“您大概看不出来吧，我们院长可是帝都大学的资深教授。”

“他是专攻哪一科的？”

“内科。”

高伸有些意外，回想刚才那孔武有力的一握，他原本以为对方是个外科医生出身。

“蒙院长大人错爱，亲自点名，我才受聘至此的，谁曾想……”

高伸虽然不懂医院的人事安排，但也约摸了解到，曾经备受器重的野中医生辜负了院长的殷切期盼。

“我们院长行事果断，多亏了他，这件事才能……”

野中医生说到这儿，忽然语调轻松一转，说：

“您要顺便去趟病房吗？”

“唔，去一下……”

他们现在置身于二楼中央主楼的入口处，走廊在前方分出了左右两条岔道。

“那么，我从这边先走一步了。”

野中医生说完，用手指明通往手术室方向的走廊，略一低头，快步离去。

高伸则沿着走廊继续前进，拐过两个弯，进入了妻子的病房。午后的斜阳钻过百叶窗，溜入了房间。

妻子仿佛是在刻意逐光而眠，脸轻轻地侧向临窗的一面。

昏睡了五个多月，妻子并不十分消瘦，只是她的肌肤有些苍白，毛孔愈发凸显。以前，高伸大都是晚间来探视，所以并未留意到。现在妻子整个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才发觉妻子浮肿的程度更加明显了。

高伸站在妻子面前，掏出早前刚刚从院长手中接过的白色信封。

房间内除了妻子再无旁人，高伸还是不放心地回头确认了一眼，这才打开信封，从中取出一张支票。

长方形的纸条上明白无误地写有八位数的金额，一长串的字符，足足七个零。这是一张没有填写开票方的银行支票。

这张薄薄的纸片，就是他无法康复的妻子的补偿。

“这个，就是你生病的补偿啊！”

妻子仿佛有所反应，原本朝窗的脸微微地转了回来。

“医院说，希望用它来获得我们的原谅。”

“……”

“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吗？”

突然，妻子似乎奋力地睁开双眼，可旋即又无力地闭合了。

“这是你的钱，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啦！”

妻子对他百问而无一答，高伸心如明镜，可是他继续问道：

“你想要什么呢？”

眼前，妻子所需要的不过是毛巾、卫生纸、纸尿裤以及预防褥疮的软垫和睡衣。

细数这份清单，高伸不由得悲从中来，他闭上双眼，摇晃着站起身来。

不在

秋日的艳阳不遗余力地倾洒在绿油油的草坪上。

直到昨天，台风带来的雨水，还在淅淅沥沥地肆意飘洒。然而，自今日清晨起，天空迅即放晴，午后时分，热辣辣的骄阳甚至重新勾起了人们对盛夏的记忆。

庭中的绿草、青松以及池边盛开的美人蕉，在雨后艳阳的照耀下，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正当高伸站在旅馆的窗前，出神地俯视着庭院中的风景时，门开了，焕然一新的新娘——容子出现在眼前。

只见容子身着和服罩衫，上有金丝银线精心绣出的图案，头披白色蒙头纱，手持折扇，在高圆寺姨妈的引领下缓步入内。

迄今为止，传统的和式新娘礼服，一律选用一尘不染的纯白色罩裳。但是当下，奢华艳丽之风似乎正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因此，容子身上的礼服不仅连腰带佩饰等处都加入了精美的刺绣，甚至还大胆地运用了色彩。

容子径直来到高伸面前，脸上带着盈盈笑意。

“瞧，更漂亮了吧。”

姨妈说得没错，容子生就一副端庄娴静的相貌，穿上新娘的嫁衣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高伸本想来几句机敏风趣的评价，可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早晨临出门时，容子曾向他鞠躬行礼，并深情地说：“感谢您多年的养育之恩。”当时，他也是一样的笨口拙舌，半天才挤出一句“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平心而论，身为父亲，面对即将出嫁的女儿，高伸的心情确实奇妙而复杂：既有无尽的欢欣喜悦，又有些许的落寞寂寥。

“这件礼服，重不重呀？”

思绪万千、心潮澎湃的高伸最终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这样一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容子听后，笑着回答说，

“没事儿，不重。”

如今的新嫁娘，早已不同往昔。在她们身上，看不到即将告别爹娘的悲怆忧伤。取而代之的是，能与心上人携手共度一生的美好憧憬。

“浩平哥要是看到了，肯定会惊呆的！”

一旁的香织插嘴说道。小女儿的话触动了高伸，他多想让妻子也看到眼前的一幕呀！

高伸当然知道，即使将盛装的容子送去给妻子看，她也未必会明白，会开心。可是，他很想这样做，哪怕只让女儿在她的床前站一会儿也好啊！高圆寺的姨妈好像是洞穿了高伸内心的感受一般，开口说道，

“我真想让你妈妈看看啊！”

此语一出，容子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无踪，满面悲容。香织也眼目低垂，默默无语。

新人的婚礼在大饭店的宴会厅里按部就班的展开。新郎新娘在媒人的簇拥下，与双方父母、亲属共同入席。因为遵循一切从简的原则，所以女方出席婚礼的仅有高伸、香织、达彦和高圆寺的姨父姨妈以及千叶县的娘舅。

虽然人数与男方等同，都是六位，但是，女方缺了一位关键人物——新娘的母亲。

仪式开始后，在神官驱邪、诵祷文的时候，高伸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随着仪式的顺利推进，两个孩子开始宣读结婚誓词。

誓词的最后，当“容子”的名字紧随在“小坂浩平”后面出现时，他真切地体会到，女儿终于离开自己身边，成为别人家的媳妇了。

随后，新郎新娘交换婚戒，敬献玉串。

婚礼达到了最高潮。可是高伸自始至终都在想着妻子。

如果妻子在场，该多么开怀呀！

妻子生性开朗活泼，有她在场，也许就能够轻松自如地与男方家的亲朋交流了。

很快，神官为新人送上祝福，众人一起行礼祝贺，仪式宣告完成。

接下来，是必不可少的拍照留念环节。他们移师紧邻的照相馆，两家人合照全家福。

按惯例，新郎新娘需端坐中央，媒人夫妇分坐左右，然后是新人父母的座次。

高伸自觉地走到新娘这一侧就位。而不知情的摄影师则热情地用手招呼后排的高圆寺的姨妈：

“新娘子的母亲，您的位置在前面哦！”

顿时，姨妈一脸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在高伸颔首促请之下，终人前排落座。

“各位，都看我这边哦！”

待大家都各就各位，摄影师高声提示道：

“今天是大喜之日，各位要笑得灿烂点儿！一起说‘茄子’！”

高伸眼睛盯着镜头，心里却在想着病房里的妻子。

此时此刻，妻子在干什么呢？是一成不变地躺在窗帘紧闭的房间

里独自昏睡吗？还是睁着双眼凝望空中呢？随着闪光灯的快速闪烁，妻子的面庞消失在光影的深处。

婚宴在下午四时准时开席。

地点就在同一间大饭店的凤凰厅，与会宾朋多达一百五十人。

高伸带领高圆寺的姨妈、千叶的娘舅以及香织、达彦刚在女方嘉宾席坐定，新人就在婚礼进行曲中缓步入场。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两位新人在聚光灯的指引下稳稳地在主桌就座。新郎浩平上着带有家徽的和式礼服，下配和服裤裙，新娘还是婚礼上的行头，许是略有些紧张之故，她的脸色显得过于苍白。

不久，司仪自我介绍后，请媒人上台致词。

他们的媒人是浩平所在的制衣公司的社长，他身材矮小，六十五岁年纪，声音听起来却相当年轻而有活力。

按照惯例，他首先向现场来宾通报了不久前在同一家大饭店成功举行的婚礼，宣告两家顺利完成联姻。接着，他开始介绍新郎新娘。

通过他的描述，大家了解到：新郎浩平年轻有为，是公司里最具活力的核心业务员之一。他兴趣爱好广泛，不仅热衷于棒球、赛艇等体育活动，还是公司爵士乐队的成员，单簧管的演奏令人叫绝。此外，他颇具朋友缘，身边有一大堆的死党。

接着，媒人又介绍了新郎的家庭情况。小坂家在仙台经营着妇孺皆知的水产品加工企业，是历史悠久的名门世家。父亲是企业的掌舵人，德高望重。接下来又一一介绍了新郎的母亲及主要亲友。随后，媒人开始介绍新娘容子。

“新娘容子小姐是福士高伸先生的长女……”

听到这儿，香织和达彦都紧张得全神贯注起来。

“正如大家有目共睹的那样，她美丽出众……”

尽管媒人语调夸张，但是赞美之辞听来依旧格外顺耳。

“新娘的父亲是玫瑰皂业的企划设计室主任，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多年来一直备受器重……”

高伸不经夸，难为情地低下头。只听媒人又介绍到了妻子。

“新娘的母亲开朗大方，善于交际。多年来，她对新娘精心呵护，疼爱有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今天却无法亲临女儿的婚宴现场。因为自今年春天开始，她就抱恙在身，现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豪华的婚宴会场陡然掠过一片阴云。

“如果她能健康地出席，看到今天的盛况，该是多么欣喜呀！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遗憾。”

听了媒人的讲述，高伸忽然觉得，尽管妻子昏迷不醒，只要她还活着，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媒人的演讲结束后，由新郎的顶头上司——营业部的部长，作为男方代表上台致贺词。女方派出的代表则是容子以前供职的那家银行的管理干部，他致词后，倡议大家举杯同庆。

紧接着，新郎新娘站在高过头顶的婚礼蛋糕前，携手同心分切蛋糕。一时之间，全场掌声如潮，闪光灯频频闪烁。

对于两位新人来说，他们正沉醉于一生一次的盛大庆典之中。可高伸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病房里的妻子。

他只能把这份感伤暂时深埋心底。宴会厅里已经布置妥当，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中华料理，宾客们开始进餐，两位新人退场换装。

不久，新人重新闪亮登场。这次，新娘身着一袭粉色婚纱，手持花束，新郎则换上了无尾晚礼服。最近，新郎也需要在婚宴上更换不

同的服装，而新娘的婚纱也不再局限于纯白色。这些细节都表明当今的风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随后，来宾们纷纷开始席间致词。从两人相识相遇之初，到约会中的种种小插曲，都被一一爆料出来。其中，有一位医生自称是浩平的挚友，他说道："新郎在五月份的时候，突然关心起疾病的常识，频繁地向我咨询。我当时心里很疑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担心未来岳母的病情。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男人体贴的一面吧！"

而容子的女友们则感慨不已："你母亲若是看到你今天美艳动人的风采，该多么开心呀！"这样的话，无疑再次提醒了全场嘉宾，女方母亲缺席的事实。

紧接着，幻灯机开始连续播放记录着两位新人成长历程的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正是妻子拉着容子的小手上幼儿园的画面。高伸看后反觉一阵心酸，默默地低下了头。

接着，司仪开始宣读贺电。野中诚一郎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名单之中。高伸这才知道，野中医生已往会场打来了贺电。

预计两个半小时的婚宴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临近尾声时，司仪安排了一个向父母献花的环节。

高伸本意想回绝，可新郎一方言辞恳切，他只得作为容子双亲的代表，独自站起身来。

"新郎新娘今天能够喜气洋洋地站在这里举办婚礼，完全得益于双方父母长久以来的悉心呵护，精心培养……"

在司仪动情的解说中，高伸从浩平手中接过花束。同时，他在内心里反复强调：妻子才是最有资格接受这束花的人！

婚宴结束后，年轻人将转辗事先预定好的大饭店的顶楼社交室继

续第二轮宴会。中间预留了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给新郎新娘换装休整。但是容子提出要利用这段时间去医院探望母亲。

高伸原本正有此意，或许是灵犀相通吧，看来容子也急于要向母亲报告婚礼顺利举行的喜讯。

他们迅速调派好车辆，高伸与高圆寺的姨妈陪新娘子一同前往。容子已经换上了第三套服装，身着一件水蓝色晚礼服。高伸希望妻子看到的是女儿着和式婚礼礼服或西式婚纱的模样，但是他自知这样的提议强人所难，不切实际。

于是，三人迅速离开宾馆直奔医院。

“去目黑，一个来回至少要一个小时哟！”

姨妈有些担心，但是容子笑着答道：

“反正大家要玩到很晚才散呢！我迟些露面也没关系。”

浩平和容子今晚就住在宾馆，明天直接出发去箱根（译者注：位于神奈川县西南部，是著名的观光风景区）蜜月旅行。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这年头哪里还有跑到箱根去度蜜月的？！其实，这是因为容子提出，母亲病势沉重，自己无心去海外游玩，所以两位新人才决定就近选择的。

“对了，野中医生打来贺电了……”

高伸说完，发现容子早就知道了，她还补充说：

“刚才，我去房间的时候，看到医生还送来了鲜花呢！”

医生一再表示，要送一份结婚礼物，看来他最终是选择用鲜花表心意。

“医生真的不必如此客气的。”

确实，野中医生太过体贴入微，让人难却他的盛情厚意。

一路上，三人说说笑笑，闲聊一些席间致词的趣话，不知不觉中，汽车抵达了医院。

已经过了晚上的七点钟，走廊里一片寂静。他们三人快步穿过走廊，直奔病房。

高伸一马当先，打开病房的大门。只见病房内只点着一盏小灯，微弱昏暗的光线中，妻子独自静卧在病床上。

清冷死寂的病房与富丽豪华的宴会大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没有迷人炫目的水晶吊灯，有的只是影影绰绰的昏暗的光线，高伸忍不住屏住了呼吸，不由自主地收住脚步，呆立原地。

把妻子一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冷清的地方，自己是多么残忍啊！想到这里，高伸三步并作两步跑向床边。

“小邦啊，容子拜堂成亲啦！她特意来看你啦！”

高圆寺的姨妈高声报喜，可是妻子依旧双目紧闭，没有任何反应。

就算邦子没有睁开双眼，在场的三人也不会有丝毫的惊讶。容子身着婚宴上的晚礼服争分夺秒地赶来，也并非是要强迫妈妈开眼看见。无论母亲能否感知，容子只是想以盛装的打扮出现在妈妈面前而已。

“妈妈……”

容子轻轻地俯下腰，在妈妈耳畔轻声诉说着，

“我刚刚结婚了。”

说到这儿，她有些哽咽，用手捂着大眼角，

“我，嫁出去了。”

勉强说了几句，容子就扑倒在妈妈的胸口上。高伸和高圆寺的姨妈谁都没有开腔。也许，此刻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才是最好的安慰吧。

“妈妈，我……”

容子哭一阵，诉说一阵，

“我，希望您看看我呀！这衣服，还是您陪我一起挑的呢……”

高伸心里也一阵酸楚，他默默地从床边向后挪了一步，刚一回身，便赫然发现，妻子突然睁开了双眼！

高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忙凑近细瞧。果然，妻子的眼睛睁得溜圆。

“喂……”

高伸赶忙轻拍女儿的肩膀，

“醒啦！你妈妈醒啦……”

容子闻言，像弹簧一样猛地抬起上半身，看着母亲。

“瞧，快瞧！”

在高伸、容子、姨妈三人热切地注视下，邦子的眼睛直勾勾地锁定了容子的脸庞。

“妈妈……您醒啦？”

邦子没有作声，她完全睁开的双眸中倒映着容子身着晚礼服的倩影。

“谢谢……”

容子紧紧攥住妈妈的手，

“您看见我了，对吧？”

邦子没有回答，眼睛依旧盯住容子。

迄今为止，高伸曾无数次地幻想：妻子就会在眼前这一时刻苏醒！可是，现实总让他从希望的巅峰跌落到失望的谷底。然而，今天妻子的眼神确实迥然不同。虽然还和往常一样，睁着双眼仰望着天，可是此刻，她的眼睛睁得那么圆，眼神也无比的坚定有力。她不再是

迷惘地看着天空，而像是在主动地搜寻着什么。

“妈妈……”

容子似乎受到母亲眼神的鼓励，把手放在妈妈身上，凑到她的面前呼唤着。

“您明白的，对吗？”

莫非，这一次，是真正的苏醒？！邦子总算要从漫长的昏迷中艰难地醒来了！她想要开口说点什么了！

高伸、容子和姨妈围拢在邦子的面前，紧张地屏息守候。妻子圆睁的双眼似乎在脉脉传情，干涸的嘴唇眼看就要吐露出美妙的心声。

高伸一边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一边连连向神灵祷告。

求求您，让她醒过来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苏醒，她就要永远沉睡下去了。

只要能让妻子苏醒，做出再大的牺牲我也愿意！

也许在场的三人都抱着相同的心愿，他们全神贯注地守候在邦子身旁，等待她彻底地苏醒。

空气仿佛已经凝固。高伸紧张至极，他刚想转开视线，又忽见邦子的嘴唇微微颤动起来。

原本紧闭的下唇在下颌的带动下，慢慢向下拉，导致两唇之间露出了极小的空隙。

“您说什么？……”

容子不由自主地叫出声。姨妈也在一旁呼喊着：

“你醒了吗？”

高伸以为奇迹终于发生了。昏迷半年之久的妻子，竟然苏醒了！她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愿了！

然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妻子再没有新的动静。她的下唇依旧微启，却无视亲人热切的企盼，停止了更进一步的动作。就差一步，不，就差半步，再多动一下，她就能开口说话了！可是，在最最紧要的关头，妻子的嘴唇不动了，无力地停在现有的位置上，眼睛也迅速地失去光华，缓缓地合上了眼帘。

“妈妈……”

容子慌了神，一边奋力呼喊，双手一边使劲摇晃。

“不可以呀！快醒醒！您快醒过来呀！”

容子仿佛要抓住稍纵即逝的光明，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妻子的双目已经闭合，嘴唇也随之合拢，就像一朵渐欲枯萎凋零的花朵。

“妈妈……”

容子的悲鸣响彻整个病房，随后又变成了无声的饮泣。

妻子在短暂的睁眼张嘴后，又退回到无边黑暗和沉默的世界里去了。

虽然从时间上来讲，不过是极其短暂的瞬间，还不足一分钟，可是妻子真的是凝视着容子，想要开口说话的。高伸坚信不疑，他看到的事实就是如此。

“容子……”

高圆寺的姨妈喃喃地劝慰着已经哭倒在床边的容子，

“你妈妈，看见你了！她明白的！”

“……”

“妈妈知道你特意来看她，才努力睁开眼，还动了动嘴呢！”

听到姨妈的劝慰，容子抬起身，用一双模糊的泪眼看着母亲。

“你妈妈，拼尽力气，看过你了。她累了！”

容子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认同了姨妈的说法。

“妈妈看到你这身新娘子的打扮，心满意足地闭眼睡觉了。”

妻子似乎在努力配合这一解读，闭着眼睛安详地睡去。

“行了，咱们走吧。看过就安心了。”

在姨妈的催促下，容子用手轻抚母亲的脸颊，小声地说道：

“妈妈，谢谢您！谢谢您能睁开眼睛看看我。”

也许是听懂了女儿的感激，邦子的睡容从所未有的安静祥和。

办完容子的婚事，高伸有一种完成了重要使命的感觉。

在妻子缺位的情况下，总算把女儿嫁出去了。虽然他并没有亲自参与任何具体的细节，而是把一切都全权委派给周围的人打理，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了些许疲劳。许是第一次经办家庭大事之故吧。

高伸听说，女儿出嫁后，做父亲的会处于短暂的放松状态。在这个阶段，他们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寂寞，反倒是一种完成了为人父母的职责与使命的强烈的安心感，牢牢地占据上风。

可是，当他在家中偶尔有事想托女儿代劳，开口欲喊“容子”时，他才会猛然意识到，这个女儿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边。这不经令他黯然神伤，久久地陷入沉默。

果然出现了吗？女儿出嫁后的寂寞……

高伸觉得自己能够承受住，因为这份寂寞总要比妻子不在身边带来的悲凉轻松多了。

其实，容子出嫁离开后，最感寂寞的要数香织。

自母亲陷入昏迷后，香织与容子两人搭伴合作，一直坚持到今

天。所以她尤其无法适应被姐姐独自抛下的孤独感受。

“姐姐，现在在干什么呢？”

她常常在冒出这个问题后，呆呆地陷入良久的沉思。

新婚后，容子第一次回大仓山的娘家，是在蜜月旅行归来后的翌日。

高伸家中出现了久违的热闹欢腾的场面，大家畅谈旅行见闻。高伸察言观色，断定这对新人相处融洽，心下甚是宽慰。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浩平起身提议，“我们该告辞了。”容子顺从地站起身。

接着，大家一起将两人送出大门，目送他们钻入车内。站在门口挥手告别时，高伸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女儿真的是嫁走了。

“是啊……”

高伸点着头，恍然大悟般地意识到，女儿口中所说的“回家”，不再是指回到父母身边，而是奔向她自己的小家。

进入十月，秋风乍起，家中空落落的，愈发凸显容子离开后的寂寥。然而更令高伸牵肠挂肚的还是妻子的病情。

不知是何缘故，妻子近来精神不佳。妻子依旧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所以她当然不可能亲口向高伸描述自己的病况。

可是，高伸看得出来，最近妻子在急剧消瘦。她的脸颊肌肉松弛，眼窝深陷，皱纹猛增，头发也迅速地花白了。前不久，她虽然有些浮肿，但是胖乎乎的脸庞还显得有些生气，可是如今，妻子的脸色已经不是苍白二字可以形容，而是面如土灰，肌肤也异常干燥。

高伸没有亲手给妻子换过内衣，对她身体的变化不是很了解，但是她四肢的肌肉明显地在萎缩，完全暴露出了骨骼的形状，表皮松垮脱形。孩子们似乎也意识到了母亲的这一变化。十月中旬后，香织不安地说，

“妈妈，最近好像虚弱了许多。胸脯、胳膊一下子都瘦了，连骨头都突出来了。”

“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吧。”

“那倒没有。只是，这样萎缩下去，会死掉的呀！”

“怎么会……”

高伸否定之后，半开玩笑地劝慰道，

“你妈妈也是因为容子姐姐出嫁而寂寞憔悴了吧。”

“那么，妈妈果然知道姐姐离开身边了呢！”

邦子这种引发父女二人心中忧虑的变化，容子似乎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特别是容子，新婚燕尔后，她又要整理自己的新婚小屋，又要四处拜谢回礼，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能去医院探视。正因为如此，母亲的变化，在她的眼中才会显得格外突兀。当天晚上，她就致电高伸。

“妈妈萎缩得太快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适呀？”

“我们已经咨询过护士，她们说一切正常。”

“可是，妈妈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呀！”

容子说得没错，妻子目前的状况确实让人有一种日益萎缩、渐次消失之感。

“您再去找野中医生问问看吧……”

高伸也正有去咨询的意思，只是近来忙于岁末商品的促销计划，还没抽出空去医院。

“我结婚那天，妈妈脸色还挺红润的，并且还能睁开眼睛看我呢！可是……”

和当时的情形一比较，这一个月的差异自然不言而喻。

“是不是因为我和妈妈聊得时间太长啦？”

“那怎么会。”

“浩平说，他过几天也要去探视。”

三天后，浩平果然如约去医院探视了岳母。那天，高伸一回到家，就听到留言信息，让他给女儿的新家回个电话。他拿起电话打过去，正巧是浩平接听的。

“我今天，去看望了岳母。”

浩平刚说完这句话，就急切地询问道：

“岳母怎么会衰弱得那么快呢？”

对医学一窍不通的高伸被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

“我总觉得这种衰弱速度不太正常。医生还在按时定量地提供营养液吗？”

最近，看起来好像还是在利用锁骨附近的静脉往体内输送营养液，但是具体情况高伸并不清楚。

翌日，在与浩平对谈的促动下，高伸去医院拜会了野中医生。

约定见面的时间是下午三点，高伸提前赶到，就先去了病房。阳光经百叶窗的过滤，减弱了威力，妻子在病房里睡得正香。

“早啊！”

最近，高伸无论在什么时间见到妻子，都是开朗地问候一声早上好，但是今天他显得顾虑重重。尽管妻子看似睡相沉稳，可是脸上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双颊瘦削，下巴塌陷，嘴角皮肤松垮。虽然还有

微弱的喘息，可是有气无力，让人怀疑似乎立刻就会停止呼吸。

“喂……”

高伸拖过一张圆凳，在床边坐下，对妻子低声细语。

“你近来精神可不大好呀！”

妻子的眼角濡湿，还沾着眼屎，高伸用纱布轻轻地替她揩干净。

“你可不能因为容子终于嫁了人，就自我松懈噢！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你一定要加油啊！”

以前，高伸在妻子枕边细语时总满怀期待，希望她能够忽然睁开眼来。可是他现在已经忧心如焚，因为妻子连保持正常的呼吸都在拼尽全力了。

“你还在吃饭吧。”

营养是通过输液方式供给的，可是高伸不知道具体的底细。

“不加油可不行啊！”

高伸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接近下午三时，野中医生如果腾出空的话，应该派护士来请他了，可是现在迟迟不见有所动静。

高伸继续陪伴在妻子身边，他忽然想起，下午给妻子变换体位的时间到了。

平时，一到三点，高伸就会自觉地退到走廊上等待。护士们会利用这段时间替邦子检查导尿管，帮她翻身换姿势。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止某个固定的部位受到长时间的压迫。可是今天她们似乎姗姗来迟了。

正当高伸出神地看着一天比一天委顿起来的妻子时，一位年轻的护士走了进来。

“野中医生请您过去。”

高伸略一点头，关切地询问道：

“今天还没有换过姿势呢吧。”

护士一脸茫然的回答说：

“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停止了呀！”

高伸头一回听说这个消息。这种变更究竟是何时开始的？

他来到护士站，看见野中医生正和护士长站着聊天。医生看到高伸，招手做了个“请”的姿势。高伸会意地走进房间。医生把椅子拉到摆满病历的书柜前，与他相向而坐。

“令媛，都好吧。”

“托福，都好。”

“前几天，她来过医院。我远远地看见她了。”

野中医生说这番话时语调轻松，并不让人讨厌，可是高伸总觉得他的风度是精确计算出来的，有明显的表演痕迹。

“今天，我想就内人的事，咨询您一下。”

高伸自己主动转入正题。

“近来，她急剧消瘦，精神萎靡，这样子要不要紧呢？”

野中医生略微皱了下眉头，好半天才开腔答道：

“确实，最近尊夫人的情况不大好。但是卧床不起半年多，虚弱到这种程度也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她的变化太快了……”

“这还是因为病人久卧病床，虚弱起来势必要比正常人快。”

“不能让她像以前那样，略微保持些精神吗？”

“我们一直在多方努力，可是依旧无法挽回内脏器官的日益衰弱，而且病人的肠胃几乎一直没有蠕动。再加上少许的感染，偶尔的发烧等等。我想病人明显的衰弱，正是这些综合原因造成的。”

“她现在还在发烧吗？”

“已经基本退烧了，但还不能掉以轻心。”

和一个月前判若两人，野中医生表现得相当悲观。

“我刚才一直守在病房里。现在，你们是不是已经不给内人变换体位了？”

“是因为尊夫人最近有发烧的症状，我们暂时停掉了。”

“那么，退烧后还会恢复吧。”

“那是自然。”

“这次发烧，是因何引起的呢……”

“我想，大概是尿路感染引发的吧。病人长期卧病在床，身体极度衰弱，即便微不足道的感染也会引发高烧，并且很难治愈。”

“这，不能提前预防吗？”

“当然，我们也做了许多努力，可是，全身抵抗力均已告急，就算大量用药，也难以起效，所以很难如您所愿啊！”

野中医生的谈话，始终在强调“衰弱不可逆转”的论调。

“如果任由她继续消瘦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还在继续给病人输液，所以我认为病势还不至于急转直下吧。可是，已经卧床这么久了……”

“那么，不能让她起身动一动吗？”

“那么做，只会加重身体其他部位的负担，所以，现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

年轻的护士手持病历进来请示野中医生的示下。高伸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他们结束谈话，继续问道：

“这种状况下，内人不会突然出问题吧。”

“我们一直在竭尽所能，但是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意识障碍拖久了，难保不会发生万一。”

“那么……”

高伸慌了神，继续追问，野中医生安抚道：

“说到底，这种万一，只是说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所有情况，所以您请放宽心。”

问完关键的问题，高伸告辞离开了，可是他的内心久久无法释怀。

他最介意的是，野中医生的态度和以往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此之前，无论高伸的问题多么悲观绝望，医生都会坚决果断地鼓励他，斩钉截铁地保证说“没问题”。可是今天，他总是随声附和高伸担心的所有问题，几乎不加以任何否定。就连最糟糕的结局，他也坦率地承认“难保不会发生万一”。

医生也许只是在做科学、正确的判断，可是高伸却有一种被人出卖了的感觉。

直截了当地说，仅仅一个月前，他听到的答复还是，只要继续稳妥有序的护理，妻子就能好好地活下去。实际上，妻子除了没有意识之外，脸色还算红润，即便有轻微的浮肿，可是四肢手脚的肌肤比现在要富有弹性。他们全家人也一直坚信，尽管邦子缠绵病榻，却始终是结实健康的。

为何区区一月之隔，妻子便会衰弱到此种程度？虽然还没有到病势告急的程度，但是已经衰弱到了极致。野中医生口中坚称，是尿路感染诱发高烧造成的。可是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那时，每次都能马上治愈，并且根本不会急剧消瘦，为何单单这一次会骤然衰弱至此呢？！

医生的解释是，因为邦子长期卧病在床，体力衰弱所致。这一点，高伸早就有所了解，病人如果长期卧病在床的话，内脏器官的功能就会渐渐衰退，并有发生肺炎的危险。野中医生当然对此了如指掌，一直在精心应对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出现病情急转直下的现象呢？！

妻子呈现出明显的衰弱势头始于九月末，正是容子新婚之后，难道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吗？

当天晚上，高伸给容子的新家打电话，向女儿通报了与野中医生会面的情况：

邦子突然衰弱是尿路感染引发高烧所致，现在病情已趋平稳，所以不会继续恶化。但是长期卧床不起使得内脏器官严重退化，所以必须要密切关注。

容子听后似乎略微放了心，她表态说：

“那我以后尽可能去医院陪妈妈。”

“你能帮忙真是太好了。”

虽然女儿新婚不久，可是妻子现在的状况，没有家人陪护总让人无法放心。

随后，浩平接过了电话。高伸重复了相同的说明后，浩平心有疑虑地问：“真的，没有问题吗？”接着又说：

“我打算再去问问那个朋友。就是在婚宴上致辞的那位医生。如果向他打听的话，或许能了解到岳母突然精神委顿的原因。”

浩平似乎又对野中医生的说明满腹怀疑。

“这也衰弱得太快了！”

“接下来，我也得去医院看着。总之，现在的状况让人不大放心……”

虽然没有明言，但是无疑浩平也和高伸一样，怀有相同的忧虑。

十月末后，容子和香织又开始重新交替着陪护在母亲身旁。而每当两人有事或节假日时，高伸就会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陪在病房，守护着妻子。

正如野中医生预料的那样，邦子的高烧暂时得到了控制，可是她瘦削的身体全无好转的兆头。以前，她还经常自顾自地睁开眼睛，可是现在，她只知一味的昏睡，仿佛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着，一眨眼进入了十一月份。邦子的身体愈发萎缩，皮肤干枯发黑，连嘴唇也血色尽失。虽然人还是在昏睡中，可是她憔悴的程度令人心惊，不知情者看在眼里，一定会误以为她是一具尸体。而高伸每次走进病房都在提心吊胆，害怕妻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妻子不会就这样死去吧……

不仅高伸每次去病房都忐忑不安，孩子们也是如此。有一天晚上，高伸悄悄地走进病房，发现容子双眼红肿，显然刚刚哭过，而达彦则低垂着头，两手撑在膝盖上，似乎正在默默祈祷。

虽然大家都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可是他们都感觉到，邦子已经危在旦夕。

浩平再次前来探视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

正巧，病房里只剩下高伸一人。浩平仔细观察了岳母的现状，当即惊呼道：

“相当虚弱了呀！”

高伸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我可以谈谈我自己大胆的推测吗？”

打过招呼，浩平就急不可待地隔着病床说道：

“上次通电话时，咱们也聊过，我认为，岳母这次突然虚弱或许是因为医生停止了治疗……”

浩平所说与高伸内心的暗自揣测不谋而合，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也许我直说出来，您会不舒服，但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安乐死吧。”

浩平这句“安乐死”冲口而出，高伸如同遭受了雷击，背后冷汗直冒。

“怎么会……”

高伸以前若干次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过“安乐死”的字样，电视上也报道过相关的新闻，有一位医生因为帮人安乐死而受到检举。

这并不是什么冷僻的字眼，可是，高伸一直以为它远离实际，与自己的生活毫无瓜葛。

但是，现在，这个词不仅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落到了妻子身上，自己和浩平还要围绕它进行深入的探讨，这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这是什么意思？……”

高伸想要稳定住自己的情绪，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后才开口问道。

“这些只是我单方面的推测。我们举行婚礼后，岳母的身体就急转直下，所以，我认为是医生在有意为之。”

“有意为之？”

“我并没做过切实的调查，只是怀疑，医生是不是撒手不管，对

治疗主动放弃了……”

说到这儿，浩平似乎是想要找个合适的措辞，略微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我以前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这安乐死也分两种，一种积极的，一种消极的。积极安乐死，就是像以前大学医院里实施过的，往静脉里注射一种药物，诱发心脏停止跳动，从而提前终结生命。而消极安乐死，就是不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发生感染也不使用抗生素，不管不问，任其自然，由着病人慢慢衰竭而死。”

“你现在说这些……”

“显然，如果我推测的没错，岳母纯属后一种。据我朋友所说，这种方法在实际医疗中经常被使用。当然，这些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譬如，不堪病痛折磨的癌症末期的患者，以及长期昏迷不醒、卧床不起的老人，医生会与家属悄悄沟通后，停止一切治疗措施。”

“你等一下！”

浩平讲得活灵活现，高伸直吓得心跳过速。

“但是，安乐死会那么容易……”

“没错，本来‘安乐死’顾名思义，就是患者本人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早日、轻松地从病痛中解脱，请求他人从旁加以协助的行为。”

“那么，不对呀……”

“岳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她早已失去意识，所以不可能亲口提出这种要求。有鉴于此，如果医生单方面采取行动，是不能叫做‘安乐死’的。但是，如果病人病入膏肓，不能言语，这时，家属的意愿就变得至关重要，他们在目不忍睹的情况下，也会向医生提出请求。”

“你是在说，我拜托了野中医生，对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您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时候，由于没有征得患者本人的意愿，所以我认为，它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

“那么，你要得出什么结论呢？”

“如果既没得到本人的同意，又没得到家属的授权，那就是医生依据个人判断，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所以应该叫做‘谋杀’！”

“怎么会……”

抛开患者本人不提，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医生会单方面的杀死病人吗？

“我也认为，那位医生不可能做这种事。尽管我也不喜欢做出这样的怀疑，可是，我总觉得，他已经在敷衍了事、消极怠工了。难道您没有同感吗？”

一如既往，浩平给出的意见，总是头头是道，条理清晰，却有些过于直截了当。

“我会密切关注的！”

半个小时后，高伸与浩平分手各自回家，可是他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野中医生真的想加速邦子的死亡，那么其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是因为妻子丧失意识已达半年之久，他认定病人恢复无望，打算放弃治疗了吗？还是因为长期照顾由自己的失误导致昏迷的患者，心力交瘁，无法继续了呢？要不然，就是医院下了指令，他的医护工作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吧？高伸想出了若干种可能性，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理由纵横交错，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就算这些推论全都成立，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采取这种手段呢？

想及此处，潜藏在高伸心底的一丝不安慢慢冒出头来。

在容子举行婚礼之前，高伸应院方的恳求，接受了支付给妻子的赔偿金。

难道对方支付那笔八千万赔偿金的时候，便预示着今天妻子的病情会急转直下吗？难道接受那笔赔偿金，就意味着自己同意放手，让妻子走向死亡吗？

想着想着，高伸愈发心绪难平，他从餐具柜中取出威士忌，没有兑水，直接喝了一大口。到底是烈性酒，他只觉得有一团烈火滑过了咽喉。

高伸又喝干了第二杯，仰面朝天躺在沙发上继续苦思冥想。

如果接受了这笔钱就是症结所在，那么必须得想个办法阻止妻子的死亡。虽然拿了他们的赔偿金，自己可绝不能由着医生任意胡为。

但是究竟该如何劝阻他们呢？

再说，自己手上有野中医生正在加速妻子死亡的证据吗？

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去与医生对质，结果对方矢口否认“绝无此事”的话，他也只能无功而返。

“冷静些吧……”

高伸再次劝告自己，又猛灌了一大口威士忌。

一进入十一月份，如火如荼的岁末商战又迎来了白热化的新阶

段。而高伸所担任的产品设计工作恰恰告别了紧张忙碌的尖峰时刻。接下来的日子，他只需在有事发生时出面解决即可。

高伸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长假，他决定带着自己的睡衣，搬到妻子的病房里去陪护。

“爸爸，您大可不必亲自来陪的。”

尽管香织再三劝说，他还是决定要全天候地驻守在病房里。

高伸一心打算，只要发现医生的态度有丝毫不妥，就立即出面干预。可是冷眼旁观的结果，他并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这样一连陪护了两三天，先是护士，后是野中医生都对他的举动表示了费解和关切。

“您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

尽管他是患者的丈夫，但是一个大男人守在旁边，有许多事做起来确实很别扭。

说实话，高伸连给妻子换内衣的活儿也做不来，他的陪护简直是形同虚设。可是，只要能和妻子同处一室，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就足以让他心满意足了。

细细想来，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夫妻二人独处一室的时间真可谓屈指可数。

高伸现在选择近距离地陪在妻子身边，不是为博得她的欢心，而是出于内心的渴望。与其说是为了妻子，莫如说是自己在进行单方面的补偿，一个未能尽心尽责的丈夫的补偿。不采取这样的实际行动，高伸难以平复心中内疚的情绪。

深夜时分，万籁俱寂，在黑暗中，高伸仔细聆听妻子睡眠中的呼吸声。那声音软弱无力，似有若无，不凑近枕边几乎低不可闻，但是

这无疑就是令人鼓舞的“生”之气息。

高伸现在觉得，所谓的幸福，就是普通至极的小细节。

譬如，能够与妻子同处一室，倾听她的细弱的鼾声；又譬如不经意地触碰到妻子的胳膊，感受到指尖传来对方温热的体温。幸福正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健康之时，在热衷于工作之际，抛诸脑后，甚至不屑一提的东西。

但是如今，这些小事点点滴滴汇聚心头，令他倍感幸福温暖。

“是啊……”

深夜里，高伸独自感慨着。

几十年风雨携手、悲欢共度，也许正是为了体会这些琐碎的幸福吧。

妻子的病情突然告急，发生在高伸搬到病房亲自陪护后的第四天夜里。

高伸看完晚间十点钟准时播出的新闻节目，又仔细观察了一遍妻子的表情，确认没有异常后，放心地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没过不久，一连串奇怪的异响传入了他的耳朵。

起初，高伸以为，这动静是远处传来的他人的叫喊声，可是随后又变成了哭腔，他一个激灵惊醒后，发现声音来自病床的方向。

高伸慌忙起身，扑向病床。只见妻子双目微开，一个劲儿地左右摇晃脑袋。

“你怎么啦！……”

他的询问没人回应。高伸正欲再次确认时，妻子猛地倒抽了一口气，呼吸戛然而止。

“喂，邦子，邦子……”

高伸一边呐喊，一边摇晃妻子的肩头。妻子没有任何反应，高伸慌忙按下枕边与护士站相连的警报器。

值班护士应声而至，随后医生也赶了过来。他们当机立断对邦子实施了人工呼吸，然后又给她戴上了人工呼吸机。

医生全力以赴，又是测心跳，又是量脉搏。高伸在一旁看着，心里明白，妻子刚才突然呼吸骤停，现在正在接受全面的抢救。

高伸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只能杵在一旁，观看这场营救生命的攻坚战。不久，妻子的脸色终于有所好转，看到这个结果，高伸抽空离开病房，分别给家中和容子家挂了电话。

“你妈妈，刚才突然不行了……”

刚说到这儿，高伸就哽咽起来。

“怎么回事？！现在怎样？！”

香织焦急地问道。高伸不知该怎样描述刚才妻子凶险的病情。

“突然停止了呼吸，幸亏医生及时赶到，所以……”

“我马上过去！”

高伸还用电话通知了高圆寺的姨妈。打完电话，他一看表，已经是子夜时分了。

高伸重返病房，看见妻子的脸上戴着黑色的氧气面罩，裸露的胸膛一上一下，缓慢地起伏着。

在值班医生、护士的全力抢救下，妻子终于起死回生了。

高伸一低头，发现自己匆忙套上的衬衣纽扣还敞开着，赶忙重新整理妥当。

妻子的病情突变，实在令高伸措手不及。

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的异样的动静，大概就是妻子求救的信号吧。

幸亏他能在第一时间被惊醒，倘若自己睡得太沉，岂不要追悔莫及？

妻子的枕边多了一台临时搬来的人工呼吸机，一名值班医生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监控信息数据。高伸等他把视线从显示屏上移开，见缝插针地询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气管堵塞，导致呼吸骤停。”

“现在，没事儿了吧？”

“及时地接通了人工呼吸机，所以您不必担心。我认为，目前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咻——咻——，伴随着低沉的音响，人工呼吸机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氧气。妻子的胸口和着节拍，有节奏地一起一伏。

妻子此刻的呼吸是由机器辅助完成的。

医生继续观察数据，护士忙着往输液管里添加新的药物。

高伸后退了一步，继续守候。他现在再次深切体会到，妻子的衰弱如此明显。

一直有被子和睡衣的遮挡，高伸并不十分清楚妻子整体的情况。现在当她的内衣前襟被彻底撩开，胸部袒露无余，高伸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妻子掉了许多肉，每一条肋骨都清晰可见。

护士为了检查导尿情况，随手揭开床单。暴露在高伸眼前的是，一根从妻子的下体延伸出来的导尿管，两条干瘪如枯柴一般的细腿。

妻子的脸，勉强还能看出人样，可是，她的躯干简直就是一具还在呼吸着的尸体而已。

过度的心痛使得高伸不忍正视，他偏过头去，可是耳边又传来护士噼里啪啦的拍打妻子肘弯的声音。

护士想要往静脉里重新插入针头，可是邦子已经枯瘦如柴，且血管坍塌，所以显得困难重重。护士试了半天，终未得手，只得又换到手背上继续努力。

幸亏，妻子早已丧失了意识，她也许感觉不到疼痛。可是高伸光是在一旁观看，就已经痛彻心扉了。

“住手，别再搞了！”高伸强忍住即将冲口而出的呐喊，终于等到了护士成功地将针头扎进妻子的静脉。

医生面无表情地观察着邦子靠机器帮助才得以上下起伏的胸部，对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视若无睹。

直到刚才，始料未及的突变发生前，妻子一直在安静的鼾声中沉睡，可是转眼间，她就沦落为一具被各式医疗器具和管线包围的傀儡。

此时此刻，自己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他能尽情地发挥作用，哪怕是跑腿打下手也好呀！偏偏自己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只能迷迷糊糊地干站着。

不一会儿，医生离开了病房，只剩下护士在观察输液的情况。没隔多久，医生又去而复返，进来调节人工呼吸机的刻度。

时间已过午夜零点，往常黑暗而寂静的病房此刻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高伸始终站在一旁守候着。正在此时，忽然传来几记敲门声，野中医生推门而入。

也许是赶路过急吧，医生气喘吁吁的，身上还穿着自己的西服便装。高伸曾经打听过，医生的家远在千叶县，难道他是风尘仆仆远道赶来的吗？抑或是，他就逗留在附近，一接到医院的通知便直接赶来了？

野中医生只朝高伸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就迅速奔向病床方向。他

与值班医生三言两语短暂交流了几句，便掏出听诊器测量邦子的心跳。

高伸看着野中医生的侧脸，略微放下了心。野中医生亲自出马，他才能感觉踏实，心中有底。虽然值班医生也在尽心竭力的投入抢救，但是两者带给高伸的放心程度是有所区别的。

尽管几个小时之前，高伸心中还对这位医生疑窦丛生，可是现在他又对他投入了全部的信任。

这到底是何缘故呢？正当高伸对自己摇摆不定的立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野中医生放下了听诊器，向他走来。

“尊夫人发病时，您就在病房里吧。”

“嗯……”

“刚才，她好像是呼吸困难，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万分感谢！”

此前所有的怀疑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高伸诚恳地低头致谢。

终于，妻子只是暂时性的呼吸骤停，在医生全力抢救下，很快缓过劲来，当夜就撤除了呼吸机。

深更半夜仓皇赶来的女儿们和高圆寺的姨妈确认邦子病情平稳后，又于黎明时分陆续打道回府。坚持到最后的香织要求换班陪护，高伸解释说，自己还在假期中，完全可以应付，最终还是将其劝走了。病房里再次剩下高伸一个人。

妻子仿佛已经忘却了几个小时前的痛苦感受，安静地睡着了。

高伸细细端详妻子的睡容，那么平稳，似乎根本不曾经历刚才鬼门关前的生死徘徊。

据野中医生解释说，邦子虽有短暂的呼吸停止，但是由于值班医生是擅长急救的专业麻醉师，他的处置及时果断，所以终于成功地化

险为夷。

高伸调暗灯光，躺在沙发上，重新思索数小时前的惊险一幕。

如果自己没有陪护在病房里，妻子也许已经撒手人寰了。

那一瞬间，妻子在痛苦地挣扎，还发出了声音。只是那声音如此微弱，睡在一旁的高伸勉强能够听到。

倘若自己睡得再沉些，就危险了。倘若病房里无人陪护，更是不堪设想吧。

不用说，妻子自己没有能力按动警报器，而如果夜班护士不能及时查房，妻子就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死去。

“太险啦！……”

高伸自言自语着，同时想到，这莫非也是“冥冥之中的预兆”吧。

也许神灵预知妻子的险境，命令他寸步不离地守在一旁的吧。

以前，高伸对这类迷信色彩的说法一概不信，即使听到别人讲起，他也只会付之一笑。可是，现在的高伸愿意相信这一切。

妻子千辛万苦熬过了呼吸骤停的难关，可是随后的病情却在一路下滑。

最令人忧心的是，她身体的衰弱速度愈发惊人，完全不见任何向好的征兆。这种状态，真不知她还能坚持多久？现在，高伸只觉得自己是在束手无策的等待，不是等待令人欣喜的“生”，而是等待可怕的“死神”的临近。高伸无法忍耐这份煎熬，跑去求医生再为妻子注射一些可以固本培元的营养液。然而，无论是野中医生，还是值班医生都婉言拒绝了。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现在，病人的内脏全面衰竭，即使输液也毫无反应了。”

他们的语气仿佛是在宣告，事到如今，已经万事皆休了。

“可是，怎么会衰弱得这么快呢？”

“久卧病床，一旦开始衰弱，就会势不可挡的。”

“拜托您，想想办法吧！”

高伸能做的就是苦苦哀求。但是，当他看着意识全无、骨瘦如柴、衰弱至极的妻子，高伸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强求医生们做些什么？

或许，坚持到今天，妻子已经生无可恋了吧。一向开朗活泼的妻子或许不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惨不忍睹的现状，渴望有个痛快的死法吧。

平心而论，眼前的事实早已证明，妻子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

在妻子被宣告为植物人之际，高伸已经多少有所明了。

尽管后来妻子在容子结婚等极少的几次，有过脸色好转，睁眼活动等变化，让他不禁心生期待，以为“莫非见好了”。可惜，这些也都只是一时虚幻的错觉。这些，高伸都心知肚明。

可是当时，他起码还有产生错觉的余地。

然而，只有这一次，连高伸自己也明白，不会有奇迹了。妻子迅速地衰竭，一天天迈向死亡，已经不容他有产生美丽错觉的余地了。

在妻子呼吸困难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高伸为期一周的休假也满了。他又向公司续请了一周假期。

迄今为止，高伸从未连续请过两周的假期。

但是高伸义无反顾地打破纪录，他重新续过假，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病房里。

女儿们忧心忡忡，反复劝说要来替班，可是高伸不为所动，像一

尊石像一般，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妻子身边。

浩平现身病房，是在高伸连续陪护第八天的傍晚。

“越缩越小了……”

浩平凝视着衰弱至极的邦子喃喃地说道。

“也许此时此刻谈论这些有些失礼，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一种‘安乐死’，是医生做了手脚。”

听了浩平的话，高伸干脆地点头说道：

“也许是吧……”

“那么，您不反对吗？”

如果医生的所作所为是在加速妻子的死亡，这无疑是令人痛苦的。然而，与最初有所怀疑时相比，如今的高伸能够较为沉稳地思考这个问题了。

当然，高伸并非盼着妻子早死，只是现实摆在眼前，他愈来愈觉得，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就算妻子现在的迅速衰竭，是医生放弃有效治疗的结果。但是他明白，妻子走向死亡，已经无可避免，仅仅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医生们真的有助推行为，也只是将时间略微提前而已，最终的结局还是殊途同归的。

“上次谈话后，我找我那医生朋友确认过了。看样子，医生的确在按自己的意愿加速岳母的死亡。”

“谢谢……”

高伸真诚地点头表示感谢。

很明显，浩平的怀疑，以及调查也许都命中了事实。

可是，高伸现在在意的是妻子的立场，而非医生的所作所为。

在目前的状态中，妻子真的愿意继续苟延残喘吗？

意识全无，终日与病榻为伍，被人在骨瘦如柴的手背上反复试针头，在两条枯柴般的细腿间裹纸尿裤，这样的境遇中，她果真愿意继续生存下去吗？

妻子真正的愿望或许就是只求速死吧。

虽然他无法直接询问妻子，但是他能够想像，妻子如能开口，一定会请求，“让我安静地走吧”。

“你所说的，我全知道了。现在，我只想陪伴在她身旁。”

高伸说完，浩平满脸的惊诧、疑问。可是，在一连几日与妻子朝夕相伴的过程中，高伸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匪夷所思的是，同居一室后，高伸愈来愈觉得自己已经与妻子完全合体了。当然，高伸是健康的，意识健全的，而妻子意识尽失，骨瘦如柴，所以他们并不是肉体上的相互交融。

最初，只要一踏进病房，高伸就能敏感地闻到一股病人身上特有的刺鼻气味儿，可是如今，他不仅不以为苦，反而觉得是一种无比的安慰。妻子衰弱至极，新陈代谢减缓，新鲜健康的体味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久卧病床后，充斥着整个病房的汗酸味儿及污物混杂的独特味道。可是高伸竟能完全适应，身处其间浑然不觉。

有一次，高伸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他一走近，周围的人都满脸的厌恶之情，仿佛闻到了什么怪味儿。原来是他从早到晚留守病房，那种味道已经渗透到他的衣服、毛发之间。高伸不禁愕然，但是并没有丝毫的不快。

高伸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和他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些类似。有一对夫妇，丈夫中了菲洛本的毒，妻子不忍心看他独自遭罪，陪他一起上了瘾，最后两人结伴在房间里满地打滚。在正常人的眼中，或许

觉得这是人间惨剧，肮脏秽亵，可是当事人只是希望能够感同身受，一起沉沦吧。

现在，高伸对妻子紧握的双手间散发出的汗馊味儿、下体排泄的便溺味儿全都不以为意。

事实上，由于长期没有摄取正常的饮食，妻子的排泄物都是液态水状。高伸即使看见她使用过洇湿的纸尿裤也能处之泰然。在帮妻子换尿布的时候，高伸会忽然产生错觉，他觉得自己仿佛变身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虫。

妻子是一只卧床不起、动弹不得的小虫。半死不活、奄奄一息地趴在病床上。高伸也和她一样，是一只趴在病房里的小虫。

高伸全天候地陪护在病房里，一转眼就是十天。他发觉自己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所有的信息都被隔断了。他唯一能感知的就是光阴的脚步，阳光会在窗户上缓慢的推移，由朝起到正午，复又进入沉寂的暗夜。

不可思议的是，人一旦适应了这种生活，竟然也会心平气和，不会为信息闭塞而烦恼。

或许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视力衰退，听力减弱，头脑迟钝了吧。

高伸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带着某种自虐式的痕迹。

晚秋的黄昏格外性急，来得早，去得快，你刚有所察觉，它已隐身于漫漫的黑夜之中。

高伸眺望了一会儿对面已经开始掌灯的住院部大楼，回到妻子床头边。他轻轻地替妻子将散落在额前的碎发归拢整齐，用掌心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脸颊。

妻子一如既往地昏睡着。高伸用双手捧住妻子的脸颊，感到指尖

传来些许的体温。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开始对妻子说话：

“你，已经很努力了！”

妻子失去意识已经超过两百天，在医生宣布她康复困难之后，又安稳地度过了一百天。这期间，妻子虽病势沉疴却在顽强地坚持着。但是她眼看着体力不支，难以为继了。

“毋庸赘言，我们都真心期待你能活下去！可是，如果你熬得太辛苦，就闭上眼睛睡吧。”

高伸一边轻声私语，一边把手从妻子的脸颊移到胸口，温柔地摩挲着。

“我知道，你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不能只顾自己，一再要求你‘坚持住，一定要活着’！”

“……”

“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吧。”

正如在一个人出生之时，无情地拒绝说“请不要降临这个世界”，会让人心酸一样，当一个人临死之际，反复哀求说“不要离开我们”，也会令人无奈吧。

人之将死，就算你有满心的眷念与不舍，唯有理智地放手，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体贴吧。

“生也好，死也罢，都是人的自由，所以……”

正如生是一种自由，死亦是一种自由，死神已经在召唤，家人还要苦苦强留“不要离开我们，不要死！”往往只会徒增将死之人的痛苦。

“你不必强撑着了！”

高伸喃喃地说着，也许是心理作用，他发现妻子的表情柔和了许多。

“我最清楚，你做过了怎样的努力。”

此刻，高伸特别想好好夸赞一番，向妻子顽强的生命力致敬。

当天，入夜后，高伸亲自替妻子更换尿布。

平时他们是有规律地为邦子更换纸尿裤，全天两次，早晚各更换一块。可是，晚上十点刚过，高伸忽然有点儿心理感应，他觉得妻子应该尿湿了，一检查果然不出所料。

最初，高伸对妻子下体的护理工作从不插手。但是随着妻子病情日益恶化，他全天候守护在病房之后，他放下了大男子主义的顾虑，扔掉了扭扭捏捏的羞怯。

相比而言，他更在乎妻子的舒适与否，想要帮她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随着终日陪护左右，他竟然能够自然地感知到妻子的一切需求：比如，尿布湿了，不舒服啦等等。

所以，当天晚上，高伸驾轻就熟地帮妻子脱下脏尿裤，在她臀部的溃烂处涂上药膏，又擦了一层爽身粉。正当他拿着一片新尿裤要给她换上时，感觉后背被人轻拍了几下。

高伸心里很纳闷，回头一看，只见妻子骨瘦如柴的手，耷拉在自己的背上。

“怎么啦？”

高伸轻轻地拉过妻子的手，重新放在床单上，忽然发现妻子紧闭的双眼中渗出了泪水。

“这算不了什么……”

高伸拿起手边的毛巾，一边替妻子擦拭眼睛，一边连连点头。

或许刚才自己帮她换尿布，妻子觉得很开心，为了表示感谢才伸出手来的吧。

“舒服些了吧？”

“……”

“我就为你做这么点儿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虽然照顾了这么久，妻子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她的内心肯定是一切全知的。她只是无法开口表达自己的谢意，内心深处一定在默默地表达着感激之情吧。

就算把妻子的这个小动作报告给医生，他们也只会将其视作偶然巧合，可是高伸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

“谢谢！”

高伸的内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他给妻子换上了新的纸尿裤，道了声“晚安”，躺到了沙发上。

和妻子同居一室，相伴而眠，几天下来，高伸竟游刃有余了。

高伸不知自己睡了几个小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妻子的呼唤，他一下子惊醒了。几乎就在惊醒的瞬间，高伸心中掠过一丝不祥的阴影，他感觉到有事发生。

莫非又是“冥冥之中的预兆”？

刚才的梦境中，高伸远远瞅见了妻子含笑的倩影。高伸也搞不清具体的地点，反正不是家中院墙的篱笆前，就是蜜月旅行时曾到过的阿苏山麓下开满大波斯菊的草原。

妻子身穿衬衫外罩对襟毛衣，下半身掩映在一片霞雾之中。高伸和妻子之间隔着摇曳的鲜花与绿草。高伸招呼妻子来自己身边，可是不知是何缘故，她只是保持微笑，并不靠近。

高伸等得不耐烦，正欲主动跑过去，结果，妻子反而愈追愈远。

妻子近在眼前，却偏偏抓不住。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忽然听

到了妻子的呼喊，睁眼一看，自己还在病房的沙发上。

高伸的睡姿依旧像往常一样，头冲着妻子的病床的方向，身上盖着一床毛巾被。房间里，鸦雀无声。

但是，这份寂静非同以往，静得有些瘆人，仿佛所有生灵都被夺走了呼吸。

“怎么？！……”

高伸一个激灵，噌地一跃而起。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直觉告诉他,有事发生!

他连拖鞋也来不及穿，直接扑向妻子的病床，借着微弱的灯光，依稀可见妻子正躺在床上。

“啊呀！……”

不知是何缘故，只此一眼，高伸就已经明白，妻子走了。

虽然他没有测脉搏、探呼吸，但是他知道，妻子已经过世了。

“邦子……”

高伸抱住妻子的胸口，摇晃她的肩膀。

“为什么……”

虽然嘴上在问，其实，他心中没有疑问要向妻子求解。他现在只想牢牢地抱住妻子，记住她的这份体温。

高伸按铃喊来护士，是在这数十秒之后。

走廊内立即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高伸专注地盯着妻子。

悄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的妻子，她的表情没有任何痛苦，和梦中看到的一样沉稳，脸上还残留着些许笑意。

接下来病房里发生的一切，高伸只能充当一个旁观者。

“福士女士！福士女士！”

护士突然噼里啪啦地拍打妻子的脸颊，同时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看到这一切均不奏效后，护士按下了传唤器，并且掀开了盖被，扯开了她的睡衣。

随即，另一名护士应声而至，接着，值班医生亲自出动，扑在邦子身上进行紧急心脏按压。

紧接着，他们又给邦子戴上了黑色的氧气罩，强行往胸腔里输送氧气。

高伸站在一步开外，仔细看着，医生回过头来询问道：

“您是刚发现吗？”

“嗯，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所以……”

“她有没有呻吟，或者叫喊？”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准确地说，当时妻子正微笑着注视着自己。可是，梦中的情景，医生能信吗？

“我凑近一看，发现已经没有呼吸了……”

在高伸答话的间隙，年轻的护士匆忙跑出房去，而年长些的护士则调快了输液器的速度。值班医生继续扶着面罩，坚持输送氧气，全力以赴地进行抢救。在亮如白昼的房间里，大家都在各司其职，只有高伸无事可做，他精神恍惚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一会儿，刚才跑出去的护士又冲了回来，她利索地将新拿来的注射液推进了输液管中。

高伸看了一下时间，时钟指在凌晨一点二十分。时钟滴滴答答又转动了五分钟，值班医生把黑色的氧气罩从邦子的脸上移开了。

高伸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与医生四目相对。瞬时，医生低下了

头，轻声宣布：

“非常抱歉……病人不行了。”

高伸盯住年轻医生略显苍白的脸，缓缓地点了点头。

在看第一眼时，高伸就知道，妻子已经停止了呼吸。他也知道，后来医生护士们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个仪式罢了，只为了能让他接受事实。

“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

医生转向邦子躬身行礼致敬。

高伸也随着他默默地低下了头。

晚秋的寒气悄悄潜入了医院病房的走廊。

高伸像遁逃一般穿过走廊，来到电梯间，站在角落里并排摆放的公用电话前。他首先把电话打到家中，随后又拨通了容子家的电话。

凌晨一点多钟，大家都已香梦沉酣，等了较长的时间，才爬起来接听电话。高伸平静地向所有人报告这一噩耗。

“你妈妈，刚刚去世了……”

听到噩耗的瞬间，香织、容子都“呀……”的一声，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嘟囔道：“怎么会这样……”

尽管大家早有心理准备，知道母亲的死亡已经无可避免，可是一旦成为现实，她们还是会表现得惊慌失措。

“刚才，我一觉醒来，她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爸爸，您没发觉吗？”

“她是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

“我马上赶过去！”

高伸点头挂断电话，深呼吸一口气，调整好呼吸，继续给高圆寺的姨妈、千叶的娘舅等几处亲友报了丧。他们接闻噩耗，都惊愕不已，询问邦子辞世的具体时间。高伸回答说，自己凌晨一点钟醒来时，发现妻子已经告别人世了。所以应该就在那几分钟前，或者更早一些吧。

“她走得很平静，没有丝毫的痛苦，所以……”

事到如今，这算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了。

该联系的亲友都通知到后，高伸放下了电话。晚秋的寒气再次迎面迫来。

高伸欲回病房，刚走几步，发现电梯正巧停在眼前，他不假思索地任由狂风将自己卷入电梯。

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深更半夜，他也没处可去。

于是，高伸几近麻木地按下一楼的按钮，电梯运行后，他才发现这个四方形的小空间里只有自己一名乘客。

电梯从一楼升至六楼，复又开始下降，高伸突然歇斯底里地狂吼起来。

“混蛋……”

这声怒吼未经编排，也未经演练，就在他意识到自己是置身于密闭的电梯内的瞬间，极其突然地从胸膛里迸发了出来。

“混蛋……”

为什么要骂粗口？骂的又是谁？这些，高伸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如果自己不发泄出来的话，回到病房后，保不准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混蛋……”

高伸一边狂吼，一边用双手奋力捶打四壁，不知不觉泪水漫过了他的眼帘。

“混蛋啊！”

高伸发出最后的呐喊，颓然地倚靠在墙壁上。电梯返回病房所在的二楼。

高伸走出电梯，重回病房。护士们已经为妻子净过身，并且将她的双手合掌放在了胸前。

高伸近身细瞧，发现妻子的脸色和在世时一模一样。虽然脸色苍白，可是表情惬意，不见丝毫苦闷的神情。

“喂……”

高伸保持与以往相同的心态，在心中默念。

“你辛苦了！”

如果此刻房中无人，他真想一把牢牢地抱住妻子。妻子已经咽了气，即使紧紧地把她搂在怀中，哪怕勒断了胸骨，哪怕透不过气来，也不会造成更坏的结果了。

“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高伸放弃了拥抱，改握妻子的手。她的手冰凉如铁，仿佛在向他传递妻子已经辞世的信息。

高伸蹲守在妻子身旁。香织、达彦，随后是容子、浩平陆续赶来。

“妈妈……”

两个女儿分别搂住妈妈哀哀哭泣，达彦努力克制住同样的冲动，默默地站在一旁，眼中噙满了泪水。不久，高圆寺的姨妈也赶了过来，陪着大家一起伤心落泪。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野中医生出现

在门外。

医生似乎是从千叶县的家中远道赶来，他气喘吁吁地冲在场的所有人行了一礼，径直走到病床边，默默凝视了一会儿邦子的遗容后，口中嗫嚅道：

“对不起……”

医生低着头似乎在默默祷告。良久，他才缓缓地抬起头，看了一眼高伸。

野中医生略微秃顶的额头在灯光的反射下，泛着晃眼的白光。

两个人隔着床铺，四目相对。视线对接的瞬间，野中医生刻意躲闪似的垂下了眼帘。

和野中医生一样，高伸此时也不想说话。此刻，如果出言不慎，不仅会有走嘴之虞，还会引起家人的情绪失控。在一触即发的紧张空气里，高伸埋头专注地凝视着妻子，而容子和香织则一边一个紧紧搂住母亲放声恸哭，她们的悲咽声此起彼伏。

记忆

虽然十一月即将过半，但天气还是暖洋洋的，连大衣都不需要穿。

一周前，妻子亡故的那天，云雾低垂，寒气侵人。而今天，天空却一扫阴霾，显得暖意融融。

尽管和往年相比，近日来的气温，时而偏高，时而走低，但是日头确实是一天短似一天。

头七这天，高伸只通知了包括高圆寺的姨妈在内的近亲属到场。下午六点，寺院的僧人被请到家里来诵经。诵经开始时，屋外已经暮色沉沉。

祭坛就设在一楼的里间，供奉着骨灰盒与遗像。遗像上的妻子，身着碎花连衣裙，脸微微侧向一边，正露出盈盈笑意。这张照片是大约一年前的秋季，妻子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到箱根写生旅游时拍摄的。

高伸每每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联想起妻子辞世前，他在梦中见到的妻子的笑脸。他总觉得妻子这张照片上的模样像极了梦中的画面。

他就那么痴痴地凝望着遗像，倾听着经文。诵经完毕，他叫来简单的外卖，和大家一起吃了晚饭。

妻子去世已经整整六天了，老实说，高伸忙得根本没空去思念，去悲伤。起初，从守灵夜到举行葬礼的那三、四天，他要张罗各种传统仪式，接待各路前来吊唁的宾客。直到昨天，送走远道赶来奔丧的亲友，他才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当然，到此只不过是第一阶段罢了。接下来，他还要递交各式各样的与妻子辞世相关的文件和说明，安放骨灰，分赠遗物等等。

这一切都需要和孩子们以及高圆寺的姨妈商量着来办。

总之，丧妻之痛，侵皮蚀骨的寂寞，似乎在接下来的日子才会一点一滴、慢慢地渗透出来。

高伸跟僧众商量完七七的具体安排后，毕恭毕敬地送走了他们。顿时，房间里的坐席变得宽敞起来。

祭坛还保留着葬礼时的痕迹，供奉着各色鲜花及各类果品。

现在葬礼已经结束，但是回顾整个过程，令高伸印象最深、最为惊诧的莫过于，殡葬公司的人，行事之利落，流程之紧凑，简直就是在用固定的模板生搬硬套。

“咱们简直就是在他们的指挥棒下行事了！”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也无可厚非吧。”

头七这一天，大家的话题很自然地落到了守灵和葬礼上面。在这期间，令高伸最为欣慰的是前来吊唁的宾客络绎不绝。这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是碍于情面的，但绝大多数宾客都是真正喜欢邦子，交情深厚的朋友。其中，左邻右舍自不必说，就连妻子高中及大学时代的同学，甚至还有合唱队、写生班的伙伴也纷纷闻讯专程赶来替她送行。

高伸再一次感受到，妻子因为性格活泼外向，交际面广，而深受大家的爱戴。

唯有一件事情令高伸颇感吃力。那就是每当大家坐定闲聊时，必定将话题着落在妻子的病情上。

同龄的友人猝然离世，大家自然很想知道原因。可是非要将妻子的死亡经过和盘托出，对高伸来说确实是一种煎熬，他理所当然地想要避开这个话题。由于妻子去世前曾与病魔斗争过较长的时间，所以宾客当中甚至有人认为，她是因为脑溢血，或者是脑血栓病倒的，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询问道：“你太太血压蛮高的吧？”面对这样的询问，高伸常常是哭笑不得、苦于应对。

客人诚心诚意地赶来吊唁，自己怎好满嘴谎话连篇？所以，他每

次都是如实相告："实际上是做子宫肌瘤手术的时候，麻醉出了问题……"结果此语一出，反倒立刻招来对方的兴趣，刨根问底，追问不休。

还有另外一些早就知道真实病因的宾客，看到邦子最终无可挽回地撒手人寰，不禁重新燃起了对医院的不满。

有的人深表同情，"竟然碰上了这种事！"这些倒还罢了，有的人会老调重提，"明明只是动个子宫肌瘤手术，却把人搞得昏迷不醒，这也太蹊跷了吧。"还有的人语重心长地提出忠告，"你们可得好好调查一下原因啊。"甚至有人仿佛自己遇到了不幸一般，义愤填膺地说："可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要想解释得让各方都满意，恐怕再多的时间也不够吧。

说句老实话，上述的问题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曾经一直让全家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好不容易才跨越了这一障碍。如今他们尚沉浸在痛失亲人的悲痛中，可关于病中的种种，又被重新揭开，简直让他们的心情乱到了极点。

这些宾客都是妻子的亲密伙伴，为她鸣不平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但是作为高伸，他还是希望起码在守灵和葬礼的时候避开这类话题，让妻子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安然下葬。

在葬礼上，高伸意外地瞥见了两个人的身影。

一位是都南医院的野中医生。起初，高伸并不知道医生的到来，在守灵的时候，他一直在队伍的最前列，向前来吊唁的宾客鞠躬还

礼。紧挨着他的容子轻轻地用胳膊肘碰了碰他，说道：

“我看见野中大夫了。”

高伸闻言，抬头在人群中搜寻，果然看见大夫一身黑色套装，站在敬香吊唁的宾客之中。

高伸行了个注目礼，但是人群中的医生似乎并没有察觉到。

很快，轮到野中医生上前祭拜。只见他站在灵位前双手合十，表情肃穆。只看了一眼遗像，就深深的低下头去。

照片中的妻子是保持着侧身微笑的姿势，她的目光恰好投落到野中医生的脸上。

医生全神贯注，满腔诚敬，他慢悠悠地燃起一炷香，再次凝望了一眼邦子的照片，就默默离开了祭坛。接下来他将从遗属队列前经过。

当野中医生靠近时，高伸特意仰头迎接他的到来。然而医生却像是要躲开高伸的注视一般，只轻轻地点头行了一礼，便快步离去。

高伸有些诚惶诚恐，他没有想到野中医生竟然会在守灵夜，亲自前来为逝者敬香。不仅如此，第二天的告别仪式，医生也不请自来，全程参与。

这一次，是高伸的小女儿香织告诉他说：“医生坐在后排的位置上。”

某一瞬间，高伸甚至有几分担心，他害怕大家知道，这位仁兄就是导致妻子昏迷并最终死亡的麻醉师。幸运的是，有惊无险，在场的各路宾朋谁都没有察觉到医生的存在。高伸心里的一块巨石总算落了地。如果有人知道他就是将妻子送上不归路的医生，一定会用恶语相向，骂不绝口吧。就算没到那种程度，也少不了要当众遭受大家的横眉冷对，千夫所指吧。

医生明明知道会有这样的危险，为什么还非要坚持亲自到场不可呢？

高伸一方面很感激医生的勇气和诚挚的心意，可是同时又觉得医生做这么多事，反而令人心情郁闷。

在所有前来吊唁的宾客之中，还有一位是大出高伸意料之外的，那就是高木惠理。

她的存在，高伸一直讳莫如深，孩子们乃至亲戚朋友也都一概不知。所以，她的出现只有高伸一人看在眼里。

那是在告别仪式的当天，来宾敬香祭拜的活动开始进入尾声。

一位身着黑色西服套裙，手拎黑色皮包的女士的身影闯入了高伸的视线。正当他在斜后方暗暗揣度，这个背影似曾相识时，猛然意识到，来人正是惠理！只见惠理来到祭坛前，仿佛要查看仔细一般，抬头久久地凝望着邦子的遗像，随后缓缓地低头合掌祈福，恭恭敬敬地敬献了一炷香。然后，她伫立在原地，默默低垂着头颅，裸露在黑色礼服之外的脖颈越发显得白皙抢眼。

高伸向前探出上半身，双眼牢牢锁定她的身影。可是惠理敬香完毕，似刻意回避一般，目不斜视，她连看也未看一眼家属席，就急匆匆离去。高伸当然不可能立即追上前去，他只得耐心地等到敬香仪式结束。可是无论他在人群当中怎样苦苦寻找，都再难觅惠理的踪影。

真是随风而至，又随风而逝啊！

真没想到，她竟也能亲临现场。

三个月前，不欢而散后，高伸从未再见过惠理的芳容。

那天，高伸提出想去惠理家，遭到断然拒绝，两人情绪化地各自回家。

自那以后，高伸一直想当面找惠理解释误会，可是因为分手方式太糟糕，连电话都难打，再加上即使见面，他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能为

自己巧妙地圆场。

归根结底，只要妻子继续重病在床，他们的关系就很难融洽。高伸偶尔想起惠理时，都带着这种悲观的情绪。后来，他忙着嫁女儿，紧接着，妻子的病情又急转直下，他再也没能挤出时间与惠理见面了。

就这样，一直到妻子离开人世，在丧礼上才得以见到久违的惠理。

现在，特意赶来凭吊的惠理心中作何感想？高伸用心想过，却无法揣摩到她的内心世界。

头七当日的法事结束后，一个多小时的聚餐也接近了尾声。

这次是自家人之间小范围的聚会，除了高伸自己之外，就只有容子、香织、达彦和浩平以及高圆寺的姨妈在座。

连日来，守灵、出殡、回谢宴等等，家中大事不断，身边总是宾客云集，所以今天是难得的家庭聚会，大家显得无拘无束，格外轻松随意。

席间，高伸喝完啤酒又换上了日本酒，频频劝浩平举杯。

“我想起来了，举行丧礼的时候，有个叫角田的人主动与我联系过。”

几杯酒下肚，浩平心血来潮，扯开了话题。

“他是专门揭露医疗事故的检举会的代表。”

“那他，想干什么？”

“他向我们发出邀请，问我们是否有意加入他们的组织，为岳母讨个说法。”

面对医疗过失频发的现象，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由受害人自发组织

起来的团体。这一点，高伸曾经在书本上阅读过，但是并未有过直接的接触。

“以前，我也说过，我怀疑这是一起麻醉事故，当时我去过他们的检举会，请他们帮忙做了一些调查，所以……”

高伸并不知道，浩平竟然还去过那些地方。

“打那以后，他们偶尔会打个电话。这次，他们是询问我们要不要彻底查明真相？”

“不……”

高伸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后，回答说，

“都结束了，所以……”

“可是，现在，岳母已经走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追究医生的责任了呀！”

“不，这件事，到此为止。”

高伸这句话有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你帮我回绝他，谢谢他们的好意。”

尽管浩平依旧不能理解自己的这一决定，但是高伸自己明白，此时，他根本无心向野中医生宣战。

再怎么争来吵去，妻子也回不来了。既然谁也不能把健康的妻子还给他，那么声讨、抗争又有什么用呢？也许浩平会抱怨他胆小怕事，只会忍气吞声，但是要知道，其实医生也早已是伤痕累累了。这一点，与医生打过多次交道的高伸最有发言权。

“你出了不少力，我很感谢！但是，把这事儿忘了吧。”

也许大家会说他态度消极，但是高伸已经认命了，他只想让妻子得到安息。

晚餐完毕，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十点刚过，高圆寺的姨妈提出告辞，容子和浩平也应声而起。

“房间很空，你们留下来呗！”

香织予以挽留，可是考虑到第二天的工作安排，还是回家更方便。

“我会再过来！”容子说完，重新走到祭坛前，双手合十默默祷告。浩平和姨妈也陆续上前祭拜。因为浩平饮了酒，所以由容子开车，他们还顺路带上了姨妈。

“那么，回头见！”

容子冲香织打过招呼，转头看着高伸，关切地说：“爸爸，您不要泄气，振作点！”说完，挥手告别。

容子似乎在担心失去了老伴儿的父亲。可是，高伸以为她多虑了。

自己不仅身体状况良好，而且已经打算从下周开始上班了。

也许实话实说显得对妻子不敬，可是比起照顾、看护一个卧床不起的人，现在，他精神上的负担反而卸去了一大半。高伸想说，我可没有柔弱到需要女儿同情的程度，但是他克制了自己的情绪，轻轻点头表示接受容子善意的鼓励。

载着三个人的汽车消失在拐角处，高伸领着香织、达彦返回了家中。

餐后的清理工作，容子和姨妈已经帮他们做完了，所以他们只需收拾一下坐垫，把杯具送到厨房就行。

“晚安！”

达彦率先钻回了自己的房间，接着香织也进了自己的闺房。

起居室里顿时空无一人，高伸回头打量，再次感受到妻子存在的重要性。

全家团圆、尽享天伦，这些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需要身处核

心地位的妻子的存在。没有了妻子，不仅失去了家庭的完整性，连这间起居室仿佛也成了多余的摆设。

高伸本打算回二楼自己的房间，中途突然改变了主意，返身进了里间，坐在了祭坛前。

长明灯依旧明亮，容子敬的香也还在燃烧，上方供奉着遗像，妻子正在那里甜甜地微笑。高伸对着相片开始倾诉衷肠。

“老婆，已经第六天了。”

妻子离开人世已经过去六天了。可高伸依然觉得，只要去一趟医院还能看到她。

“你怎么样？……”

比起半年多来闭目沉睡中的模样，照片上笑意盈盈的妻子似乎更容易沟通。

“今天有些累了，我要去休息了。”

接连几日，每晚高伸都会对着照片打声招呼才回房休息。

在家度过了头七之后的周末，一到星期一，高伸就回公司上班了。

连妻子住院期间的陪护计算在内，中间整整隔了三个星期。他一露面，公司从上至下，包括工作上的客户都纷纷向他表示诚挚的慰问。

“节哀顺变。家里都料理妥了吗？”

高伸忙向关心自己的副总经理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在葬礼期间的帮助，也对自己的超长假期表示了歉意。

“善后工作还有一大堆吧，你可不必太勉强噢！”

“不，我没问题。”

高伸非常感激副总经理的好意，但是如果再休息下去的话，他都无法找回工作状态了。

高伸离开副总经理办公室，回到企划设计室。同事们全都站起身迎接他，默默地低头行礼。高伸顿时感受到一股暖流，他们在饱含深情地迎接这个刚刚承受丧妻之痛的憔悴的上司。

高伸向他们一一行礼表示感谢，为自己长期脱岗，也为他们在葬礼期间的热心相助。

寒暄过后，高伸坐到自己的办公椅上。这时，他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终于重返公司了。

“主任，咱们立刻开始行吗？”

副主任八木泽手捧着文件来汇报高伸请假期间的工作情况。

在此期间，他们接到了两家公司的大笔订单，包括产品设计在内所有的细节正在磋商中。此外，八木泽还报告说，岁末商品的销售行情虽然还没有拿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基本上都是好评如潮。

“还有，之前我们给阳光酒店设计的洗浴套装，也大受欢迎，他们的总务部长还特意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呢！”

高伸在阳光酒店的洗浴套装上曾经差点捅了大娄子。洗发香波和沐浴露灌装错误，幸好在出厂前被人及时发现，避免了危及公司信誉的大麻烦，可是因此他们延误了交货时间，高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协调才得以艰难过关。现在，又是因为这套产品而备受赞誉，高伸感到颇有些难为情，同时又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命运的宠儿。

无论如何，高伸心情趋于放松，他开始浏览休假期间的文件，给因他休假而耽搁的审批项目签字盖章。

这样忙碌了一整天，到了傍晚，高伸忽然挂念起医院里的情况，赶紧伸手去抓电话。

几乎同时，他迅速意识到，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伸出去的手又慢慢地缩了回来。

半年多来，他已经养成了习惯，一到下午，就要打电话给医院，询问妻子的病情。如今，这习惯似乎还在起作用。

恢复工作一个星期后，高伸才终于明白并切身感知妻子辞世的事实。

尽管如此，晚上下班的归途中，他还会猛然想起要去探视住院的妻子，等反应过来后自己也惊诧莫名。再比如，早晨上班时，电车途经妻子入住的医院所在地目黑时，他会条件反射地紧张起来。虽然头脑中已经接受了妻子离开人世的事实，可是半年多养成的习惯已经沁入骨髓，非一朝一夕所能更改。

高伸最为痛切地怀念妻子，还是在夜半被尿意憋醒之后。

在病房陪护时，每当半夜醒来，他都会径直走到妻子的床边，将手悄悄伸进盖毯下面，那样就可以感受到妻子的体温。

但是，现在，即使半夜醒来，不仅看不见妻子的身影，更感受不到她的体温了。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孤身一人，形单影只的寂寞。深夜里，他常常因为无法忍受那种孤独，又从二楼走到一楼的里间，呆呆地坐在祭坛前，看着妻子的遗像打发时光。

事到如今，高伸才意识到，自己真是个可怜虫。以前，他颇为强悍，一投入工作就会勇往直前，而且脾气也比较火暴。可是最近他毫无干劲。

难道，迄今为止，自己趾高气扬的强势都是建立在妻子这个强大的后盾之上的吗？

如此一来，自己该如何快速适应没有妻子的生活呢？

高伸做过横向的比较，他发现，孩子们虽然偶尔也会神情落寞，可是他们总体来说干劲十足。因照顾母亲而辞职的香织已经准备开始投身新的工作了。失去母亲后，他们也曾一度悲痛得难以自拔，可是年轻人到底恢复得快一些吧。

“振作起来！”

高伸给自己鼓劲，同时他又发现妻子在世时所肩负的各种重担。

自己的日常起居、一日三餐自不必说，就连工作和日常交际，他也是对妻子多有倚仗。经年累月，他早已习惯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离开了妻子，他简直无法过活。

如果香织也要出去工作，那么这个家还真得找个钟点工不可了。在寂寞中，高伸开始考虑这些实际的问题。

一进入腊月，公司开始真正忙碌起来。高伸也因此找回了自己的工作节奏。虽然丧妻后的寂寥依旧如影随形，可是高伸埋首公司的事务，在人群中穿梭忙碌，竟也无暇沉湎于感伤之中。

其中的一天，高伸利用久违的早归时间，开始填写明信片，通知各方亲友，因妻子过世，居丧期间，恕不拜年。

写着写着，高伸忽然想到了惠理，他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给她寄一张。

这东西原本就是代替贺年片的，不需要寄给身边最亲密的人。再说，他也从来没给惠理寄过贺年片。该怎么办好呢？高伸在思索的过

程中忽然萌生出想听听对方声音的愿望，于是，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惠理的家里的号码。

“你在家哪……”

高伸嘟囔了一句，赶忙向惠理表示感谢，感谢她亲自前来吊唁。

“我很意外，没想到你会来。”

“葬礼挺隆重的，我看见来了那么多人。你现在平静多了吧？”

“住院时间很长了，所以，我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高伸说完，索性试探着说道，

“如果方便，我想见一面……时间由你定。”

“你肯定还很忙吧！”

“我不忙。重要的是，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而且咱们之间又有点儿误会，所以……”

“我，没误会！”

“总之，这样稀里糊涂的，我的心里也很难安宁。再说，我也得对你亲自来敬香表示感谢呀……”

“谢就不必了。我，自己想去，就不请自去了，所以你别放在心上。”

“总之，咱们就见一面吧！”

高伸再次提议后，惠理向他摊了牌：

“咱们就此一刀两断吧！”

“一刀两断？”

“我去敬香的时候，在灵堂里，第一次见到您太太的照片。她本人长得那么漂亮，我当场就向她赔了罪，说完我心里也轻松多了。”

说实话，在告别仪式上看到惠理的身影时，高伸既感到意外，同时又觉得心软。

虽然此前，他们闹了别扭还不欢而散，但是得知他遭遇丧妻之痛，惠理还是心软了吧。他一直以为，自己成了鳏夫，惠理是特意赶来表达同情和慰问的。

但是，这些不过是高伸自以为是的想法。

现在，惠理坦言，她参加告别仪式，是为了向邦子表达歉意，并下定决心与他分道扬镳。她冲着妻子的遗像双手合十就是为了起这样的誓言吗？

高伸还是搞不清楚惠理的想法。

妻子去世后，自己不就是单身了吗？孤独寂寞是有的，可是他从此也就无所顾忌，彻底自由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惠理。

和她已经交往多年，脾气性情一概全知。虽然，迄今为止偶尔会有小摩擦，可是，以后，他们之间没有了多余的障碍，应该可以轻松自如地交往了。

但是，惠理偏偏要说，丧妻之后，正是分手之时。

她为什么要如此刻板教条的思考问题呢？她为什么不能选择更灵活些的生活方式呢？

高伸不能理解。或许坚持原则，不懂得妥协，正是惠理的优点所在吧。

“真的，不行吗？”

高伸紧接着又问道，

“是因为，你有别的喜欢的人吗？”

“我没有喜欢别人！”

“那么，你也不必急着分手啊。”

“问题不在这儿！”

惠理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

“我们以后，还是做回朋友吧。”

“朋友？”

“对，我做你最好的听众，你什么都可以对我说。我也把我的心事讲给你听。就是这样的朋友关系，行吗？”

高伸很是费解，在他沉默中，惠理继续说道，

“做朋友吧！那样可以更长久些！”

高伸还是搞不懂惠理的感情，既然她坚持改变，他也只能顺从了。

妻子去世一个月后，高伸才终于习惯了没有妻子的事实。

话虽如此，也只不过是不再产生类似的错觉而已：突生一念，今天要去趟医院啦；或者心下琢磨，妻子的病情如何如何啦。在这些错觉消失的同时，心中的思念却在与日俱增。

近来，妻子频频出现在梦中，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佐证吧。最近一次梦境中，高伸正与惠理在公园里漫步，突然看见妻子遥立远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高伸惊慌失措，刚想要开口解释，自己不过是与惠理一道随便走走，可妻子仅冲他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这有什么关系”，微笑无语中翩然而去。

世人都说，梦境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个印象深刻的记忆片断串联而成的。

照此解释，似乎长久以来，自己心中一直渴望得到的答案——妻

子会不会同意自己与惠理交朋友——终于在梦中揭晓了。

尽管如此，梦中的妻子依旧是笑容满面。这究竟是因为受到了丧礼中摆放在祭坛上的遗照的影响呢？抑或是，在妻子的世界里本来就始终充满着阳光呢？

无数次，高伸在梦中与妻子对话，可是正如逝者不能言语一样，妻子始终只是微笑，从不开口。如果梦中能够对话，高伸想要对妻子道一声辛苦，感谢她长久以来的操劳。他还想告诉妻子，能与她携手共度大半生，自己无怨无悔，心满意足。

有一连串问题是高伸最想问的，那就是她昏迷时的情景。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令她失去意识的？这之后的半年时间，是什么让她生存下来的。还有，偶尔睁开眼睛看着家人，以及脸带笑意时，是否真的只是无知无觉中的偶然巧合？

还有，她怎样看待野中医生？怎样看待他接受医院的赔偿？高伸渴望探究的疑问不胜枚举，可是，梦中，妻子只是笑而不语，逼问得紧了，就如风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高伸而言，梦中是他唯一可与妻子相遇的所在。

“好，我要去见老婆了！”

晚上，临睡时，高伸会自言自语着上床入睡。

妻子的七七恰逢十二月末，正值年关，高伸咨询过高僧，得知法事可以提前进行，所以考虑到大家的方便，他将日子定在了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就在三天前，高伸突然接到野中医生的电话，询问七七法会的事宜。

高伸如实讲明了时间、地点后，劝说道，“您真的不必特意到场。”结果，野中医生反问道，“是不是会打扰到您？”

“那倒不会，您能参加，我想内子也会开心的。”

野中医生听后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便挂断了电话。

星期日做法事时，寒风劲吹，天气爽晴。

高伸带领儿女以及高圆寺的姨妈，千叶县的娘舅，邀请了几位妻子的至交好友，一起祭拜后，将邦子的遗骨送入净法寺的墓园安葬。

期间，高伸多次四下张望，均未见到野中医生的身影。

医生打听法事时，自己曾劝他“不必特意到场”，莫非他生气啦？要么就是临时有事？高伸带着满腹疑问，离开了墓地。

回到家，与家人同吃了满服宴。同时，里间的祭坛也一并撤除，取而代之，供奉上了佛坛。

大家陆续离开后，高伸又坐到了里间，抬头仰视佛坛。周围依旧供着瓜果鲜花，燃着香火，有所不同的是，白布覆盖的骨灰盒移走了，白木牌位也改成了漆木牌位。

从葬礼到初七，再到七七，妻子身边的装饰越变越少，到如今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佛坛。在这个过程中，高伸感受到了悲凉，但是，同时，他又觉得，至此妻子总算又成为自己独有的了。

高伸心血来潮，点燃了一支香，开始对牌位后面的遗像倾诉衷肠。

“从今天开始，你就留在这儿了。”

佛坛既不奢华也不寒酸，恰如其分，沉稳大气。

“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给你换水、打扫噢！”

佛坛深处有些暗，但是妻子还是保持着微笑。

"从今往后，你会一直住在家里了，放心吧。"

妻子没有回答。至此，丧事活动好像终于宣告结束了。

七七的法事一结束，转眼年关将至，高伸开始感受到丧妻后，难以名状的寂寞。

接下来的除夕、新年，他该怎样打发呢？

往年，他们全家会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妻子亲手制作的年节菜，欢度除夕，而元旦那天，他们会互致新年的祝福，共饮屠苏酒。

可是，今年，妻子没有了，这样的新年该怎样度过？他根本不认为香织能够做出和妻子一样的年节菜，嫁作他人妇的容子也已经指望不上。最终，还是得从商场或超市买现成的年节菜了。而且看样子，能够在家一起辞旧迎新的只有高伸、香织和达彦三个人。

高伸仔细一想，今年，妻子死了，女儿嫁了，五口之家竟一下子少了两个重要成员。当然，容子的离开是精神抖擞的，从岁末到年初，她将去浩平的老家仙台过新年。

如此一来，高伸只能和剩下的一儿一女三人一起辞旧岁迎新春了。

三人一起吃年夜饭该多么寂寥啊！而且，每年的正月初二，按照惯例，公司里的同事都要来家中做客，今年妻子没了，看来也只能取消了。此外，每年和妻子结伴参拜神社，今年该怎么办？高伸愈想愈无奈，总之，今年要过一个凄惶的新年了。

"是么……"

高伸由此也了解到妻子离世后留下的巨大空白。

失去了妻子，已经不再是寂寞孤独那么简单，它甚至彻底动摇了高伸和孩子们的所有生活乐趣。孩子们对此也深有体会，香织已经开始不安地询问了："就我们三个人过年吗？"

达彦也问过高伸，“正月怎么过？”他甚至提出：“我可不可以去滑雪呀？”高伸明白，达彦是想要借此逃离家中冷清寂寞的新年。

“干脆，请姐姐他们回来吧！”

香织说道。可是，容子已经出嫁，由不得高伸替她拿主意了。

高伸也好，孩子们也罢，都是头一回在如此忐忑不安和心神不宁的状态中迎接年关的到来。

在腊月严寒的空气中，日子随着日历牌一页页地翻过。

年关迫近，转眼到了年三十，高伸借公司放假之机，来到墓园祭拜妻子。

午后时分，香织与达彦都在家中，高伸羞于启齿，独自走出了家门。据天气预报称，晨间气温下降明显，但是由于天气晴朗，从中午开始，气温有所回升。

高伸把车停在寺院门前的银杏树下，步行迈进寺院大门。

临近新年，寺院内有些冷清，正殿门前似乎可以抽神签，红白两色的幕布叠放在一起。

高伸由旁边绕过去，从正殿后面进入墓园。

高伸此番祭拜没有特别的诱因，他只是单纯地想在过年前再到坟前看一眼罢了。

从寺院的前院走到墓地，一路上高伸没有遇到任何人。冬日的阳光驻足在枯木之间。

高伸在净手处给水桶加满了水，把来墓地途中购买的冬菊放了进

去。然后，沿着坟墓间泛白的小路缓缓前进。

高伸今天从一开始就没有要请僧侣们诵经的打算，他只想独自一人信步而至，在墓碑旁坐下来，无拘无束地与妻子聊会儿天。虽然家中也有佛坛，可是妻子的骸骨是在坟墓里，所以他觉得妻子呆在坟墓里一定会感到寂寞冷清。

走在墓园间的小路上，高伸的情绪有些亢奋。只要沿着小路一直前进，很快就可以与妻子相会了。此时此刻，他就是这样一种期盼的心情。

右手边是一大丛草珊瑚，绕过去，拐个弯，第二座就是妻子的坟墓。

高伸手提水桶，走到灌木丛边，看见不远处的坟墓旁站着一个人。他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所以无法判断准确，看身形好像是一位穿着黑色大衣的中年男人。

现在，还有人来祭拜逝者吗？

高伸一时间停下了脚步，随后又缓缓地靠近。他发现那个黑衣男人就站在妻子的坟墓旁边。

也许是在祭拜紧邻的那座坟墓的主人吧。高伸暗自揣测，定睛细看，发现那人正冲着妻子的坟墓，双手合十默默祷告。

“会是谁呢？……”

正当高伸喃喃自语时，黑衣男子转过身来，高伸这才认出，此人正是野中医生。

竟然在妻子的墓前巧遇！不仅高伸大感意外，野中医生似乎也颇为吃惊。

“这，真是太感谢了！……”

高伸忙低头行礼表示感谢，野中医生也点头还礼。

“今天开始放假了，所以来看看。”

“感谢您特意前来。”

墓前，供奉着野中医生带来的土耳其桔梗花。

“七七那天，我没能赶来……”

“您工作那么繁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

野中医生似乎是因为七七那天没到，今天特意补上的。

“我今天，连孩子也没叫，自己单独过来的。”

“我打扰到您了吧？”

“没有，没有！”

高伸把自己带来的菊花和野中医生的花并排放好，抬头看着墓碑。

“失礼了！”

说完，高伸双手合十，野中医生和他并排而立，也垂下了头。

“我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

高伸觉得，自己和野中医生并排站在妻子的坟前，很是令人惊讶。

如果旁人看见会作何感想呢？如果容子、香织或浩平看见又会说什么呢？

“从您家到这里相当远吧？”

“不，没什么。”

野中医生家住千叶县的松户，单程路途也需要一个半小时。

“守灵夜，出殡日，您都来了，真是太感谢了！”

“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野中医生说到这儿，转头看着坟墓。

“就算我祭拜的次数再多，也不能被原谅……”

高伸听了这话，再次激发了他的冲动，他想要打听妻子昏迷的前

因后果。

说实话，妻子的事情已经彻底了结了。现在，就算得悉妻子昏迷的原因及经过，也于事无补，妻子毕竟回不来了。妻子的事他早已看开，并彻底接受了。可是为何现在又要重新打探一遍呢？现在询问，就能保证不单单是旧事重提而已吗？

因为情形发生了变化，现在妻子已经不在人世。前不久，她还躺在病床上，有呼吸，有心跳，可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小撮骨灰，深埋于墓穴之中。

生死两重天，野中医生也许更容易实话实说了吧。

现在，高伸对野中医生既没有仇恨也没有怨怼。不仅如此，对悄悄来到墓前祭拜的他，还抱有一丝感激，一份亲切。

“在这里问您这些问题也许很失礼，可是我还想再打听一次内子昏迷的事情。”

瞬时，野中医生满脸困惑，但是很快就和缓了表情，点头应允。

“可以，请便！”

墓地前方有一片竹林，挡住了阳光，竹影一直延展到他的肩膀。高伸为了避开树阴，向后退了一步，回到太阳地里。

“内人的昏迷，果然是因为麻药上头所致吗？”

野中医生两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回答道，

“事后，我也找妇产科的大夫反复核实过，总之，这种看法是较为妥当的……”

“那么，是因为手术中移动了她的身体吗？”

“这一点我也找妇产科的医生确认过了，由于麻醉效果不理想，他们调整了手术台，将她的腰部抬高了一些。”

在冬日的晴空下，野中医生态度沉稳，不慌不忙。

“那么，这就是原因所在吗？”

“没错，当时应该立即停止手术。”

“实际上，手术还在继续，对吗？”

“我回到手术室时，手术正进行到关键之处，他们正在摘除子宫……”

野中医生的说明与以往略有不同。第一点，是手术中妇产科医生究竟有没有调整过手术台的问题。以前他是用一种猜测的语气加以描述，而现在，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第二点变化是，他以前坚称，一发现异常，就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可是，他现在承认，当时手术还在照常进行。

“那么，应急措施是在手术后？”

“不是的，我立即确保了她的气管畅通，并且输了氧。可是，如果手术暂停的话，操作起来会更顺手些……”

“手术不能停吗？”

“当时正是手术的关键时刻。如果暂停的话，就得从头再来，而且万一是恶性肿瘤就更麻烦了。”

野中医生说到这儿，又嘟囔道，“不，……”

“这些都不是关键的原因。”

“那么，什么才是？”

“我不在手术室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当时在场，就不会允许他们随意移动患者的身体。而且，就算出现异常，也能在第一时间发现。”

“仅此而已吗？”

“是的，仅此而已。”

问题还是出在这儿吗？高伸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还想再问您一句，可以吗？”

“请便……”

“您一开始曾经说过，是特殊体质的缘故。”

忽然，野中医生把手抬到额头上，仿佛是在遮挡阳光似的。他保持这种姿势回答道，

“当时，觉得挺像的。”

“但是，那是错误的吧。”

看来，这“特殊体质”说，只是临时搪塞之辞。

高伸目视着妻子的坟墓，继续问道，

“一开始，麻醉挺顺利的吧。”

“当时，麻药推进腰椎以后，一切都挺顺利，没有任何异常。于是我继续向腰部以下打麻药，然后碰她，她也能回答说‘没有感觉’，所以我就以为没问题了，谁知道后来……”

“发生意外了？”

“迄今为止，我已经做过几百例了，都没出过问题，不，是我一直以为，不会出问题。”

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野中医生的脸略显苍白。

“但是，出问题了，对吧。”

“是我自己造成的问题。”

据说，野中医生今年五十岁，如果他二十五岁开始行医的话，已经从业二十五年之久，可以称得上是麻醉方面的专家。这位专家似乎是想说，自己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会这样……”

高伸继续追问，野中医生悠悠地感慨道：

“都是因为，我没有严格遵守啊！”

“没有遵守？”

“麻醉师不可以离开实施了麻醉术的患者。这是麻醉师最基本的常识。我把它给忘了。不，不是我忘记了。我其实记得清清楚楚。但是，由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就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了……”

野中医生说到这儿，自嘲式的苦笑了一下。

“总而言之，习以为常就漫不经心了。”

说实话，高伸并不是百分百地信任野中医生。高伸早就意识到，医生全心全意地给妻子治疗，和蔼可亲地对待自己的女儿，其实背后隐藏着许多为他自己着想的成分。这一点，在他出现在守灵夜和葬礼上，甚至就连刚才在墓前巧遇的那个瞬间，高伸都有强烈地感受到。

但是，现在，他能毫不保留地坦白一切，高伸觉得没有必要再怀疑他了。只要是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也算是自然反应。

“说来有些夸张，这次的教训，多少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野中医生在冬日的阳光里缩成一团。

“老实说，迄今为止，我一直过分相信自己的专业技术，过分相信科学了。但是，这件事，使我懂得，我这个人比我这医生的身份还要不可靠。”

两手抄在口袋里的野中医生的影子慢慢超越近在眼前的泛白的小路，延伸至墓碑旁。冬天的日头短，看来太阳已经开始悄悄西斜了。

高伸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影子，反复回味医生刚才的这番话。

自己是靠不住的，没有遵守浅显易懂的道理，因为一点微不足道

的小事惹出了大祸。

听了野中医生的一席话，高伸忽然觉得是在说自己，他垂下了眼帘。

那时，自己分明也犯了原本不可能会发生的失误。

四个月前，即将交付给阳光酒店的洗浴套装发生了混装错误，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幸好，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及时发现，他们得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如果当时发现晚了，哪怕只晚一天，都将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而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误，竟来源于他工作上的失误，他缺省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工作环节，忘记从头到尾确认一遍说明书。

当然，人命关天的医学问题和微不足道的洗浴套装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只是洗发香波和沐浴露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所以，更应该慎之又慎。

虽然它们的重要性天差地别，但是犯错的原因是惊人的相似。

幸运的是，高伸发现及时，总算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如果他是一名医生的话，也许也同样要因为自己的失误而遭到患者家属的围剿了吧。

尽管医学是性命攸关的行当，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仔细想来，野中医生自言自语的那句“习以为常就漫不经心了……”真该令包括高伸在内的所有人警醒。

以为自己了如指掌，驾轻就熟，就自信满满，往往会犯下低级错误。麻醉这种医学最前端的事故，往往不是技术性的失误，也不是机器缺陷造成的，而是疏忽大意这种人为因素酿成的。这种人祸太过残酷，它舍弃的不单单是一条健康的生命，还把整个家庭丢尽了无边的苦海。造成严重后果的越是微不足道的小细节，越是让人扼腕叹息。

高伸忽然感到一阵寒意，他裹紧了大衣的领口。虽然冬日的阳光

光芒万丈，但是他还是感觉到一股寒气，从脚底慢慢升腾上来。

现在，听了野中医生毫无保留地讲述出前因后果，高伸在得到某种安慰的同时，又有一种不得要领的枉然。安慰是因为他能够接受野中医生所坦白的一切。枉然则是因为他感到委屈，一个细小的失误竟夺走了妻子的性命。

“科技再先进，这种事还是会上演啊！”

高伸感慨着。野中医生再次低头行礼致歉。

“我感到，万分地抱歉……”

“不，我不是说您……”

高伸想说的不是单个医生的过失或责任的问题，而是想强调，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由于操作时都需要人来完成，既然有人的参与，就难保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他想表达的正是这种苦闷和枉然的心情。

“也许，我也犯过类似的失误吧。”

“您别……”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

高伸现在并不想提自己工作中的犯下的失误。尽管它们的诱因是那么相似，但毕竟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如果硬要把两者相等同的话，也显得对野中医生不礼貌。

高伸想调整一下情绪，从口袋中掏出香烟，递到野中医生面前。

“来一支吧……”

野中医生略一迟疑，还是说了声“谢谢”，拿起一根。

高伸用打火机帮他点着了火，自己也叼起一根。

于是，两个人面朝坟墓站着，慢悠悠地吞云吐雾。

“天，冷起来了啊！”

“嗯……”

野中医生略微抬头看了看天。高伸则凝视着医生前额微秃的侧脸，心中细数与他打交道的次数。自己曾多少次紧盯着这张脸啊！

从最初得知妻子的病情横生枝节匆忙赶到医院时的忐忑不安，到渐渐地产生信赖，再到度过信任危机，如今高伸总是用饱含深情的目光凝视着对方。

突然，耳边传来凄厉的鸟鸣声，两只伯劳鸟收起双翼从天空中掠过，一眨眼就隐没于墓园尽头的竹林中。野中医生似乎是得到了提醒，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我该告辞了。”

两个人站在墓前已经聊了二十多分钟。

“请允许我改天再来祭拜。”

“大老远的，真的不必了。”

“不算远了。从明年起，我就挪到这附近了。”

野中医生的家在千叶县，而上班的医院在目黑。

“您要搬家了吗？”

“不是的，我换了一家医院。就在前面户塚那个方向。”

“为什么……”

面对高伸的疑问，野中医生轻轻一笑，没作回答。高伸盯着他略显寂寥的侧脸看了一会儿，忽然心底冒出了一个疑问。

难道野中医生是因为对这次的医疗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才改换了工作地点的吗？在这次事件当中，医院不仅支付了不菲的赔偿金，还承担了巨额的医药费，更是严重损毁了都内顶级医院的颜面。而这一切责任也许都要由野中医生一个人扛起吧。

“抱歉地问您一句，您换地方，是因为这件事吗？”

“不，是我一直有打算，想换换地方。”

“可是，还是有关系的吧。”

在高伸的一再追问下，野中医生索性痛快地点头承认了。

“这样，挺好的。”

“那么，果然……”

此时此刻，高伸该说什么好呢？高伸认为，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医疗事故，引咎辞职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真的听说他被迫换了工作单位，高伸又觉得于心不忍。

高伸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只能默默地伫立在原地。这时，野中医生把视线移向邦子的墓地。

“请允许我下次再来祭拜！”

医生说完再次双手合十，默默祷告了片刻之后，慢慢地回转身道，

“那么，我先走一步……”

“我们还能再见吧。”

“等到新的医院一切就绪后，我会与您联系的。”

双方相互点头行礼，野中医生又欠身做了个辞行的动作，离开了邦子的墓前。

野中医生身穿黑色大衣的背影渐行渐远，从灌木丛前面穿过，消失在正殿的后方。

高伸独自一人留在原地，他重新回头凝视妻子的坟墓。

整座墓园沐浴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四周一片寂静，墓碑被阳光照射到的那一侧在闪闪发光。

高伸在坟墓外沿的石台上坐下来，开始与妻子拉家常。

“喂，野中医生来看你了。”

坟墓里的妻子，应该也看见刚才的这一幕了吧。

“医生全都坦白了，最后还道了歉。”

“……”

“你也听到了，对吧。把你害成这样的原因，那么微不足道，不足道呀！就因为他离开了手术室一小会儿，就这么阴差阳错的……”

眼前的坟墓无声无息，可是高伸却仿佛看到了妻子的身影，她正看着自己。

“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还丢了性命……”

说到这儿，高伸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哽咽吞声。

“怎么可以出这种事呢？怎么可以就这样夺人性命呢？你对我那么重要，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

高伸双手抱住头，拼命地摇晃着身体，继续哭诉。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死了，我该怎么办啊？……”

高伸并不是要向谁求解。他只是要倾诉，要呐喊而已。不知不觉中，他的眼泪犹如断线的珠子，纷纷跌落在地上。

“我该怎么办啊？！……”

高伸此刻早已忘记自己是置身户外，是在妻子的墓前。他无视周边物体的存在，抛开所有的颜面尊严，放声痛哭。

也不知过了多久，高伸终于止住了哭泣，他像一个哭累了的小孩，慢慢地抬起头来。

开阔的墓园里万籁俱寂，没有一丝声响。透过干枯尖锐的树梢，可以看到日薄西山后的晴空一望无垠，漫无边际。

“我又说蠢话了……”

高伸用手帕拭去眼角的泪水，慢慢站起身，他再次冲着墓碑喃喃地说道：

“还跑到这种地方哭鼻子。”

他是第一次让妻子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

“不过，没关系！”

高伸再次深情凝望着妻子的坟墓，双手合十。

“请原谅我……”

他一想到妻子，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地溜到嘴边。

“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会永远铭记！”

也许妻子听到了他的心声。在这一瞬间，黑色的墓石忽然被斜阳镀上了一层金黄色。高伸冲着妻子的坟墓低语。

“我要回去了。你会感到寂寞吧？放心，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明亮却无力的斜阳陡然向竹林前方的山阴里一沉，整座墓园迅速阴冷起来。

“晚安……”

高伸又念叨了一句，竖起大衣的衣领，一手拎着提桶，沿着墓间小道，迈步向正殿方向走去。

后记

于我而言，这是一部久违了的医学题材的小说。

原本这类题材的小说，因为本身极富戏剧性，所以在搭建框架结构时往往容易一蹴而就，在人物刻画上就会显得简单草率，缺乏张力，最后常常就演变成了一部瘦骨嶙峋的作品。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我力争在叙述事件的同时，努力描写出以丈夫为首、包括儿子女儿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内心活动。至于这种探索是否成功，就交由广大读者来做评判了。

关于小说的素材是否来源于真实的案例，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我的回答是两可的。因为类似的案例在现实中并非不存在，只是在小说的加工过程中早已改变了原貌。

有关医学方面的描述，我是力求做到准确的。比如大家在这篇小说中看到的脊椎麻醉术引发的心脏骤停事故，在现实临床案例中，确实存在由极其罕见的特殊体质，或其他不明原因导致的可能，即便及时采取了恰当的急救措施也依旧会回天乏术。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追究各类医疗事故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大多数还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偶然疏忽所致。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无法原谅。科学在进步，医疗中也引进了最尖端最精密的高科技，可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疏忽大意，错漏百出，却是我们人为所致。可悲的是这竟然就是不争的事实。本书想突出的主题也恰恰在于这一点。我想，无论今后的科学如何发达，这都将会是个永恒的课题吧。

在动笔创作本篇小说之后，我再次认识到，遭遇此种医疗事故的患者及患者家属的人数之众。也接触到太多太多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心怀恐惧和不信任的人们。

在美国，人们通常采取诉讼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医疗事故，可是

在日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患者一方忍气吞声的例子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我也并不认为像美国那样，无论大事小事都告上法庭就是最佳方法。

或许从小说的角度讲，有些离题了，但是我认为要想解决、预防这类问题，就该设立一个由值得信赖的医师和有识之士共同组成的可命名为“医疗仲裁所”的机构。立足于此，本篇小说如果能够促成人们对医疗过失的反省，并且为杜绝此类事故而敲响警钟的话，那无疑将是一大幸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麻醉
作者＝（日）渡边淳一著
页数＝３６０
出版社＝上海市：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０１
ＳＳ号＝１２８３１５４９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８０６１８７２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ｚｄｎｅｔ．ｏｒｇ．ｃｎ／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 ０８０６１８７２＆ｄ＝４５Ｂ４Ａ６４４Ｂ０ＢＦＤ１ＤＦＣ９７３５Ａ４６４Ｅ１９８ＡＢ３